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16**冊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上) 楊果霖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朱盛尊《經義考》研究(三)/楊采霖著一切版一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薩文化工作坊,2005 (民94)

目 6+259 面: 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瞬刊 初編:第16 刑)

ISBN: 986-81660-0-4(精業) 1. 經義考一研究與考訂

090.21

94018884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第十六冊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上)

作 省 楊果霖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由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 02-2923-1455 / 傳算: 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ct

初 版 2005年12月

定 價 初編 40 m (精浆) 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ISBN: 986-81660-0-4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上)

楊果霖 著

作者簡介

楊果霖 台灣省新竹縣人。民國五十七年生。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獲得民國九十年國科會甲等論文獎助,並且連續獲得民國九十年至九十四年的計畫獎助。專攻圖書文獻學。現任醒吾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專任副教授。講授大學寫作、古典小說、現代文學、科技名人傳記等課程。撰著有「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碩士論文)、「朱彝尊《經義考》研究」(博士論文)等書,及其他學術性論文近二十篇。

提 要

《經義考》是經學書目的權威之作,是書極具研究價值, "惜限於「卷帙浩繁,通讀費時, 流傳未廣,得書非易」之故,因而缺乏專著論之,殊為可惜。筆者有鑒於此,擬以此書為研 究題材,以補前人研究的不足,總計研究成果如下:

- (一)綜論竹垞治學觀念、方法及貢獻,若能先行瞭解相關讓題,方能掌握其學術成就。整體而論,竹垞重視廣徵博引,信而有證,凡是整理文獻之時,皆能強調博證功效,是以其撰著諸作,多能涉及各類文獻,而以博識聞名於世,其他如反對抄襲、稽古崇漢、實事求是、簡明精要等觀念,究其觀點,不外乎是稽古、求新、求善、求廣等要點。此外,竹垞能善用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諸法,也能廣徵文獻,佐以實地遊歷,並能應用考古實物,以論證典章制度,對於經學、日錄學等,均有極佳的參考功效。
- (二)考及竹垞的編纂方式,本文分別從編纂動機、編纂程序、標示題稱、引文方式 等四項,逐步闡釋其過程,藉以關補前人研究的不足。
- (三)考辨《經義考》的引書種類及內容,由於竹垞編纂之時,取材廣博,內容豐富,極富研究價值。首先,在引書種類方面:竹垞雖以前代書日為主體,但所涉內容廣及序跋、筆記、方志、史傳、人物志等諸多文獻,歷來的學者,僅對「錢謙益曰」、「黃虞稷曰」的引用,提出研究的成果,未能注意其他的引書來源,筆者逐一還原相關文獻,釐析竹垞曾經運用的典籍,合計四十一類,一二五九種之多,對於瞭解其引書來源,能有清楚認識。其次,透過引書內容的說明,遍及各類主題,可使我們瞭解其內涵,進而窺知其價值所在。
- (四)析論《經義考》的體例,本文擬就書名、作者、卷數、案語諸項,逐一釐析條例,並說明相關創例,透過這些探討,將有助於掌握其特點,進而凸顯是書價值所在。
- (五)考辨《經義考》的分類方式、類目及特色、竹垞在分類方面,已能突破舊有方式,以形成嚴密體系,且其分類觀點,能正視與籍與類目的妥當性,是以類目安排,除能承繼前代書目特點之外,也問有創新之處。
- (六)探討竹垞致謨之由,進而釐析其誤,本文將竹垞所生訛誤,析併為七大項,四十小項,期使讀者能確實掌握其誤,以免有錯用資料之失。
- (七)探索《經義考》的影響,由於該書所涉內容極多,且橫跨經學、日錄學二大學科, 由於該書蘊藏豐富價值,且能深受好評,舉凡在經學、目錄學的研習,莫不取法此書內容、 體例,透過本文的分析,能使讀者瞭解其學術影響力,進而確立價值所在。

綜合上述的議題,《經義考》深具研究價值,若將其定位在工具之書,實理沒其價值 所在。本文係第一本專著,全面論述《經義考》的內容、體例、影響等等,對於建構完整 的研究體系,實能有所貢獻。



錄

上 册

第	章	緒	論	1
5	产 一節	研	肝究的動機和範圍	2
	-,	研究	e的動機·······	3
	\equiv \cdot	研究	的範圍	5
5	6 節		前賢研究成果回顧	
			全書的總評	
			體例的分析	
			的探討	
			· 資料的補正 · · · · · · · · · · · · · · · · · · ·	
			在工具的編纂	
			言文句的點校	
5	有三節	本	×題研究的價值······	17
			·方面 ··································	
			學方面	
			彝尊生平及其交游	
5			F 彝尊的 生平 ·······	
		早期	」(1629~1663):奮發向學,交友創作	24
			!(1664~1678):落拓江湖,遊歷四方	
](1679~1709):出仕爲官,積極纂修	
角	5二節		导致的交游	
第.	一章	朱季	彝尊整理文獻的成就	55
勞			5學的觀念	
			精博,信而行證	
			抄襲,注重創發	
	\equiv .	稽古	「崇漢,重視傳授	62

四、實事求是,不執成見	67
五、簡明精要,去除繁瑣	70
第二節 治學的方法	
一、考訂版刻,審其優劣	
	74
	······ 79
	83
	86
	110
	₹景⋯⋯⋯ 125
	126
	127
二、與起《風	
二、間賴科與聖十	I49
	155
	音研究視野······· 156
	号經籍內容 158
四、刪併整合	162
J 44+487 LIVII 4	

六、判別存佚	165
七、案語考證	166
第三節 題稱的標示	167
·、書名、篇名並稱····································	167
二、書 名	167
三、篇 名	168
四、人名、書名並稱	
五、人名、篇名並舉	
六、人 名	
七、人名加上敬稱	169
八、缺錄題稱	170
第四節 引文的方式	173
一、直 錄	174
二、約 引	174
三、訛 增	176
四、抽 換	
五、倒 置	
六、併 合	
七、析 離	
第六章 《經義考》的引書	
第一節 引書的種類	
一、經部典籍	193
二、史部典籍	
三、子部典籍 ····································	
四、集部典籍	
第二節 引書的內容 ······	
一、著錄書名篇名	
二、論及成書始末	
三、說明書籍主旨	
四、辨別古書眞僞	
/L、判定書籍價值····································	
六、介紹著者生平	
七、兼記作者著作	219
七、兼記作者著作 ···································	219 220
七、兼記作者著作 ···································	219 220 222
七、兼記作者著作 ···································	219 220 222 229
七、兼記作者著作 ···································	219 220 222 229 230
七、兼記作者著作 ···································	219 220 222 229 230 230

下 册

第七章	《經義考》	的體例	261
第一節	作者著錄體	遭例	263
第二節	書名著錄體	覺例	268
一、 片	獨著錄書名	,爲共通的體例	268
_: -	人撰著數書	,則作分行排列	268
三、書	名標示僞字	,以示書籍僞作	269
四、標	示書名異稱	·以供判斷準據 ·······	269
第三節		豐例	
一、標	舉出典,考	其篇卷	271
二、計	數單位,承	繼前目	271
TE、定	著篇卷,釐	訂異同	274
第四節		9例	
冇	例		278
二、伙			
一、厭			
五、其			
第五節			
		••••	

六、整	理存闕情事		298
七、闡	述學說體系		300
		F	
		況 <i>···</i> ····	
		色	
		準	
		移	
		禊	
して、	論定文字音	讀	312

第八章 《經義考》的分類 … · · · ·	315
第一節 分類的義例	316
·、分類方式,依據學術性質歸併	316
、類目排列,尊崇古文經學次第	317
三、典籍偏少、附入性質相近之類	319
M、先列本經·其後附以單篇之作 · · · · · ·	319
第二節 類目的闡釋 … · · · · · · · · · · · · · · · · · ·	320
第二節 《經義考》的分類特色 … · · · ·	357
·、嚴密的分類體系 ···· ·	358
二、創新的分類觀點	364
第八章 《經義考》的缺失研究 · · · · · · · · ·	371
第一節 《經義考》繆誤成因析論 · · · · · · · ·	372
─、援據廣博,不無舛錯	372
、經籍藏地, 未能遍知	373
- 、體例多方・難於劃 - ・・・・・・・・・・・・・・・・・・・・・・・・・・・・・・・・・・・	374
四、輯錄勘校,難永全備 、, 、 、 , ,	375
万、日錄 _ 具・未能遺全	376
六、文獻徵引,未據善本 · · · · · · · · ·	376
七、輾轉傳聞,相沿而誤・ 、 ・ 、 ・ … 、 ・	377
第一節 《經義考》謬誤例證翆隅 "	378
·、書名的謬誤····································	378
、作者的謬誤	384
、卷數的謬誤	391
四、分類内繆誤 " "	396
五、解題的謬誤 - · · · · · · · · · · · · · · · · · · ·	405
八、存佚的謬誤 · · · · · · · · · · · · · · · · · · ·	419
	422
第十章 《經義考》的影響 · · · · · · · · · · · · · · · · · · ·	429
第 節 《經義考》對經學的影響	429
、奠定後世學者治經的依據 · · · · ·	430
、開創清代經籍輯佚的風氣	440
第二節 《經義考》對目錄學的影響 … "	447
一、《經義考》對專科目錄的影響 ,	447
.、《經義考》對辨僞書目的影響	450
1、《經義考》對方志目錄的影響	453
四、《經義考》對導讀書目的影響、	454
五、《經義考》對史志補志的影響	460

第十一章 結 論· ···· ··· · · · · · · · · · · · · ·	485
第一節 成果的總結 · · · · · · · · · · · · · · · · · · ·	485
·、突破舊有的成果· · · · · · · · · · ·	486
.、開發全新的課題	488
、健全研究的體系…	491
第一節 未來研究的展望 · · · · · · · · ·	494
·、引書文獻的探討 · · · · · · · · · · · · · · · · · · ·	495
、經籍版本的補訂	495
·、經籍佚書的考證 · · · · · · · · · · · · · · · · · · ·	496
四、經學書目的再製 、 , , , , , , , , , , , , , , , , , ,	498
參考書目	501
附表一:《經義考》的引書種類簡表 · · · ·	233
附表 二 清代重要經籍輯佚成果表 · · · · ·	- 467

第一章 緒 論

明清時期的學術發展,朝向專業化的進展,於是學科日益分化,使得文獻學的發展,也邁入嶄新的里程。吳仲強在《中國圖書館學史》指由:

明清時期,文獻學出現異常興旺發達的現象。文獻學各個領域均進 人深入系統全面地研究,成果斐然,達到鼎盛。這一局面的出現,一方 面是因爲明清經濟發展,圖書此以前增多,需要對前代的文獻工作進行 總结提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爲統治者大興文字級,鉗制學術思想,使 文人學士大多轉向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文字、音韻、訂結、辨偽、輔 佚等文獻學領域進行研究.(see.)

文獻整理的興旺,使得當時文上對於目錄、版本、校勘的認識和編纂,自然會凌 駕於前代,文獻學的發展,已形成完善的體系。中國歷經數千年的文化演進,各 種圖書的撰著、編目、整理,業已呈現穩定的狀態,爲求因應這種著作繁盛、藏 書事業發達的時代,債代文獻學的發展,也產生劇型的變化。

李朝先、段克強在《中國圖書館史》中,曾經針對清代圖書文化的發展,提出以下精關的見解:

中國占代文化,經過明以前兩千多年的發展,成就之大,水平之高, 為世界所罕有。清代接於其後,具有繼續發展的極好的基礎。這個根基 主要表現在歷史所創造的豐富的文化典籍、眾多的文人、發達的文化科學,以及人們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對文化的需求。這幾個方面又以圖書的 創作和圖書館的發達為最集中的表現。因為又人多,又化昌盛,人們對 科學文化的緊迫需要,必然形成著作的繁榮和圖書的廣泛收藏 512,0

清代學術承繼中國 二千年來的文化傳統・使得許多的學術發展,有待重新整理、

註 1 吳仲強等著《中國圖書館史》, 長沙 胡南出版社,1991年12月,頁230~231年121李朝先、殺克強、《中國圖書館史》 貴州、貴州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頁217。

研究,藉以總結前人的成果,於是文獻整理的工作,顯得十分的重要。處於這種需求之下,學術界發展出一連串的整理規範,來檢視舊有的典籍,於是辨偽、校勘、輯佚、目錄、版本、編纂諸法,也就應運而生,將中國學術的發展,推向頂峰。此時的學者,大都能精通整理文獻的方法,對於學術引證的規範,也逐漸形成特有的體系。清代學術的發展,得以承繼「漢學」、「宋學」等舊有的文化基礎,復吸收新的國際資訊,逐漸形成特有的風格,別設有「清學」的稱號。處於這種文化環境之下,文獻學的發展,顯得益發的活躍,是以帶動目錄、版本、校讎學的發展,遂形成完整的學科體系。

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和範圍

中國目錄學的發展,會隨著時代的變化,來調整其編目的觀念。因此,透過 類目的改變及數量的增減,可以查知各期學術的演變情況,是以能呈現出強烈的 時代風貌。李瑞良在《中國目錄學史》指出:

中國目錄學富有時代特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歷史面貌和個性色彩。在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含蓋之下,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社會思潮和文化風尚不斷渗透目錄學的肌體,在它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不斷注入新的血液 as 3。

「專科目錄」之產生,有其原因 一是爲滿足專門學者之需要。蓋 學術分科愈細,學者爲專精於某一學科之研究,勢必儘量蒐集該一學科 之相關著作,於是專科目錄應運而生。二是爲反映當時之學術特色。蓋 每個時代均有當時之學術風尚及特色,其相關著作必定最多,一般綜合

at 3 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 台北 辽津出城社,民國 82 年 7 月 , 頁 328。

書目難以完全容納,於是專科目錄應運而行 註4 。

考察專科書目發展的歷程,乃是奠基於綜合書目之上,但山於著錄典籍較為集中,是以分類的概念,也就日益細緻,可以反映出當時學術的特色。中國圖書目錄的演進,乃是從綜合目錄開始,再發展到專科書目、特種目錄,這種編輯觀念的廣變,正是符合學術發展的態勢。圖書數量愈多,分類,等日漸細密,才能使得圖書整理的工作,能夠更加的貼切,於是分科的情勢,也就日益迫切,更能發展出專科書目,藉以收繫專門的與籍 隨著學科的分化,以及圖書的增多,專科書目的進展,也就更加快速,終於在清代初期,綻放出豐盛的果實、《經義考》的出現,正是象徵專科書目的發展,已趨於定型的階段,自從其成書開始,專科書目的編纂工作,開始廣受學界的重視,也能形成重要的書目體系。

·、研究的動機

《經義考》是專科書目的重要著作,歷來學者對其評價甚高,然檢視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不僅簡幅偏少,無公體現其書的價值,且議論的主題,頗多承襲之處,面對如此盛名的經學書目,我們對於其書的認識和瞭解,顯得有不足之處。因此,應該具有專著來探討其內容、體例、價值等問題,便讀者能明白其價值的所在。整體而論,《經義考》雖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但嚴於「卷帙浩繁,通讀費時,流傳未廣,得書非易」之故。其,,致使難以吸引學者們的研究與趣,使得該書評價雖佳,卻缺乏學者的研究成果,實爲可惜之事。

百錄之學,是讀書治學的門徑。筆者資質驚鈍,但生性喜好簿錄之學,每沈 沒其中,對其編纂、體例、價值、影響等等,皆能興起探討之心。民國八十一年之際,承王師一慶的諄諄教誨,始從事文獻整理的工作,後來以《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一又計6,獲得碩士學作,初步奠定文獻整理的概念。其後,進入博士班就讀之後,不曾忘懷於文獻整理的熱情,《經義考》既是專科書目的權威之作,其書必有值得探述的價值,是以吸引筆者的注意,乃以此書爲研究的題材,積極投入經籍整理的工作。富筆者持續投入研究工作之時,乃益發感受其書的精富,

亚 4 劉兆祐·《中國日錄學》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7 年 1 月 ,頁 321~ 322

証 5、陳祖武:朱舜尊與《經義考》、《又史》第四十輯 1994年 9 月 ,頁 222。

<sup>日 6. 楊果霖:《新舊唐書藝又志研究》台北 私主中國文化大學中又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83年6月。</sup>

有值得表述之處,是以更堅定研究的言句。總計研究的動機如下:

- -) 朱霧尊爲著名的文獻學者,上土槙《曝書亭集・序》指出:「四十年來,浙 西山 (献者, 必首朱氏 (竹垞) 」 計7 ,除此之外,其個人在詩學、詞學、 古文、史學、經學、令石學等方面,均有傑出的表現,惜的人對於竹垞的相 關研究,多僅偏向其詩學、詞學的表現,未能計及其文獻整理的成就,也無 法針對其經學、史學、金石學的貞獻,提出研究的成果。竹尾既能以文獻的 整理、著稱於世、則其治學的觀點、方法、成就等等、必有值得探述之處。 然而、學者未能關有專文加以評論、致使其中的價值、無法深爲學界知悉。 例如:孫欽善在撰《中國古文獻學史》之時,對於清代以後的文獻學者,多 闢有專節加以分析,所論及的學者,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閻若璩、 髙渭、姚際恆、惠棟、 L鳴盛、江永、錢大昕、戴震、段玉裁、 E念孫、 E 引之、盧仁弨、顧廣圻、章學誠、崔述、襲白珍、魏源、康有爲、俞樾、孫 具有其個人的風格與特色,寶應關有專文加以評介。當筆者確立其具有考證 成就之時,乃欲仄竹垞的考證著作,爲進一步研究的題材,《經義考》的研 究,可以補充前賢論述的不足、此外,竹垞的交友之中,不乏當代著名的學 者,這莊朋友所形成的學術集團,王是清初學術環境的菁英,究竟這個學術 集團中的成員,是如何從事彼此的交往,又推行過何種的學術活動?也引起 筆者的研究興趣,乃從事其交游的考察,擬藉以釐清其學術發展的脈將。竹 |垞對於凊初的文獻整理工作,實具有領袖的地位,其整理文獻的貢獻,也值 得我們多加探索,面對如此具有影響力的學者,也吸引筆者的研究興趣,是 以幾經考量之、, 乃以《經義考》爲研究印題材, 進行研究的 I.作。
- (2)《經義考》或書迄今,能夠享譽文壇,其中必有其研究的價值。由於該書引證精博,所涉的內容極多,是以可供研究的題材頗多,值得我們的重視。例如:該書的編纂動機、編纂的程序、題稱的標示、引文的方式等等,究竟有何特殊之處?若能逐一探討,對於日後編纂類似的書目,將能有所貢獻。此外,其引書擴及四部典籍,種類繁多,其中也有研究的價值,至於引書的內容爲何?也有必要重新釐測,始能加深讀者的認識。又其書的編排體例如何?分類觀點及類目的安插,有何特殊之處?甚至有關其書的影

at 7 朱彝草·《曝書亭集》,原序,,,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78年 4月 ,頁 4 n

程 x. 請參見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第七章「清及近代」。 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2 月 , 頁 864~1268。

響爲何?均需要我們重新整理、研究,始能有較爲清楚的概念。由於該書所涉的內容極博,故可供研究的主題頗多,值得我們投注心力,逐一整理而成。因此,也吸引筆者研究的輿趣,乃欲以此書爲研究的題材。

《經義考》具有高度的學術價值,但是其書編輯既久,則似於當時的學術環境,與今日或異,是以編纂的內容,或自謬誤之處,因此,在探討其學術價值的同時,也能釐正其中的錯誤,使其廣爲學界所悉,將有助於學者達握其中的內容。此外,歷來學者對於該書的整理,或有錯誤的認知,或有未及過至之處,均可透過全面性的整理,將相關的問題,呈現在讀者的眼前,始能改具錯誤的觀念,重新對於此書的價值,能有正確的認識。

- (四)《經義考》是專科書目的重要之作,歷來論及專科書目的同時,莫不福述 其書,以爲編纂的準繩,是以其書在目錄學史的地位,已倍受學者的肯定。 然而,專科書目的研究,向來較少學者涉足其間,多僅著重其實用性。爲求 懶補目錄學史的研究缺口,使專科書目的研究,也能 如史专目錄、綜合書 目一般,也廣受學者的重視,於是選擇專科書目的權威作品,以爲研究的人 門之作,由於其書的價值頗高,且影響深遠,實應具有專書加以探述,也期 盼藉由相關的整理與研究,能爲日後的編纂工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 (五)《經義考》 書,向為學者研治經學的重要工具。筆者擬透過本書的整理與研究,有助於日後能跨足於經學的探索,從事經學課題的研究。如此一來,不僅能夠拓展個人的學術視野,也能夠為經學文獻的整理,貢獻一番心力。 由於此書的研究,發展潛力極大,是以決定以此書爲研究的開端,藉以從 事相關的學術研究。

綜合上述所論,《經義考》具有高度的學術價值,無論在經學方面,或是日錄學方面,甚至有關朱彝尊的學術表現,均有可供研究主題,值得我們投注時間和精神,從事相關的研究。然而,限於全書卷帙博富,通讀不易,兼以日錄之學,體例難正,且較爲朽燥,無法吸引學者的研究興趣。筆者有感於歷來的研究成果,頗有不足之處,且欲從事專科書目的開發與研究,乃以《經義考》爲研究的題材,藉以從事經學文獻的整理工作。

1、研究的範圍

《經義考》初名《經義存亡考》 註 9. ,初時僅考及經籍的「存」、「亡」,其

旺 9 初稿本的封箋題作「朱竹垞太史編《經義存亡考,青來館主人自述》,殘存十冊,

後加入「闕」、「未見」等判斷,並改「止」為「佚」子,是以書名已不符合內容的要點,乃改名為《經義考》。衡諸具書名,並參酌相關的內容,則全書可以區分為「經籍」、「義理」、「考證」等「個研究要點,茲說明如下:

(一)經籍

《經義考》著錄八千四百餘部的經學典籍,橫跨四千一百餘位的學者著作, 自周、秦以下, 迄於清代初期的經籍典籍, 均能涵攝其中, 雖然仍有關漏之處, 但該書的出現, 正是二千年來經學著作的總匯。面對如此豐富的經籍又獻, 其編 纂的動機、程序, 乃至於題稱的標示、引义的方式等等, 均有探討的價值, 惜歷 來的學者, 多僅將此類問題, 視同必然的過程, 缺乏專文的研究, 致使某些相關 的問題, 往往承襲誤說 計10 ,卻未能加以釐正,實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討者也。

《經義考》是經學的書目,有關經籍的著錄,正是架構全書的重要內容,其中著錄的文獻,是否有重昌的現象;分類是否合理?各類典籍的數量爲何?都需要我們重新加以檢視,始能明白其中的內涵。若能透過數量的增減,或是存佚的多寡,可以瞭解各期學術的演變情况。諸如此類的情形,可以透過量化的分析,可以有著較清楚的概念。例如:宋代以後,由於四書學的發達,使得《論語》、《孟子》的相關論著,其受到重視的程度,則遠不如「四書類」的相關典籍,且經過保留的情況更少,是以判爲佚籍的情況,更遠甚於其他諸朝的《論》、《孟》之書,透過數量的增減,或是朝代的區隔,將使我們更瞭解學術的演變。

《經義考》著錄爲數眾多的經籍資料,透過這些典籍的著錄,可以反映各種不同的學術課題,且於收錄頗多,是以學者在研究經學之際,必先檢閱相關的資料,以爲研究人門之資。筆者針對其經籍的著錄內容,擬以目錄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其中的相關問題,例如:編纂的體例,分類的觀念及其創發等等。由於全書所涉的範圍極廣,有助於我們瞭解各期經籍發展的脈絡,且透過經籍的整理工作,勢蔣對於歷來經學的概況,能有著初步的認識。整體而論,經籍的數量極多,要求完全掌握歷朝的經籍著錄,則恐有力殆之感。竹垞爲經學研究者,提供一套豐富的經籍資料,對於經學的初學者,能有著啓示的作用。因此,筆者乃先從經籍的著錄開始,來檢閱全書的經籍內容,並對其中具有的學術意義,提出一番研究的心得。

是爲《經義考》的初稿本。原國工北平圖書館藏書,今暫存臺北國工故宮博物院。 # 0 請參見本文第五章「《經義考》的編纂」一又。

(二) 義理

宋代學者認爲漢代經學的研究,未能盡發聖人之旨,遂大反漢儒的經說,傾向於義理之學的發揮,於是「義理」之學大盛,從而發展出宋學(理學)的特色 竹圫在《曝書亭集》卷 1一,《 考禮部韓尚書書》 文中指出:

白周迄今,各疏其 指:經籍遺編 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 編成《經義考》三百卷(at.,1)。

保存經籍的微言人義,正是竹垞撰書的動機之一 註 12 , 至於其保存的方式,乃 在於輯錄大量的解題資料,透過前人的評論,可以看出各經籍的微言大義。然而, 竹圫本身的治經傾向,乃是偏向於考證之學,對於義理之學的發揮較少,此點從 其撰著之中,缺乏義理之學的專著,即可略寬一。話雖如此,在《經義考》之 中,田於所涉的內容極博,尤其是在引文之中,可以窺知各經書的徵言人義,使 讀者得以明瞭義理的內涵。因此,在該書之中,有關「義理」的資料,也是佔有 席重要的地位。在本篇論文之中,雖然也能涉及義理的探討,但要組合所有的 引文資料,來從事經義的探討,則勢有未始,如要進一步研究其義理的發揮,則 需要配合長篇人論,且需要還檢經籍的原文,始能加以論定。因此,有關「義理」 之學的詮釋,雖亦屬於《經義考》的研究要點,但嚴於時間及篇幅之故,則留待 日後再行努力,特此加以說明。

(二) 考證

朱彝尊是經學的名家,也是著名的考證學家 註 B ,其經學的成就,多集中在《經義考》、《曝書亭集》之中,尤其是《經義考》一書,所涉的案語極博,兼及各類的經學問題,實值得我們從事相關的研究,以便於釐析其例,使讀者得知其書之全備,有足供稱述者也。此外,竹垞治學的觀念、方法爲何?實能影響其考證的良誠,究竟其觀點有何特殊之處?是否具有積密的方法?實有必要加以認識,惜過去卻未有專文評介,使讀者無法明辭其文獻學的諸多成就。透過本文的研究,可知竹垞在整理文獻方面,確有其貢獻之處。《經義考》的考證案語,牽涉主題極博,若能釐析條例,使讀者得知其考證的成果,將使讀者進一步瞭解其文獻整理的貢獻,也

at II 参考註 7,卷三三 寄禮部韓尚書書 ,頁 414。

II 12、參考本又第五章第一節「編纂的動機」一叉,該又有較為清楚的說明。

^{37 13}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九,方以智《通雅》條下云,「方,以智崛赴祭碩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聞,國初顧炎武、閔若璩、朱彝尊的召波而起,始一掃縣病之空談 ,是以竹垞的考證成號,已任受肯定。

有助於利用其內容,以爲研究之資。考證的成果,是全書重要的內容,筆者亦能多費心力,盡心研求,期能呈現竹咤考證的諸多成就。

綜合」述之文、《經義考》所涉及的重要內容、約略可分爲「經籍」、「義理」、「考證」三項,「於「義理」方面的闡釋、所涉及的層次較爲深廣、是以透過解題的輯錄、雖可看「義理觀點的變化,但要架構完整的概念,每要參酌相關的文獻資料,始能進一步闡釋其中的內涵。此外,有關「義理」方面的發揮,並非是竹垞專擅的事項 a. 14 ,且此類問題的採述,非短期之內,得以獲致其功,是以有關本文的探討,乃先將研究重心,放在「經籍」、「考證」 項,先就相關的研究內容,提出筆者一己考究的心得,至於義理方面的闡發,則留待日後再行努力,以便能從事相關問題的討論。

第二節 前賢研究成果回顧

根據盧正古《中國古代書目詞典》的統計,專科書目的撰著,即多達七百九十八部 a is ,若再加上尚未收錄的目錄,可以形成重要的書目體系。在這些專科書目之中,多重視其實質的功效,甚少兼顧理論的發揮,是以纂輯的功效,也就優劣互見,很難控制其編纂的品質。係永如在《明清書目研究》中指出:

現代學科的發展,學科分途越來越細,知識積嚴越來越快,要求每個人都掌握很多專門知識是困難的。所以,具體介紹有關某一學科的古籍書目,爲廣大讀者提供研究專門問題的線索,就成爲編製古籍書目的未來趨勢。爲此,就有必要借鑒我國古代專科書目編製的成敗得失,以研究出較爲完備的專科目錄的編製方法 ax 16 。

鑒占知今,方能掌握編纂的法則,才能發展出更完善的書目。明清之際,正是書目轉型的關鍵時刻。各種不同性質的書目,正如司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也將目錄學的理論及其實踐,推向歷史的頂峰。在這跨時代的發展中,產生一部經學目錄的巨擘 《經義考》,該書的出現,不僅象徵中國經籍的數量,業已達到 定的數量,也顯示且經學的發展,已邁向學科化的歷程。總結歷來學者的研究,有如

[[]注 14 析 定是經學的名家,但其經學的成就,多表現在經籍的考覺方面,至於義理方面的 闡釋,則缺乏相關的論著,是以其個人輕不擅長於義理的發揮。因此,本文的研究, 具偏向其經籍、考證的成就、特此申明。

註 15 盧正言·《中國占代書目詞典》 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頁 276~404。 註 16 發水如:《明清書目研究》,(合肥:黃山書社出版,1993年7月,,頁 161。

下幾項重要議題:

~ 涵攝全書的總評

在清代的目錄學者,往往能涉及《經義考》的評論,其中又以《四庫全書總目》、《鄭堂讀書記》的評論,較能擁有系統,也能觸及問題的核し,但由於篇唱較少,所收的成效方少。至於近代學者的研究著作,有如下的篇章,涉及《經義考》的總評:

- (一)邱建群〈朱彝尊《經義考》讀後記〉 al 17 : 本文概略介紹類目、價值、版本、謬誤,由於篇幅僅有二頁,實難有深入的論述,且全文多引成說,未有完整的論證過程。
- (二) 王渭清〈談《經義考》中的「易考」— 兼及全祖望《讀易別錄》〉 計 18 :本文係針對邱建群之文,提出駁證。全文論及「項議題:首先,《經義考》 書名何人所定?其次,針對《經義考》「易考」的內容,是否有其參考價值?提出 說明。其具體的成果,乃是證明《經義考》的書名,是由竹垞生前所改定的;另 外,說明《經義考》中「易考」部份,確有其學術的價值。由於本文係針對邱建 群之文,提出一些補證,是以議論內容不多,創獲較爲狹隘。
- (三)盧仁龍〈《經義考》綜論〉 計19 :本文對於編纂的由來,及其內容、體例、引書、優劣等問題,提出概括性的成果,其中議論的主題,能提示學者整理的方向,是目前所有研究篇章之中,較有貢獻的 篇論文。
- (四)吳梁〈經學目錄巨著 《經義考》〉 註 20 : 該文介紹《經義考》的 四項特點:
 - 1、它是上占至清初解釋儒家經典著作的總目錄,內容詳博。
 - 2、體例完備。
 - 3、校對極其認真,刻印時間最長。
 - 4、全書裝幀精美,印刷質量頗高。

此外,尚有關於影響的說明,由於至之屬於概論性的介紹,是以成果稍疑簡

st 18 該文發表於《四,圖書館學報》1988年2:3合F,,負 [45~148。

第19 該又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二期,頁 334~341。另收錄於林慶彰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史論又選集》下冊,台北 定史哲出版社,民國 82 年 3 月 、頁415~430。

註20 該又見於《圖書館理論與實踐》,1990年四期,頁48~49。

略, 未有特殊的創品。

(五)其他:歷來所有《中國日錄學史》的撰寫,都能推學其書的價值,其 方論的基礎,大都依據《四庫全書總目》的內容,並加以演論而成,不僅篇幅偏少,所獲亦承襲四庫館臣的意見,無法真正呈現《經義考》的成就。

綜合上述所論,《經義考》爲經學書目的權威之作,在近代學者之中,能全面探索其中的內涵,並且取得良好成就者,自推盧仁龍先生〈《經義考》綜論〉 文 at 21 ,該文對於《經義考》的編纂由來,以及內容、體例、優劣等問題,均能提出概括性的研究成果,惟限於篇幅之故,使其研究的成果,也只能略發其例,無法全面進行完整的研究,實爲可惜。除此之外,其他的研究篇章,多屬於評介性質的短文,是以價值稍低,在研究的視野上,也難以跳脫清代書目的範疇,是以殊少創獲。總計歷來的研究成果,往往僅發其例,未能週至,或是篇幅簡短,承襲性較高,無法跳脫清儒的認知,是以有行進一步的開發、研究

1、成書體例的分析

率先分析《經義考》的體例,且能做出全面性的研究成果,直推田鳳台〈朱 臻尊與《經義考》〉 文 a. 22 ,該文分析竹宅著述的體例,頗能提供細緻的探索, 也能順手輯錄各家的評論,以供讀者參考之用。惟田氏之叉,亦有未能盡善之處, 例如:田氏僅重條例的分析,未能闡釋其中的創發;且條例之間,未能妥切歸併 條目,容有疏漏之處。至於諸家評論之文,僅羅列於文末,欠缺進一步的說明、 論證,使其淪爲資料匯編的工作,無法據以考訂補漏,闡釋評論,實爲工性。

三、引書內容的探討

《經義考》輯錄大量的解題,藉以提供讀者治經的參考,其豐富的引書文獻, 常能吸引學者的討論,總計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如下:

(一)王重民〈千頃堂書目考〉 â 23 :針對《經義考》徵引「黃虞稷曰」 的內容,提出其研究的成果,認爲漏失的典籍,係目自《明史藝文心稿》一書,

^{# 21} 写题 19 ·

至22 該又見於田鳳台·《占籍重要目錄書析論》第五章·(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民國79年10月1日,負135~160。

其後盧仁龍〈《經義考》綜錄〉採信此說。

- (二)喬衍琯〈《經義考》所引《千頃堂書目》彙證〉、〈論《千堂書目》、《經義考》與《明志》的關係〉 # 24. :同樣針對《經義考》徵引「黃虞稷口」的內容,提出研究成果,惟認定其中佚失之文,係止自〈千頃堂書目〉的佚文,其後周念文《千頃堂書目研究》取法其說 # 25.
- (三)盧仁龍《《經義考》綜錄》 計 26 : 个文將《經義考》的文獻來源,和 分成(甲)宋、明、清書曰、(乙 史傳、方志、(丙)文集、(丁)其他等四類 (計 27 。本文率先以分類的方式,來論及《經義考》的引書,較能觸及更多的來源。 此外,其針對「黃虞稷日」的佚文出處,主張依隨「重民的論點,認爲其是《明 史藝文志稿》的潰文。
- (四)吳政上〈經義考提要及版本介紹〉 ் 281:指明「撝藻堂四庫全書會要本」、「∠淵閣四庫全書本」將《經義考》所引的「錢謙益曰」,改作其他諸目,如改作「何景明曰」、「錢陸燦□」、「黃虞稷□」、「陸元輔曰」、「毛奇齡曰」、「陳子龍□」、「何光遠曰」、「谷應泰曰」、「高攀龍□」、「羅喻義□」、「正解原序」、「闕□□曰」、「私考駁正」、「江南通志」、「江西通志」、「「東通志」等等,每項改動之卜,皆的有統計例證,借數據稍有誤失,且未能一一標示卷、頁,有難於還原之失
- (五)楊晉龍〈《四庫全書》處理《經義考》引錄錢謙益諸說相關問題考述〉 a. 29 : 全文討論四庫館臣刪改《經義考》中「錢謙益口」的相關問題,文中討論乾隆皇帝對朱彝尊的友善態度,對錢謙徐仇視,並進而禁燬其書的轉變歷程。此外,並針對軍館臣如何處理《經義考》「錢謙益曰」的實際情形,提出說明,並推測其處理力式的內在原因。本文對於乾隆皇帝禁燬錢謙益著作的始末,提出

註25, 周彦文《千頃堂書目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論文、民國74年)、 頁258。

年 26 同年 19

^{並27、同註19、《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下冊・頁420~421。}

至28 是政上《經義是索引》附錄一 經義考提要及版本介紹 台北、漢學研究中心, 民國81年),頁2~4

TH 29 楊晉龍·《四庫全書》處理《經義考》引錄錢謙益諸說相關問題考述 , 國工高雄師範大學國工學系·《第七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民國87年5月23日,負31~48

不少的推論,且針對《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改換差異, 提出 番比較,並考出《經義考》所引「錢謙益曰」,實出於《列朝詩集小傳》、《初 學集》、《有學集》二書,對於我們考知竹垞的引書來源,實能有所助益。

(六)林慶彰〈四庫館臣篡改《經義考》之研究〉 註 30 :全文討論的焦點, 主要集中在《查要》、《文淵閣》篡改《經義考》的情況,提出一番說明。全文逐 說明篡改的情况、原因,並補充吳政上《經義考索引》的統計錯誤。

綜合上述所論,歷來對於竹坨的引書內容,多側重在「黃虞稷口」、「錢謙益日」、「項,至於其他的引書來源,僅有盧仁龍將其分爲四類,能觸及較多的引書文獻,然尚有許多的引書內容,未能逐一探討,例如《天獻通考‧經籍考》一書,係竹垞自承取用之書,且在全書之中,亦屢見引用,類似這些重要的典籍,其重要性,甚至要超過「黃虞稷日」的價值,卻遲遲未見相關的研究,是以目前的研究成果,實難以反映引書的規模,有重新整理的必要。《經義考》豐富的引書文獻,使其具有高度的研究價值,但學界在欠缺索引的輔助下,使得研究受到嚴重阻礙。因此,如要突破研究的困境,必先編纂其引書的索引,使得讀者能充份檢閱全書的資料,有利於進行引書的研究。此類的研究,將使我們瞭解其取材的文獻,且藉由還原、校勘的程序,才能廢解其引書的種類、方式、價值等等,惜目前學界向未擁有此類的索引,使得讀者難於掌握相關的資料,若能突破此一問題,將有助於引書的探討。

四、著錄資料的補正

自從《經義考》成書以來,即能獲得多方的賞識,但是學者在運用之際,也逐漸能發現其中的錯異。因此,有學者亟思補正的工作,其中能收致卓效者,自推四庫館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翁方綱《經義考補正》、羅振王《經義考目錄,校記》等等,透過他們的辛勤考訂,使得我們能進一步瞭解全書的錯誤。例如:四庫館臣的考證成果,能補錄各項的版刻資料,並嘗試考訂竹垞在書名、卷數、撰者、內容、流傳、經義的諸多錯誤。計 31 ,其書頗有參考的價值。又翁方綱、羅振王在字句的校勘、卷數的補證、存佚的考訂、書名的異同、分類的歸屬

[、]at 30 林慶彰:四庫館臣篡改《經義考》之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87年9月,頁239~262^

证引 莊青輝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研究》, 台北·國王政治大學中主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77 年), 頁 361 ~ 382。

上,均有考訂的成果,也能收致參證之效。

總括前賢的論點,雖有許多的價值,但仍難免有不足之處,茲條列如下;

() 僅發其緒,而未及週全

前人對於《經義考》的補止,雖所涉事項眾多,但往往僅發其緒,未能進行全面的整理,是以考討的內容,雖能言簡意夥,直中要點,但片語隻詞,難成已構,所論未能過全,是以猶待重新整理、研究。例如:前人對於重出之例的整理、僅見一、三例證,卻未能全面校出,使人有未竟全功的遺憾。又翁方綱曾補錄竹垞缺錄的解題年月,但僅採隨校隨錄的方式,留有許多補輯的空間。整體而論,前人在整理成果方面,雖能提示整理的要點,卻未能過至,有重新整理的必要。

(1) 失之瑣細, 而難成系統

前賢在校勘之時,往往往重單字的釐訂,使得校勘的成果,失之瑣碎,難成系統。如翁万綱《經義考補正》卷第二,黃宗炎《周易象辭》下云:

白序 内「糊口」,「糊」當作「餬」 ** 32 。

諸如此類的校勘成果,往往顯得過於瑣碎,雖有校訂的作用,但成果十分有限, 至於其他許多刪略、錯簡、此增等情況,其此誤變動的情况,甚至要遠勝於單了 的校訂,卻未見任何的整理,殊爲可惜。時至今日,經學的研究環境,業已遠勝 於昔日,若能全面性的整理該書,校正其誤字,將有助於讀者的使用,惜未有學 者進行全面的勘校、糾繆,實有待學者從事校理的工作,以便能提高其書的價值。

(二) 論證未足, 而猶待補議

在前賢的考證中,有部份論證未足,仍有待補證資料,藉以收敛補正的效果, 例如:翁万綱《經義考補上》卷第九,趙岐《孟子社》下案語云:

此條下所引見公武說韓愈以此書云云,已見前卷串 第 三頁,似一說兩見,而前作吳說之語,此作見公武語,檢《通考》但稱晁氏,未知孰是 西羽

紅32 新万綱 《經義考補正》,卷第二,台北·新王豐出版有限股份公司。民國 73 年 6 月 , 頁 23 °

^{33 33} 写前註,卷第九,頁 141。

馬晃公武之說,當無疑義、老《通考》所錄「晁氏」之說,人抵皆由於晁公武《郡齋》之文,至於所引「晁說之」之文,則出自晁公武轉引之文,如《通考》卷二,子夏《易》下引「晁氏曰」,其下即錄有「晁以道《傳易堂記》」之文,竹咤乃將其獨立成日,故《經義考》卷五,下商《易傳僞本》下,即有「晁說之」、「晁公武」 (條解題,審其來源,乃將《通考》所錄「晁氏」之說,別立爲二項解題。其他如《通考》卷二,京房《易傳》下,亦徵引晁氏《讀書記》之說,而《經義考》卷七亦分立「晁說之」、「晁公武」等二項敘錄。因此,本項資料既出自《郡齋》之文,其說當爲「晁公武」之論,而非「晁說之」之說。翁書雖考出「者內容近同,卻無從分辨究係何人之說,是以所下的結論,未免過於謹惟,使得結論缺乏確切結果,官再行補證之。

(四) 糾繆失當,而有待反正

前賢糾繆之作,亦有竹垞不誤,而後人誤考,因而導致錯糾之例。如陳鱣《經籍跋又,元本禮記集說跋》云:

此本 首卷後識云·天曆戊辰 元年,西元 1328)建安鄭明德宅刊行, 天曆戊辰爲又宗元年,上距 F戌,相即五年,殆至是始刊行耳。 自序, 後有〈凡例,五條、首校讎經文,列劃大字本、宋舊藍本、興國于氏本、 盱郡重刊廖氏本、建本、注疏南康經傳通解凡八種,次接引書籍,次注 說去取,次音之反切,次章句分段,皆今本所無,明内府刻本尚有書凡 下八卷,明刻本猶然,今本十卷,不知何時坊刻所併,《經義改》作三十 卷,見又誤同永樂《大全》之恭,當改題爲十六卷也 #34 。

如據陳鱣的考證結果,竹垞將卷數誤作三十卷者,乃是承自永樂《大全》之誤, 富改題作「十六卷」云爾。然而,鷹錦堂在〈經部善本書云簡編〉中指出其誤:

查本館 指台北:國家圖書館 另藏明福建巡按吉澄刊本、明福建 坊刊里口本、日本寬文四年 1644 野田庄右衛門刊本,俱三十卷,陳 氏之說未允。酷書,諸家著錄大抵題作《禮記集說》,惟清薛福成《天一 閣見存書日》卷一著錄云「禮記集傳十卷,缺。元陳澔撰、存卷一至五、 卷七、八。」未評與此本有何關係。就館藏明版十六卷本、三十卷本與 此十卷本相較,音註部份顯有差異,十六卷本 明正統十二年,1447 司 禮監刊,僅音缸本又之字,註文之字無音註:諸三十卷本註又之音註,

^{51 14、}陳顧 《經籍改文》, 台北 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據清道光二七年刊本影印, 冊七三,民國 67 年 5 月 ,頁 23029。

彼此詳略至有不同,與此本亦異 at 351 °

綜合上述所論,前賢對於《經義考》的訂誤,雖能收致成效,但仍有其缺失,有 待重新整理、研究。若能依循於人指引的方針,並參以客觀的分析方法,來全面 整理相關的錯誤,相信將能補證更多的缺漏,使得其書的價值,能益發顯露,若 能進一步取代該書的價值,使其參考的功效,將倍於訂補的工作,惟此類的工程 龐大,實非個人之力,所能獲致其功,若學界能群策群力,致力於此類的補正主 作,將能帶給學者更多的便利,也將有助於經學的研究。

五、日錄 [具的編纂

《經義考》的內容豐富,引證精詳,學者們雖知其富含學術的價值,但礙於 資料檢索的不便,是以較少學者從事專題的研究。誠如喬衍增在《經義考》及《補 正》、《校記》綜合引得敘例》中指出:

《經義考》既多到三百卷,收書約八千種,雖然分門別類,再按成書先後排列,可是查起來還是很不容易。所以雖知道其中資料很富足, 利用的人卻不多 # 16 ~

該書雖深受學者的喜好與利用,但限於資料的繁複,是以較少學者從事專題的研究。日從其成書之後,在欠缺索引、日錄的輔助之下,頗不便於學者的運用。如要妥切利用該書的內容,必須藉助目錄、索引之助,始能畢竟其功。在欠缺索引的助益下,學者對於本書的運用,往往有所漏失,例如:錢人听在輯錄《元藝文志》時,曾人量參考本書的著錄,由於缺乏索引的緣故,致使漏失達一一部的經籍,使其補錄的更心目錄,失去更多的參考價值,實爲可惜。錢氏產生的問題,正反映世學者運用此書的盲點,若無法妥切含握相關的內容,將無法完全發揮其書的價值,說法詳見第九章第二節「《經義考》對日錄學的影響」。

《經義考》雖能受到學界的好評,但歷來缺乏學者的研究,完其中的原因, 則是缺乏索引、目錄所致。學者若想要研究此書,僅能各取所需,來進行部份的 利用,使得成果稍有侷限,也正因爲檢索的不便,才會降低學者的研究與趣。及 至羅振王,始開始爲其編纂《經義考自錄》 書,雖稍便於讀者的使用,但其書

廷35 屬錦堂 · (經郎善本書志簡編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民國82年12月, 新26卷第2期),頁159。

正36, 喬訂环·《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綜合引符敘例 (台北:《書目季刊》第十八卷第四期,民國74年3月,頁36~37。

校勘未精, 印製頗有失常,且僅隨書附抄簡目,雖較原編便利,仍欠缺索引的功效。其後, 喬衍琯倡議編纂「《經義考》及《納正》、《校記》綜合引得」「訂立, 其就 了意雖善, 惜未能付梓發行, 無法有利於學者的使用。自從吳政工編纂《經義考索引》之後。其為,始改善其使用的不便,細觀其編纂的索引,除附有書名、著者的索引之外,也兼及不司版刻的對校,頗能便於讀者的運用。

有關《經義考》工具書的編纂,至吳政上編纂《經義考索引》之後,已能收致使用的便利,但相關的檢索工具,仍有開發的空間,例如:吳氏所提供的索引, 僅及於書名、人名的檢索,雖有其利用的價值,但仍欠缺引文的索引,若能再提 供此類的檢索工具,將能具有更高的參考價值。

六、全書文句的點校

《經義考》篇卷浩繁、發行不易,歷來皆以刊本的形式出現,近世以來,則 以上本影印發售,未曾經過重新排版、點校。林慶彰先生嘗從事此書的點校工作, 林氏在〈四庫館中篡改《經義考》之研究〉之中,說明其整理的要點:

筆者以為要事新讓學者了解《經義考》的重要性,歷生將《經義考》作整理,乃和蔣秋華、楊晉龍、張廣義等先生於民國八十三年 1994 向國家科學委員會提出整理《經義考》的專題研究計畫。整理的方法是以盧見曾補刻本為民本,加以新式標點,並以《四庫全書》本、《四部備要》本為輔本,詳加校勘,並作成校記,又將歷來勘正《經義考》失誤的著作,如翁方綱《經義考補正》、羅振玉《經義考校記》、《四庫全書總日》方及《經義考》部分,附於《經義考》相關條目之下。計畫於民國八十四年 1995 六月完成。計畫成果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現已出版四冊 4至39 °

時至今日,所有點校本均已全數完成,全書八十,也已全部梓行,該項計畫的推 行,勢將有利於《經義考》的研究,且能擴大其影響的層面。

本書整理的方法,係以盧見曾補刻本爲底本,加以新式標點,並以《四庫全書》 本、《四部偏要》本爲輔本,詳加校勘,並作成、校記〉,附於書頁之末,頗便於檢

^{31 37} 阿莉瑟。

至38 吳政上:《經義考索引》 台北·漢學研究中心編印,1992 年,貞 454 。該索引於編纂書名索引、人名索引之外,另附錄《《經義考》提要及版本介紹,、《經義考》版本異又校記 二篇附錄,可供學者參考之用

註39 月註30,頁241。

閱。此外,又將歷來勘正《經義考》失限的著作,如翁方綱《經義考補正》、羅振玉《經義考目錄,校記》、《四庫全書總目》涉及《經義考》部份,附於《經義考》相關條目之下,也能收致參證的功效。根據上述的整理方式,實能清楚掌握相關的內容,《經義考補正》、《經義考目錄,校記》、《四庫全書總目》一書,皆有利於《經義考》的研習,將其附列於相關條目之下,確實可收參考的功效。但《校文》的部份,則僅收錄《四庫全書》本、《四部備數》本等二種版本,僅能及映異本之間的差異,若能還原引文的原始出處,取以校勘,將能發現更多的改動情況,且能將查考的引書來源,仿錢熙祚補。訂《古微書》之例,附記於引文之末,如此來,將能提高校勘的價值。此外,若能再補充原經籍的相關版本,甚至補充其藏地的資料,除有助於查考經籍的存佚之外,將更便於讀者的使用。昔日章學誠嘗欲補充《經義考》缺錄版本的缺失,惜其理想未能實現,以今日的學術環境,將較易達成此一目標,若能群策群力,補齊其缺錄版本的不足,將能提高全書的參考價值。

《經義考》全書博富,內容多達八冊,全書能點校出版,實屬難能可貴之事, 其功不可泯滅,惜尚未編有「書名索」」、「作者索引」,也助能早日補齊其缺,若 能再編有「引書(文)索引」,將有利於讀者的使用,如此 來,可以擴大影響的 層面,更便於學界的利用,也期盼在此書點校完成之後,能吸引更多學者,投入 研究的行列,進而補充尚未完成的諸項整理,以便能建構出更完善的經學書目。

綜合上述所論,《經義考》的內容豐富、體例精審,正是經學書目的權威作品。 目前學界對於該書的認識,仍侷限於清儒的研究成果,是以缺乏整體的研究,致使 未能發掘其書的價值,甚且有錯誤的認知,有待重新釐正者也。當前學者對於專科 書目的探索,仍以實用爲主,由於缺乏理論的探討,是以無法形成有效的其識。《經 義考》似書已近一百年,在如此漫長的歲月中,竟無任何一部經學的書目,是以取 代此書的價值。因此,筆者擬以該書爲研究的題材,釐訂其中的體例,細正其書的 錯誤,期使日後能在其基礎上,開發出更好的經學書目,以和於學界的使用。

第三節 本題研究的價值

明末清初之際,宋明理學在長期發展之下,使得學術的觀念,流於閉瑣的狀態,學者「非宋子之傳義,弗敢道也」 al 40 ,所談論的內容,無非是朱熹的學

^{¥40} 參考註7,卷二元·《道傳錄序 · 頁 434。

說,若非出自宋子之說,則「參鳴鼓百旬攻之」 at 4. ,處於這種情況之下,自然不利於學術的整體發展。隨著政冶的動盪不安,明代國祚亡於滿族之手,於是民心思變,乃將亡國之禍,歸於虛空的學風所致,爲求改善這種風氣,學者們倡以「經世致用」之學,開始講究實證的風尚,使學風趨於篤實,這種務實的態度,也確能改善明未理學未流的弊端,使得學術視野得以拓展,重新延續經學的學術生命、《經義考》的出現,逐漸扭轉士人的觀點,其擴入收錄的範圍,使得經學的研究,將不再侷限於一家之說,跳脫科舉制度的窠臼、學者們能夠四書、五經並治,並將研究的視野,擴及周、秦以下的經籍,經學的研究,乃產生復古的風尚。《經義考》也受到學界的矚目,成爲重要的經學書目,學者在研治經學之際,也能參考本書的內容,其中的價值,早已深受肯定,但歷來未有專著加以探述,致使研究的成果,十分有限。筆者擬就經學、目錄學二項,來闡釋其研究的內涵,使讀者能得知其價值所在。

へ 經學方面

宋代以後的學者,有感於漢儒的研究,未能盡發聖人之旨,乃積極推動經義的探索,對於漢代訂訂之學,存有許多的偏見,遂大反漢儒之學,使其解經不再執守經文,如遇有經文不合己意者,更是安自刪改併合,增加經又解讀的困難,當時的學者,講《周易》一書,乃專主卜筮之書;說《風》、《雅》,則以鄭、衛之《風》爲だ詩,視〈詩序〉爲不當,乃刪改其說,以合予己意;講《禮記》,乃專取《小戴禮記》,棄置《人戴禮記》於不顧,說《春秋》,則取以近例,自爲解說,其紛歧的結論,使學者難於評議。日未子奮起,朝廷取其說以爲應試的科目,學者專習其書,且取以評斷諸家是非,學風歸趨於一家之言,遂大人降低經學研究的完整性。

明儒承繼宋儒之弊,朝廷科舉的程式,猶行朱子之學,然一家之言,足以自信,卻不足以私疑,爲永突破前人的束縛,擁有創見之獲,乃進行經籍的爲冒,自製五籍以證已說,其夫甚於宋儒的改經。整體而論,宋儒改經的行爲,雖會造成經又的割裂,有考於占經的研讀,但古本猶存,仍可取以讎校,且改經的行爲,多屬於部份經文的更動;然而,僞經卻是通篇僞冒者,且無古本可供校勘,學者亦無從分辨其僞,乃直信其書,造成經義解說的錯誤,難服後世學者求眞之亡。

《經義考》 書,所涉及的內容,皆屬經學的課題,自其成書以後,即屢受

近4 阿前註。

到學者的重視,〈御題朱彝尊經義考〉中的准文指出:

《經義考》 凡三百卷,白漢迄今說經諸書存亡可考,又獻足徵,

編輯之勤,考據之審,網羅之富,實有裨於經學 自42,

《經義考》既能有利於經學的研究,則其中心有值得表彰之處。總其經學研究的 價值如下:

(一) 荠錄眾多

《經義考》著錄達八千四百餘部的典籍,使得學者在治經之際,可以參考其 **善的內容,時至目前爲止,尚無其他的經學書目,是以取代此書的價值。本書著** 錄既多,自有參考的價值,但如何組織這些材料,以爲研究之用,仍需學者多費 心力、盡心研求、方能瞭解其著錄的內趣。依據著錄的數量、可以反映許多的課 題,如以時代加以區分,其統計的頻率,可以提供我們辨明學術發展的脈動,例 如:從統計的數據來看,元代春秋三傳學的撰著數量,有人量盛行的趨勢,若能 針對這個問題的形因、背景・乃至於元代「傳學的成就、著名學者的主張、體系、 影響等經學的課題,列入考察的事項,將使我們充份瞭解元代春秋。傳學的地位, 且能發掘出值得探述的主題。元代經學的發展,一向較不爲世人重視,但從典籍 數量的增減,可以察知其流行何種的課題,若能配合其時代的背景,以及撰著的 内容,將有助於探討相關的主題。其次,透過典籍存佚的現象,再輔以相關的類 目,我們可以發現明代回書類的典籍,有著人量出現的情况,相對影響《論語》、 《孟子》的發行,使得「書在明代著述的數量,明顯跌落許多,且其典籍已透過 《四書》合印發行,是以單行之書,多數已不存於世。如若透過著錄數量的增減, 可使我們清楚掌握各種與籍的變化・並加工相關文獻的佐證・可使我們掌握一些 爲人忽視的經學議題,且能凸顯其研究價值。

(、)解題博富

《經義考》收錄眾多的解題,其解題的資料,可以有助於我們研究經籍內容、體例、價值、影響等議題,對於瞭解經籍的相關問題,實有正面的啓示作用、清代以來的學者,也能透過解題的相關資料,來從事經學的研究工作。此外,解題本身所蘊藏的相關問題,也值得我們多加探討,例如:解題的來游如何?究竟其文獻的取材,集中在那幾類的典籍,其數量爲何?均有值得探索的價值。前人在研究該書之時,也能重視其解題來源的考述,惟多僅偶一及之,未能全面探討其

⁴² 朱彝尊:《經義考》台北 臺灣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三版,卷首,衛題朱彝革經義考,頁 1 ^

取材的特點。又解題引用的方式爲何?是否完全根據前書甄錄・未易一字;或是 更動頻繁・有刪略、併合、析雕等諸多情事,實有必要進一步加以釐倩、才能對 其解題的價值・有著客觀的評斷。

(三) 考據精審

竹垞在解題之下,能酌加各類的案語,用以考訂各項的經學議題,其考證的成果,也能獲得學者的認同。然而,究竟考證的內容之中,涉及何種的問題?可以提供何種的研究?若能逐一整析條例,使讀者瞭解其案語之全備,也能深入探索其價值。此外,竹垞的考證觀念、方法,頗有個人的特色,也值得我們加以考述,諸如此類的議題,前賢尚未有專又介紹,有待我們重新探索其中的內涵。

(四)影響深遠

《經義考》對於經學的研究,確能擁有指引的功效,後世學者在治經之時,也能引以爲助,此書對於經學研究的發展,實能造成深遠的影響。例如:學者在研究經學之時,既能廣泛運用其內容,然徵引的作用如何?也值得我們加以探索,始能明白其影響所在。此外,後世經籍輯佚的學者,也能參照此書的判例,來從事佚經的蒐水,是以對於清代經籍輯佚的風氣,能有卓越的貢獻。如果一部著作,能對於後世學術的發展,形成重要的影響作用,且能帶動學術風氣的走向,其中必有研究的價值,值得我們從事專題的討論。

綜合 述所論,《經義考》對於後世經學的發展,能有卓越的貢獻。由於其書的內容,富含研究的價值,透過內容的探討,將使我們對於經學更的發展,能有較爲清楚的認識。中國歷來的經籍眾多,不易掌握各書的要點,透過此書的指引,能使讀者使於掌握其內容、存佚、體例、特色、價值等等,也易於掌握各期學風的轉變等等,是以具有研究的價值。

1、目錄學方面

明清之際,目錄發展逐漸成熟,圖書數量的增加,使得目錄朝向專業化的發展、學者對於目錄的編纂,也能順應學統的變遷,產生許多的變化。隨著典籍數量的增加,傳統綜合書目的編纂觀念,業已無法滿足學者的需求,於是分類的方式,朝向史專業化的要求邁進,遂使專科書目的發展,定向成熟的階段。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經義考》的產生,正是專科書目的代表作品,其完善的編纂體例,更成爲後世專科書目的效法對象,使得專科書目趨於定型,則竹垞編纂是書之功,實功不可滅。

在早期書目發展史上,由於典籍撰著不多,未能形成專門的體系,加以學科未密,是以流行綜合性的書目、因此,無論是更志目錄,或係藏書目錄,都是屬於綜合書目的類型,是以綜合書目的分類方式,已成爲書目分類的主流。一般而言,綜合書目的著錄數量,大約接近一、四千部的典籍,由於涵攝的類型極博,並非專精於某類的典籍,是以在類目的歸併上,無法形成完善的體系。至於專科書目的發展,見嚴於蓄錄內容不多,除了佛經目錄之外,其餘的專科書目,都無法收致良好的成效。早期專科書目的編纂,由於涉及學理未密,兼以收書不多,是以無法形成完善的體系,使得專科書目的編纂,難以突破舊有的觀念,無法擁有自我的特色,也難以獲得學者的肯定。然而,隨著典籍的增加,在客觀分類準則之下,書目分類的類目,勢必要突破舊有的限制,才能安插激增的典籍,於是專科書目的編纂,始萬向新的里程。《經義考》是專科書目的代表,其在目錄學方面,也能擁有許多的研究價值,今將說明如下:

(一)體例完備

《經義考》的體例完善,頗有可取之處,後來專科書目的編纂,大都能效法其例,以爲編纂的準繩,例如: E重民《老子考》的編纂體例,「概仿朱彝尊《經義考》、謝啓昆《小學考》」 註 43、 人周采泉《杜集書錄》的纂輯,亦是「仿照清朱彝尊《經義考》及謝啓昆《小學考》體例」 註 44 等等,其餘類此之例甚多,不一贅舉,略而言之,其體例包含著錄體例、解題、案語、大部份,其中著錄體例包含作者、書名、卷數、存佚等項,每項的安排,皆有其各目的特點,著錄之下,附以解題,其資料多輯目史傳、墓誌、方志等等,且錄及諸多評論、序數等等,至於案語的內容,更涉及多項的考訂,頗有可取之處。從前賢推許其例,並引爲編纂的依據,可見其書的體例安排,確有獨到之處,值得我們的重視。

(.) 分類細密

竹垞在分類事項上,能突破綜合書目的限制,使其類目的安排,能符合學術體系的要求,這種承襲舊目,且擁有自我創見的作法,使其成為後世專科書目效法的對象、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者,大都能冶襲其例,打破類目的成規,能依據學術的體系,加以歸併類目,使得分類方式上,能提供更大的彈性。竹垞在分類觀念上,顯然對於後世書目的編纂,能有啓示的作用,至於其分類的類例、類目的說明,均有值得考述之處,可藉以明白其分類的諸多特點。

(三)影響深遠

《經義考》一書,在體例、解題、考證方面,對於後世書目的編纂,能與起 重要的影響作用,例如:專科書目、辨僞書目、方志書目、上史補志等等,均有 書目自承取法此書,究竟《經義考》一書,如何影響後世書目的編纂,襲用的情 形如何?均有待我們重新審議,藉以明瞭其價值的所在。

《經義考》是經學書目的代表著作,其對於經學、目錄學的發展,能形成重要的作用,值得從事專題的研究。在歷來《中國目錄學史》的撰寫上,多關有專文加以介紹,且對於其書的體例、影響等等,有著良好的評價,若能擴大其研究的範圍,使其書能廣受學界的重視,並且能充份運用其內容,將是學者努力的方向 該書的評價甚高,對於經學、目錄學的研究,也有卓越的貢獻,實應擁有專書來加以探討,然其書卷帙浩繁,通讀不易,加以條例析讀,繁瑣難精,無法吸引學者的研究興趣。在缺乏學者的研究之下,使得學界對於該書的認識,容易流於窠臼,成果稍顯得侷限。在中國目錄學史的研究上,專科目錄的探索,可爲薄弱的一環,但具具有指導讀者治學的功效,卻遠較其他書目爲低,值得我們的重視、目錄爲治學的門徑,若能以整理文獻爲治學的開始,將有助於從事學術的研究。筆者擬以此書爲研究的題材,持續投入經學文獻的整理工作,以期爲日後的研究和編目,奠定良好的基礎。

第二章 朱彝尊生平及其交游

宋縣尊(1629~1709)爲清初碩儒,其個人的著作甚多,質量豐富,且能獲致良好的評價。《經義考》爲其重要的著作之一,其書著錄博富,考證精密,爲經學書目的權威之作。學者在研治經學之際,每能引用其書的內容,以爲研究之資。百年來,也確能發揮其指引的功效,受惠於此書的學者,正可謂不計其數,影響上分深遠。當我們在研究此書之時,理應瞭解作者的生平、事蹟,才能釐清其學術的地位,有助於確立其撰著的價值

第一節 朱彝尊的生平

未擊尊字錫鬯,號竹坨,又號醞舫、金風亭長,晚號小長蘆釣舶。先祖「世居江蘇吳江,明景泰四年遷於浙江嘉與府秀水縣」 五. ,其後遂為秀水人。曾祖為朱國祚,字兆隆,號養淳。以太醫院籍,補順天府學生。明萬曆十一年(1583的狀元,除翰林院修撰,知起居社,歷司經局洗馬,遷論德,歷官吏部右侍郎,引疾歸、光宗初,起南京禮部尚書,入東閣,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尋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太學工,加少傅,歸卒贈大傅,諡「文恪」。其人爲官清廉,以宰輔歸軍之後,「墓田外無生畝之產」 註 2 ,如此的清白傳家,實可謂罕見。國祚家境雖寒,但其人學問精進,曾為九南文壇的巨擘,影響所及,其後世子孫多以能文蓄稱於世,是個典型的書香世家。祖父為朱大競,了君籲,號忱子,爲國祚的

紅 | 羅仲鼎、陳士彪、《朱彝尊詩詞》附錄 朱彝尊年譜 · 杭州 新工占籍出版社 · 1989年10月 · 頁212

[[]a 2 朱彝尊 《曝書亭集》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78 年年 4 月再版 ,卷八十, 亡妻 馮鵄人行述 ,頁 900 °

長子,山陰生入仕都察院照磨,後擢升工部工事,其後爲河南道御史梁夢環羅織罪名誣奏,下法司提問。明思以即位之後,曾出任雲南楚雄知府,由於爲官清廉自許,富其奔丹喪回鄉之時,「力不能具用楫」,行李「僅敝衣」麓而已」 註3 嗣父朱茂暉,字子若,號晦在。以蔭授中甚和中書舍人,其人「好博覽經史之外,諸子曰家廢不兼綜,性樂取友」 註4 ,且曾經爲「復社」的重要成員之 。計5 ,撰有《禹貢補注》一書。生父朱茂睹,字子蘅,秀水縣學主,博通經史,旁習人文醫卜之書,至後鄉人私諡爲「安度先生」,撰有《兩京求舊錄》、《春草堂遺稿》

竹坨出生之時,家道早己中落,復画臨國變民困的歲月,其人生的歷程,面 臨多種的變化,每個時期都具有特色。下文就具一生的遭遇,嘗試分爲一個時期, 分別撰文述及其生平、事跡,使讀者在瞭解其學術之前,得以先行掌握其人生的 種種歷程。

·、早期 (1629~1663): 奮發向學, 交友創作

竹垞於明思宗崇禎二年(1629 八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嘉興碧漪坊,六歲入家塾讀書,上歲從其叔父朱茂皖學習,其學術的發展,明顯承自父、叔的薰陶所致,於古文、金石、書畫、經學、史學諸項,能多所研習,遂能奠定其日後的學術基礎。自崇禎十五年(1642)開始,其叔茂皖以《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入歌》授讀。t6.,遂逐步奠定其古文寫作的能力,其後竹垞乃盡棄學業,專主致力於古學的探索,由於受惠於茂皖的教導,終究能以古文的創作,聞名於世。在金石方面,其叔父子蕃,擅長金石之學,竹垞曾隨其觀賞碑文拓帖。計7.,由於接觸時日甚早,對於其金石學的進習,能有開啟的功效,竹垞後來能廣泛利用令石的資料,以從事學術的研究,也能推廣隸書的學習「計

亚 3 参考註 2、卷八十、 亡妻馬儒人行迹 、頁 900°

[、]豆 41 朱稻孫· 竹垞行迹 , 台北·藝文印書館,《丙子叢編》,民國 61 年),負 2。

註5 參考註1, 朱彝尊年譜,頁212

註 6 錢儀吉纂錄:《碑傳集》四十五·錄陳廷敬所作 墓誌銘 之語, 台北·明文書局, 民國 74年),頁 568。

註7 参考註2,卷四七,、漢淳于長夏承碑城,頁565。

工x 李放纂輯 《皇清書史》卷四弓《退屬書畫版》云 「程穆倩,吉林人願云美、鄭谷口輩自命爲書八分者,皆先生 指 竹垞 爲之提倡。」, 台北,明又書局,民國74年),頁 133。又同書,同卷,頁 134引《履園叢話》云:「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坨 當爲「垞」字之誤 輩討論乙,而莫隸之學復興一」,皆指明竹垞對於漢隸的推倡,實有啓發的作用。

8 ,若是潮及淵源,亦是承繼家學所致 在書畫方面,竹坨的生父朱茂曙,能以楷書聞名於世,其創作的書法作品,能與董其昌的書法,相與亂眞,且能精於「水畫作 alo ,對於竹垞藝術鑒賞的能力,能造成重人的啓示作用。竹垞能精於書畫的鑑賞,能有《曝書亭書畫跋》、《論畫絕句》之作,且能精於行書、隸書的創作,作品曾被賞鑒家列人「逸品下」 at 10 ,可見其書法創作的表現,也能受到學者的肯定。在醫下方面的表現,由於茂曙能通大文醫下諸家之書,影響所及,竹垞對於此類典籍的研習,亦有良好的學習,在《曝書亭集》卷五四之中,亦能撰有此類的跋文,可見其能涉獵下書醫與,這些種種的表現,多是承自生父茂階的影響。此外,茂暉、茂曙均能博覽經史百家之籍,也對其經史的研習,產生定的影響。此外,茂暉、茂曙均能博覽經史百家之籍,也對其經史的研習,產生定的影響。此外,茂暉、茂曙均能博覽經史百家之籍,也對其經史的研習,產生定的影響。於曾在《感舊集序》之中,懷含其舊時的情景,謂「少目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 註 1. ,可見竹垞對於其父叔的交往情况,深感於羨之意,影響所及,日後其在行走他鄉之際,亦能「橐載十二經、

工一史以自隨。」 註 2 ,其效法音目先入行徑的作法,使其能廣交文友,也 能奠定其經、足方面的學術成就。總計竹坨在經學、史學、金石學、詩、文、書 畫、醫下諸項,均能承自家學淵源,多所涉獵,其後在學術、藝術方面,能有良 好的表現,其博學多識的才華,實應歸功於家庭環境的啓發所致。

竹垞出生之後,家道已經中落,每遇到荒年之時,甚且「恆乏食」、註 13 ,縱使在如此內苦環境之下,尙能「守書冊自若也」 註 14 ,這種求學的熱忱,使其對於「大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墜聞逸事,無弗記憶」 註 15 ,有益於日後學術的發展,後遂能以博識聞名於世、竹垞在幼中之時,即是展現其博學多才的特質,讀書「過退即能覆誦,不遺一字,有神童之目」 註 16 ,且能「日記萬言」,這種優異的記憶大份,有助於奠定紮實的學識基礎。除學問的累積外,其創作的

至 9) 参看朱彝尊 《静志居诗話》

註.0 參考註 8、卷四,頁 134。又《藝戶雙楫》參見於馬宗霍輯《書林藻鑑》,清代篇, 台北 明又書局,民國 74年, 冊八六,頁 95

母11 参考註2,卷二八、感舊集序、頁447。

注12 參考註6,册一 八,頁568

注13 参考註2、卷八十、 亡妻馮孺人行述 ,頁900。

紅 4. 參考註 6、卷四五、煉廷敵、日講官起居主翰林院檢訂朱公彝草墓誌銘 ,冊一 八、 頁 568

註15、參考註2、卷首、 潘序 、 台北, 世界書局、民國 78 年 4 月 、頁 1。

至16 參考証 6、卷四五、陳廷敬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朱公舞尊墓誌銘 , 册一 八, 頁 568 °

竹垞處於家道中落之後,猶能勤奮讀書,隨著戰火的南襲,爲求躲避兵禍,乃 連年牽移避禍,順治二年(1645),夏天,徒居練浦塘東之馮村,「村舍無書,覽金 元院本1 註20 ,這種廣泛閱讀群書的習慣,終其一生,未曾有所改變,故能熟於 各種的掌故,奠定博識的特質。五年,讀書於鳥木橋札。六年,與同里山翃、周篔、 繆冰、沈進、李繩遠、李良年、李符等人,交游作詩,相互唱和, 時蔚為風潮,「遠 近稱詩者,咸過梅會里,就 E父(竹垞)論風雅流派,靡不心慴。」 註2...,這種 對於詩歌創作的熱愛,使其日後能以詩學聞名於世,且「遠沂學」,者常來訪問,共 與論詩。」 🚉 22 ,也能奠定其詩歌的鑒賞能力,其日後撰著之中,多能涉有詩評 之作 計23 ,即是此期奠定的基礎。七年 1650) 開始,在故里開館授徒,擔任教 席、藉以餬口,共教學的或績、能受到各方的好評、陳廷敬在〈墓誌銘〉中指出:「四 万以幣聘者,爭集其門,所至皆以師賓之禮遇焉。」 124 ,顯示其受到歡迎的程 度。其後,由於迎接安度先生回家奉養,授徒之資不足以自給,乃於 三年(1656), 爻到廣東高要縣知縣楊雍建之聘,教授其子。進入屬東之後,與曹睿相蓋・往來酬 祚之詩頗多,曾爲曹容編撰《廣東詩選》 書・其後更集 人作品・輯爲《南車草》 - 卷。順治 - 五年(1658, 偕「曹公及愚山施公、處士王一、陸處土麗京於湖上爲 文酒之會。 註25 ,可見竹垞此時勤交文友,致力於詩文的創作。順治 1 七年、1660) 十月, 客斯江寧紹台道宋琬幕僚。常年的教職與幕僚的工作, 使其能累積各種人脈, · 厚植學力,有助於日後學術的發展。

註.1 參考註4,頁2。

[、]証 8 參考註 4、頁 3。

註19 參考註2、卷八十, 亡妻馬孺人行迹 ,頁900~

[、]紅20 參考註2,卷三八八白蘭谷天籟集序 ,頁446。

^{、** 21、}参考註 4,頁 3 ^

[、]至23 竹垞曾選評丁煒《擊雲集》:以及沈朝初《洪崖詞》,另有《糸竹垞先生杜詩評本》, 《明詩綜》 拏撰著,均有,步及詩詞的評鑒者也。

[「]注24 參考註6、 7 、卷四五、册一 八、頁 568。

^{# 251} 參考註 4· , 頁 3。

明代國祚亡於滿清之手,竹垞放棄科舉應試,專心致力於古學的研究。清世 祖順治七年、1650)嘉興南湖上郡大社的集會,其曾經親臨盛會,與會的人士, 不乏當世的學術名流,如徐乾學、尤侗、吳偉業、毛奇齡、曹爾堪、陸圻、壯琬 諸人。整體而論,嘉興南湖上郡人社的集會,雖未達成「抗清」的宗旨,但對於 竹垞日後的學術發展・顯外有所影響・詳見第一章第一節「朱彝尊的交游」。清世 祖順台, 年、1654 ,在嘉興和抗清人工魏璧相識,開啓共 連串的抗清活動 1二年(1655) [月・往山陰(紹興) 探視・過山陰梅市・訪祁彪佳之子祁暉孫、 班孫兄弟。十月,與祁氏兄弟同游山陰柯 ,并題名字僅。十六年(1659)游山 陰,數往梅市,與祁理孫、班孫兄弟過從甚密。 中七年 (1660) 竹垞在口陰時, 常去梅市祁氏兄弟家、并在祁氏座上會見魏耕、作〈梅市逢魏璧〉詩。時屈人均 亦到山陰・一起參加祁氏兄弟的抗清活動。上八回(1661)夏天,前往杭州、寓 西湖昭慶寺。與曹溶、施閨章及祁理孫、班孫兄弟等同游湖上,相與唱和。清聖 祖康熙元年、1662 因有人告密,魏耕、祁班孫、錢瞻白、錢纘曾、潘廷聰等人, 因「謀反」之罪被補。六月、魏耕、錢瞻白、錢纘曾、潘廷聰等被殺於杭州、祁 - 妍孫戊寧古塔。 □月・爲逃避魏耕案的牽連・遠走海隅避禍。 二年 □1663 ・竹垞 在溫州,作〈夢中送祁六(班孫)出關〉詩。春,弟彝鑒至永嘉。竹垞〈舍弟彝 尊遠訪束甌喜而作詩〉有「急難逢今弟・訪我自江東。頓喜羈愁豁・兼聞道路通」 句,隱指露鑒來告魏耕之獄事解 註 261 ,乃結束其抗清的活動。

1、中期 (1664~1678): 落拓江湖, 遊歷四方

康熙一年(1664),竹垞歸家之後,緣於生計之故,於是年五月二十日起,離家遠遊,準備至 西大司投靠曹溶,時曹溶爲山西按察副史。竹垞自嘉興啓程,途經至揚州,過訪上土債,不過,遂從揚州搭船北上天津,復至北京,稍事停頓之後,再啓程到山西人同。四年(1665,與曹溶司遊木塔寺、惟門關、晉祠等地,其後不斷旅居山西各地,爲江解《五代史》來蒐求文獻,舉凡「叢詞荒冢,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註 27. ,其考訂有成,輯成《占令貞石錄》 書,後將其併入《曝書亭集》。

康熙五年(1666 春·竹垞客居山西布政使王顯祚處,擔任幕僚的工作。期間,仍四處遊歷,觀貫各地的風光景緻,兼考石刻諸文。一月,「會見顧炎武,同

^{★26} 參考註1、(朱輝尊年譜 , 頁216~220。)

註27 参考註2·卷首 E 士碩 序,頁4°

游孫氏石臺」 at 28 。隔年秋天, E顯补落職,竹垞復訪曹溶。八月初,至河北 **重化,訪李良年,並客居守備嚴偉幕中。後至北京訪譚¬璁、王士禎、孫承濹,** 曾受到承澤的極度賞識,遂成爲旅居北午的文土,競相求教的對象,並以「老師 宿學。祝之 ā. 20 。由於接觸經學日廣,使其冶學的觀念,已由詩詞的創作,轉 向經學的考訂、七年(1668)春,各口東巡撫劉芳躅幕。自是以後,登嶧山,訪 孟子廟,遊山阜謁孔林,足跡遍及山東諸地,兼及考察各地的地理冶革。九年 1670; 八月、白濟南入都、重訪孫承澤、囑題「竹垞」 [27] 計30 。十年(1671)、與潘 末、李良年同遊西山、題诗於壁。其後、至揚州、與魏禧定交。十一生、1672) 四月,還嘉興。六月,至福州。八月,再至北京。竹垞在旅遊北京之時,窮困難 以度目,曾接受襲鼎孳的資助 at u 。 t 年(1673)秋,客居潞河(今河北通 縣)僉事龔佳育幕中。丨六年(1677 龔佳育擢升江寧布政司,竹垞隨司前往江 寧。十七年(1678),自江寧應召入京,試博學鴻詞科。長期的遊歷他鄉,妥盡風 霜的侵蝕,使其倦於這種生活,其在〈陳緯雲紅鹽詞序〉指出:「予糊口四方,多 與筆人酒徒相狎、情見手詞、後之覽者、且以爲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塵垢、栖 栖北風羽雪之間,其龍愁潦倒,未有甚至今日者邛!」 註 32 即表明其心中的感 觸。此時交往的人士,「類皆幽憂失去之士,誦其歌許,往往憤時嫉俗。」 ホナ ヌス 、, __述的景况,正是竹垞生活的寫照,具以飢騙走四方,落拓石湖,其詞集尚以《江 湖載酒集》命名,取自杜牧《遺懷詩》:「落拓江湖載酒行」之意,顯見其窮愁潦 倒之際,於藉由詩詞排遣之外,也有賴於喝酒解悶,往往喝至「醉臥壤下」。#134 , 這種麻痺自我的行爲,多因不得志所致。

上數年的遊歷,足跡遍及浙江、河北、山西、山東等地,長期的奔走,使其 視野漸廣,有助於學術的進展。首先,在詩歌方面,能以地方風土文物人詩,呈 現出強烈的地方色彩,也有思鄉遺懷之作,此時的交游廣闊,是以朋友之間的相 互酬祚,也展現在其詩作之中,在其《曝書亭集》之中,即攻錄評多此類的作品。 然而,無論是何種的作品,均能擁有深刻的內涵,使其詩歌的創作,能受到各方

a 28 参考註 1· 朱豫尊年譜 · 頁 221 ^

a 29 参考註 6, 四十五,錄陳廷敬所作 墓誌銘, 乙語, 頁 566。

at 30. 参考註 1 · 朱舜尊年譜 ,頁 222 。

註 31. 趙爾巽等撰 《清史稿》参四八四·〈又苑一 ,頁 13338 指出 「朱榫草、陳維崧燈 京師,貧甚,龔鼎擊 資給之 ^ 」, 可見竹垞確曾十分的落魄。

[、]註32 參考註2、卷四十, 陳緯雲紅鹽詞序),頁487。

缸33 參考註2,卷二七, E禮部詩序,頁455。

az 34 錢秫:《文獻徵存錄》卷二·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4 ·册十,負 341 ^

的肯定。在金石考證上,其考刊的內容,多能補錄文獻的缺漏,有助於研經考史的發展。由於此期接觸的學者頗多,使其治學的觀念、方法,能受到各種文友的 薫陶,增進其學術深度及廣度。長年的遊歷四方,使得竹垞倦於窮困的生活,但 比時詩名益高,學術日進,使其學術、創作的表現,已受到官場人士的注意,造 就日後獲得薦舉的機會。

· 晚期 (1679~1709): 出仕爲官,積極纂修

清康熙上七年(1678),仿唐朝制度取土、計35 · 紹命各大臣推薦博學能士· 竹垞受到戶部侍郎嚴亢、吏科給事中李宗孔的推薦,自己寧應詔入都,準備參加 翌年「博學鴻詞」科的應試。康熙上八年 1679 · 獲得康熙皇帝的拔擢,置爲一 等第二八名,以布衣除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開始出任爲官的歲月。

竹垞的日住,於其德行有虧,「論者惜其輕于 L,終傷錣羽。」 : 36 ,竹垞亦有自知之明,當黃宗羲壽誕之時,其在祝壽文申指L:「予之出有愧於先生。」 : 37 ,即指明心中的慚意。竹垞早年曾參與抗清的活動,其後人任清廷,這種角色的轉變,使其受到不少的批許與責難 : 34 32 。今暫且不論其出任的道德問題,但出任之後,使其可以泛覽宮中的藏書,對於日後的編纂工作,能有明顯的助益,其所撰《瀛洲道古錄》、《日下舊聞》、《經義考》等書,均能得力於宮中的藏書,因而增加不少參考的價值。此外,當時一同入選的博學鴻儒,俱爲一時碩彥,例如:倪燦、李因篤、迁琬、潘耒、毛奇齡、尤侗等人,對其學術的發展,產生許多重要的影響,使其有相互請益的機會,有益於提升學術的水準,說法詳見下節「朱麴等的交游」。由於出任的緣故,使其擁有較佳的經濟能力,聘請楷書抄手,隨其入宮抄錄圖書,從事編纂抄輯的工作(註 39 ,遂逐漸開展其編纂的事業。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之下,使其學問日進,奠定堅實的基礎。

竹垞出仕之後,能夠受到許多的禮遇,除了從事《明史》的纂修外,也擔任

[「]se 35 参考註 2,卷七 <, 徵士徐君墓誌銘 ,頁 869 指出「唐先,博學宏副有科、廢不行久矣。康熙 + 七年 1678 ,天子法十,爰命内外大小臣 L、各舉所知、徵入都。」, 付宅即於此時,受到嚴沉、奎宗乳的薦舉。

註 36 鄧之誠 《清詩紀事初編》, 台北:明天書局,民國 74年,卷七,册二十,頁 769。

註 37 参考註 2、卷四一、黄徽君壽序,、頁 502。

^{# 18} 程玉鳳· 青初順康兩朝對於知識份子的籠絡政策 · 台北 《史學會刊》 師大第 → 五期 , 民國 65 年 2 月 · · 頁 42 ~ 43 。

註 39, 康熙二十二年 1684 ,行坛私幣楷書手,入寓中抄錄圖書,後爲掌院學士牛鈕彈 別,受到「降一級」的處份,因而調官。

奏書的草擬工作、當時「館閣應奉文字、院長不輕假人、恒屬王父(符垞)起草,計 40 、這些工作的內容,能充份發揮其特長。在從事《明史》編纂之時,其能 3 對藏書的蒐水、體例的規劃、內容的修訂、期限的制訂等等,提出不少的建計 計 也能獲致編纂官的認同。此外,尚能規圖參與史稿的撰寫工作,其所撰的書稿,凡工十餘篇,內容見於《史館稿傳》、《曝書享集》等書 註 42 。康熙二十年(1681 、清廷增置「日講官起居計」八員、竹垞即爲其中的一員。四月,充廷試讀卷官。 11 ,擔任《南鄉的考官,「拜命之日,屏客不見,既渡江,誓於神,入關,矢言益厲,關節不到。榜放,人皆悅服。」。註 43 、當時拔擢的工戶,有方苞、胡任興、陸肯堂、黃夢麟等人。註 44 ,竹垞的舉動,也受到刑部尚書魏象幅的計日,曾衣朝衣而拜,並立、「江南鄉試、爲關節賄賂所汨久矣,茲得了澄清之,吾非拜了也,慶朝使之得人也。」 正 45 。上述的職務,雖有清譽,但職位不高,僅是清廷籠絡土人的「段而已。康熙一十一年(1684 ,因私占攜帶楷書戶王編入 宮沙錄四方所進之書,遭掌院學工生鈕所刻。計 46 ,獲致降級的處份。康熙一十九年 1690),復職,補原官。隔年,竹垞充任土哲分獻官 康熙二十一年,復罷官、至此,家居終老,不再出任。

竹垞出任之後,官位不高,卻極受康熙皇帝的禮遇,曾多次參加宮中的宴會, 並獲得諸多的賞賜,甚至賜肴果給他的家人,這些隆重的禮遇,也贏得竹垞一家 的感佩,爲感念聖主隆恩,「(ल) 矢以文章報國,凡詩篇經進,上輒稱善。」計 47.,當其罷官之時,其妻曾云「君恩重,夫子且留,毋悖悖去。」計48.,可見 其對於君恩的厚重,實能感念在心。康熙數度南巡,竹垞皆親目迎駕,並於康熙

at 401 參考証 4, 頁 4。

註41 有關朱彝尊在史館的建言、參考註 2、卷三二、凡七篇又章、内容多步及體例、內容等事項、讀者可自行參看原書。

[、]註 42 全書一卷,《中國叢書綜錄》第二册,史部·兄史類著錄,內容另參考註 2、卷六二、八四等二卷,另有《嘉靖諸臣傳 、 又苑傳 、 文皇帝紀 等篇。

驻43 參考託4,頁4。

註44, 参考:《次墨錄》,轉錄日本·村賴酶輔《朱竹坨又粹》 朱竹圪小傳, 一定, 東京 及古書院, 日本·古典研究會《漢籍文集》第十八輯, 昭和五十二年七月, 1頁5。

年45 参考註2,卷二八,尚書魏公及集序,頁465~466。竹圮亦能以此自豪,在《曝書亭集》中,屢陳此事,另於卷二九、〈騰箕集序,頁485~486,亦占及此事。 此外,卷八丁,告江神文/,頁904. 頁院誓神又,頁904,即爲其誓え,觀其 て,可知其事。

^{12.46} 參考註 | 、朱彝尊年譜 , 頁 227。

az 47 參考註 4、頁 5。又參考註 2、奏十一·有若干詩作,併竹垞紀念賜宴、賜物之事。

由48 参考註2,卷八十, 亡妻馮儒人行述,頁901

四十四年(1705),進《經義考》 食,一套進星康熙;另一套進星皇太子(即日後的雍正皇帝),皆能獲得賞識。皇太子曾數度遺內時間其飲食、藥餌,曾賜食,並「問作詩之法」,甚至許爲「海內第一讀書人」,朱稻孫在〈竹埠行述〉 註 49. 中,屢記其事,以小皇室的恩典。

歸田之後,以讀書、藏書、著書爲樂,尚書韓炎曾羨稱「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書萬卷也。」 註 50 ,此時其藏書的累進方面,已能大有所獲,使得原本一萬卷的藏書,經其「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 註 51. ,其藏書甚多,足以傲世。辭官之後,其治學的嗜好,已由填詞作詩的創作,改以學術研究爲導向,轉向經籍的考訂工作,竹垞自五「(麗宮之後)予年衰老,頗耽著書,廢吟詠」 註 52 、「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爲一書,不復倚聲接譜。」 a. 53 即說明其治學興趣的改變。此外,根據《嘉興府志》的記載,竹垞晚年「殫精八經,構疏注七百餘種」 註 54. ,在這些基礎之下,奠定《經義考》的豐富內涵。辭目以後的時期,是其撰著的高峰時段,所撰的諸多著作,除《經義考》之外,內有《曝書亭舊錄》、《明詩綜》、《石柱補記》、《禾錄》、《兩准鹽筴書》、《曝書亭集》等書,其質量、分驚人,此期撰著的特色,傾向於編纂與考證,與早年重於詩詞文件,已有所不同,其編纂的特質,能以博學廣證,獲得世人的肯定。

竹坨一生的歷程,隨其際遇的不同,可以分爲三期:早期生活困頓,仍不廢讀書,縱使 面臨無書可讀的困境,仍能勤讀宋元劇本,以爲排遣,在廣博的閱讀之下,遂奠定其博學能文的特質。閒暇之際,能與詩友吟詩、品詩,精神的生活,能夠愜意自在。經濟的來源,則以教授維生,由於名氣頗盛,是以四万爭聘,生活雖不豐裕,尚能維持基本生活。其後,接回生父安度先生奉養,束脩之入,已無法負擔家計的開銷,乃四處遊歷,擔任官吏們的塾師或幕僚,開啟遠遊的生活。正值青年時期的竹坨,懷抱民族的情懷,也曾參與「抗清」的活動,謀思「反清

^{〒49、}參考註4、, 頁4~5。

^{± 50} 參考註 34、卷二、册十、頁 349 °

^{云5. 參考註 2,卷二五,、爆書亭著錄序,頁 441。如據《淡墨錄》所云,見其擬有藏書達二千九部餘部以上,轉錄日本·村賴晦輔《宋析华又粹》朱竹垞小傳一又,東京 及占書院,日本,占典研究會《漢籍又集》第十、輯,昭和五十二年七月,頁5。}

^{# 52} 参考註 2、卷三七、 徐電發南州集序 ,頁 461。

at 54 出自《嘉興府志》 - 書 ^

復明」的志業,但壯志未酬,其後爲求避禍,乃遠走他鄉,隔年事解還鄉。時代的劇變,造就其詩歌創作的內涵,使其作品能夠富含社會的關懷;家國的淪喪,觸動詩人的憂思,這些情懷的描繪,使其詩歌能深具內涵。中期生活益發窘追,遂遊走四万,四處求職,在遊歷的過程之中,也能考經證史,使其學術的視野,益加莊闊,奠定深厚的考證基礎。詩歌的創作,則由於四處旅居各地,遂呈現出地方性的色彩,以及鄉愁的描繪,其詩歌的作品,能夠傳達出遊了的落寞心情。由於看盡世間的人情冷暖,加以心志的鍛鍊,加深其詩歌、詞曲的內涵。晚期學問日益精進,由於出仕的緣故,使其生活品質逐漸好轉,在廣交文友之下,開始推動各種的學術活動,舉凡典籍的抄輯,遺籍的刊印,乃至於研經考史,編纂典籍等等,均能收致良好的成效,其個人的一言一行,儼然已成爲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此期生活較爲穩定,撰有《日下舊聞》、《明詩綜》、《經義考》、《曝書亭集》等書,能夠受到學界的矚目,遂能成爲清初學術界的巨擘。

第二節 朱彝尊的交游

竹坨的交游廣闊,遍及大卜各地,蘇淑芬在《朱彝尊之詞與詞學研究》中指出: 朱彝尊足跡遍大江南北,交游滿天下,光是其詞集中所支往就有八十五人。又集、詩集中亦有多人,可見竹垞喜愛交友。無論在朝仕宦,

或在鄉處士,常在詩詞唱和,或書信往來,可見支情之深 証 55 。 朋友之間的相互研討,有助於拓展其學術的視野。在學術發展上,其受惠於朋友間的相互影響,是以能有良好的表現。因此,竹垞深深懂得交友的益處,當其晚年之時,曾經再一鼓勵其孫稻孫,希望他能夠廣加文友,藉以增廣見聞。未稻孫在〈竹垞府君行述〉中指出其事:

(竹垞) 閒居謂稻孫曰:「凡學詩丈,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 変奧;未有空疏淺陋,剿襲陳古而可以稱作者。今汝年已長,《記》云; 。時遇飲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斯言宜 三復也,至56。

爲了避免稻孫獨學而無友、致使落至見聞鄙陋、竹垞甚至找來自己的學生、與稻

孫相互切磋問學 計 57 ,藉以增廣其學問的廣度,這種苦心孤詣的用心,也確實令人感到敬佩。竹垞一生交遊廣關,其學術、任途的發展,多能得力於朋友之間的相互影響。在其眾多的朋友之中,若要逐一考之,未免有浪費篇幅,捨本逐末之感,且蘇淑芬在研究竹垞的詞學之時,曾專立 節,用以考察竹垞交友的情况,觀其考論的內容,大都屬於文友詞家,如:曹密、嚴繩孫、曹貞吉、李良仁、李符、徐釚、沈禄日、沈岸登、汪森、襲翔麟、陳維崧、周篔、繆永謀等人,對於瞭解竹垞詞學的發展,確有不小的助益、惟本文處理的要點,係研究其考證學的成就,故擬對其學術有所貢獻的朋友,擇要提出考察,並綜論其朋友之間的相互影響,提出筆者的研究成果。

孫承澤(1592~1676)

孫承澤,字耳北、號北海,又號退谷、益都人。崇禎時進上、官給事中。李白成僭仿之後,投賊爲四川防御使;倩人入關之後、隨即降倩,仁至更部九侍郎。倩世祖順治十年 1653)一月起、旋以耳疾歸,家居二十餘年、曾以經學召後進,對於淸初經學的發展、能有其重要的貢獻。有關承澤的爲人行事、陸元輔有一段中肯的評論:「北海雖出處未 E、然居官敢一、亦不苟取。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綢帛者,怒而叱之,以其壞家風也。」 計 8 ,其人於仁臣 ,雖有虧於德行,但「居官敢一,亦不苟取。」,且持家甚儉,非專意求取富貴者,所可以北擬者也,承澤一生著述甚多,能以經學名家,且家藏甚富,藏書多抄自朱睦桿,尤以經籍 類,借抄最多,「鈔經注「白餘॥,載歸京師。」 計 59 ,藏書多達七萬餘卷。明朝滅亡之後,藏書散盡,猶能質衣典當,以收遺籍。 60 ,仁其辛勤考訂之下,其後遂能以經學聞名於世。陸元輔評其學術云:「學博而才敏,其所著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於學者。」 計 61 ,著作有《五經翼》 一卷、《尚書集解》 十卷、《禹貞九。州山水考》 一卷、《古經朱傳翼》 一卷、《春秋程傳補》二十卷、《鐵輔人物店》二十卷、《四朝人物略》六卷等數十種的著作,尤以在晚年

^{「# 57、} 參考註 4 · 頁 7 ·

汪59 曹容 《萬卷堂藏書目·版》、(台北:國王中央圖書館編印《國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版集錄》「史部 四 , 民國 82 年)、頁 249。

註60 朱彝尊:《經義考》 台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 三版 ,卷一五一,頁 I 錄有孫承 睪《五經翼·序》之語, 該文評述承澤家藏圖書 始末,讀者可自行參看。

^{12 61} 參考註 58, 頁 45·

之際,能致力於學術的研究,且能深得學術的要旨,使其著作的內容,也能獲得學者的賞識,當竹垞在撰寫《經義考》之際,不僅收錄承澤的相關經籍著作,也能參考《五經翼》的內容,可以得知二人的文誼匪淺,有值得紹述者也。

孫承澤精於經學,其研冶經學的目的,主要在於「纂微言于既墜,點異學子 橫流」 a. 62 ,由於感到經籍佚失的嚴重,乃積極從事經籍的抄纂與考訂,同以 經學、藏書聞名於世。《征刻唐宋秘本書目,書例》云:

近代藏書,惟北平孫北每少宰、真定梁棠村司農為冠。少宰精於經學,司農富於子集 至63 。

當時的博學之上,都能群聚其家,相助其校對群籍,諸如顧炎武、竹垞之流者,也能身在其列 計 64 ,這種獎倡學術的用心,使得京師附近的學者,多能興起研經問學的風氣,加速經學的發展。在校對的過程之中,竹垞曾抄其家藏善本 計 65 ,對於個人藏書的累進,頗有助益,也有助於《經義考》的考訂。孫氏晚年家居之時,能以經學詔後進,竹垞與焉。陳廷敬於〈墓誌銘〉中指昌其事:

康熙初,北平舒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予亦往遊焉。 舒公盛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又學士碑京師者,其推謂爲老師 宿學 # 66 。

經過承擇的推薦,使得竹坨在京師一地的學術聲望,能享有盛名,當時旅遊京師 的文工,乃推爲「老師宿學」,可見其受到重視的程度。因此,承澤對於竹垞交友 的拓展,也有正面的貢獻。

除經學之外,承澤尚能鑒別合石書畫, E 學館〈孫公承澤行狀〉指出: 承澤 平生無聲色之好,嘗貯古器及名人書畫,與客談經史之餘, 出以爲娛 # 67

這種對於古器以及書畫的嗜好,也與竹垞的志趣相投,尤其是所藏的碑石拓本, 更有助於竹垞學問的精進。《曝書亭集》中所考的碑石跋又,許多都是來自孫氏家 藏的柘本,如:〈漢博陵太子心影跋〉指出:

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

註 62 參考註 2,卷八十一, 退谷先生像贊/,頁 710。

[、]a 63 黃廙稷、周在废拏撰、《徵刻唐宋私本書目》, 台北:廣文書局、《書目五編》《觀 古堂書 1 彙宛 五 》, 民國 61 年), 頁 1434。

a 64 參考註 61, 頁 45。

註66、参考註6、卷四十五、錄陳廷敬所作 墓誌銘 乙語、頁566。

註 67 參考註 6、卷十、王崇簡 孫公承軍行狀 。

威伯著諸碑,皆采時拓本,今畫佚,睹此,如觀故人 至 68 。 竹垞生平所睹漢碑約有三十餘種 計 69 ,泰华都是孫氏家藏之物,其能利用這些碑文的資料,藉以考經證史,成果頗爲可觀,說法詳見第一章第一節「治學的方法」。整體而論,承澤的任金之路,雖有虧於德行,但其學術的表現,卻對竹垞日後的學術發展,有著重要的啓示作用。無論是經籍的校讎,或是金石的考訂,或是藏書的抄錄等等,均能受惠良多,例如:《經義考》卷 八、七,《漢一字石經》條下案語云:

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民所藏,雖經文無 多,而八分占雅,定爲漢隸無疑 □ 70 °

觀工文所述,《經義考》的編纂,亦能引自承澤家藏的揚本,藉以證明其個人的論點。綜合上文所論,竹坨與承澤的交往密切,對於彼此學問的精進,能有所貢獻。有關承澤的藏書及其拓本,對於竹垞的啓示頗深,其中在經學觀念方面,更是有直接的承襲關係。因此,當我們在介紹竹垞的交游之時,承澤正是其中重要的員,其對於竹垞的影響,可謂上分深遠,值得我們的重視。

顧炎武 (1613~1682)

顧炎武,初名絳,又名圭年,字忠清。清重入關之後,始改名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山穌崑山人。明末曾參加「復社」 註 n ,明亡之後,堅持迴避清朝的 徵召,撰有《太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亭林詩文集》等書。

康熙五年(1666 月,竹垞「會見顧炎武,司游孫氏石臺」 計 72. ,二人的相見,能夠彼此的敬重,遂結爲好友。康熙 亡 (1668) 一月,「顧炎武曾因姜元衡的告發補捕入獄,竹垞與李因篤等曾盡力營救,始獲釋放。」 (計 73 ,二人的交往之情,實非尋常的情誼,所可比擬者也。顧氏與竹垞相交甚深,彼此相互傾心,顧氏曾謂「又章爾雅,之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 計 74 ,可見其自承文章寫信的能力,不如竹垞般的淵雅精深,且推崇其古文的表現,更在侯朝宗、王

[「]註68 參考註2,卷內七· 漢博陵太守孔處碑版/·頁566 ^

註70 参考註60,卷二八七,頁13

EEA 《新校本明史》卷二百八、列傳》第一百九十六、頁 7938。

出72 参考狂 I, 朱彝尊年譜, 頁 221。

紅73、參考葉元章、鍾夏《朱櫸尊選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1月 ,頁4,

<sup>並 74 此出自顧亭林贈答詩〈廣詩篇 ,轉錄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
正書局 ,頁 74。</sup>

了 之上 計 75 ,此外,尚以竹垞心地和善,在道德品性上,能有可取之處。顧 氏尚且推崇竹垞能「博通書籍」、註 76. ,這種種的評價,正是貼切的傳達出具學 術的特點。二人對於文獻的徵引,都能以廣徵博引,著稱於世。同時,對於令石 又獻的喜好,亦有相同的嗜好,曾相偕至孫承澤處所,觀看鄭固碑文 註 77 ,並 襄助承澤校對群籍,長期的交往,使得彼此的觀念相近,對於彼此的撰著,也有 相當程度的認識,在《經義考》編纂之時,竹垞曾參考《日知錄》、《金石文字記》 一書的內容,可見顧氏的撰著,對於是書的編纂,能有助益;其次,在《日下舊 聞》的纂輯時,也能徵引顧氏《北平占今記》 書,可見顧氏的撰著,對於竹垞 編纂的取材,能有啓示的作用。

在治學觀念上,「人也有相似之處。首先,在經學觀念方面,顧氏反對科舉的影響,其指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熱爛之言,不能通知人義者也。」 a. 78 ,竹垞亦有類似的言論,其於《經義考》卷 九七云:「帖括盛而經義微,語錄多而經義少」 註 79 ,可見彼此對於科舉的弊病,實有深刻的認識。由於民恭爲求中舉,往往「含五經而專治四書」 at 80 ,且治學專取朱了的學說,是以竹垞 分反對當時的科舉制度,其指言:「今則十了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 at 81 ,這種治經的觀念,與顧氏相近 此外,二人司時反對《五經大全》的編纂,以其抄襲前說,學化經學的研究視野,顧氏評其「《大全》出而經說亡。」 at 82 竹垞亦有類似的評論 al 83 。對於經學整理方面,顧氏主張針對漢代以來的典籍, 考究其旨,其云:

經學自有原流,自漢而以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 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问離合之首 at 84 。

其主張後雖未能實現,但《經義考》的纂輯,適足以彌補此一缺失,至於其編纂之時,是否曾受到顧氏的啓發,今已不得確知,但一人主張考訂經籍的異同,更 其觀點,分相近。二人的經學觀念十分接近,顧氏的許多見解,也廣爲竹垞所接

^{12 75} 参考註 2, 卷二一, 頁 396。

^{# 76} 王鍾翰點校 《清史列傳》卷七一· 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11月 · 頁 5776

証77 參考註2、卷四七, 郎中鄭固碑版,員570。

註 781 顧美武《日知錄》卷一,「《朱子周易本義》,條下。

^{¥79,} 參考註 60, 泰二九七, 頁 17。

註XO 參考註 2、卷八十, 經書取士議),頁 699。

至81 参考註 2、卷二四、 五經異序,、頁 428。

^{■ ¥ 82} 願久武·《月知錄》卷十八·「書傳會選」。

[·] 註×3 参見本文第三章第一節「冶學的觀念」一支、該文有輕爲詳細的說明,茲不贊述。

[■] 註841 願久武·《日知錄》卷一, 朱子周易本義 。

受,並且親自奉行,從《經義考》的編纂中,即可看出觀點的相同之處。顧、朱二人同時曾在孫承澤處,共同考討經籍,對於彼此經學觀念的影響,能有所助益。其次,二人在考證觀點上,都有尊古永真的觀念,對於金石又字,能十分重視,有助於後世篤實學風的建立。整體而論,二人的學術觀點十分相近,對於經學、金石學的研究,也頗有興趣,且皆主張實證,極度排除空疏的學風,是以交誼頗深,有助於彼此學術的進展。

曹溶(16.3~1685)

曹溶,了秋岳,一字鑒射,號卷圃,秀水人。崇禎「丑年(1637 進十,官御史之位。順冶年間,曾任副都御史、戶部(封郎、廣東布政使等職位。康熙年間,爲山西按察副使,曾受薦參與「傅學鴻詞」科的應試,以母憂不赴,著作有《金石表》、《崇禎五」字相傳》、《明漕運志》、《劉豫事蹟》、《靜惕堂‧字詞集》、《靜惕堂·宋元人集書目》、《流通古書約》、《倪錄》、《卷圃時植記》等書。

曹密與竹垞交游甚篤,二人常有相互酬祚的作品,曹密早年見到竹垞的詩文,即大表讚賞、順治上四年(1657,竹垞到廣東拜訪曹溶、並爲其甄錄《廣東詩選》一書,其後更集二人的詩作、編爲《南車草》一卷。二人相與爲友、因詩、文而交心,曾於順治上五年(1658,偕「愚山施公、處工于一、陸處上麗京於湖上爲文酒之會」 註 85 。其後,曹溶備兵大同,竹垞有詩二首送別 註 86 ,後亦前往投靠,一人曾同游應州木塔寺、雁門關等地、常相互唱和、朱稻孫〈竹垞行述,記及此事:

「未 1667 秋,(竹垞)自代州復至雲中訪曹公 答,公雅好王 文填詞,酒闌燈灺,更迭唱和,甫脱稿,即為銀筝檀板所歌 註 87 ~ 竹垞在〈靜惕堂集序,八耒邊訓序〉中,亦屢陳其事。二人在詩詞方面,能有良 好表現,復囚詩文相知相情,交往數十載,相和詩詞頗多,縱使不在一起,亦有 懷念之詩 註 88

曹密「博采全石,有歐陽、趙氏之好。」 i. 89 ,其和竹垞 人,常 同觀 賞金石碑文,如〈書井宙碑後〉指出:「太原傳山青王藏,橋李曹溶潔躬審訂,朱

旺85 参考註4,頁3/

注86 参考註 2、卷五、 泛曹侍郎備兵大问二首 、頁 62。

旺87 參考註4,頁3。

租8% 参考社2、卷八, 工春月月石李十九飲孫少宰蛰室有懷曹侍即在里,員101。

^{12 89} 参考註 2,卷五十, 晉 E 墓二碑跋 ,頁 600。

轉等錫鬯書。」 点 90 ,其家藏亦多金石文字拓本,其中又以石刻爲多,《曝書亭集》卷四十六、《跋晉祠鐵入胸前字》括出:「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搨而裝,黃之。」,。」是以凡遇到金銅銘文,多能請人權拓。由92 ,裝治成冊,藉以賞玩,號稱「賞鑒家」。由93 ,曹密家藏金石拓本,多請人跋尾,裝成一冊,以供賞玩之好,其中也曾商請竹垞爲其拓本跋尾。由94 ,此乃當時風氣使然,若未有跋尾,記其典藏始未,尚顯得有些奇怪。整體而論,竹垞對於金石的喜好,除承自家學淵源之外,也受到曹密的影響。 人常相偕外田,見有金石之又,必財是品鑒,在《經義考》的案語中,升曾記其遊覽所獲,《經義考》卷二九一,宋臨安府磨居《家人野》下案語云:

篆書《家人卦》今在净慈寺之西。歲在辛丑(1661),予與同里曹侍郎秋嶽山行見之,其旁題名尚多,惜未克摹搦。卦後書〈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一段。入《中庸》「道不遠人」至「無人而不自得馬」一段。泗水潛夫謂非涑水書,然以《宋鑑》證之,似屬公所書矣、至95。

曹溶對於金石的蒐求,有著特別的喜好,舉凡佛像銘文、刻石鏤字等等,都能加以涉獵,影響所及,使其日後行走四万之際,也能追尋各類石刻,乃至於佛像銘刻,漢畫像磚等等,可見二人對於金石文字的喜好,頗有同好之癖。這種共通的 嗜好,也使其交誼持續久遠。

曹溶家藏甚富,藏書樓名曰「靜惕堂」,有《靜惕堂書目》、《靜惕堂藏宋元人集目》,所藏多宋元人文集,當時學者常群聚其家,抄其家藏之書,其中竹垞的藏書,許多都是抄口其家。196 ,其有鑒於錢謙為絳雲樓藏書,隨著祝融 起,付之一炬,若干的珍異善本,不復存於世間,乃提倡《流通古書約》,鼓勵學者之間,彼此互抄藏書,「以書不出門爲期」,彼此覓人抄寫,以廣流通。在這種觀念之下,也確實有助於與藏的流通,但僅限於傳抄,仍難以達到普及化,但其對於珍本的保存,能有其正面的貢獻。其後,竹垞在此 觀念的啓示下,加以書籍需求日速,乃與黃虞稷、

年90 參考註 2,卷四七,(書尹田碑後 ,頁 572 · 人。) 人會同觀「衡万碑」,參考註 2, 卷四七, 書衡方碑版 ,頁 572 ·

紅91 参考註2,卷四六、(跋督祠鐵人胸前字,頁559。

^{12.} 多更註 2、卷四六· 咸寧縣唐冶金在佛像銘贊版 · 頁 559。

^{32 931} 參考汪路:《藏書題識·金石錄版》

註94 参考註 2、卷四六、〈宋拓鐘鼎款識跋〉、頁 552。

[[]註95 参考註60),卷二九一,頁20

缸96 参考註2、卷三五、 曝書亭著錄序 ,頁441

周在浚諸人,提倡徵刻唐宋秘本的活動 計97 ,以更積極的方式,達到古籍流通的功效,究其觀念的來源,多少是承自曹溶的啓發所致。此外,曹溶的圖書考訂,也曾影響到竹垞書目的編纂,例如:《經義考》卷 · · · · · 羅復《詩集傳音釋》條下案語云:「曹氏靜惕宝有藏本,乃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音釋之 』 』 98 。其中即根據曹溶家藏之本,來判明羅復《詩集傳音釋》 · 書,仍存於世間,且據以判爲存籍。由於竹垞得以親見其書,是以得知其書係根據許謙《詩集傳名物鈔》 書,增補音釋而成,則竹垞《經義考》的編纂,也能受益於曹容家藏之書。

又竹元在《經義考》的編纂之時,也能參據曹溶的說法,來判明典籍的存佚,如《經義考》卷上,陸續《社京氏易》卜案語云:「曹侍郎秋嶽曾見藏書家有存卷,惜侍郎沒,無從訪求矣」 a. 99 。竹垞據曹溶之言,雖未見其書,乃定其書爲「存」書,然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陸續《易解》下云:

群尊又言,曹容曾見有三卷者,然諸家著錄,並無三卷之本,殆 京氏《易傳》三卷,舊本題曰「陸續註」,容偶觀之未審,因誤記誤 說也 a 100 。

據此,曹密或有誤記者,而當日竹垞未曾親自寓日其書,即據曹溶所判的內容,據 以定其書爲存籍,此一判定的方式,與竹垞其他判例未能基合,但可見其對曹密的 說法,抱持深信不疑的態度。曹溶死後,其藏書質於高江村,竹垞倍其值而有之:

先生歿後,將舊鈔宋元版書五百册質於高江村, 竹垞先生倡其值而 有之 註101 。

可見竹垞家藏之書,除抄自曹溶家藏之書外,也能購藏其所藏的宋元舊版,是以曹溶的藏書,有助於奠定竹垞藏書的質量。綜觀上述所論,二人交誼匪淺,除有詩詞同好之外,也能共賞金石之文,且藏書多有承繼,曹溶歿後,竹垞撰有〈曹先生(溶)輓詩六十四韻〉 al.021,詩中有「投分懷衿髮,忘角此漆膠」、「茫茫于古恨,惙惙寸心怓、」之句,可見其對於曹密的逝世,實懷抱無限的悵恨。嚴流(1617~1678)

[·]E 97 多考註 63,頁 1425~1426~

a 98 參考証 60,卷一一一,頁 6。

[、]紅94 參考証 60、卷十,頁 11 :

註 01) 轉錄鄭偉章:《又獻家通考》, 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頁41。該文註5月,王欣夫補《滅書記事詩》卷四,「曹容」條。

[、]註.02 参考註 2、卷十二、 曹先生、容 輓詩八十四韻 ,頁 163~164。

嚴流,字子餐,號顯亭,浙山餘机(今杭州)人 順治, 千 (1655)進士,曾任戶部侍郎,撰有《古秋堂集》、《皋園集》四卷、《奏疏》十二卷。

嚴抗工詩善書,家有藏書萬卷,爲著名的藏書家,惜圖書後遭焚毀,不復存於世間。嚴抗與孫承澤相交甚篤,曾爲其梓(丁《五經翼》一書。《經義考》卷一五一,孫承澤《五經翼》下錄有「存澤〈自序〉」五:「禹航嚴予顯亭省母南還,別予退谷,因託而梓之,以公同立。」 註 103 ,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清康熙年刻本 註 104 ,書前有嚴抗《五經翼・序》 文,《經義考》缺錄此文,讀者可參閱原書。

嚴抗與竹圫相善 計 .05 ,據與土七年(1677),首開博學鴻詞科,藉以籠絡 文土,當時戶部侍郎嚴抗、吏部給事中李宗孔等人,曾荐舉竹垞應試 r計 106 ,其 推舉有功,竹垞感念在心,其在《經義考》的編纂中,曾引用其言,但標題題作 「嚴先生抗口」。非107 ,其中的「先生」一詞,乃是一種敬稱,此一著錄法則, 與其他慣例未合,顯得上分特殊。

陸元輔(1617~1691)

陸元輔、字翼王、嘉定人。著有《續經籍考》、《エー經注疏類抄》等書。

陸元輔,性情溫婉,博聞樸實,誠爲彬彬君子者也。元輔評論時人,較少貶抑之辭,陸稼書曾評其行事:「(元輔)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善法。」 註 108 誠乃知人之言。元輔與竹垞相交甚篤,一人曾與顧炎武至孫承澤處,同觀鄭固碑又 註 109 ,元輔服膺顧、朱 人的博學,並許爲「博學之上」 註 110 。元輔曾從其師黃淳耀學習。子文,黃氏殉節之後,曾收集其師所留詩、文,梓曰發行,並商請竹圫爲之作序,序又見於《曝書亭集》卷 十六〈黃先生遺文序〉 註 1.1 ,竹垞並推崇元輔「以兵戈俶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矢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

^{¥10}x 參考註 60,卷二五一,頁 1、

^{五.04 此書乙影印行世,見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 五一,台南 莊嚴又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86年2月初版一刷。該書題作「北平孫承澤遊輔,司里王崇籍,禹航嚴沆訂正」,書前錄有嚴,元 序文 一則,借竹定《經義考》未曾收錄,讀者可參關原書。}

赶105 参考註 2、卷二四、 五經冀序 · 頁 428。

[、]x106, 參考註1, 、朱彝尊年謂 · 頁 224。

註107 參考註60,卷八七,頁2。

^{≥ 108} 參考註 61, 頁 49 ~

註.09 参考註2,卷四七,即中鄭固碑跋/,頁570。

EE 110 参考註 61,頁 45。

旺11、參考註2、卷三八、/黃先生遺文序、頁451。

註112 ,是以一人的交往,頗有君子相惜的意味。

元輔的經學觀念,與竹垞近同。《經義考》卷二五一,陸元輔《十一經注疏類 抄》下錄「陸嘉淑」〈序〉云:

亡友嘉定陸兀輔翼王,毅然欲兄撰《續經籍考》一書,以洗王氏、圻 之陋,窮年抄撮,積至數十冊,未經刪定而歿,然元、明遺籍索隱抉綴 不少:又晉江黃虞稷俞邰在明史館分撰、藝文志/,振采特詳,二子皆功 崇稽古者也 註114 。

《經義考》所引的「陸元輔口」,其中有關明代經籍達一八二部,元代典籍有一二部,適符合竹垞案語所論「元、明遺籍素隱抉微不少」,且其著錄的典籍,多爲王圻《續文獻通考》未收之籍,故其所錄「陸元輔曰」者,當出自《續經籍考》。盧 11龍〈《經義考》綜錄〉指出:

陸氏之稿, 因未刊而亡佚了, 若考其遺說, 見僅見於此書及錢大昕 《元史·藝文志》中所引了 至1115

其書是台果真亡佚,不存於世?今搜討諸家書目,《北京圖書館占籍善本書日》有 一則資料:

《經籍考》不分卷題清陸元輔撰,清抄本,盧王弨校,周星治跋,

三十四册,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邊 註 1161 ~

山於陸元輔未能以編目聞名,故《北京圖書館占籍善本書目》所題,僅作「題清陸元輔撰」,似乎未能完全肯定其書是元輔所撰,但據竹垞所述的資料,則元輔之書曾「積至數十冊」,今北京圖書館所藏,共有「二十四冊」,與竹垞所論相近,

[、]計12 参考註2、卷三六、 黄光生遗汇序 , 負45]。

旺113 參考証 60·卷二五一,頁 4。

注114 參考該60,卷二九四,頁8。

旺山5 見於林慶彰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下册,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民 圈 82 年 3 月,頁 426。原文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1990 年 二期,頁 334~341。

註116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垂本書目》,(1987年,北京 書目又獻出版社),「史部,日錄賴」,頁1138。

當係元輔所撰之書,若能持與《經義考》相較,將可掌握其編目的成就,並能確 是其書的影響。

吳任臣 1628~1689)

吳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初字鴻征、號托園、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 康熙工八年(1679),參加博學鴻詞科的會試、列入二等、曾擔任《明史》纂修官、 〈曆志〉一篇出自其手、另撰有《「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周禮大義》、《補禮通》、 《山海經廣注》、《春秋正朔辨》、《字匯補》等書。

徐釚(1636~1708)

徐釚,字電發,號虹亭,又號掘存,吳江人。康熙十八年 1679),召試博學 鴻詞科, 授翰林院檢討, 其刻有《菊莊樂府》 (註 120 ,「葉方靄稱其綿麗幽深,耐 人尋釋, 註 121 ,「朝鮮貢使以兼仓購之」 是 122 ,且曾「流播朝鮮,有題於卷後 者。」 註 123 ,其見重芒此,可見徐釚之才,曾專得眾人的肯定。另撰有《南州草 堂集》 土卷、《詞苑叢談》 二卷、《續本事詩》 [二卷、《楓江漁父圖詠》等書。 徐釚「以詩名江表者一十年」 是 124 ,其好遠遊,東入栃、閩,一至兩粵,

缸 17 参考註 2·卷四四·宋本輿地廣記版 ,頁 531

[、]主 118 《十國春秋》參考 註 60,卷二七六,頁 7、《春秋正朔辨》見載於《經義考》二一,頁 8 个《周禮大義》見載於《經義考》卷一二八,頁 6,惟題作《周禮大》, 缺一「義」字。

註119 麥考註2、卷四六、(續書元孝寺鐵塔銘後 ,頁558~559。

註 120 參考註 31,卷四百八十四 又苑一,頁 13342·

証12 月前語。

年1221月前註。

^{± 123)} 參考註 2、卷三七、 徐電發南州集序 ,頁 461。

^{# 124} 参考証2、卷三七、 谷電發南州集序 、頁 461。

全中川、所到之處,與當地名流,相互唱和、其後耽於蒐求前人詩作,以永續補孟棨《本事詩》,成《續本事詩》十二卷。晚年致力詩、古又辭的創作,刊有《南州集》,竹坨撰有〈序文〉,推崇其「篇章之工且富也」、「九州之表,回海之外,尚有賞音者、况夫百世而下,豈無好之者哉」」。計 25 ,可見其對徐釚的創作,乃持有肯定的評價。

潘某(1646~1708)

潘秉,字次耕,江蘇吳江人。康熙十八年,與竹垞同試博學鴻詞科,號爲「四大布衣」,曾授翰林院檢討,入史館纂修《明史》,撰有〈食貨志〉兼及其他紀傳, 另有《遂初堂文集》、《遂初室詩集、別集》、《占文音論》、《類音》諸書。

潘耒與竹垞同時入仕,由於聲名頗盛,受到他人貶抑,後於康熙二十三年 1684),以「坐浮躁」的罪名降調,其仁途的遭遇,頗近於竹垞。潘耒好「博訪 令石」 計 30 ,所藏的金石諸文,能與竹垞共同品評分享,《曝書亭集》屢記其 事 計 31 ,潘耒藏書多購目毛氏汲占閣,曾與竹垞互抄,例如:竹垞所藏柯維騏 《宋史新編》 書,即抄白潘耒家藏之本,此書對於《經義考》的編纂,也能有 所貢獻。

汪森 (1653~1726)

ョ125 参考註2、卷二七、 徐電發南州集席ノ、頁462。

at 126 参考註 31,卷四八四,頁 13325。

[「]註 127 參考註 1, 朱彝尊年譜, 頁 225。

E 128 徐釿 《詞苑叢談.自序》·

注129 参考註 2、卷四三、 書沈氏古今嗣譜後 ,頁 522。

註130. 參考註 2、卷四八、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册跋 ,頁 581。

註131 參考註 2,卷四八, 潘氏家藏晉唐 5 楷册跋 , 頁 581 · 又问卷 後周幽州執史贈 少保豆蓋思碑故 , 頁 580; 又卷五十, 〈唐漳州陀羅尼石幢故 , 頁 598 等載之。

江森, 字晉賢,號碧巢, 浙江桐鄉人,原安徽休寧籍,編纂《粵西詩載》、《粵西文載》、《粤西叢載》、《裘杼樓書百》等書。

汗森與竹垞相與爲友,當竹垞編有《詞綜》二十六卷之時,即田汗氏刊行之 計 132.,並相繼田江氏增補爲 一卷本、 1. 六卷本 1種, 山江氏刊行,並行增補, 顯見 1.人交証許淺。又汪氏築袋杼樓,其藏書甚爲有名,收藏書籍甚富,多其個人手抄之本,頗同於竹垞。其人喜好金石、碑帖、書畫、古器,嗜好與竹垞相近, 善於讎校,且攻詩作,對於詩學文獻,頗有涉獵,曾編纂《粵西討載》等書。在其編纂之時,尚曾借錄竹垞家藏之書 1.133 ,薈萃補訂,有參考的價值。 1.人相交甚篤,餘彼此藏書互抄之外,也能告知其他藏書家的訊息,正森曾謂「往,朱竹垞檢討寓書於余,謂虞山錢氏尚多藏籍,屬余往觀,錄其未見者」 計 134 ,後來江森親自拜訪錢曾,也能獲睹各種秘籍,是以 1.人相交,能彼此交換學術消息,有助於提高學識的涵養

張炤 (1624~1669)

展招,字力臣,號亟齋,江蘇山陽人(淮安人) 曾受業於顧炎武,顧氏對其治學的成績,亦深有讚賞,曾致書潘未,論曰「篤信好古,專精六書,吾不如張力臣」。由1351,張弨博經通古,九嗜於金石文字,專精書法,曾爲顧氏手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書,予以刊印行世。善讎校,曾校婁機《漢隸字源》「書,並在刊刊顧炎武《廣韻》、《音學五書》之時,曾親日校讎,必歸於正,方始刻印。

張弨與竹垞相喜,常有往來,竹垞於鐘鼎之文,雖有考訂,但每遇奇文,必 從張弨請益,《曝書亭集》卷四十六,〈商祖、爵銘銓〉云:

張 弨字力臣,精六書,貧而嗜古,賓室,繞居皆尊舜敦卣之屬。 昔歐陽子撰《集古錄》,藉劉仲原义、楊南仲諸子釋又,自力臣歿後,雖 有奇字,爲余釋其文者寡矣 # 136°

注 132 清 邵懿辰撰、孫話讓等參校、邵章續錄邵友藏重編、《增訂四庫簡明月錄標注》 上冊、集部十、副曲額,頁959 有「康熙十七年休陽汪氏裘杼樓刊本」

^{32.33} 參考註 100,卷一九 ,集部,總集賴五,頁 1731。筆者案, 竹坨曾於順治十四年, 爲曹各甄錄《廣東詩選》 書,故其藏書之中,必有爲數不少的和關書籍,汪森 借其家藏又書,以錄《專西詩載》、《專西文載》、《粵西叢載》等書,顯于竹垞家 藏之書,亦有助於上空諸書的飄暴,至於竹垞這種公開藏書,以利學友間的抄錄 作法,額值得讚賞。

ā 134] 參考註 101,卷二,註 22 引于欣夫楠正葉昌斌《藏書紀事詩》卷四錢曾「《小万壺又多》、《小万壺存稿》下。

註135、《隹安府志》卷二九。

^{、3136} 参考註2、卷四六、 商租厂解銘銘,、頁551。

竹垞於鐘鼎銘文的辨識,每藉助於張弨的考訂成果,張弨歿後,無人爲其釋讀命字,也就較少考訂鐘鼎霽器的內容。又〈書張處土瘞鶴銘辨後〉指出:

張 力臣,名弨。精書法,嘗爲顧處士灸武寫《廣韻》及《音學 五書》,手摹家藏鼎捧款減遺予,惜不營生產,沒後盡散失,幷傳刻業木 悉歸之閩人,可數也 at (37 °

張弨精於書法,向來受到學者的肯定,其家境雖貧,所蓄的鐘鼎蜂器甚多,常手 臺鼎彝款識之又,贈與竹垞,有利其考證的進行,據《淮南府志》卷二十九的記載,張弨藏書多歸於何焯,《音學五書》的板片,也爲李光地購去,面對如此的結局,竹垞表示稱。。

倪燦(1626~1687)

倪燦、字闇公、號雁園、江蘇上元人。康熙上六年(1677)中舉,康熙上八年(1679)、召試博學鴻儒、授檢討、從事《明史》的纂修、撰有《明史藝文志·序》、與姜辰英〈刑法志序〉「並推傑講」 註 18x ,另撰有《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藝文志》各一卷,開啟後世補修史志的風氣。他主於詩文、擅於書法・另著有《雁園集》。倪燦家藏善本、竹垞曾抄其家藏善本《 家呂詞》宋樂本,囑胡介征刊行之 註 189 ,是書之下,實賴竹垞推薦之功,其既能抄得倪燦家藏宋刊本,可見 人交誼不淺。

徐乾學 (1631~1694)

徐乾學,了原一,號健庵,江蘇崑口人。康熙九年(1670) 甲三名進十, 授編修,曾經主持《人清 統志》、《清會典》、《明史》的編輯工作。其家藏甚富, 多藏有宋九善本,曾建書樓七楹,名爲傳是樓,有《傳是樓書目》,著錄藏書達工 千九百餘種;另有《傳是樓宋元本書日》,著錄宋九善本四百餘種,其餘撰著有《通志堂經解》、《碧田集》、《詞館集》、《讀禮通考》等書。

起學喜好令石之學,生性愛好圖書,曾奉旨購求遺書,搜采秘籍,其個人家 藏之書,尤多宋元舊籍,復從人抄寫,藏書富甲一方,竹垞亦能抄錄其家藏善本,如《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九豐九域志》、《淳熙一山古》等書屬之 計,401,

a . 37 参考註 2、卷五十、 書張處 L 壓鶴銘辨後 , 頁 596。

証 138 參考註 31、卷四 1四、 天苑一 , 頁 13344。

註134、參考註132、上册、卷第十九、集部八·總集顏、頁917。

⁴¹⁴⁰ 参考註 2,卷四四,(太平寰宇記版,,頁 530。义卷四四,(宋本輿地廣記跋,,頁 531 人卷四四,(版元豐九城志,頁 532。又卷四四, 淳熙三山志跋,頁 553。又朱雜亨《帰書亭集》卷二五, 楊書亭著錄序,,頁 441 亦直承其家藏之書,曾

此外,在《經義考》的編纂中,亦嘗運用乾學家藏之書,以訂經籍之存佚,如《經義考》卷二五二,趙島《四書箋義纂要》下案語云:「鐵峰趙氏《箋義》,崑山徐氏傳是樓有雕本。」 計41. ,此處據其家藏之本,判爲「存」籍。乾學曾校刻《通志堂經解》,共 自 「八種,計 千七百九十卷。」,其中刻印的構想,即源自竹垞的推倡,至於版本的來源,曾取自竹垞家藏舊板及抄本,雕板行世, 註 142. ,是以可見二家藏書,亦有相互流通之跡。此外,乾學編纂《讀禮通考》之時,竹垞曾加以建昌,且親自爲其撰〈讀禮通考序〉,並推崇其書「摭采之博而擇之精,考據之詳而執之要,此大壤必不再少之書也。」 計43 ,是以一人交誼頗深,相互建昌之下,於學術的進展,大行獲益。

倪我端 (1636~1696)

倪我端、字郢客、初名野王、字占期、浙江秀水人。倪氏與竹垞相交四十載、 治學的觀念、頗有相近之處、爲人博通經史、尤邃於詩、詩稿雖不存於世、但受 到竹垞的稱許,以「言詩者莫有過焉」爲譽。其沒、竹垞爲之撰〈儒學訓導倪君 墓誌銘〉 註.44 ,以記其一生行事,並述及兩人交誼。二人相交數十載、情誼深 厚、學術的觀念,也有相同之處:

倪我端 耽予宣南坊邸舍,講經義,學爲古文辭,其說經不專主宋儒,謂《易》有君子之道四,不當專主爲、筮之書。又謂《尚書》古又可疑,、武成,紀日與、召誥、〈顧命,異、益可疑。又謂孔子說《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注奔者,豈暇作詩,而孔子取之。當依〈小序〉爲是。又謂大、小戴问授《禮》,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 月令〉,存〈夏小正、去 明堂行,存 明堂〉、〈投壺 ,則參用之。又謂說《春秋》者紛綸,皆害於義,孫復、胡安國,刻深九甚,又謂群經縱有錯簡,宜仍其舊,宋元諸儒,多逞臆見更易,未免侮聖人之言,其持論頻與予合 註145 。

倪氏的經學觀點,與竹垞觀念十分相近,就其經學的論點,有如下幾項特點:

、主張擴大經學研究的範圍;如主張《易》學不專主「卜筮」之書;又人、 小戴《禮記》宜相互並重,此一觀念,在《經義考》之中,亦有相同的

抄自乾學家藏善本。

旺141 参考註60、卷二五二、頁6、

註 142 參考 徐乾學 《趙志堂經解·序》n 又《纂修四庫全書檔案》n 頁 136 小著錄此事。

[、]証143 参考註2、卷三四、(讀禮通考序)、頁424。

^{¥ 144} 参考註 2、卷七 1、 儒學 a 華倪君墓誌銘 · 頁 884~885。

至145 参考註2,卷七八, 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 ,頁884。

見解,就法見於第八章第二節「類目的闡釋」「《易》」、「《禮記》」「目。 1、辨明《古文尚書》的僞作,尤其針對〈武成〉紀日錯誤的情形,提出批 評,竹垞也有相同的見解,見於《曝書亭集》卷四 ,〈讀武成篇書後〉 一文。

一、反對宋儒的刪經、改經,主張「群經縱有錯簡,官仍其舊」,有關竹定反對改經的見解,見於第一章第一節「治學的觀念」。

從上文之中,可以看出一人對於宋儒的論點,多持反對的意見,且能從事偽經的 考訂,並且想要擴人經學的範疇,欲改進過去對於《大數禮記》、《易》類典籍的 錯淚認知。從正述的論點之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學者,已能從事相關經學課題的 討論,且根據的文獻相近,所得出的結果,也入致相同。如針對《古文尚書》〈武 成〉篇的探討,亦司時見於閱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顯見此一問題,已在竹垞明 反之間,逐漸形成共同的見識。

閻若璩(1636~1704)

閻岩壤,字百許,號曆邱,山西太原人。撰有《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孟子生卒年月考》、《重校困學紀聞》、《四書釋地又續》、《朱子尚書古文疑》、《眷西堂古文百篇》、《尚書古文疏證》、《釋地餘論》,其中以校讀《困學紀聞》一書,以及《尚書古文疏證》最受重視。

閻若璩,菩經學,精考證,雍上皇帝未登基以前,曾將閻若璩、胡渭、竹垞 一人,並稱「東南讀書種子」 al 146 ,其推崇如此。閻氏曾爲顧炎武改正《日知 錄》之誤,顧氏「虛之從之」 fal 147 ,可見其博學的功力,連顧氏都能讚許有加。 閻氏對於竹垞的博識,亦頗爲欽佩 al 148 , 一人對於經學觀念的看法,能有相通 之處。閻若璩在《何書古文疏證》卷五上指出:「人抵錫鬯平牛不敢疑《古文》, 見諸贈余寺」 al 149 。竹垞早期的經學主張,乃是「不敢疑《古文》」者,這是 篤守漢人家法的表現。隨著年歲的增長,更能客觀的辨明事理,是以對於古文經 學的看法,業已逐步修1r,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八指出:「錫鬯近撰《經義 考》,雖漸爲愚見所轉移,終不透耳」 al 150。《經義考》是竹垞晚年的著作,由於

 ¹⁴⁶ 見於張穆·《閻曆邱先生年譜》卷四。

¹¹¹⁴⁷ 錢大昕《潛邱先主傳》,

^{# 148} 參考証 76,卷七一,頁 5776。

至149、問若璩 《尚書古天疏澄》卷五、 台北·新興書局、「皇青經解續編本 ,冊一, 頁 13 ·

E .50 问前註,卷入,負9~

識見愈博,對於古文經學的認識日深,已能逐漸跳脫「篤守漢人家法」的見解,發展到「實事求是」,是以對於《古文尚書》的僞冒,也能提出修正的意見 註 15 。 二人同時對於經學辨僞方面,都能做出貢獻,但閻氏的成就,似乎更有系統,所 收成效益高。在治學方法上,彼此能有相近之處,除講究博證之外,也能重視實 地訪查的成果,這都要歸功於遍覽各地,所累積下來的知識。一人在考證方面的 成就,都能講究博證,且重視實地的訪查,是以考證的成果,能受到世人的肯定。 曹寅(1658~1712)

曹寅,字楝亭, 字子清,號荔軒,漢軍工白旗人。累官通政使、江寧織造, 兼巡視兩准鹽政。有《楝亭詩鈔》、《詩鈔別集》等書。

曹寅爲《紅樓夢》作者曹雪片的祖父,其人善於校勘,性嗜學,家中藏書甚富,與竹垞交往密切,凡是「曝書亭」藏書,楝亭「皆鈔有副本」 註 1521 ,竹垞亦曾抄其家藏寺本,如《景定建康心》 註 153 。康熙四十四年秋(1705 ,受到曹寅之託,竹垞開始纂輯《兩淮鹽災書》,直至康熙四 七年間(1708 ,書成 註 154 。康熙四十八年(1709 四月時,乃至眞州,交付其書予曹寅。曹寅於是「捐資上刻《曝書亭集》。」 [155 ,以爲報酬。曹寅曾編纂《全唐詩》,並囑竹垞補之,竹垞乃作《全唐詩未備書目》,補錄達一七 種撰著。此外,竹垞曾建議曹寅刻印丁度《集韻》、《類編》 書 註 156 ,對於圖書的流傳,頗有助益。

鄭元慶 (1660~?)

鄭元慶,號在畦,自號鄭谷口,浙江歸安人。曾通習《易》、《禮》、並精通史傳,尤長於水利之學,喜好金石,善於繪畫,一生撰著甚多,撰有《湖錄》一〇卷;《行水金鑒》 七五卷;《山一史約編》、《石柱記箋釋》、《小谷口著述緣起》、《禮記集說》、《湖錄經籍考》、《吳興藏書錄》等書,其著述的成就,常能得到竹垞的讚賞。

鄭元慶與竹垞交往甚密, 書刊招, 二人對於金石、史傳、經學、書目諸項, 皆有涉獵。往昔元慶擬撰地心之時, 苦無書可徵, 竹垞知之, 乃盡出曝書亭藏書,

[.] 註 15] 1 關、朱二人,同時對於 武成篇 的計目之法,與占例不合,而提出質疑,拒進而 斷其僞作的看法,見解相同。

a 52 李叉藻:《琉璃廠書肆記》。

註 153 参考証 2、卷四四、 景定建康志跋 ,頁 533。

缸 154 參考缸], (朱彝尊年譜, 貞 235。

ut 155 参考註 1 , 朱彝草年譜 , 頁 236 。

[「]註 156 參考註 2,卷四三、 汗簡跋 ,頁 524。

过其采擇之用。范鍇在《吳興藏書錄》〈序〉中指出:

鄭元慶 嗣以牛長吳興,惋惜唐宋圖經亡逸殆盡,擬萃一郡之山 川文獻,著爲一書,復苦貧無書籍足徵也。朱竹垞太史聞而招之,下榻 楊書亭倒,盡出其藏書,以佐采擇,以是山川之故蹟,又獻遺謨,莫不 蒯原探本,條目井然,周數寒暑,得百廿春,名曰《胡錄》。 5. 157 。

是以曝書亭藏書,有助於《湖錄》的編纂,至於竹垞公開藏書,以佐元慶編纂的作法,亦獲得范鍇的敬重 at 158 。 在《吳興藏書錄》中,有二人相互問答,切磋學問的記載,是以二人相交,有助於學問的進習。竹垞對於元慶的專證功夫,也深表讚賞,曾評其「聞之問治」 at 169 、「考證詳核,廣見博聞」 at 160 ,因此,當《石柱記箋釋》一出,竹垞立刻「見之賞擊,命鈔副本藏曝書亭」 at 61 ,其實識者此。元慶曾隨竹垞學習隸書,《退菴書畫跋》云:

莫隸在前明幾成絕學,至竹坨 當爲「垞」字之誤 力思復古,而曲 阜任城諸刻始盛行於時,曹全碑以晚出完好,故刻意摹仿,问時如程穆倩,

吉林人顧云美、鄭谷口輩自命為書八分者,皆先生為之提倡 # 162 。 漢隸的學習,在經過竹垞推倡之後,其後程穆倩、顧云美、鄭谷口(元慶)等人 相繼學習,使得隸書的創作風氣熾盛。《履園叢話》云:

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坨 當爲「垞」字之誤 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 EE 163 。

竹坨推行漢隸的學習,其後得到元慶諸人的研習,從而開啟漢隸復古的風潮,更 奠定日後運用漢碑之文,藉以從事學術的研究,使得清代金石學的發展,也有著 明顯的進步。綜合上述所論,竹圪對於元慶學術的開展,實有其啓示的作用,且 二人之間的交往,也帶動清代學者對於隸書的研習,更對於金石學的發展,提供 有利的條件。

鍾淵映 (?~?)

[、]x£ 157 鄭元慶 《吳興藏書錄》 范鑑序文/, 台北·世界書局,《藏書紀事詩》等五種, 民國 69 年 10 月四版 , 頁 5。

註158 问前註,頁5。書前錄有范錯 序 云·「竹埞太史,出書佐志,如恐其不成者, 誠以公天下之心而藏書也。」

廷159 參考註 2、卷左十、 胡州天寧寺草勝陀羅尼石幢跋 、頁 597。

註160 参考註2、卷二五、 顏鲁公石柱記釋序)、頁 434。

[、]a 61 鄭元慶《石柱記箋釋·自序》。

[「]紅162 李放綦輯:《皇清書史》卷四,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負133。

^{# 167} 刊前註,卷四,頁 134。

鍾淵映,字廣漢,秀水人,撰有《五代史記注》、《歷代建元考》、《信志堂遺詩》、《訂序證》。《四庫全書總目》卷7、「錄有《歷代建元考》一書,對其引證告博,甚表稱許,雖猶有缺漏,然較之吳肅公《改元考》、萬光泰《紀元敘韻》的考訂成果,「足稱賅洽」 ā 164 ,可見其擅長考證之學。竹垞亦稱許其考證的成就,其厶「(廣漢)其論駮援據古昔,雖老儒鉅公,莫能難。」 ā 165 ,此外,亦稱許其詩文的創作,「橫絕時人」 ā 1661 ,譚 与總曾取其遺詩,也爲《鍾廣漢遺詩》一卷,竹垞以爲「雖忌者、怨者見之,亦從而稱善也。」,並以其詩「和平傳雅」 ā 167 ,其讚譽若此,可見廣漢確有其才學。

順治 + 五年(1658),竹垞欲注歐陽修《五代史記》,引同里鍾廣漢爲助,「廣漢力任抄撮群書,凡六載,攷證上得四五。」 at 168 ,借後來客死異鄉,遺稿散落,不知去向。竹垞「無相助者,興轉闌散矣。」 at 1691 ,廣澳注解《五代史記》時,除抄撮群書之外,也重視實地訪察,曾致書竹垞謂「五代之主,其一皆起晉陽,最後劉旻,二世固守其地,思覽其廢墟,考其遺跡。」 at 170 ,其見解也爲竹垞接受,後「從雲中轉客汾晉,歷燕齊,所經荒山廢縣,殘碑破冢,必摩抄其文響拓之。」 at 71 ,並曾致書廣漢,告知考察的部份結果 at 172 。廣漢至後,竹垞擬重編其書,後因《明史》纂修,考證心刀轉句明史的考訂,於《五代史記注》的編纂,終究無成,誠屬可惜之事。

廣漢待人處事,「恆遇勝己者,執禮甚恭,不如己者,或相對終日不與語,以故鄉由之土多疾之。」 1.13. ,這種個性,自然容易得罪他人,但其與竹垞、李良年等人的交往,情誼篤厚,能引爲知交。其善於編纂,縱使身處病中,仍「力購文史,畫夜編纂」 1.14 ,故能以考訂聞名於世,其與竹垞協定在解《五代史記》 書,後雖未能完成,但其考證的熱忱,亦能受到肯定與讚賞,在其死後多

註 164 參考註 100,卷八二,頁 708。

注 165 參考註 2,卷二八、 鍾廣漢遺詩序 、頁 475。

^{¥ 166} 參考註 2、卷二八、鍾廣漢遺詩序 ,頁 475。

缸167 参考缸2,卷三八、鍾廣漢遺詩序,,頁475。

a 168 参考註 2,卷三五· 五代史記注 · 頁 431~432。

註 169、參考註 2、卷四六、〈溪州銅柱記跋 , 頁 557。

缸170 参考註2,卷二八、〈鍾廣漢遺詩序〉,頁475。

註17.]参考註2、卷二五、(五代史記注序)、頁432、

註 172 参考註 2, 卷五十, 、来京礼府學石經碑版 · 頁 604 云 · 「予友鍾淵映、将注《五代史記》, 并書玉羽之事告之, 俾附注于鄢之傳焉。」。

[[]III 173] 參考註 76·卷七一·〈又苑傳二〉·頁 5778。

^{11.74} 参考註2,卷三八,、鍾廣漢遺詩序,頁475。

5 之後,竹坨猶思念不已,二人的交情,可見一斑

綜合上述所論,在竹垞眾多的交友之中,不乏 時傾彥之土,所形成的學術集團,上海攝清初時期的知名學者,如: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等人,對於清代學術的發展,造成一定的影響。這個集團的成員,正集合當時學界的菁英,其中的一舉一動,都能引導時代的風潮,帶動學術的發展。從竹垞的交友中,許多都是「博學鴻詞」科的應試成員,可見竹垞人京應試,雖有擬清名,但對其學術的開展,卻有著重要的貢獻。清代皇室效法唐制,透過薦舉的方式,召試博學鴻詞科,藉以繼絡文土,雖有其政治目的,但其招收的成員,卻是學有專精,享有盛名的學者。這此錄取的文士,所授的官位不高,僅是擔任編纂之職,但在彼此的交往下,卻能促成各人學識的進步,有利於學術的發展。竹垞身處其中,所接受的薰陶,自是第一流的環境,彼此的論辨、請益,加上宮中藏書甚富,可僚也有不少的異本,可資查詢,圖書取得較易,遂厚植其考證的基礎。經由上述的考論,我們可以得知下列幾點情況:

一、藏書的風氣

從竹垞的交友之中,可以窺知當時盛行的藏書風氣,竹咤能以藏書聞名,「曝書亭」藏書多達八萬卷,且曾以此自豪 a 175 ,究其藏書的來源,许多都是抄自朋友的藏書,如孫承澤、黃宗羲、曹恣、徐乾學、曹寅諸人,皆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竹垞綜理各家的善本,也能獲得部份的贈書,或透過購求的方式,使其累積龐大的藏書數量,成爲著名的藏書家。由於家藏珍本甚多,如《建康志》、《臨安志》等等 a 1,76 ,皆是較爲罕見的藏本,當《四庫全書》開館編纂之時,曾四方鬼水天下善本,其中曾利用「曝書亭」的藏書,《四庫全書》著錄上了三種,計一八八卷的圖書,至於列入存目者,尚有「八種。 (母 177 , 是種藏書的成就,皆是承自竹垞抄錄購求所致。從上文的考訂中,可以發現其家藏甚富,也能將其藏書開放給朋友使用,是以江森《粤西許載》、《粵西文載》、《粤西叢載》;鄭元慶《湖錄》的編纂;徐乾學《通志堂經解》的輯印,皆直接受惠竹垞的藏書,這種公開自己的藏書,以利於學者使用的觀念,實值得後人仿效。

1、圖書的刊印

[、]註 75 参考註 2、卷:五、(爆書亭著錄序 ·頁 441

註 1761 參考註 2、卷四四、頁 533。

[「]紅177 鄭偉章 《四庫全書》獻書人叢考,,《書林叢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頁416个

竹坨曾和朋友推動圖書的徵求與刊印活動,即所謂的「徵刻唐宋祕本」運動, 其事見於〈徵刻唐宋祕本書啓〉一之 計 178 ,該文力陳刻印唐宋祕本的重要,強 調〈論讀、藏書宜崇經史〉、〈論刻藏書宜先經史,後子集〉 計 29 ,顯見竹垞等 人,乃主張藏書、刊印應先重視經史之籍,後來納蘭成德在「通志堂經解」的刻 印,即依《徵刻唐宋祕本書目》的經部部份,大都擇要刊戶」,竹垞等人的倡導之 功,實不可泯滅、此外,竹垞家藏之本,亦能有助於「通志堂經解」的刊印工作, 事見二丈「徐乾學」條下。又竹垞曾將《丁家宮詞》抄本,囑附胡介祉刊行之; 另如丁度《集韻》、可馬光《類編》一書,則交給曹寅刊印,有助於圖書的流傳工作,其中又以經籍、字書的刊印,對於後世考證學的發展,尤有助益。

三、學術的交流

在竹坨的交友中,能彼此交換學術的理念,例如:顧炎武的經學觀念,能影響到竹坨的經學理論,其相關的主張、著作,也能影響到《經義考》的編纂。又閻若璩在辨訂《古文尚書》的概念,也影響其經學的觀念。倪我端的經學概念,更幾乎全受到竹垞的採納,諸如此類的理念,實能深切影響其理論的發展。反之,竹垞的學術觀念,也對其朋友產生影響,如引錄前人之說時,宜附註出處於下,此一概念,能影響到徐釚《詞苑叢談》的編纂。又其考證的觀念,以及隸書的推動,也能影響到鄭几慶的學術發展,諸如此類的交流,對於學術的推動,能有其正面的影響。

四、嗜好的相同

朋友之間,彼此能有共通的嗜好,才能結爲好友,竹垞在經學、史學、令石學、詩、詞、古文等等,皆有良友爲件,例如:經學方面,有孫承澤、顧炎武、閻若壞等人,主要從事經籍的校訂和辨僞等工作,其間也能彼此論辨,可以累積個人的學術內涵;在史學方面,有編纂《明史》的諸多僚友,在金石學方面,有顧炎武、曹密、孫承澤、張骀等人,能以喜好金石考訂聞名,其餘諸人,亦有類似的興趣。竹垞常和朋友考察各地石刻,也有共可考訂鐘鼎拓本的記錄,正是這些考察的成果,使其考證能有良好的成就。在詩詞方面,有曹溶、徐釚、汪森、曹寅諸人,彼此相互酬唱,編纂各類總集、詩文訂等等,都顯示計相同的嗜好。

五、撰著的合作

竹垞和其朋友,也不斷編纂各類的典籍,促成撰著的風氣,如《詞綜》一書,即由T森增補,並刊行之。另有《五代史記注》,是和鍾廣漢共通編纂。《石柱記》

註 178〕 參考註 63,頁 1425~1426。

母 179 參考註 63,負 1428~1431。

是竹坨補錄,由鄭元慶加以箋釋而成。在《曝書亭集》中,時時可見其與朋友相 互唱和的作品。在《經義考》的編纂中,也輯自許多朋友的撰著,增飾而成。《至 唐詩未備書目》一書,是因應曹寅的邀約所編纂而成。《黃東詩選》則是爲曹密甄錄,諸如此類的情況,可見竹垞的撰著,確實受其朋友的影響。

竹垞 生交遊極其廣闊,對其學術的發展,實有重要的貢獻。此外,包比曾位居交壇的領袖,並主導各項的學術活動,舉凡討社的活動,古文的推行,乃全於圖書的刊印,藏書的互抄,甚至隸書的研習等等,均能展現領導的地位,其所推行的活動,也受到學者們的熱烈響應,對於清初學術的發展,實能擁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竹垞等人所形成的學術集團,正是結合當代的學術菁英,使得清代學術的發展,能逐步朝向實證之路前進,對於當時經學、史學、詩學、詞學、古又、金石學、乃至考證學的發展,能有著決定性的作用。這批學術的菁英,正形一般時代的潮流,推動清代學術的發展,對於日後乾嘉考證學派的盛行,提供良好的模範。當我們檢視竹垞的學術表現,可以明顯呈現出豐富的學術內涵,究其原因,徐源自於個人的努力之外,也出於朋友間的相互砥礪所致。我們從其交游中,可以明顯感受其治學的方向,正是受到朋友的交互影響,是以呈現出時代的特點,也奠定其學術的成就。



第三章 朱彝尊整理文獻的成就

清代考據之學一枝獨秀·而詞章次之,義理又次之。號地理分佈言、 則東南諸省 蘇、斯、稅、贛、閩 ,華北、華中 直、睯、豫、兩樹 次之,西北、西南 陝、甘、川、滇、黔、兩廣 人次之。而東北一隅 奉天及滿蒙旗人 學者尤寥寥可數 至2 。

如就地理分佈而言,在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皆是清代學風鼎盛之區。浙江出產的學者數量,雖位居江蘇之後,猶是全國學者的重要產地。如就學風的產異而論,又可區分成浙東、浙西二地,其地流通的學術風尚,或有不同。章學誠在論斷浙江學派的特點時,曾云:「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由,一乃表明浙西學術的特點,在於崇尚「博雅」的風尚,是以浙西的學者,多能以博學聞名於世。此外,新西亦是訓學勝地。由4 ,竹垞自言「一十年

缸 1 宋彝草:《曝書亭集》, 原序/,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78 年 4 月,, 頁 4·

at 2, 東鐵凡, 清代學者地理分佈概过,, 台中、《圖書館學報》 東海大學 八期,民 國 56 年 5 月 , 頁 40 °

⁽at 3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 《丈史通義校注》卷五, 斯東學術,,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73年9月10日, 頁 523。

at 4) 薛時雨《梅里詞賴·序》云「浙西多詞家, 而盛於嘉禾。其地本水鄉,煙波渺縮、極魚蟹菱藕之鏡, 而城南駕舊湖豎瑩如鏡, 尤占其勝。水旱之氣, 靈秀鐘馬, 故詞人往往僻出, 自長水塘而南爲梅會里, 國初以來號稱詞藪, 鳴呼盛矣!」, 即指明新西盛行詞家的特色。竹垞亦曾推崇浙西著名詞家, 其於《滕書亭集》卷內十, 孟彦林詞序, 頁 490 指出有「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遠」、「呂胃老」、「張

來,作者奮起, 漸之西, 家嫺而戶習。」 記, ,浙江一地的山光勝景, 觸動詞人 創作的心弦, 是以記家輩出,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龔翔麟等人,彼此相 互唱和,遂能帶動吧學創作的風潮。竹垞身處浙西之地,自會受到學風的激盪, 與其朋友之間,談經論史,品評詩文,在學術、創作方面,能有卓越的成就。

竹垞致力於文獻的整理,舉凡經學、史學、金石、目錄諸方面,均有優異的表現,究其 的原因,除歸功於資質聰穎之外,也得力於後天的努力,史書稱具「生有異乘,書經目不遺」。6 ,這種特殊的記憶大份,尤有利於學術的研究,加以斯西地區,藏書風氣盛行,是以深受風氣的影響,乃成爲兼具讀書、藏書、著書的優秀學者。潘耒在《曝書亭集·序》中指出:

竹坨之學,邃於經,淹於史,貫穿於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書, 無弗披覽,墜開逸事,無弗記憶,蘊蓄關深,搜羅繁富,析理論事,考 占證今,元元本本,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 或 。 竹垞的學識基礎,乃是植基於經史口家之上,且能廣泛涉獵各項的軟問,致使在 析理考證方面,莫不精當確切,急析决疑,能有獨到之識。潘耒之言,誠非虛譽, 也確能掌握其博識的特質。竹坨生下愛好占學,能精通各項掌故,甚至金石碑版、 草木蟲魚之屬,皆能一一考索,遂奠定其深厚的學識基礎,成爲清初時期的重要 學者,開啓乾、嘉考證學派的先聲。

第一節 治學的觀念

竹垞在文獻考證方面,能贏得眾多學者的讚譽,究其治學的觀念,必有過人之處,足以提供讀者參考之處。下文即分項論說,藉以明白其治學的特點:

1、援據精博,信而有證

明末清初之際,理學之風熾盛,在於尚理學之下,使得學風流於空疏,今學 者難於捉摸,正聲在《問字章集,贈言》中指出:「性理之學,純是蹈空,無從捉 摸 8 ,這種觀念的形成,乃是針對「東書不觀」的理學末流者,所提出的

先」等人

汪 5 参考註], 卷四十, 孟彦林峒序, 頁 490。

紅 6 趙爾巽等撰 "《清史稿》卷二七一,(又苑一/,負13339。

註 7 参考註 1、卷首、 潘序 、頁 1 °

註 8 語見符星行《問字堂集》一書的卷首。

·番糾彈。明末之時,學風趨於蹈至,學術發展有停頓的現象。隨著明朝的滅亡,學者將亡國的原因,歸咎於虛空的學風,爲求改善蹈空的風尚,乃揚棄舊有的觀念,致力於經世濟用之學,於是學風趨於篤實,考證之學趁勢興起,成爲清代學術的重要特色。竹垞身處學風轉移之際,能深受風氣的影響,遂改變其治學方向,投身於實學的研究。

考據之學的特點,在於整理眾多的文獻,能以審慎客觀的態度,來從事學術的研究,惟有通過文獻的歸納、分析之後,才能具有確切可靠的結論。因此,學者在提出結論之前,必須徵引各類的文獻,並能客觀的分析、驗證,才可以奠定紮實的學問內涵。考證的基礎在於文獻,是以學者們無不即足全勁,從掌握圖書文獻開始,積極拓展學術的視野,遂能逐漸扭轉空疏的弊病。自顧炎武、黃宗羲、朱彝尊、閻若璩、胡渭、姚縣恆諸人以下,皆能以博學能考,顯揚於世,便得清初的學術發展,能邁可重整的格局。竹垞擅長考證之學,考證貴在徵實,徵實的基礎,在於掌握各類的文獻,惟有博覽群籍,言而有據,才能關補蹈空的陋習。余嘉錫在《日錄學發微》中指記:

夫考證之學貴在徽實,議論之言易於蹈空。徵實則雖或謬誤,而有 書可質,不難加以糾正。蹈空則虛驕恃氣,惟逞詢鋒 註9 。

考證貴在徵實,若能言而有據,方能徵實可信。竹坨在取材方面,百重廣徵博引, 其主張「取材之貴天博也。」 計 10 , 意謂考證之時,能博通各類典籍,方能考 證周詳,是以其對於前賢博稽眾籍,以利考證的作法,則給予高度的評價。例如: 〈萬氏歷代史表序〉中指句:

鄞人萬斯问,字季悠,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攬萬里於尺寸之内,羅百世於方册之間,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覽者有快於心,庶幾成學之功,而無煩費無用之失者與 1111.。

考稽博詳·始能有「成學之功」,可見其推崇博證的成效。又《曝書亭集》卷一五, 〈顏魯公石柱記釋序〉云:

余友鄭元慶止畦,既輯《府志》成書, 又別釋《石柱記》一卷以行, 考證精核、廣見博聞, 洵不刊之書也 22 12 。

計 9 余嘉錫·《日錄學發微》, 台北·藝王印書館,民國 76 年 10 月 ,頁 56。

註.0 參考註1,卷二九、 鹳華山人詩集序〉,頁480

FII. 参考計1、卷二五, 萬氏歷代史表序, 頁 431。

^{· 12} 参考註 1 , 卷三五 , 顏鲁公石柱 記釋序 , 頁 434 o

一部優秀的典籍,必須考證精核,詳細可證,若要達到考證的功效,則需要有博 聞廣識的能力,始能畢竟其切。又《曝書享集》卷 [中 , (報徐敬可處中書) 云:

辱示《春秋地名考》,采擇群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谱,張洽

之表,徐得之之記,未寓於且,是下書成,可以無總矣 富口。 因此,竹垞不僅推崇博學的功效,也樂於以「援據精確」許人,究其原因,係因 爲「援據精洽,足以益學者之神智。」 計 4 ,其主張藉由博覽群書,可以達到 增廣見聞之效。從其種種的論述之中,可以見其對於「博學」的重視,希望藉由 廣博的閱讀群籍,來擺脫明未以來的虛空之習,是以學界開始流行實證的風氣, 學者在撰著之時,能以廣徵博考爲功,正是這股風氣的鼓盪下,乃帶動乾嘉考證 學派的發展製機。

竹垞既知博證的益處,也積極推動考證的風尚,對於局守 家之說的作法, 乃持有反對的立場。《五經翼·序》中指出:

蓋聖人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紙而道有歸, 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眾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 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於博學,而詳說之也 £15 °

局守一家之說,將無法剖析決疑,惟有博學詳證,才能破除虛空的陋習。因此, 在其考證之時,必先大量徵引各家的論點,逐一剖析疑說,才能得到確切的結論。 因此,其對於穿鑿附會,言而無據的論點,乃加以否定,《經義考》卷二六一,「《狎 百》」「案語云:

武進鄉肇敏作《詩傳闡》,謂瓠葉之詩云"有免斯首』即係 貍首。, 此穿鑿無據,不足信也 ﷺ,。

「有兔斯首」一句,係出自《詩經·小雅·魚藻之什(瓠葉)》之時,鄭玄〈箋〉 指出:「斯·自也。」,又云:「首者,兔之小者也。」 計17 ,並非鄒肇徽《詩傳闡》解作「貍首」, 九其鄒氏的解說, 並無實證可供驗證, 且與古代箋z+未合,是以竹垞批訂其說, 乃是「穿鑿無據, 不足信也」。 又《經義考》卷 1八四,「伏勝今文」下案語云:

[、]註13 参考註1,卷二二, 報係敬可處士書,,負410。

^{# 4.} 參考詳 1,卷二四, 周易輯划序,頁 419~420。

^{⇒ 15} 朱舜草·《經義考》 台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楊州馬氏刻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 · 版 ,卷二五一,頁 2 。

^{# 16)} 參考証 15,卷二六一,頁4

缸 171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十五之二, 台北 藍燈文化事業介限公司影印嘉廌二十年,下西南昌府雕「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 522。

郭子横《洞冥記》謂伏生受《書》於秦博士李克,然不見於他書, 未敢深信 [] [] 。

伏生受《書》於李克之說,雖見載於《洞冥記》所載,然未見其他文獻記載此事, 是以不敢述信其說。因此,其對於各項論說的確立,乃主張有許多的佐證資料, 才能證成其說,若僅爲孤讚之例,則心存懷疑,未敢輕信其說,完其作法,已能 細心考察論證的週延與否,上述觀點的成立,可以看出其對於另證之學,實有正 確的認知觀念。

竹垞既知博證的重要,在其考證之時,也能取材廣博,以供化證之用。例如:《日下舊聞》雖僅四十二卷,其中引用的文獻,即高遠「1669」種的著作。計19,不僅數量繁人,且引證的內容,乃「自六經以至百家、二氏、國史、家集、方輿、海外之記載,遺賢故老所傳聞,靡不蒐錄。」。計20 ,這些豐富的引書文獻,能奠定其考證的厚實基礎,也使其考證的成果,能廣爲學者所引用。此外,在《經義考》的纂輯上,亦能廣徵各類的典籍,使得其書的編纂,能收致良好的參考價值,例如:在《連』》的皆錄下,即徵引《周禮》、《「海經》、「杜子春口」、「相晉日」以下,迄於「黃宗炎口」、「顧炎武口」、「九何日」、「黃與堅刊」等等,凡七十六項次的解題,對於我們瞭解《連山》的內容,實有莫大的助益。

竹垞喜於掌握各類的文獻、舉几經史子集諸籍、乃至於軼文瑣事,佛道諸籍、 起至金石鐘鼎之文、皆有涉獵,是以在考證成效工、能有較多的突破。由於能講 究實證,是以在其考訂之時、多能言而有據、徵實可信、遂能突破舊有空疏的學 風、爲乾嘉考證學派的發展、提供指引的方向。在明清之際、學界盛行空疏的學 風、其能重視文獻引證的功用、並能親體力行、實際從事各項考訂工作、故其考 證諸作、能蘊含多種資料、以利考證的推演、視其作法、實有值得效法之處。明 清之際、學風流於空疏、博證的推倡、實能改善此 風氣,使學術的風氣、實趨 於篤實、在竹垞等人的推動之下、也逐漸能改善舊有的風氣、並進而影響到乾、 嘉學者的考證觀念。

1、反對抄襲,注重創發

^{# 18} 参考計 15,卷二八四,頁1。

注 19 参考李感銘·《越變堂讀書記》八,頁 1012 的統計《時值问.台壬申·1872 正月初七日。

EE 20 末稻孫 竹坨行过, 台北 藝文印書館影印《丙子叢編》,民國 61 年),員 5。

明代中葉以後, 抄襲之風競起, 抄襲、偽書的情形, 乃時有所見。潘未在《曝書亭集·序》中指出:

自明中葉·偽文競起·擬做蹈襲,浮囂鉤棘之病、紛然雜出、二三君子以清眞矯乙,而莫能故也。迄於末年,纖銘怪譎,軌則蕩然,道丧文弊於斯爲極 註 2.

明代中葉以後,學風流於仿效,抄襲成文,僞冒作者之事,屢見不鮮。清初時期, 此風益烈,竹垞亦曾倣效古人文句,及長,乃大悔少作,於是改變治學的觀點, 至能重視創發之見。竹垞〈報李天生書/中指旨:

僕少時爲文,好規做古人字句,頗類于麟之體,既而大晦,以爲又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應,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曾氏之工,不自知 其近於道思 32.22 。

竹坨占文的創作,從不自覺的做效開始,後來悔其少作,乃主張文章能夠盡所欲 言,以爲己用。這種觀念的改變,使其文章能脫離抄襲的陰影,重視個人的創發, 並且能擁有自我的風格。竹垞和朋友談經論文之際,亦時時流露出此一觀點。在 〈報季天生書〉指出:

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做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 人心,而不爲虛發、32.23。

其認爲文章的創作,不應該模仿前人的文句,否則將使內容空洞虛發,無法傳達 心中的意旨。因此,其事張文章本乎自得,能暢所欲言,不受前人文句的束縛, 失去創作的用意、《曝書亭集》卷二十七〈秋水集序〉指出:

之之有旅者,無畔於經,無電於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 不在襲古人以求同 51 24 。

文章的創作,不應抄襲占人文句,乃主張文章理應「本乎自得,抒印心所欲」。」, 這種觀念的轉換,使其文章的創作,能具有創發性,非專意尋求做效而已,如此 一來,才能突破模仿的層次,真正具有個人的特色,也使其文章成爲表達的工具。 當其晚年課孫讀書之時,也能表達其反對抄襲,重視創發的觀念,用以教導後報 商學之法。朱稻孫在〈竹垞府君行述〉中指出:

註21 參考註1,卷頁, 番序,序一。

註22 参考註1,卷三一· 報李天生書 ,頁395。

st 23, 參考註 1,卷二 - · 頁 396。

E 24 參考註 1 , 卷二七 , 秋水集序 , 頁 458 。

(竹垞) 閒居謂稻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 寶奧;未有空疏淺陋,剿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今汝年已長,《記》云: "時過然後學,則勤苫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斯言宜 二復也 at 251。

這種反對抄襲的看法,也展現在學術的研究上,凡是抄襲之作,均給予嚴厲的批評,例如:胡黃《五經大全》的修撰,多是抄錄前書,集結成冊,竹垞對其作法, 乃深表不滿。《經義考》卷四九,《周易傳義大全》下案語云:

水樂中詔修《五經》、《四書大全》,關館則給月饌,書成則賜鈔賜幣賜藏,又御製 序,又頒行,稱爲廣大悉備,不知胡廣諸人止執前儒之成編,一加抄錄而去其名 如《詩》則取諸劉氏,《書》則取諸陳氏,《春秋》則取諸汪氏:《四書》則取諸倪氏:《禮》則於陳氏《集認》外,增益吳氏之《篆言》、《易》則、天台、鄱陽二董氏,雙胡、雲峰二胡氏。於諸書外,全未寓且,所謂《大全》,乃至不全之書也。夫既竊其廩賜,並未效纖毫搜采之勤,讓私書爲官書,以罔其上,豈不顧博聞之士見而齒令子?即此可見胡廣心獨之不純,而同事諸臣亦苟且蔣戲甚矣。註26 6

竹比對於《五經大全》的編纂,悉數抄襲前賢之書,「未效識毫搜采之勤」,「攘私 書爲官書」的作法,甚表不滿,並以胡廣「心術之不純」,其餘纂輯諸臣「苟且遊 戲」爲評,諸如此類的評論,可見其反對抄襲的作爲,並且對於此類的作品,提 出嚴重的批評。綜合上述所論,竹定曾對抄襲之作深表不滿,但對於著作能有創 見者,則持肯定的態度、如:《經義考》卷二九二,郁禾《五經考報》下案語:

郁氏不知何許人,亦未晰其時代,第知其字曰訂營而已 休寧戴生 錡獲之揚州士人家,手錄以歸,之凡二十二篇,又 序〉一篇,辭甚條 暢,不襲前人齒牙,可謂博雅之士 註27 。

竹坨對於郁禾《五經考辨》一書,能夠辭理通暢,內容能有創發,「不襲前人齒牙」 的作法,則深表肯定,並給予「博雅之士」的評價,這種重視創發的精神,使其 在學術研究上,也能審慎評估學者的論點,並能針對各人的論見,提出其個人的 創獲,使其考證的成果,能受到世人的重視。

竹垞反對抄襲,重視創獲,在其編纂之時,都能儘量標注出處,如《日下舊聞》在編纂之時,雖採錄一千四百餘種圖書,但「慮觀者莫究其始,必分社於下」

at 25 參考註 20, 負 7。

註26 參考註15、卷四九、頁8。

[「]aE 27 参考註 15·卷二五 - · 頁 4 。

ra 28 , 究其仁法,乃是效法衞是《禮記集說》之意:

昔衛正叔嘗纂《禮記集記》矣,其言無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 而曰 「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彝尊不敏, 竊取正叔之義 == 29 。

竹垞反對抄襲他人之說。因此,當序釚在編纂《詞苑叢談》之時,不注明出處時, 竹垞尚能提出規劃,以盡朋友之責。 1 10 竹垞能在治學的觀念上,反對抄襲前 人的論點,並對於當時流行的抄襲風尚,提出批評與建言,顯見其對於學術的創 發性,抱持著正確的觀念,這種觀念的延伸下,對於考證學的發展,能有所貢獻。

公稽古崇漢,重視傳授

竹垞冶學講究實證,凡事能審慎客觀的評量,於是從文獻的整理過程中,發掘漢學考據之學,未可盡廢,是以其治學的觀念,明顯傾向於漢儒考訂之學。《曝書亭集》卷一十五,(注)村銷夏錄序〉指出:

予嘗至太學,摩挱石鼓又,驗其行數,據以歐成都楊氏之作僞,因 是而思,漢儒訂詁之學,有未可盡非者爾 ae 31 ^

竹垞能根據實物考察,得知經籍僞作的情形,並由實際的考訂中,能知漢悟訂結之學,實非全然無益,能有功於經學的審訂者也。由於重視實物的考察,使其對於漢碑的學術價值,持有肯定的態度,從不斷的考證過程中,也深知漢儒學說的精當,實有值得參證之處,乃人力鼓吹漢儒的學術成就。例如:《經義考》卷二九七案語云:

漢之經師用力勤而訓義艱,有功於經大矣。而又藐藐各守其師說, 遇文有錯互,一字一句不敢移易,其尊經也至,莫有侮聖人之言者,平 心以揆之,漢人亦何罪不有?乃宋人之論,謂《詩》因《序》而亡,終 因窮而絕,至以訓詁之害等于秦火之曆,好乃過與 註 32 ?

証28 參考証1,卷二五· 日下舊聞序 · 頁440。

近29 参考証1、卷三五、 日、舊聞序 、頁44()。

註 30] 參考本又第二章第二節「宋弊单的交将」一定,該又有較爲評盡的說明。

註31 參考註1,卷二五, 江村銷夏錄序,頁439、有關於辦歷楊慎偽作石鼓文的論證, 免於朱轉學。《膠書亭集》卷四七,石鼓又版,頁561~562,相關的說明,許見 第二節「冶學的方法」

註 32 參考註 15、卷二九七,頁 17、又參考註 1、卷三四、(校經圖序 亦有類似的評論, 其謂「漢儒周有功於八經」者 頁 428 、即在推崇漢傳的成就 人分 论曾於《膠書亭集》卷七八、 儒學訓學倪君墓誌銘 、頁 884 指出 「群經縱有錯簡,宜仍其

漢代經師致力於經文的訓釋,由於遵守師說之言,是以不輕言改經,有助於經文的保存。因此,竹垞在考證過程中,發現漢儒治經的成果,實非 無可取,乃積極轉爲尊崇漢學,後能以此名家,張之同將其列人「漢學專門經學家」 : 33 ,即爲明證。

漢儒崇尚訂記之學,往往說一經至百餘萬言,故傳識之上,能深從其說。反之,宋儒尚義理之學,動輒改經以合論議,雖能發明經義,但往往缺乏實證,是以博古之上,必從此判宋儒開始 註 34 ,竹垞對於漢朝以下的經學風尚,有著如下的評論:

予謂經學之不明, 非一日矣。自漢迄唐, 各以意說, 散而無紀, 其弊至於背畔, 貴有以约之。此宋儒傳汪之所爲作也。今則十守繩尺, 無事摶稽; 至問以箋疏, 茫然自失, 則貴有以廣之 zz 35 。

门漢迄唐的儒者,崇尙廣博,未能定於一說,易致於散亂無紀,必須濟之以簡約, 使論點精簡深入,達到闡釋經義的目的;至於宋儒以下的學者,過份崇尚義理的 發揚,反輕忽博證的功效,持守經,以爲立論的根本,至於其他經疏之文,則 未能涉及研究,必須濟之以廣博。竹之對於漢代以之情初的經學發展,皆有批評, 其經學的觀念,則近於漢儒之說。由於從實證的觀點出發,使其對於漢儒的博學 能文,不輕易改動經文的作法,表達出深切的認同。

竹垞崇尙漢學,對於宋儒的表現,能有所批評,尤其對於《太極圖說》、《皇極經世書》的評論 計 36 ,更曾獲得黃嗣艾的讚賞 註 37 ,並引爲有識之言 茲引《經義考》卷二七一,邵雍《皇極經世書》下的案語,以爲論說:

康節之水火土石, 仿諸佛氏之地水火風也;色聲氣味, 取諸佛氏之

舊,宋元諸儒,多廷臆見更易,未免舞聖人之言」。囊:「倪君」,爲「倪我端」,上 近之又,雖是价咤評論倪氏的經學概念,但其云「其持論顯與予 份讫自己 合。」、 顯見竹垞對於宋元諸儒的改經行為,頗不以爲然。

近33 張之洞、芭希曾稱正 《書日答問補正》 對錄二 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 · 台北、漢 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3年1月31日,,頁347。

^{新 34 翁万綱:《經義等補正》台北 新 天豐出版 有 限股份公司,民國 73 年 6 月初版 ,卷第二、負 14、該 2 指出 「大約博聞合見之士多喜販宋儒,是亦後學所不可不知也。」,這種說明,正符合竹定觀念的轉變。}

if 35 參考註 1、卷三四、 五經異序 、頁 428。

⁵至361有關《太極圖說》的論點,見於參考註 1、卷二一,〈霸中讀書十二首 ,頁 261。 又卷五八,、太極圖授受考〉,頁 677。至於《皇極經世書》一書的評論,則參考註 15、卷二七一,頁4。

色聲香味也,週數之五,率去其一,若夫天有五星,她有五服、五溝、 五章,人有五藏,教有五典、五禮,祭有五祀,目有五色,耳有五音, 口有五味,鼻有五臭,手有五指,繪有五章,律有五度、五量、五權、 五見,康節亦安能悉爲咸損其說?亦室而不可項矣 # 18

竹垞從客觀的比勘中,察知邵雍取佛家之說,用以解釋經義,並擅目更改經文的 作法,評爲「鞏而不可通矣」。竹垞反對宋儒改經的行爲,〈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 指出:

群經錄有錯簡,宜仍其舊、宋元諸儒,多廷臆見更易、未免侮聖人 之言,其持論頗與予合 至39 。

上文是竹垞總評倪我端的經學觀念,惟文未云「其持論頗與予合」,顯示其經學的觀念,同於上述的論見。從說明之中,可以感受其反對改經的行為,主張「縱有錯簡,宜仍其舊」、因此,在其校理經籍異又之際,也不輕言改動經文,以行其舊說者也,這種種的作法,與其平日的主張相符。此外,其批評宋元諸儒的改經行徑,乃是有侮「聖人之言」,顯見其能突破宋儒至一的想法,而在治學的觀點」,傾向於古學的主張。

竹坨雖反對宋儒的改經行爲,使得經籍雕其原貌愈遠,但其反對宋學最力者, 卻是學者過度崇尚宋子學說 (al 40) 因而導致民眾僅習朱子之學,放棄其他經籍的 研究,對於此 行爲,竹垞提出高度的不滿,其認爲「聖人之道,著在六經,是豈 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 at 41 ,是以其對於過度崇尚朱學,致使議論稍欠公允的 情形,則提出其個人的批評。例如:《經義考》卷二八二,「張子《易》」下云:

伊川嘗語其徒學《易》生看王弼。蓋漢儒古《易》或充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而明道、凍水諸公皆誠其以《老》、《莊》解易。愚致橫長《易說》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聞如「谷神翳狗」、「三十輻爲一穀」、「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罪未至深於桀、紂也。至42 °

at 38, 參考註 15, 卷二七一, 頁 4。

ыN 參考註1,券七八,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頁884~

正40, 參考証 1, 卷三五, 道傳錄序,,「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失予之學, 源於二程子,先二程子言學者爲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接孟子,爲道統之正。」, 即說朱學獨尊的現象。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78 年 4 月 ,頁 434。

註41 參考註1、卷二五, 道傳錄序,頁434。

[、]註 42 參考註 15,卷二八三,頁8

歷來批評上弼緣引《老》、《莊》解經之罪,深於桀、紂者,始旨范甯之說。宋儒深信其說,遂以此非議王弼之過,如程顯:「上弼注《易》、玄不見道,但卻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司馬光云:「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旨。」 計 43 ,是以宋儒對於接引《老》、《莊》之言,以解經義的作法,提出許多的批評。竹垞以宋儒亦接引《老》、《莊》解說經文,說明其弊不足以深責,至於宋儒評論王弼之失,則是承繼范甯之論,致有失當之處,竹垞另作《王弼論》、計 44 ,藉以說明其說不足輕信,這種審愼評估,不輕信成說的態度,實值得我們的效法。

又《經義考》卷 じ、孫承澤《詩經朱傳翼》ト案語云:

退吞孫氏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毛氏較齊、魯、韓三家、《詩》 最醇,故獨傳,其亦何罪之有?此由尊朱子之過也,未免失言矣 涯45 。 有關末儒對於 - 納注《易》的看法,三見上文說明,茲不贅述。承澤以毛亨之過, 甚於上弼注《易》之失,乃是尊崇宋儒以來的 - 貫見解。由於過於尊崇朱子學說, 致使議論失當,無法客觀評斷其價值,是以竹垞評爲「天言」,表明其反對的方場。

竹坨冶學既尊漢學,也能吸收漢儒的師承概念,故對於學術的演變,顯得十分重視。無論是學說的授受,或是典籍的流通,多能說明演變的歷程,例如:《經義考》卷.,朱熹《易傳》下錄竹垞案語云:

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问。 自克齊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 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為奉化教諭,則去程《傳》, 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錄诗,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 子兀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 今用之三百年,皆《易》者茫然不知《本義》元本,若知者,豈非朱子 之罪人與 # 46 ?

程頤《易傳》源自 E弼之本、朱熹《本義》則源自呂伯恭本、二者授乏不同,後 經量楷強行併合二書,並以朱熹之本牽就於程頤之書。其後,朱熹之書通行於世, 且成爲科舉的樣本,程頤之書爲七了略去,故战知乃削去程《傳》之文,卻忘記 朱子《本義》所用的底本,係取自呂伯恭之本,而非取自王弼之書,如此一來,

計 441 參考註 1, 卷五九·、王弼論 ·頁 695~696。

註45 參考註 15,卷 一七,頁2。

at 46 參考註 15·卷二一,頁6。

則流傳體系錯亂, 非原來次第。觀其案語的內容, 可知程、朱 書的授受來源, 也能得知其流傳的過程。竹垞重視經學的流傳過程, 每於各期經說的風尚, 能有清晰的認識, 茲舉《曝書亭集》卷 四,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五:

以例。说《春秋》,自漢儒始 曰牒例,鄭思、劉寔也。曰諡例,何休也。曰釋例,縣谷、杜預也。曰條例,前爽、劉陶、崔靈悬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寧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遙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畢艮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篡例,韓澤、李應龍、咸学僧也。曰總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數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 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谏德寧也,曰門例,王鉉、王炫也。曰她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问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则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欽訂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從之簡之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潤有例義,刀氏有例序,繩乙以例,而義益紛綸矣 註47 。

觀,述所論的諸多條例,從兩漢迄於宋元,凡是驚測《春秋》例則者,均能涵攝其中,觀其所論之例,內容紛維多力,若非通於經籍流變者,實難以言明清楚,可見其對於經學的流變,頗爲留意,在龐搜博考之際,所論能有參考價值。此外,《經義考》尚有「承帥」五卷,專門說明各經師的傳授體系,於各經師的傳承過程,有清楚的記載,請詳見第八章第二節「類目的闡釋」的說明。

竹垞重視典籍流通的情况,其藏書多能記其來源,例如:〈太平寰宇記版〉 支指 目: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目錄》二卷。宋朝奉郎太常博士樂史撰。 康熙癸亥 1683 ·抄自齊南王祭酉池北書庫,闕七十餘卷 後二年,後 借崑山徐學士傳是樓本繕寫補之。尚闕河南道第四卷,江菊西道第十一 至十七卷,開黃岡王少詹購得上元焦氏所藏足本,及詢之,則卷數殘闕 同焉 至48 。

據此,對其家藏《太平寰宇記》一書,係抄自王士禎家藏之書,惟闕七十餘卷, 其後借抄徐乾學「傳是樓」藏本,使其內容僅闕八卷,人大補足原來的缺漏。從 十又的說明中,可以得知其書流通的來源。在《經義考》、《曝書亭集》中,即有

註48 參考註1、卷四四、 太平寰宇记數 、頁530。

許多關於藏書的記載,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圖書流傳的經過。由於其重視傳授的過程,是以《經義考》在編纂之時,能加入學術的演變、藏書的始末、以及存住的考察等等,有助於讀者瞭解經籍傳授的情形

博識之土,易於接受漢儒的考訂之學,終將走向考證之路。同時,由於接觸資料愈廣,對於宋儒改經的情況,也能產生批判的心理。竹垞所處的時代,猶是理學發達的也代,是以其論學的觀點,雖偏向於漢儒的考證之學,但對於理學的排斥程度,並非十分嚴重,僅是客觀意識到宋儒的觀點,未能合乎實證,且在定於一尊的情况下,難以兼顧事實的正確判斷。嚴格說來,其對於宋儒的批判,僅是客觀的呈現事實,以供讀者抉擇。相較之下,顧炎武諸人,較能秉持「漢、宋兼采」的觀點,竹垞較偏向於漢學的考證,對於宋學義理的闡釋,也較少發揮,是以其經學的成就,僅在「考證」的部份,並無其他義理之學的撰著,這種景尚漢學的思考方式,與其重視師承傳授的觀點,有著明顯的關聯性。

四、實事求是,不執成見

竹坨分尙漢儒考證之學、考證在於求眞、求真的精神、在於審慎評估、實事求是,故當能運用校勘、辨僞之法、以考求事實的眞象。中國與籍的流傳,在歷經百千年之後,文句常有改動,竹垞在考證眾多文獻之後,對於與籍內容的眞僞是非,能有清楚的認識。因此,在治學的觀點上,傾向實事求是,對於文獻的記載,也能提出不少的修正,茲舉數例以明之:《曝書亭集》卷四千六,〈溪州銅柱跋〉云:

康熙戊午 1678 ,崑山葉徵士变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 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郵致,具錄記又。審訂 楚世家〉之误,「弘 皋」,止名曰「皋」;彭士愁、易以「土然」;其子師果、易以「師暠」, 劉勁,本靜工車指揮史,不書其官,未免太略,亦且失實,斯當以記爲 正也 1249 。

這是針對歐陽修《五代史》的錯誤,提出糾彈。雖然歐陽修的學術聲望頗高,但 其相關史實的記載,仍有謬誤,竹垞據〈溪州銅柱〉的銘文內容,來考察相關資 料的錯誤,據以補證若干的史科,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便其對於史料的正確與 也,十分重視,是以至勤考訂各種典籍,故能有卓越的成就,張之洞將其列入史

註49 参考註1、卷四次、、溪州鲕柱記版/, 頁557~558。

學名家之列。計50 、引爲明證。

「實事求是」是考證學家的必備要件,隨著廣泛閱讀各項資料之後,竹坨對於史料的真象,也能客觀的分析評斷,不輕信成說,爲求達成此一目標,其對於材料的選擇,十分重視。竹垞重視金石史料的價值,每引爲判斷的準據,但其運用之際,亦能審慎評量其正確性,〈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云:「金石之文亦有不足信者」。 5... ,即表明其實事求是的觀念。例如:〈題僞刻李衛公告西嶽文〉云:

世傳李衛公未遇,爲又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任,若 微時預以常王自辞者。考之史,衛公初仕隋,爲殿內直長,尋爲馬邑丞, 唐高祖擊突殿,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鎮,上急變。《新、舊唐書》所 載略问,可謂不知天命之九者,亦安得於未遇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 將相子。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之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 之頭,焚其廟宇。」豈衛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 皆無之,蓋近代作僞者爲之,眞安男子也 註52,。

「李衛公」即爲「李靖」,相傳其未遇之時,曾爲文告西嶽神,期能得取天下,或 擇明主而輔之,其故事後爲析 光庭〈虯醫各傳〉 註 53 取法,以其能預知李世民 之賢,乃盡力輔之,終得天下 然而,竹垞考之《新》、《舊唐書》,以李靖初時仁 隋,未能襄助李淵,以其預知李氏之賢,擇明主而佳的論點,或有盲誤,其既未 有爲文告西嶽神之事,則其碑文,必爲僞刻,不足爲信,是以金石碑文,未足至 信,全需憑藉史實論定之。因此,竹垞雖能運用金石碑帖,但亦并全然盲從,能 實事求是者也 此外,其對於實錄的取擇,亦非完全書信,〈南京太常寺志跋〉云: 「實錄出於史臣之曲筆,不足從也。」 註 54 ,這是針對明代實錄的缺失,所提 出的批評。一般而言,學者對於實錄的史料價值,常持肯定的態度,但竹垞仍能 查其實情,不輕信其說 在其晚年之時,曾有感於《建文實錄》的紕繆,乃發願 重新考正釐訂,「無使後世滋感也」 註 55 ,這種實事求是,爲求保存文獻的眞實

註50、參考註33、附錄二 國朝著流諸家姓名略 ,頁343~360。

at 5., 参考註 1、卷四八、 曾及翳齊太公二碑故 、頁 574。

註52、參考註1、卷四八、 題偽宛李衛公告西嶽又 、頁581。

[、]a 53 其事見於《太平廣記》卷一九三,內容爲大多料撰,不足爲信。由於文筆生動,故 事而傳極廣,後爲明鳳翼及張太和《紅拂記》:凌初成《糾髯翁》:馬夢龍《女丈夫》、 無名氏《雙紅記》等取法。

註54 参考註1、卷四四、 南京太常寺跋 ,頁541。

註55 參考註20,頁7°

性、乃孜孜矻矻從事考訂工作、使其考證的成果、能具有參考的價值。

竹坨在文獻整理之時,能不執成見,對於前人論訂的成果,也能審慎訂量,不輕信成說。透過這種獨立思考的審查,便其能夠突破成說,擁有嶄新的見解。(史館上總裁第六書)云:

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咒,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 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人者,分鑣而馳,遷杂之塗既殊,相爭如水 火,富是時,中五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 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耽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本,定其是非,別 有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问異分邪正賢不自也 至56 。

竹垞在整理典籍之時,主張不可先存門戶之見,以免有礙事實的探討,對其又獻的整理與考司,能深有益處。文獻的整理,若有先入爲主的概念,將妨礙考訂的正確性,也無法突破舊有的論點,惟有不輕信成見,能據文獻來判明眞假,才能有助於正確的評斷。竹垞有關《明史》的諸多論點,能贏得世人的肯定。例如:《清史列傳》卷七十二,《文苑傳》〉指屆:

(竹坨) 調方孝孺之友宋史珩、王孟縕、鄭叔度、林公輔諸人咸不及於難,則又皇當日無幷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之事,其所謂九族者本宗一族也,謂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爲小人 作史

者不可先存門户之見,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世皆以爲有識、# 571。 竹垞重視文獻的真實性,凡事以實證爲基準,不輕設立場,故能客觀評判史實,有助於文獻的整理」作。在其整理歷來經學傳授體系時,對於前人抱持成見的看法, 也能提出批評,所謂「議祀之典,先橫七十子之目于心胸,慮縊七十二人之外,于 是論者紛綸,以聽斷爲進退。」「註 sk ,過去學者在整理孔子弟子的資料時,往往 受限於「七十一人」的成見,致使考訂難以反映真實的情況,所得的結果,也會有極大的出人。因此,竹垞對於前人整理的概念,抱持不同的想法,使具考訂之時, 能不先拘泥於成見,能以文獻爲佐證,使其考證的成果,能有所突破。

以今日而論、「實事求是」僅是一個簡單的學術觀念,但衡諸當時的學風,普遍流行著「抄襲」的風尚,其能堅持「求真」的理念,尤屬難得。竹垞能堅持講究實證,不輕信成見,這種客觀思維、辨證的方式,將有利於考證學派的發展。處於清初時期,其能擁有如此的見解,使其考證的觀念,可以超越同時的學者,

註56 參考註1,卷二二,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頁407~408。

[[]至57、王鍾翰點校 《清史列傳》卷七一、 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11月 、頁5776。 至58 參考註1、卷五八, 孔子弟子考,頁651。

能以考證聞名於世,觀其考證的成果,能屢爲後世學者取法,引爲考證的輔證,其中《經義考》一書,更名列考證學的經典著作。此外,「不執成見」的觀念,即是秉持客觀分析的理則,凡事不受限於前人的判定,能依據證據的多寡,來判斷事情的真象與否,使其能突破傳統的觀念,在考證事理之時,能有很好的創見。每個人在判斷事理之時,往往會受到前人識見的影響,若多以前賢的觀點爲其依據,將很難從事客觀的分析,從其文獻整理的觀念來看,能不輕信傳言,凡事均能依據史料的內容,使其更能瞭解事件的真象,所得的結果,也能突破舊有的觀點,擁有許多的創獲。

五、簡明精要, 去除繁瑣

竹垞治學的觀念,雖講究援據精博,但非堆砌資料即可,其重視文獻的釐訂, 並主張表達的方式,要能精要切當。《曝書亭集》卷 1 | 四,〈春秋地名考序〉云:

《地名考》一十四卷。吾鄉徐處士善所輔,予受而讀之 愛其考跡 疆理,多所釐正,簡矣而能周,博矣而有要,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挈 其領也 == 59 。

凡是考證之作,必須簡明周詳,博證能有條理,才是難得的佳作 竹垞強調博證的重要,但若僅求廣博,排比諸文,未能稍事剪裁,終非完善之作,故其主張博證之餘,需繩之以簡約精當、《曝書亭集》卷一十一〈史館上總裁第七書〉中指出:「纂修者,得以參詳司異,而不失之偏」。60 ,所謂「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即是重視剪裁的作用。在眾多材料之中,詳參博考,釐訂異同,万能得出著作之精髓。因此,其雖提倡博覽群籍,但非一味的講究廣博,而不事剪裁。〈五代史記注序〉強調刪繁削簡的觀念:

歐陽子《五代史》,其初约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兄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 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歸於要,然 可天、 職方 二考之外,舉凡 禮樂、兵刑)、職官、〈食貨 諸大政,略喬勿書 & 61, 。

文辭能求其簡約,而有法度;內容求其精要,而刪其繁贅。取材宜廣,剪裁宜精,才能達到簡明精要的要求。竹垞〈讀禮通考序〉中指出:

註50 参考註1,卷二四,《春秋地名考序,頁427。

旺60 参考註1,卷二二,頁408。

^{¥61} 參考註 1, 恭三五, 五代史記,任序,真531。

《讀禮通考》 凡一百二十卷,摭采之博而擇之精,考據之詳而執之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 # 62 °

學術的撰著,需要採證廣博之外,也要重視題材的選擇,才能精要的闡釋事理。 竹坨雖強調博證的工人,也重視精要,若僅要求廣博,而不能精當切要,終究不 是優秀的著作。因此,其對於文獻的考證,除要求內容的豐富之外,也能注重裁 朝,使考證的結果,能夠簡要精要的呈現,非單純的排比,所能上擬者。

竹垞重視剪裁的作用,對於繁雜累贅之書,亦提出其批評的論點,如〈夢梁 錄跋/指出:

襄從古林曹氏借抄《夢父錄》,係楊禮部南峰節之,止得十卷,後 留京師,開案村梁氏有足本,其卷任之,亟錄而藏諸笥。歲辛巳 1701 , 寓居昭慶僧樓,取而卒讀之,嫌其用筆拖沓,不知所裁,未若泗水潛夫 《武林舊事》之簡而有要也 至63 。

雖然竹垞重視又獻的引證,但對於資料的精簡剪裁,亦甚表重視,若其書繁瑣無當,倒不如簡而有要,較能流傳久遠。在其晚年修訂《曝書亭集》之時,也能秉持精要簡明,太繁剔謬的要求,來刪改自己的全集,希望能透過採擇之後,使其傳之久遠,其在《寄禮部韓尚書書》中,闡述這種觀念:

(竹垞)緣已刻未刻稱未免太多,慮不足以傳遠,尚須削繁剔繆,

存其十五, 然後鱔錄上呈記室 = 164 。

的定書稿雖多,但為求流傳久遠,仍主張「削繁剔繆」,將稿件擇要刊行,這種整理的觀念,並非一味的求多取勝,乃是主張簡明精要,去除繁瑣無用的內容,才能使文章流傳後世。從《曝書亭集》的刊印,正可看出竹坨刪除許多的詩又稿件,是以後世學者,時時輯錄具佚詩遺文,如:馮登府輯《外詩》五卷,《詞》 卷,《文》

二卷,有道光刊本行世、社 65);另有翁之潤《曝書亭副拾遺》 (社 66 等等。從上述的論點,可知其雖主張博引群書,但亦需加以剪裁,使其精要切當,去除贅文,這種治學的觀念,使其作品能夠簡明精治,流傳後也,且能贏得眾人的讚賞。

竹尾治學的觀念,目有一套運行的法則,以今日觀點視之,其治學的觀念,

年62 參考註1,卷三四, 讀禮通考序,貞424。

正63 參考註 1、卷四四、 夢楽錄跋 ,頁 534

汪64 参考註1、卷二二、 寄禮部韓尚書書 , 頁 414。

話65 清, 邵懿辰撰、孫詒讓筆參校、邵章續錄邵友誠重編,《增訂四庫簡明日錄標注》 下册, 集部七, 別集以, 頁 865。

証66]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日》集部·嗣類·頁2963·

或許爭無太多創獲,但衡諸一百年前的學術環境,其中的論點,已能突破當時學 者的見解,能以客觀析理的方式,來考察學術的真實性。整體而言,其學術的論 點,大抵圍繞在稽占、永新、永善、未真等四項特點:在稽占方面,其能重視漢 學,菩用秦漢以前的文獻,對於經籍、鐘鼎、金石的運用,能有正確的概念,使 其又獻的蒐水,能突破舊有的束縛,有較多的創獲。此外,其考證的觀點,受到 漢儒司詁之學的啟發,對其校勘、辨偽的發展,能有正面的貢獻。有關其師承傳 授的概念,也明顯承繼漢儒的傳統,故能重視學風的演變,甚至於典籍存佚的追 索,皆得力於此。在求新方面,其反對抄襲的作爲,凡是抄襲之作,皆給予嚴厲 的批判,其主張學術貴在創新,能實事求是,審慎考量,再輔以實證,才能突破 舊有的窠臼,擁有創新的觀點。在求善方面,山於明凊之際,學風流於空虛奇誕, 學者往往執守一經以上說,雖是以自信,卻未能析疑,針對此一特點,竹垞濟之 以博證,從眾多文獻之中,卻析決疑,尋求合理的判斷。在顧炎武、黃宗羲,以 芝竹垞、閻若璩等人,學者逐漸跳脫陋習,學風爲之 變,轉向實學的研究。在 這些學者之中,竹垞的方法,雖非首創,但能承繼顧、黃竿人的觀點,並能全面 拓展文獻的運用・在研究的損度及深度上、能有所突破、於文獻的運用上、更能 重視經史、金石、方志的利用,顯田全方位的學風,增進學說的完善程度。在求 真方面,其能實事求是,尋求史實的真象,對於去除疑說,明辨真偽的發展,能 有上面的作用,竹垞冶學的觀點,明顯有著漢儒訓詁的影子,這種特質,顯然和 清初漢、宋兼采的學風,有著明顯的差異。在稽古崇漢的觀念下,使其學術的發 展,能逐漸走向考證之路,對於日後考證學的發展,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 治學的方法

信著名的學者,必有其完善的方法,以爲後盾,才能厚植學力。若方法未能觀照各項議題,所收的成效,必定十分有限。竹垞豐富的學術涵養,正是植基於完善的方法所致,是以能拓展學術視野,也能整深研究的深度,促使其成爲學養深厚,見聞廣博的學者。觀其撰著的性質,遍及經、史、了、集諸部,對於文獻的考證,也有優異的表現。豐富的學識,外加縝密的方法,使其析理考證,求眞訂僞方面,屢有創發之見,成爲著名的考證學者。下之之中,筆者嘗試歸納其方法,使讀者明白其運用的公則,可供治學的參考。

·、考訂版刻,審其優劣

明清之際,圖書取得不易,不少學者爲求有書可讀,乃借抄於各大藏書家, 是以抄本頗多,爲求篇章的正確及其完整,乃四處尋覓善本,以供校勘異文,補 正闕漏。在廣徵單本之下,也累積版刻判別的法則。竹垞重視版刻的價值,是以 每遇異本,往往取以校勘,鼈正又句異同,以爲讀書識學之用,對於不同版刻之 間的異同,也能加以考訂,如《曝書亭集》卷四四,〈宋本興地廣記跋〉指出:

亡友仁和吳志伊,以經史教授鄉里,束修所人,就市閒書,善價購而藏之。歐陽惠《輿地廣記》,其一也。志伊既卒於官,書多散失,是書偶歸予插架,顯蠲首二卷。徐尚書總裁《一統志》,請權發文淵閑故書,以資考驗,是編首二卷存馬,介亟傳寫,遂成完書、至67。

《興地廣記》一書,經過考訂補關之後,得以成為完書。竹吃重視版刻的功效, 並從實際整理過程中,學會辨別版本的優劣,實有其獨到的見識。明末之際,藏 書易主嚴重,善本時日,藏書家在收藏圖書之時,常佞於宋刻舊本,如錢謙益、 錢晉等人,皆以真鑒聞名。竹圫藏書,首重版刻的完善與否?對於殘本,常發出 感嘆之辭,如: 書絕妙好詞後〉云:「第七卷仇仁近記殘闕,目亦無存,可惜也。」 計68 ,又〈杜氏編珠補序〉亦云:「是書予獲之中簿,手抄以歸,惜闕其半。」 計69 ,諸如此類的例證頗多,可見其對圖書的追尋,乃是重視文獻的完整性。如 遇見有價值的殘本,必尋異本對勘校補,冀求全帙,是以不少的占籍,能得其整 理讎校,得以較完整的面貌,流傳後世。〈隸續跋〉中指書:

《隸續》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僅七卷而乃。近客吳關,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關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一十七翻,未有乾通三年 1167 弟邁後序。繹其辭,向有《隸韻》、《隸圖》、而今不得見矣。又淳熙六年 1179 恭差通判紹興軍府喻良能,亦有跋尾,稱《隸釋》二十七卷,《隸續》十卷,既墨于版,復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刊本,亦止一十九卷,將毋餘二卷爲《隸韻》、《隸圖》邪。要之關文難以復完,合依婁氏《漢隸字原》目錄次序,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補之,庶幾十得其四五矣,經 10 。

雖然《隸續》歷經鈔錄增補,猶未能成爲全帙,但經其整理之後,能有助於文獻

旺67 参考註1·卷凸四· 宋本輿地廣記版/·頁531。

社68, 參考託1、卷四三, 書絕妙好詢後,負522。

II 69 参考[1] , 卷三五, 杜氏編珠補序, , 頁 433 ·

E 70 參考紐 1,卷四二, 隸續跋),負 526。

的保存,是以其「曝書亨」的藏書,能羅致珍奇異本,成爲著名的藏書家。在《曝書亭集》的相關書跋中,常可見其積極訂補占籍的記載,諸如《太平寰宇記》 註 7、《咸淳臨安志》 註 72 等等,皆山於其校補闕陋,致使異本殘存行世,能有功於學林者也。

竹定對於版本優劣的評判,除了著重其完整之外,也重視文句的上確性,若錯訛過多,或關漏頗多,則時有批評,如〈書花間集後〉中指出:「坊板訛字最多,至不能句讀,此舊刻稍善,爰藏之一」 計 n ,因此,其藏書的標準,在於重視文獻的正確與否,若又句錯誤太多,無法通讀全文,則縱使爲書法精妙的抄本、或是宋刻古本,亦不予重視 計 是以其取擇的標準,非 般的佞宋之家,所可比擬者也。此外,也重視文字筆勢的風格,若過於粗鄙難讀,也不予重視,如〈書熙寧長安志後〉云:

《長安志》舊有雕本,字畫粗惡,斯編借錄於汪編修文升,善本也,

借乎《河南志》不復可得,爲之撫然 註 75 。

可見具對版刻的書法,也能多加重視,若字畫粗惡難讀,也難以吸引竹垞的喜好。 又〈跋儿豐九域志〉指出:「宋槧字小而密,斯則格紙軒朗(指:經進本),健於 老眼覽觀,極爲可喜,抄而插諸架。」計 76 ,竹垞曾見到宋刊本及經進本二種 不同版本,但對於該宋刊本,了小而密,不便於閱覽,未感太大的興趣,惟經進 本便於覽觀,乃取而抄之。從上述說明可以得知,竹垞對於版本的要求,除了需 要完整、正確之外,也要求其書法工整,便於閱讀。無論是完整、正確、美觀, 皆是爲求能便於讀書所致,是以其不專主宋刻,能以識讀爲考量的重點,若其書 內容不全,錯誤滿紙,或字畫粗忠小窄,不便於閱讀,則不甚重視其書的價值。 觀其累積的判斷標準,完全走可讀書爲導向,與傳統的鑒賞家,有著極大的產異, 這種重視文獻的價值,使其後來能累積學術的根基。

1、徵引目錄,考其流變

目錄是治學的門徑,透過目錄的審訂,可以得知各典籍的流傳過程,也能考

註71 参考註1、卷四四、 太平寰宇记歇,, 頁 530~531、

註72 参考註1、卷四四、 咸季臨安志跋 ,頁533

at 73 參考註 1、卷四二、〈書花間集後 , 頁 521

註74 参考註1、卷四三、 回溪史韻跋〉,頁523。

[「]註75 參考註1、卷四四、 書മ寧長安志後 ,頁532。

註 76 參考註 1、卷四四、 跋亢豐九城志 , 頁 532。

知各種學術的演變,也助於瞭解與籍的各項訊息。竹垞善於書籍的考證,對於各書的審議,均能引證書目以證,頗能收致成效。在其撰著之中,當可見各項書目的纂輯,也成爲其撰著的特色之。除了書目的考證之外,其在《曝書亭集》中,每涉及書籍序跋的撰作,也能徵引各項書目,以明白各書的內容、流傳等等,對於典籍的認識,有著明顯的助益。茲舉證其運用的實例,以是一斑:

(一) 考知卷帙的分合

歷來書籍的流通,卷軟往往析併不同,書日著錄的資料,也會也所不同,透 過書目的內容,可以考知卷帙的分合情形,如:《曝書亭集》卷一四,〈東萊呂氏 書說序〉云:

超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六卷。康熙壬戌 1682 ,予抄自無錫秦氏,凡十卷,與馬氏《經籍考》问。《宋史·藝文志》云「二十五卷」,蓋并門人增修之書,合著於錄也「註77 。

竹坨引證《宋史·藝文志》、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等一種書目,藉以明白其卷帙分合的情況,共有六卷、十卷、 十五卷的差異,並說明其所抄錄之本,同於《通考》的著錄。

從卷帙的分合,可以察知典籍的存佚情形,如《乙巳山跋》云:

《乙巳占》七卷,唐太史令李/享風撰,《唐志》作十二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十卷,則予家所藏,非完書矣 == 78 c

此處從《唐志》、《書錄解題》所載卷帙,皆遠較自己藏本爲多,而定己藏之書, 非完書矣。

從卷帙的分合,可以瞭解各書併合的過程,也能成爲藏書存關考訂的依據。 在竹垞的考訂中,每引及書目著錄的卷數多寡,來從事圖書的考訂工作,其餘類 此之例甚多,顯見其對於書目的運用,亦有正確的概念。

(二) 考察典籍的偽作

透過書目的著錄,則典籍流通的情形,可得而觀之,若其書前代書目,概不 見載,而後世出現其書,山於其書的傳授源流,頗有疑慮,乃定其書爲僞書,如 《經義考》卷二七九,馬融《忠經》下案語云:

按《忠經》蓋擬《孝經》而作,致之隋、唐經籍藝又志俱不載,恐

狂77 参考狂1,卷二四, 東菜呂氏書說序/,負 422。

^{# 78} 參考証 1·卷內四· 乙巳占跋 ,頁 530

是偽託扶風馬氏者 #79,0

竹垞查考諸家書目,俱不見載馬融《忠經》之作,其流傳的過程,既有疑誤,則 或爲僞書者也,這種透過書目的記載,以考典籍眞僞的情況,屢受到目錄學者的 使用,竹垞亦能運用此法,藉以考知書籍的僞作,有關其相關的運用方法,詳見 下文「辨明眞僞,直探本質」一文,該文有較爲詳細的說明,茲不贅述。

(三) 考知典籍的性質

歷來書目,皆繫之以類目,類目各有其特質,透過類目的聯繫,可得知與籍的性質,如《經義考》卷二二錄有《孔子徒人圖法》 書,其下案語云:

《徒人圖法》、《二朝記》、《漢藝又志》俱在「論語」。 所謂《徒人圖法》者,殆即《家語》所云「弟子解」、《史記》所云「弟子籍」也, 至 80 。

若單從《徒人圖法》來加以判斷,實難以斷定其書的性質,竹垞舉《漢書·藝文志》 入於「論語」部,以其書與「弟子解」、「弟子籍」同屬,可以得知其書的性質。

(四)考知作者姓名

在書目著錄之中,「作者」是著錄的要點之一。透過書目的資料,可以得知作 者的姓名,竹垞常運用此法,藉以考知作者的身份。如《經義考》卷一八八,吳 曾《春秋考異》下案語云:

《春秋考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著名氏,錄《三傳》又之 異者」,而《宋藝又志》題作吳曾,今從之「\$181 。 此處考察《書錄解題》、《宋史·藝文二》的著錄差異,並以《宋書》題作「吳曾」 爲據,知其作者爲「吳曾」。

又《經義考》卷四七,錢義方《周易圖說》條下案語云:「葉氏《菉竹堂書目》有逢錢氏《圖說》,當即義力別號,「at 82 是則引葉盛《菉竹室書目》的著錄,謂「逢錢氏」爲「錢義方」的別號,此處引錄書目的著錄,藉以考知作者的別號者也。因此,可以得知竹垞對於目錄可以考知作者姓氏的功效,甚爲瞭解,在具考訂過程之中,也時常徵引書目的著錄,藉以考訂作者的姓名,有關其對於書目的功效,亦有上確的認知者也。

(五)考察學術的演變

知 79 參考証 15,卷二七九·頁 8。

^{■ 80} 參考註 15·卷二二一、頁 6

^{#81、}参考# 15,卷-~:,負5。

註 82 多考註 15,卷四七,頁5。

透過書目的著錄,可以考察學術的演變之跡, 尤其在數量的增減上,更能透 顯學風的變化,《曝書亭集》卷一四,〈周易義海攝要序〉指出:

自漢以來,說經者惟《易義》最多《衛經籍专》六十九部,《唐 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今之存者,十至一二 石已 31 x3

從《易》學與籍的大量增加,可以得知其受到重視的程度。在《經義考》的著錄之中,著錄易學典籍的數量最多,可以窺知此類與籍遽增的情况,是以學術的演變情况,可以藉由書目著錄的多寡,得以窺知一二。

竹垞在考證占籍之時, 在往習慣徵引前代的書目, 或考其流變, 或審其卷帙, 或定其作者, 或得其性質, 或辨其真偽, 這些種種的運用, 都顯示其能善用書目的價值, 使其在占籍考訂上, 能有優異的表現。觀其對於書目的運用, 首重史書的引用, 如《漢志》、《隋志》、《唐志》之屬, 其能運用史志所錄的內容, 來考訂其他書目的缺失, 所獲得的結果, 分可觀。其次, 重視《郡齋》、《直齋》等解題書目, 以其能考知典籍的內容, 有利於考證的進行。竹垞在文獻整理之時, 每能引用書目以證, 使其能掌握前目的歧異, 進而做出正確的判讀, 其對於書目的運用, 乃至於書目的編纂, 均可成爲我們佐證的重要依據。

主、蒐集佚文,以利考訂

餐、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攤」引旗氏《注》云:「儺,卻之也,以葦矢射之。」又《釋工》「不亦樂乎」引旗氏《注》云:「忱深而樂淺」、284 ^

正83 參考註1,卷三四· 周易義海撮要序/·頁419。

証84 參考証15,卷二-一,負7。

譙周《論語注》已佚,竹坨轉錄上條佚文,藉以考知其大致的風格。從佚又之中,可以看出譙周《論語注》 書,注文過於簡略,隨著字書的逐漸完備,依其解釋的風格,三難收致參考的價值,如「攤」字的解釋屬之。又從「悅深而樂淺」的解說,雖可看出「悅」、「樂」對等,但如此的解釋風格,實難滿足讀者的需要。由於此類的解釋,所涉的事理單純,甚或語焉未詳,終將失去參考價值,是以逐漸爲時代洪流所沒,不存於世。

又《經義考》卷 , 繆播《論語旨序》下案語云: 《釋文》「夫子久之」引繆氏《旨序》云:「誓也,予所否者,否,

方有反 至85 0。

繆氏之書已佚,據竹垞所輯的佚文,可以得知繆氏之書,亦有切語的記載。從《經義考》之中,不乏此類的例證,可見其重視文獻的輯佚,並能引為治學的重要方法。由於能重視文獻的價值,當其遇見佚文之時,則逐條徵引,雖未能全面完整考之,專心致力於文獻的輯佚,但其作法,已受到學者的重視,並且紛爲效法,帶動清代經籍輯佚的風潮,說法詳見第十章第一節「《經義考》對經學的影響」。

清人對於輯供價值的認識, 尙處於「懷疑」的概念,學者對於輯佚的成果, 多僅視爲考證的附庸,未能專心肆力,以輯佚爲本務,縱有學者從事大規模的輯 佚,亦僅是站在考證的需要,來從事輯佚的1作。脹升在〈對清代輯佚的兩點認 識〉中,論述清代學者對輯佚的普遍認知:

當時的輯供家并不能以輯佚名家,他們得以求名的只能是考據上的 建樹。他們也不能以輯佚名家,他們得以求名的只能是考據學上的建樹。 他們也不能據「輯佚之道」開業授徒 連棟授弟子以輯書法,只是把輯 佚作爲考據之入門,恰恰證明輯佚是等而下之的學問 ([# 86

竹垞輯錄的範圍甚廣,但未有真正的專著,藉以收錄各種佚文,是以其對輯佚的認識,僅是停留在片斷星的輯錄,並未能全面的蒐求,系統的考訂,也未有完整的理論,但其收集各種佚文,以資考證的作法,卻對彰嘉考證學派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輯佚是傳統治學的重要方法,雖然其發展的過程中,一直附屬於考證學的支系,未能形成完善的系統,但竹垞身處清代初期,已能重視輯佚的功效,並引爲治學的重要方法之。,對於日後經學輯佚的發展,能有啓示的作用。

^{· 85} 参考註 15·卷二一二·頁 1。

四、博通文字,析音釋義

文宁是學問的基礎,尤其是考證之學,更應博通字學,細審字音,講求訓記,才能校勘異字,明辨眞僞 竹垞既然重視文字的異同,故在校讎之際,也能嘗試斷其正批,究其運用之法,係利用文字音訓的知識,來從事異文的審校工作。個善於讀書者,必先能審音辨字,才能識讀文獻。竹垞在《曝書亭集》卷一十五,〈江村銷夏錄序〉+1指世:「昔之菩讀書者,匪直晰其又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尺寸也詳焉」」。87 根據上述的論點,則其所謂音於讀書者,必能明析文義音釋。因此,其對於文字音讀的重要,十分重視,也能成爲其考訂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果文字不明,音讀不審,字義不辨,將難於析理、考證。基於這種認知下,其對於當時不講字學,不明六書的情形,則提出嚴止的批評:

今之摹印者,不明六書之原,至以蟲魚科斗之文,雜之大小篆,由 其所見者寡,宜爲有識所騰笑也 #88.。

當時摹印者,往往以秦漢篆文,夾雜於周代全文之中,這種不明文字廣變的先後, 導致錯亂次第,易生產錯。針對這種不講字學的缺陷,竹垞主張回歸《說文》、《王 篇》、《類篇》等書,以其較近古義,易於訓詁之故 《曝書亭集》卷三十四,〈字 鑑序〉云:

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說文》、《玉篇》、《佩觿》、《類篇》 諸書,俱束之高閣,習舉子業者,專以梅氏 曆祚 之《字彙》,張氏 自 烈 之《正字通》,奉爲《免園册》,飲充而忘其源,齊其未而不祸夫本, 乖謬有難畢舉也已、a89 。

雖然《字彙》、《正字通》同屬字書,但竹垞以其「飲流而忘其源,齊其末而不揣 大本」,加以認定其書配屬不當,分合乖離占訓,所謂「所立部屬,分其所不當分, 合其所必不可合,」 計 90 ,故主張回歸《說文》諸書。竹垞深知古字書的價值, 故積極推動字書的刊印,是以《說文解字》、《玉篇》、《汗簡》等字書,皆得其推 薦,而得以刊印行世,對於日後學術的發展,能有助符。

竹垞重視文字的異同,每能運用文字學的概念,來從事占籍的整理工作,例如:《經義考》卷一八一,「樂欬」下云:

年88 參考註1、卷三五、(丁氏印譜序 ,頁438。

註89 參考註 1、卷三四、頁 530。人同卷、(字鑑序) 頁 530、卷四三, 片簡跋,頁 524,亦有近似之論,讀者可自行參看。

王40 參考註 1,卷三四, 重刊玉篇序 ,頁 429。

《春秋》定公十二年 西元前498年 :「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 魯,孔子命申句須、樂碩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遙隳三都之城。」杜 預汪以二人爲魯尺夫,考「樂致」,《家語》作「樂欣」,「欣」與「碩」 偏旁相同,疑「碩」即是「欣」 。

「樂效」、《家語》題作「樂欣」、竹垞復考出《春秋》定公十二年有「樂碩」者、以「欣」、「碩」二字偏旁相近,而疑二處所錄入名相同、這種根據「偏旁相同」 爲斷的方法,常是學者使用的方式之一,是以竹垞在此處所做的判斷,可以提供 我們思考之用。

又《經義考》卷十一,十寶《周易玄品》下工:

《隋志》·「《周易玄品》二卷 」不注撰人姓名, 富即千氏之書。 又有「王氏《周易問難》二卷, 疑譌千爲王也。」 # 52

竹垞根據《冊府元龜》所記,干寶有「《周易問難》」卷」,復尋《隋志》載有其書,惟題任「王氏」,乃疑其爲「干氏(寶)」之誤,由於此書未見其他書目著錄,《新、舊唐書》(藝文志)〈經籍志〉皆未載其書,竹垞乃根據「干」「二」字形相近,乃定其爲誤旨,其說雖有參考價值,只是孤證難立,難以成爲定論。

又《曝書亭集》卷四七、〈溧陽長潘校官碑跋〉云:

在二十五史之中,一共出現十八處使用「黎蒸」。字者 a. 94 ,惟獨未見錄有「犁蒸」二字之例,竹垞根據正史所錄,均題作「黎蒸」。字,乃以「犁蒸」爲「黎蒸」,考「犁」、「黎」二字,其字形相近,音讀相通,是以定爲相互通用,且合於正史通則,其說確有其參考的價值。又「黎蒸」或作「蒸黎」,乃是顚倒其例的作法,其義實同,竹垞亦一併敘明,可收參證之效。如此一來,可使讀者得知「惠找型蒸」一

af 9) 參考註 15·卷二八一,頁 7。

証92 參考証 15·卷十一·頁8。

註93 参考註1、卷四七、 溧陽長曆校官碑故 、頁567。

[、]至941根據台北·中央研究院計算中 2編製、《二十五史》電腦資料庫查詢得知,其中《史 記》一處、《漢書》一處、《後漢書》一處、《晉書》一處、《宋書》一處;《魏書》 二處、《北史》三處;《舊唐書》六處,總計十八處。又題作「蒸聚」者,凡十三處, 計《晉書》二處、《魏書》一處;《北史》一處,《隋書》一處;《舊唐書》二處;《舊 五代史》四處;《新五代史》一處;《青史稿》一處,合計十二處。

句,乃是「惠我黎茲」的通用,此乃因爲文字形音相近,而有相互通用的情況,惟 此法容易流於主觀認定,故需配合其他諸法,才能更客觀的釐訂事實。

竹垞對於當時不講韻學的情況,也提出批計,《曝書亭集》卷一四,〈重刊廣 韻序〉云:

暖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賴外妄男子,偽撰沈約之書,以該于世,信而不疑者有馬,幸而《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 is 95 。 韻學不受到重視,致使有人偽胃古代韻書,以眩於世人者,亦有人深信不疑。此處所謂的沈約之書,應係指沈約《四聲譜》一書,然其書久佚,此處所謂「僞撰沈約之書」者,未详爲何人所爲,符考。竹咤既知音韻之學的重要,故在治學之際,也能引以爲助,成爲析理考證的依據 在其考訂之中,每有運用音韻之學,以證其異,例如:《經義考》卷「九」,王履貞〈唐太學壁經賦〉下案語云:

是 賦 裁《文苑英華》,當月試官以「六經典法刊正文字」爲韻,篇中既有「俾四每之问文」句,不應後轉入文韻,且法韻在乏郡,韻雖 險,亦無止押一字之理,然則「反正爲文」句,非文字有誤,必其下尚 有關文,刊本失去也 # 96.。

上履貞(賦/文, 未見其他文獻錄之, 竹垞根據文句押韻之理, 斷定其有缺文, 雖未能確實校出異文, 但其論點可供佐證。

竹垞在考訂之時,亦能運用訓詁之法,以爲判別上訛的依據。例如:《經義考》卷 八一,「魯申子續」條云:「魯中子續,字子周。(小柱云:《家語》今本作績)」。197 ,又「中子棠」條云:「申子棠,字周。(小柱云:《史記》今本作「黨」,《禮殿圖》作「儻」,角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註 98〕。此外,另有一條「申子根」云:

申子根 小汪:《論語》,字子續 小注:《咸淳臨安志》 唐贈魯 伯 小注:《臨安志》作阿伯 ,宋贈登僕 註99 。

一者易致混淆,如陸德明以「申棖」、「申續」同人 # 100 : E應麟以「申棖」、「申 策、同人 (# 101 ,) 諸如此類,究竟 人同爲一人,或分屬一人,往往判定有所不

註 951 參考註 1,卷三四, 重刊廣韻序,頁 429。

[、]註 96 参考註 15·卷二九二·自 2~ 3。

註97 參考註15、春二八一,頁6。

^{13 98、}參考註 15·卷二八一·頁6。

狂99 參考註 15·卷二八一、頁6。

[「]註100 參考註15,卷二八一,頁6~7。

[、]年101 参考註 15、春二八一、頁7へ

同。竹垞説明其看法如下:

若申禄、申棠, 艾翁圖記並列, 開兀、祥符亦並追封, 鄭康成、 陸德明疑爲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 合之可 耳 註 102 。

竹垞將其分作一人,僅說明申業、申黨判爲一人的論點, 乃在於「字義相近」的緣故。然而, 考「家」「黨」「字的字義, 似乎未有字義相近之理, 何以竹垞有此見解, 猶待詳考, 惟其運用字義相近之法, 來判定異义的現象, 即所謂的訓詁之去。

竹坨對於文字、聲韻、訓詁的認知,顯然有正確的看法,其主張三者兼治, 將有利於佐證。〈合刻集韻類篇序〉中指出:

今夫聲音又字之學,講之正非易易已, 五万之民, 風土各異, 發于聲, 不能無傷,輕土多利,重土多濁,北人舐氧爲敏舌,南人舐北為荒儋,北人不識盱眙,南人不識盩屋,此限于方隅者也。楚騒之晋,殊于風雅,漢魏之音,異于屈宋,此易于時代者也,書又既问,而音不问,統歸於一,斯聲音文字,必相輔以行,而義始備 # [103]。

音韻隨時代、地域的差異、代有移轉、由字形推其音聲、由音聲求其大義、若二 者合一、將有助於取證、庶幾可以左右逢源、論斷無礙。有關其審訂文字的能力、 也已受到學者的肯定、《曝書亭集》卷四十七、〈會稽品禹廟逻看顧字跋〉云:

黄岡張編修, 視學兩浙, 按部於越, 拓會稽山禹穴室石題字見寄, 請予審定其文 年,04 。

此處所審議的文字,乃是指漢隸而言,由於竹垞擅長隸書的創作,是以對於漢隸 的識讀,能有獨到的能力,與朋友出游,亦能考古碑,辨文字,據以驗證經史, 故其文字辨讀的能力,也能受到良好的肯定。文字辨識僅是考訂古文獻的基礎之

,在遇著異文之後,也能輔以聲韻、訓詁之法、對於小學字書的刊印,亦能極力的推倡,這種具備宏觀的遠見,對於乾嘉考證學派的發展,能有許多的貢獻。 乾嘉時期的考證發展,多能據《說文》、《上篇》、《廣韻》、《集韻》、《類篇》以證 異說,這些典籍的刊刻,皆受到竹坨的啓示,其能實際的運用上,得知小學的重要,並積極推廣字書的重要,對於後世學術的發展,確有重要的貢獻。

又字是學術研究的基礎·竹垞重視小學字書的功效,以其有助於考證的進行。 般而言,人凡崇尚博雅,善於考證的學者,皆能重視字學的重要,以其有助於

az,02 參考註 15, 恭二 \一, 頁 7。

註 1031 參考註 1 , 卷 - 八 , 合刻集韻類篇序 , 頁 530 。

[、]st.04 参考註 1、卷四七、 會稽山禹廟定石題字版 、貞 563

訓詁考證者也。就治學的觀念而言,這種重視字學的內涵,更是崇尙漢學的一種表現,漢代學者善於訓詁,能以精於字學著稱,如《說文解字》等書,在歷經千年之後,仍成爲學者考訂古籍的重要參考。竹垞在經學的表現上,明顯有著「尊古崇漢」的觀念,故對漢儒的訂訂之學,也頗有涉獵,其特重文字、聲韻、訂語的運用,對於考訂文句異同,史資眞僞,皆能有所貢獻。因此,其對於當時學界不重小學的情况,曾表達深切的不滿與嫌惡,爲求改善上述的缺失,乃大刀提倡字書的刊印,對於後世考證之時,能善用小學字書,以爲考證的依據,實有正面的作用。乾、嘉考證學派的興起,能善用《說文》、《廣韻》、《集韻》等書,這些典籍的刊印,多曾經過竹垞的推薦,使得後世考證之時,不致於缺乏字書的佐證,這種重視小學典籍的觀念,實對後世考證的發展,能有重要的貢獻。從其考證的撰著中,亦乏利用文字、聲韻、訓詁的知識,以成爲判斷典籍正訛的依據,這種方法的運用,實有先見之明,對其考證的成果,也有所貢獻。

五、精於校勘,善析異同

校勘是治學的重要方法,究其目的,在於求得典籍的正確,使讀者不致於惑於異文,導致錯引研究的文獻。竹比重視校勘的功效,在其研究學問之時,能引為治學的重要方法。無論是刊印或研究,皆能重視校勘的價值,是以每能親自領導校勘工作,雖不能以校勘名家,但其校讎的精神,卻是十分令人敬佩。《雞窩叢話》云:

竹坨凡刻書,寫樣本親自校二遍,刻後校三遍。其《明詩綜》刻于晚年,刻後自校兩遍,精神不貫,乃分于各家書房中,或師或弟子,能校出一批字者,送百錢。然終不免有批字,《曝書亭集》中亦不免,且有俗體,可知校訂斷非易事。由105。

其能重視作品的正確性, 凡是刻書之時, 皆能親自校讀五遍, 始發行於世, 縱使仍有疏漏, 學者亦能諒之。《明書綜》刻印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 四月 直 106), 其時已為七十四歲的老翁, 猶能親自校讀二遍, 後因精神不貫, 才將其發送各書房, 請人校勘, 並訂以校一錯字, 「一字白錢」的酬金, 至於《曝書亭集》在上印

H.US 清·蔡登撰·李又田手批 《雞窗叢話》, 清光緒閒新陽趙氏刊,峭帆樓叢書本、台 北 國家圖書館藏本 ,頁 12。

証 106 羅伊縣、陳士彪《朱彝尊詩詞》附錄 朱彝尊年譜 / ·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0 月 · 頁 233 。

之時,甚至能以八十一歲的高齡,「每日刪補校刊,忘其疲勞。」 註 107 ,這種 學術的熱忱,的確能讓人感佩不已。畢華珍在《曝書亭詞稿》的題跋中,即推定 其校勘的用心:

秀水七生手訂《全集》,一字一句之推敲,至於再二,蓋易實時尚未斷手。《詩餘》二冊,是其原稿,以書亭刻本校之,尚有更易,前輩以文章爲千五事,向不誣也 at 108 。

「一字」句之推敲,至於再一回,這種費心校勘的精神,能受到學者的讚揚。在其 著作之中,能屢見其運用校勘方法,釐訂文句異同,以從事學術的研究。

竹垞深知校讎之法,也孜孜於讎校工作,究其運用的法則,不乏可供借鏡之處。例如:在校勘之時,菩於利用「對校法」,此法係尋覓異本,用以校對文字的異同。竹垞重視「對校」的重要,每遇異本,必能規自讎校,在《曝書亭集》中,不乏可見此類的例證,如《五代會要跋》云:

《五代會要》 予抄自古林曹氏,康熙甲戌(1694 春,復從商在宋氏侍觀江西舊抄本,勸對無異,編中關紙數翻,兩本亦同也 註 1.09 、原書抄自曹寅家藏之書,雖不知屬於何種版刻,但其取宋榮家藏「江西舊抄本」對勘,發覺兩本缺文相同,應是出口同一系統的傳本,此係取「抄本」校勘之例。又〈書傳前集後〉五:

《尊前集》二卷,不著編次人姓氏,萬曆十年 1582 ,嘉興顧梧 芳鏤板以行,僉以謂顧氏書也。康熙辛酉 (1681 冬,予留吳下,有 持吳文定公手抄本告售,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肆索直三十金, 取顧氏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集爲宋 初人編輯,較之《花間集》,音調不相遠也,既還其書,因識于顧氏本 後 32110 。

竹坨以「吳文定公子抄本」校「萬曆 年顧梧方刊本」,這種不同版本之間的讎校, 是爲「對校」之例。明末清初之際,圖書難求,學者多蓄抄本,故每遇異本,則 持與相校,藉以補闕訂誤,是以對校之法,盛行於也,此亦當時風尚所致。竹垞 家富藏書, 无多抄本,故每遇異本,則取以校訂文句異同,亦兼補版刻闕漏,經

[「]注 107 參考註 106, 朱彝尊年譜, 頁 236。

註 08) 轉錄屈興國、袁奎杂點校 《朱彝尊訶集》, 杭州·浙江占籍出版社·1994年5月 · 頁 451。

証 109) 參考註1,卷四五,(五代會要數,頁 546。

注110 参考註1、卷四二、(書尊前集後),頁521

其校勘之後,能提高原書的價值,如《太平寰宇記》、《咸淳臨安志》等屬之 計1. 「對校法」的運用,易於發現異文,但要廣稽博考,必須有機會得到各種異本, 竹垞交友之中,不乏藏書之家,是以取得異本較易,有助於校勘的進行。對校法 的校勘方式,易於發現異又,但難於決斷,若要論斷又句正訛,需配合其他諸法, 可施行,方能有助於判明異文,得到較爲正確的答案。

除「對校法」的運用外,也能善用「他校法」,可於竹坨博覽群書,在其校對之際,也能善用群書以校,是為「他校法」。「他校法」的使用,是廣徵各類與籍,復根據其中異同,判明正確的實情。例如:《經義考》卷二八一,有關「秦商」的考。「如下:

今據《家語》舊聞聲《史記索隱》、蘇氏《古史》 《正之 或 112 。 有關「秦商」與孔子的相差年歲,一說「四歲」,一說「四十歲」,竹垞校其異同, 則動用《孔門弟子記略》、《闕甲廣志》、《孔子家語》、《史記索隱》、《古史》等書, 並取《孔子家語》、《史記索隱》、《古史》之說,以 .者相距四歲爲上,其豐富的 引證方式,可供我們校勘的參考。竹垞重視博證的功夫,故在校勘之時,能引錄 各種的典籍參校,審價呈現各項異文的情况,並據以爲斷。

人《經義考》卷 八、一,有關「閔子損」的考訂如下:

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

今本《家語》多調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 113, 。

竹巧引證可馬貞的《史記索隱》,考知《史記》、《孔子家語》俱作「上五歲」,乃據以訂正今本《孔子家語》、夏洪基《孔子弟子傳略》的錯誤 觀上述校勘方法的 運用,乃是運用「他校法」的方式,來從事校勘的工作,觀其所用材料,由於所得的結論,確有實證,工所謂善得其法者也。

在「理校法」的運用方面, 竹垞亦能運用此法,以爲校勘之用。所謂的「理校法」, 係在沒有其他資料, 可任佐證之時, 依據校者的學識, 加以推求其間異文。《經義考》卷 / 、 云:

蔡泰雕子開, 字子若 《史記》作子開 , 少孔子十一歲, 習《尚書》。

註1111. 參考註1,卷四四,(太平寰宇記版/,頁 530~531。又同卷 咸浮臨安志版 ,頁 533。

註112 參考註15,卷二八一,頁1。

旺113 參考註 15,卷二八一,頁 1。

唐追贈滕伯,宋贈平與侯 註 114 。

其下有竹垞案語 · 貞,云:「慈湖楊氏《先聖大訓》以『閒』爲『憑』, 恐誤。」 。 5 全 之 並未舉有其他例證,僅斷以二見,是爲「理校法」的運用。

人《經義考》卷一八二,「公祈哀」條下案語云:「公祈哀疑即公替哀,以「暫」作「祈」,形相類而爲也」 註 116 此類的考訂,缺乏直接的又獻佐證,僅據「暫」、「祈」子形相近,因而推測其同屬一人,這種校讎的方式,亦屬於「理校法」的應用。「理校法」的校錄方式,係依據學者的學術涵養,來從事異文的校訂工作,通常需輔以其他諸法,才能使結果確切可證。否則,若單純利用此法,將導致自田心證的困局,反與考證求實的觀念,有所不符。

竹垞在文獻整理方面,能大量採用校讎之法,據以釐訂文句正訛,究其目的,在於求得文獻的正確。占籍在傳》的過程中,往往會產生缺漏、蠶改、偽造等諸多情況。這些種種的改動,若未能校訂其誤,容易降低史料的價值,甚至有嚴知識的傳授與利用。竹垞善於校理異文,尤能善用「對校法」、「他校法」二種校勘的方法,來從事異文的審議工作,由於參證的資料、版刻眾多,所得的效果,十分可觀。昔日楊希洛在獲得自樸《天籟集》時,擬將其版刻行世,曾先將其囑託竹垞校正其誤 盂 17 ,可見其校勘的成果,能有助於《大籟集》的刊印;又曾校理《焦螟集》一書,也得到宋榮的讚賞,並以其「燦若列眉,錫鬯有功於是集,俾撰書者苦心不泯矣。」爲評(註118 ,諸如此類的讚譽,可見其校勘的成果,能深獲肯定,是以 些錯亂、缺文的典籍,經其校理之後,乃能重現行世,有助於典籍的流通。

六、辨明眞偽,直探本質

竹垞在治學之時,也重視占籍眞偽的考察,其辨偽成果方面,明顯有尊崇古 之經學,貶抑宋明偽經的意味。除經籍之外,也能兼及其他諸類的辨偽,累積眾 多的辨偽經驗之後,其在辨偽的方法,明顯有一套完整的體系,茲說明如下:

et 114, 參考註 15, 卷二八一, 頁 1。

EF [15] 參考註 15,卷二八一,負1。

at 116) 參考託 15,卷二八二、頁 5。

註117 参考註1,卷二八, 白蘭各天籟集序,頁446,

EZ 1181 請參考丁曆基 王獻唐先生於月錄版本學上的貢獻〉《閱工中夾圖書館館刊》新23 卷第2期,民國79年12月,頁44引《柳城楊氏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的資料。

(一)根據前志不錄,判定其書為疑偽之作

《經義考》卷二七九,馬融《忠經》 書下案語云:

按《忠經》蓋擬《孝經》而作,致之隋、唐經籍藝文志俱不載,恐 是偽託扶風馬氏者 # 1191 ·

舊心未載馬融《忠經》之書,故疑爲後人僞作,其說可供參考。又《經義考》卷 二,《連山》下云:

《連山》、《歸藏》、《漢志》不載,其亡久矣。鄭道元注《水經》引、《連山易》云:「有崇伯鮮伙于初山之野。」,是元魏時尚有其書。若司馬曆所注,理即劉炫僞本 allo 。

竹坨據史志不載《連二》, 乃斷其亡佚己久, 且爲後人僞作之書。整體而言, 透過 前 志未錄, 故判其書爲僞作的方法, 是較常使用的方法之一, 竹垞亦有此法的運 用, 但書目的著錄, 僅是客觀存在的依據, 是以此法雖行之有年, 且常爲辨僞學 者運用,以爲判別僞書的準繩, 但其說僅俱參考, 若未能輔以他法的運用, 則結 果未必屬實, 是以讀者在考察圖書僞作時候, 宣特別注意其判別準據。

(1)前志著錄的卷數,與現存之書未合,定其書為偽籍

竹垞在偽書的考訂 , 有前志蓄錄,但卷帙與現今之籍不符,因而訂爲偽籍者,如《經義考》卷五,卜商《易傳偽本》下案語云:

《子夏易傳》見於《隋經籍志》上二卷,《釋 又序錄》上三卷廟。 至宋·《中興書目》益爲十卷,而今本多至十一卷。不獨篇第悉依王弼, 並其本 亦無異解。……其僞不待攻而自破矣(註121)。

卜商(子夏)《易傳》,雖見載於《隋經籍志》、《釋文序錄》,然其卷帙與今本悉異,故定爲僞籍者也。

(三) 依其書文字內容,不同於當代風格,乃判為偽作

每個時代的作品,皆有其時代風格,是以審其文字風格,與其所題時代不符, 乃據以定其僞書。竹垞審其寫作內容,若不符當代文字風格,則判其書爲僞籍。 例如:《經義考》卷二,《連山》卜案語云:

黃佐《六藝·流別》載《連山蘇辭》:「復,初七日 『龍潛于淵,存 神無畛、』·····豈有《連山》之《易》乃致王弼《易傳》之體乎?作爲

EE 119 參考註 15,卷二七九,頁8。

II 120 參考註 15,卷二,頁5°

^{〒121} 参考註 15、卷五、頁 2

者拙,且爲劉炫笑矣、註 122]。

此處以《連山》 書,其作品風格,頗類於上粥《易傳》之體,乃定其書爲偽作者也。

人《經義考》卷五,下商《易傳僞本》下案語云:

孫坦疑是社鄴,徐幾,趙汝謀疑是鄧彭祖,蓋兩人俱守子夏也,然 釋其文義,總不賴漢人文字,并不類唐人文字,謂爲張孤所作,恐非今 本 # 23 。

此處以其文字修辭,不類前代風格,所謂「釋其文義,總不類漢人又字,并不類 唐人文字」、係從其文字使用的風格,不但與漢人修辭未合,縱使衡諸唐人文字, 亦頗有差異,乃判爲僞作者也。

又《經義考》卷五、《周易子夏十八章僞本》下案語云:「《紹興闕書目》亦有之,五行家言託名子夏、尤不倫矣。 盖 124 。此處乃審其文字風格,近於五行家之言,竟託名了夏之書,然了夏之時,何嘗有五行家之言,則其書爲僞作可知矣。根據上述所論,竹垞常考辦書中文字風格,並與作者風格相較,若有不類作者風格者,則定其籍爲僞作,此舉雖有直斷之大,但所判定的結果,仍可供稽證之用

(四)其書內容與占本不符,故定其書偽冒

每部經籍皆有流傳的體系,故書中的文字,能爲多種占籍所引,但後世造僞之人,未必能盡覽所有占籍,若現存之書的文句,與占本內容不符,則必出僞冒。如《經義考》卷五,卜商《易傳僞本》下案語云:

《子夏易傳》 不獨篇第悉依王弼, 並其本亦無異辭。考陸氏《釋文》所引, 。今文皆不然。又王氏《困學紀聞》引「泰, 六五〈傳云·陽之 歸妹 也」, 今亦無之。且書中引, 《周禮》、《春秋傳》, 其僞不行攻而自破矣 至125。

了夏《易傳》的內容,與《釋文》、《|| 學紀聞》所載古本文字不合,乃定爲偽籍 者也。

占書的流傳,自有其體系,後世的僞 書名,未以能盡覽前世之書,故能取前 人引用之文,與後世典籍相較,若其中內容相距頗大,則其書僞冒的成份居多, 竹垞在考訂僞籍時,能運用此法,將經籍之文,與前世引用之文相較,若內容與

at 122 參考証 15,卷二,頁6。

註123 參考註15,卷五,頁4。

at 1241 參考註 15, 券五,頁4º

驻125 參考註15,卷五,頁3 4。

古本不符,則定其後世之書爲僞籍。

(五)其書轉引後世名物,乃定為偽籍

前代之書,不應得見後代之籍,若其書的內容,曾經轉錄後世的書籍,則之出於僞作者也。例如:《經義考》卷五,卜商《易傳僞本》下案語云:「書中引《周禮》、《春秋傳》,其僞不得攻而自破矣」 註 126 。其書既題作卜商(子夏)所作,了夏爲周朝衛國人,其活動的時代,理應早於《周禮》、《春秋左氏傳》的成書時代,是以不應該見到「書的內容,但卻能摘引「書之文,則其題作「下商」所作,將明顯是僞作的作品「有關卜商《易傳》的僞作情況,歷來早有定說,是以竹垞能根據其書轉引後世的典籍,乃定其爲僞籍,其辨僞方法的運用,實能值得我們的參考。

孔安園 書序 ,《昭明文選》錄之,世皆篤信。惟朱子謂其不類 西漠又字,疑後人所托。而魯爾王氏、仁山金氏亦疑之。攷之《漢書》, 可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蓋與都尉同受《書》於安國者也,然遷述《孔 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准太守,早平。 自序》則云 「予 远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記。 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 乃征和二年 西元前 91 年 , 距安國之殁, 當已久矣。 班園敘 藝文 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乃史氏追述占文 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爲作安國 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 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戶!或曰:「劉歆移書讓太 常博士,其文载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1,此不足信耶?」曰:「荀兑《漢紀》於孝成帝三年 備过劉向典校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 11 武 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 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錢本流傳,脫去家字耳,按其本末,安國 《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矣 註127

孔安國《書序》言及「巫蠱之事」,但當時安國既歿,不當得知身後之後,是其書 爲僞籍,亦有確切證據。

[、]紅.26、參考註 15、卷五、頁4、

^{¥127} 參考証15,卷七次,頁6

又《經義考》卷七六,孔安國《尚書傳》下案語云:

安國《書傳》於「賄肅與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懷、東則滅艮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兀帝建昭二年西元前37年 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韶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於上國,况武王克商之日乎!此又一疑也 至12k 。

孔安國之時,「駒驪、扶餘」恐尚未通於中國,更何况是武三克商之時,更不該出現這些地名,然安國《書傳》竟有後世的地名,則其書當爲偽作,亦爲顯明易見之事。諸如上述所論事項,則經籍的偽作,若曾涉及後世人事地物,當據以訂其書偽作,是以作吃在考訂僞籍之時,亦能運用此法,藉以從事經籍的辨僞工作。 (六)同一作者之書,解經內容、次第,或不相同,其中必有偽作

同 撰者解經,理應前後相符,若同一處說經,有前後論點不合,則其作者可疑,應非同一撰者,竹垞亦以說經不同,乃定其書疑偽。如《經義考》卷七六,孔安國《尚書傳》下案語云:

《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氏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 珠之, 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則云:「約 至親雖多,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予 小子顏」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 湯誓 若此,亦與《書 傳》相戾,此一疑也 至1291。

同一作者的解經觀念,理應相同,然孔氏《書傳》的解經內容,與孔氏其他著作 不合,乃知其作者當有疑僞之處

州爐吳氏著書,不單有《周禮經傳》。康熙丁丑(西元1697年,為康熙三六年)五月之望,西吳書賈以抄本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吳澄即吳澂 著」,中間多有改九,又有黏箋,其議論序次,均不同於《考注》,緩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為誰所撰,姑附於此 程130 。

類似的論點,尚見於《經義考》卷一六四,吳澂《一禮考註》下案語云:

ほ128 参考註15、巻七、、頁7。

[、]証 129 参考註 15、卷七六、頁 7。

注 130 参考註 15、粉一二五、頁 9。

艸廬先生經解各有《敘錄》,余購得《周宮禮》,乃先生孫當所确, 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 八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爲晏氏爲託無疑 #131/。

由於同題某人所撰,但所論次序不合,乃定此書爲偽書者也。同一撰者之書,其解經的內容、次第,理應相符一致,若有不同,其中必有。書出於僞作,竹垞能細審書中的內容、次第,並發現其中不合之處,乃定其書或有出於僞作者也,其辨僞的方法,可供我們加以參考。

又《經義考》卷「四五·《六經奧論》下案語云:

世傳《六經輿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 序 而行 乙,云是鄭衡仲所著,前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 志略》不合,為仲嘗上書曰:「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 作《書辨訛》,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 作《刊繆正俗故》: 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艸木之學,所得者作 《春秋列,剛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奧論》曾未之及, 則非海仲所著審矣 至[32]

《六經奧論》一書,世傳爲鄭樵所撰,惟竹垞根據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而《通志》一書,確爲鄭樵所撰,既然《六經奧論》的論點與之不合,則非鄭樵所撰明矣,是以題作「鄭樵」所撰,實爲僞冒者也。然而,此法的運用,若非精通作者的其他撰著,並得知該書體例,實難以判別,是以竹垞此則判例,實乃積累不少的經驗,始能判定其書爲僞冒者也,其說可供參考之用。

(七)從抄襲他書加以考辨

《經義考》卷一次,端本賜(子貢)《計傳僞本》下案語厶:

《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竊「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以說〈小正。竊 大學〉「心正而後身修」四句以傳〈關雎, 陋矣哉 註 133 !

子貢所處時代,在子思之前,然子貢所作《nf傳》,竟有子思《中庸》的內容,且 《詩傳》均襲日《中庸》、《大學》之文,是則前後錯亂,乃定子貢《詩傳》爲係 本,其書井子貢所作明矣。

^{¥ 131} 参考註 15·春一六19·自4。

註 132 參差註 15、卷二四五、頁7。

注133 参考註15,卷一日,頁1。

又《五經四書人全》一書,乃是胡廣等人奉敕編撰之書,然胡廣等人,卻據 前書抄錄,並據爲己書,則竹垞方視同僞作,並給予抨擊。如《經義考》卷四九, 胡廣等人《周易傳義大全》下案語云、:

不樂中詔修《五經四書大全》,開館則給月饌,書成則賜幣賜燕, 之御製序文頒行,稱廣大悉備。不知胡廣諸人,止就前儒之成編,一加 抄錄,而去其名,如《詩》貝取諸劉氏,《書》貝取諸陳氏,《春秋》貝 取諸汪氏,《四書》貝取諸倪氏、《禮》貝於陳氏《集說》外,謂 增 益吳氏之《纂古》、《易》貝、天台、鄱陽二黃氏,雙湖、雲峰二胡氏。於 諸書外全未寓目,所謂大全乃至不全之書也。夫既竊其廩賜,止未效纖 是搜採之勤,攘私書爲官書,以罔其上,豈不顧博聞之士見而齒冷乎? 即此可見胡屬心御之不純,而问書諸臣亦苟且遊戲甚矣 每134。

胡廣所撰的《五經四書人全》之書,乃襲自諸多前人的作品,竹垞乃人加撻伐, 視同僞作之書。竹垞反對抄襲的作品,對於抄襲之作,則給予嚴厲的批評,說法 已見於三又「反對抄襲,重視創發」,該文有較爲詳盡的說明。

(八)依作者(行狀)、墓誌)末著錄,乃判其書偽作

作者的〈行狀〉、〈墓誌〉,多能載其撰著,尤其諸書俱備,但未及言明該書, 則此書疑爲僞作,竹定曾據以定其某書爲僞作。例如:《經義考》卷 ,林泉 生《詩義矜式》云:

泉生〈行狀 、墓志 俱吳每作,平生著述秪載《春秋論斷》而無《詩義矜式》一書,殆書貫所託也 a [135]。

據〈行狀〉、〈暴言〉所錄,林氏撰有《春秋論斷》一書,然未論及撰有《詩義矜式》,故定其書非林氏所撰,乃爲書賈所託。竹垞十分重視〈墓誌〉的著錄價值,如《經義考》卷一九一,至子才《春秋輪輻》下云:「右子才未成之書,見〈墓誌銘〉」 畫 136 ,是以對於竹垞而言,〈墓誌銘〉是考察著述的來源之一,也因此有引錄〈墓誌銘〉的內容,來斷定某書爲僞作的作品。

(儿)依據簡策尺寸大小、行款、辨明其偽

竹垞曾依據簡策尺、的大小、行款,用以辨明偽籍,例如:《曝書亭集》卷 一五,〈江村銷夏錄序〉云:「予嘗至太學,摩抄石鼓文,驗其行數,據以駮成都楊

証134 參考註15,卷四九,頁8。

註 1361 參考註 15,卷一九一、頁 5。

氏之作為。137 」。石經的大小、行款皆有定數,如五經皆一尺二一,古文篆書的石經,簡八字,根據其大小、行款的記錄,可以得知是否為偽冒之籍。有關其考訂的過程,見於《曝書亭集》卷四七,《石鼓文跋》 138 ,根據其文,可知所謂的「成都楊氏」,是指「楊愼」而言。楊愼司言所得的石鼓籍文,乃是來自李賓之所藏的唐人拓本,全部文字多達七百有一字,然竹坨考及歐陽修所見之本,共爲四百六十五字;薛尚功所得之本,僅爲四百六十七字;胡世將所得之本,爲回百七十四字;潘帳回之藏本,僅有一百八十六字,皆雕楊愼所見之文,相距甚遠,竹坨指證歷歷,且指出楊愼所見之本,與歐陽修所見之本,字句行款,相距甚多,若同計一線,不當有此差異。根據《石鼓文跋》所得的論證,楊愼所見之本,確係僞作無疑,竹垞爲求證明其誤,曾親亡太學,驗明石鼓之又的行款,其云:

至於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臼,其上漫應,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上皆缺二三字,用修 楊慎 每行增一了,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釋,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藏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又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 at 30 。

竹垞逐一推敲其行款,據以定其僞作訛增,這種藉由實證,驗以行款、字數,可 以推知其僞作的方法,實有值得效法之處。

(土)根據跋尾印記,察知其偽

無論書籍或字畫,大都有載尾、印記,可藉以考知其流通的情況。《曝書亭集》 卷二十五,〈江村銷夏錄序〉指出:

錢唐尚詹事,退居柘湖,撰《江村銷夏錄》三卷,於古人書畫眞蹟, 爲卷爲軸,爲箋爲絹,必謹藏其尺度廣狹斷續,及印記之多寡,跋尾先 後,而間以已意,折衷甄綜之,評書畫者,至此而大備焉。今之作僞者, 未嘗不做尺度爲之,然或割聚跋尾印記,移真者附於僞,而以僞者雜於 眞,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雖有大駔鉅發,俟將安施哉 # 140 ~

據跋尾印記等資料,以辨明真偽情况,是長期累積版本、書畫鑒賞者,所能考知 其詳情。人《曝書亭集》卷四十二,〈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云:「吳中點丁,每

^{# 37} 參考#1,卷 五, A.村銷夏序 ,頁439。

SE 138, 參考註 1, 卷四七, 《石鼓艾敬 , 頁 561~562。

EE 139 参考註 1、卷四七、 石鼓 天城 /、頁 562。

近140 参考註1,卷三五,江村銷夏序)、頁439。

割裂跋尾圖書,以眩人耳目,雖善鑒者,或致疑焉。」 計41 ,諸如此類,皆指明偽作者,每割裂跋尾圖書,以眩人耳目,可據其跋尾印記,察知其偽冒者也,考竹垞赴處雖無實例證明其說,但其說明跋尾印記,可以辨知書畫眞偽,此一辨偽的方法,的確有其參考的價值。

(十一)藉由書法的體勢,證知其偽

書法的文字風格,可以成為判別真偽的依據。不同時期的金石、碑版等等, 皆有其特有的文字風格,尤其是真蹟法帖,或是抄本、石經,皆有其各自流通的 字型風格,若能審知書法的風格,則能成為辨明真偽的依據,竹垞亦曾利用此云, 藉以判明真偽的情況。例如:《曝書亭集》卷四八,〈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云:

宜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又,會稽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九年 299 ,舊疾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爲不知量矣。未題元和六年 814 歲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與縣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僞託爾 証 142 。

此據其碑文的書法,不似王羲之的風格,而定其石爲僞作。竹垞的書法創作成果, 已受到學者的肯定,尤其善於隸書、行書的創作,其作品曾被賞鑒家列入「逸品 下」計143。有關其隸書的創作,得自於碑石的研習,此處得以藉由書法的體勢, 得知其僞作的情況,乃是積累平日的賞鑒。得所致,其辨僞方法的運用,頗具有 廣度,能從各種分析的角度,來從事僞作的審議,其方法能有取法之處。

竹垞喜於辨明眞偽,觀其所用的方法,綿細縝密,能從各種角度來辨明眞偽,且分析的內容,不侷限於經籍,也能兼及其他文獻的考辨。因此,林慶彰將其列入清初經籍辨偽名家,的爲有識之言。典籍的偽計,徒然使史實的真象,蒙上。層灰暗的色彩,文獻的假胃,既經辨偽求真的程序,則可探明其本實,對於學術的研究,也有正面的功效。一如清初其他的辨偽學者,其能致力於文獻的辨偽工作,乃是爲了掃除文獻偽冒的疑霧,使學者不再感於偽籍,對其學術的研究,能有助益。竹垞能善用辨偽的方法,來從事占籍的整理工作,使其在文獻整理的成就,頗有貢獻。《經義考》的案語、解與資料中,不乏涉及辨偽的情事,顯見其甚

註 141) 參考註 1、卷四三、 書淳化閑帖太雪本後 、頁 525。

証142 参考証1,卷四八、 督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販 ,頁 575。

至143 李放纂輯·《皇青書史》卷內,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頁134。:又《藝 月雙楫》參見於馬宗霍輯《書林築鑑》 清代篇,,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 冊八六、頁95。

爲重視此類的考訂工作,觀其所使用的方法,能從各種角度分析,所用的方法, 能有參考價值,故雖未有辨偽的專著,但在辨偽的成就上,卻值得我們的重視。

七、實地遊歷,證以文物

在文獻內容之中,往往涉有地方風上文物的記載,若能實地遊覽,將有助於文獻的考察,且能得其實情。清初的幾位人儒,都能四方遊歷,參經考古,方能 奠定深厚的考證基礎,如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等人屬之 竹垞早年午活困頓, 為課求生計,常常四方遊歷 在遊歷的過程中,「每遇殘碑破冢,之摩抄其之響拍 之,考其與史同異。」 至144 ,是以其考訂文獻之時,能佐以遊歷的見聞,至能 奠定其考證的成就。觀其〈遊晉祠記〉 文,即可看出其考證皆有按據,能證以 實地遊歷的經驗,其考訂能有參考的價值。茲引錄其文如卜: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口「難老」一合流分注于溝澮之下,既田千頃 《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馬」是也。水下无會于汾,地卑于刊數丈。《詩》言「彼汾沮如」是也、註 45 。

據此,若非親臨其境,實難正確考出其方位、距離、流向等資料 由於竹坨能親遊其地,對於該地的地理環境,能有深切的認識,故其議論的事項,十分精確可信,至於舉《詩經》、《山海經》以證,更可見其「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遺風雅緻。在實際的遊歷中,對於山勢的外觀,溪水的走向,能有所認識,故其對於《山海經》所謂「懸甕之」,管水出焉」的眞正內涵,也有所瞭解 又《詩》所謂「彼汾沮如」 句,其中的「沮洳」之義,乃是意指低濕之地,由於河水流至份地,其地勢低窪,流水至此,自會有「低濕」的景況。因此,若能親歷其境,不用透過解說,即可瞭解各地的特點,以之驗證文獻,將能更有收穫。

又竹垞曾親遊嶧山,撰有〈登嶧山記〉, 以記其地的風光景緻, Ц能引證史實以證,對於瞭解其地的相關作品,能有清楚的剖析:

嗶山上下智積石,間不容趾,大若学房,若鬼工所運,而驚壽駭之矣 於前也。山遠近草木不殖,然「嗶陽孤桐」,載在 禹貢/,豈以其生之不 易,故貴之歟?石質粗惡,碎者纔姓名於壁,未及百年,輒漫漶磨肠,不

at 144 参考註 [, 卷二五 , 五代史记:王序) , 頁 432 。

註 145 参考註 I、卷六七、 將晉祠記 、頁 782。

可辨識,李斯篆,其不存於今宜也。按《詩》言「保有鳧繹」,釋者謂繹與嶧同,鳧山在今嶧縣,將雖以嶧名,山去縣二百里,在鄉縣之南,杜預以為在鄉縣北,蓋縣治之徙久矣!山徑坱丸,無燕憩之所,以是府者特少,然升高遠望,風橋煙浦,出沒百里之外,於是覽神禹之跡,笑亡秦之愚,足以增懷慨慷,豈必林木鬱蔥,臺館高下,然後爲名山也邪 註146 。

竹坨會親登嶧。遊歷,對其上十遍佈積石,草木不長的情形,留、深刻的印象。 根據當地的實況,證以《尚書·禹貞》所謂「嶧陽孤桐」一可 並 47 ,確實符合 當地實景。田於其地處處積石,難生草木,故連「桐木」亦屬難得之物,其中「孤」 字,止貼切的傳達出其地缺乏草本的特點。又當地石質粗惡,故刊刻其上的碑文, 未經百生,銘文即已漫漶不清,難於辨識,更遑論千百年前的李斯刻石 畫 148 , 更早已不知去向,若非親歷其地遊歷,如何得知其故。惟一述所論「杜預以爲在 鄒縣北」,考《史記集解》錄有一則章昭曰:「鄒,魯縣,山在其北。」 畫 149 , 是以其說出於章昭之言,而竹之以爲杜預之論稍有出入,或爲一時誤記所致。透 過實地的訪察,確實能對史實的始末,能有上確的認識,也能補正史書所載的事 物,諸如此類的造訪,能有助於學問的精進

竹定重視實地遊歷的功效, 當其為求注解歐陽修《五代史》時, 曾親遊晉地, 以其地爲五代諸主的發跡之地。朱稻孫在〈皇清欽授徵任郎、日講官、起取〉₊、 翰林院檢討、祖考竹垞/() 君行述/中指出:

王父 指轉車 万飲注歐陽《五代史》,以五代之主,其三皆起於 晉陽,最後劉旻二世固守其地,但策馬縱遊覽,其廢墟冢墓之文,祠堂 佛到之記,莫不搜剔,以貪考證 # 150.。

竹垞爲求注記史書,甚且親遊晉陽發跡之地,進行資料的搜集、考證上作,其作 法頗有可取之處。對於前人未能親訪實地,僅根據傳聞甄錄,因而造成失誤的行 爲,其能提出批評。如〈書」純碑後〉指出:

E.46 参考注1· 恭、七· 登曜山記·負784。

註 147 莫·孔安國傳,唐孔稱達撰 《尚書正義》卷第八, 台北 藍燈出版社,「十三經 注疏本」,頁 82。

五148 有關奉始皇刻石一事,事見引馬遷《史記》卷、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八年」, 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武英殿本,頁 121 ° 該文摘錄如下:「始皇東行郡縣,上鄉嶧山,五石,與魯諸儒生藏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 | 乙事。」。

到 150 厚义出自趙治深、王大隆輔《为午叢編》一書,今轉錄葉元章、鍾夏《朱彝草選集》 1 在 上海占籍出版社,1991年11月,頁 508~509°

冀州刺史王純碑,婁彥發《漢隸字源》謂在鄆州中都縣,工于延熹 四年 161 冬十二月,而酈善長以純爲紛,以延熹爲中平,蓋未嘗觀至 其所,而傳聞之誤也 紅15.1。

只要實地遊歷·訪得其碑文,即可斷知酈道元考訂此碑的錯誤,是以傳聞不可憑據,惟有親臨實地訪察,可據以補證史料的漏誤,此 方法的運用,將有助於驗證史料的工設,實是 種上確的治學法則。明末清初的大儒,多能實地訪錄,驗以正史所錄,考訂群經所記,從實地的訪察中,發展出一套完善的治學方法,這種重視實地考察的或效,實能成爲絕佳的輔證材料,其方法值得仿效。

除實地遊歷之外,竹垞也能證以實物,對於出土的文物,能多所留意,以其助於研經考史,對其考證的成果,能有土足的助益。觀其考訂的成果,其中受惠於金石碑帖等文獻,使其能突破舊有的傳統,在考證成果方面,能有優異的表現。竹垞十分重視金石、鐘鼎的考古價值,其於〈跋石凉碑〉中指出:「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計 152 、從《曝書亭集》中,可見其徵引各類的金石文字,藉以考證其內容的正誤。同樣的論點,又見於〈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云:

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崖破冢之間,而不憚也。 李 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訶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鳴呼!益以見金石之又爲可實也 [161] 。

竹坨屢陳金石具有補證史實的功效,其遊歷四方的過程中,亦能取法於金石文字, 以爲考證之資。在《曝書亭集》中,即有許多關於碑帖的考證之文,使其能藉以 參經證史,增進考證的成效。因此,其考證文獻的成就,多半要歸功於金石文物 的運用,使其在文獻的使用工,能有所突破。

竹垞於金石鐘鼎之天的運用,已深受學者肯定。葉衍蘭、葉恭綽《清代學者 象傳合集》云:

國朝詞筆,首推二家 指竹垞和陳迦陵二人),二百年來,直無其 比先生 指竹垞 於詩、古夏、訓之外,更研精經學,考訂金石,善八 分書 == 164 。

註 151 参考註 1 · 卷四七 · 書王紙碑後 · 頁 570 ·

赶 152 参考註 1 , 卷四九 , 跛石乐碑 , 頁 585 ·

冠 153 参考註 1、卷五十、、唐地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 頁 598~599。

紅154 葉衍蘭、葉恭綽 《清代學者象傳合集》, 上海,上海占籍出版社,1989年7月, 頁90。

又查慎行在《曝書亭集》中的〈序文〉中,方有近似之論:

他若商周古器、漢唐金石碑版之叉,以及二篆八分,莫不搜其散軼,

湖其旅流,往往資以補史傳之缺略,而正其紕繆 ≈1.55 。

其他如王士禎、魏禧諸人的〈曝書亭集‧原序〉,皆推崇其金石考古的成就。竹垞 重視碑帖的文獻價值,故每得碑文墓誌,能以史實相考,務求其實情,故能有史 學整理的貢獻。在《經義考》中,亦有「刊石」 類,藉以涵攝各類的石經資料, 若非對於石刻文獻有著深厚的認知,實難有此識見。此外,其對於鐘鼎蜂器的銘 文, 分重視,甚至目此於九經的價值。其於〈周鼎銘跋〉中指出:

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 《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願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 梵字中,莫之寶借,徒令好古君子摩抄歎息之不已也 ax.s6 。

《曝書亭集》的序跋考刊,可見其審訂各類文獻之時,能善用金石文字,以資考證。例如:上述 周鼎銘跋〉一又,則考知鐘鼎尋器之文。此外,尚有寶劍銘文,如〈周廷陵季子劍銘跋〉 計.57 ;古鏡銘文,如〈漢向方鑑銘跋〉、〈書漢鏡銘〉 1.58 ;錢幣銘文,如〈跋新莽錢范文〉、〈跋甘羅城小錢文〉 1.59 ,其他如佛像、香鑪、佛塔、銅柱、畫像磚、壁畫等資料,均有徵引,這種引證出土文物,藉以從事考證的作法,有值得效法之處。

竹垞懂得徵引出上文物・藉以考經證史・ト文即試引數例・明白其對出土文 物的運用。例如:《曝書亭集》卷四上共・〈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云:

今觀宛干孫氏所藏《尚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緩,爲之頓釋。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汪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 石本「乎」乃作「于」字,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 法正相同也 自160 。

竹垞根據石經的殘字,用以校勘《論語》的異文,雖僅校出「孝乎惟孝」的「乎」 字,以爲「于」字之誤,但其利用石經的資料,並參以句法的排列,使其校訂能

[、]it 155 参考註 1, 查序 , 頁 2。

註 156 参考註 1, 卷四 7, 周 船 銘 版 >, 頁 552 553。

註 157 参考註 1,卷四八,周延陵季子劍銘跋,頁 553。

註159 参考註1,卷四八, 版新荐錢范文,頁554: 2同卷, 版甘羅城小錢之,頁

注 160 参考計 1、卷四七、 跋蔡中郎鳴都石經殘字 ,頁 566 ~

有創獲。又《經義考》卷二八一,「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下案語云:

漢〈魯峻石璧畫 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真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閒 # 161 。

此處運用〈史峻石壁畫〉中的圖像,並參以文獻的佐證,藉以證明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間,這種運用實物的內容,使其考證的成果,益發徵實可信,其餘類此之例尚多,不 贅舉

竹垞在整理文獻之時,能重視實地訪察,再化以文獻的內容,藉以從事考證的工作,這種重視實地訪察的方法,使其考訂的成果,能夠確實可信。如此的方法運用,普遍盛行於清初諸儒身上,大凡以考證著稱者,皆能佐以實際的遊歷,使其論定的內容,能夠明確可信,足以補證文獻的關漏。較之僅考文獻的記載,卻忽略實地的訪查者,更具有參考的價值。基於某些記錄,未能備載於文獻中,若僅蒐求文獻,難免有所錯失,若能夠實地考察其地,將能補充文獻不足徵的缺漏。此外,竹垞在考訂之時,能善用出土文物,尤其在全石鐘鼎方面的運用,更有正確的觀念,這種運用實際文物,藉以考訂史實的作法,亦值得我們參考。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治學的方法,能有完整的學說體系,並能親體力行,擁有良好的成效。如就使用的方法而論,文字是研究的基礎,目錄是學術研究的門徑,惟有廣徵群籍,吉析事理,方能明辨眞僞,精於讎校,才能在虛空的學風中,尋覓出實證的新途徑。竹垞積極從事文獻整理工作,其整理的方法,與後世考證學派的發展,有著明顯的承繼關係。當我們檢視其方法時,不時可見其重視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僞方法的運用,使得其文獻整理方面,能有所貢獻,皆歸功於整理得法所致。明末清初之際,學風變動劇烈,當時學者爲求改正虛空的學風,乃積極推動文獻的蒐尋、刊印、研究、隨著學術發展日益細密,人凡有識之十,已不能滿足傳統文獻的收集,並將研究的視野,放在金石、鐘鼎等資料,也確實收致考證經史的成效,帶動考證的發展,影響所及,其所運用的法則,也紛紛爲後世學者襲用,開創出日後乾、嘉考證學派的豐碩成果。

第三節 文獻整理的貢獻

竹垞重視文獻的保存,能積極的從事文獻整理工作,故有其卓越的成就。舉凡 在史傳的編寫,以及圖書的徵集與刊印,乃至於詩詞總集的編印等等,皆有值得紹

^{# 161} 參考註 15·卷二八 - · 頁 11 。

述的功績。全於經文的輯佚、與籍的讎校、偽籍的考訂、目錄的編纂等等,能有優異的表現。綜合其文獻整理的貢獻,堪稱爲清初重要的文獻學家,對於各種典籍的整理與探索,均能提供考見之得,下文即分項論述其文獻整理的貢獻。3.162 :

~ 經籍整理的貢獻

竹垞在經學方面,能汲及於經籍的考訂工作,張之洞曾將其列入「漢學專門經學家」 註 163. ,且補敘此類學者的特色,乃在於「篤守漢人家法,實事求是,義據通深者。」 對 164. ,竹垞在冶學的觀念上,主張稽古宗漢,重於考證,其考訂的成果,能延續明儒考證學者的成就,並發展出更豐碩的果實。總計其在經學整理的貢獻如下:

(一) 追索經學的傳授 副 165

模儒重視師承、家法的觀念,雖有政治的利益,牽涉其中,但其堅守師說的觀念,卻能形成漢儒的一般特色。竹垞既能崇向漢學,對於漢儒的此一傳統,自有深刻的體認,此點從《經義考》立有「承師」五卷,藉以考知經學傳授體系,即可略窺 1。「承師」五卷,上起自孔子弟子,下迄宋元諸儒的經說傳授,能條理分明,清楚整理各經師傳授的體系,對於瞭解經學傳授的體系,實能正面的貢獻,例如:《經義考》卷一八之,「程子(頤)《易》」條下云:

監察御史建陽府郡定夫 工部侍郎延平楊時中ユ 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河南郭忠孝立て 國子博士金堂謝是 松書者正字藍田呂大脇與叔

註 162 朱雞尊對於四部與籍的整理工作,均有整理的貢獻,由於本文偏向其經、史的成就, 是以先就其經、史部份的表現,提出研究的心得,至於子部、集部的討論,由於 所涉極屬,擬於自後再行整理成文,特此說明

缸163 参考缸33、附錄二 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 , 頁347。

註164 參考註33,附錄二 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頁347。

在165 林慶彰《青初的群經辨偽學》 台北 文準出版社,民國 79 年 3 月 ,將明代從事 經學考證的貢獻,區別為「追尋經學的投受源元」、「斥責疑經改經之非」、「考辨 經書眞偽」、「考訂文字音義」、「考訂名物制度」、「蒐集經書的佚又」等八項,衡 諸竹垞的經學考證成就,亦大抵延續此一傳統,惟更加遷密,下又即依據上近諸 項,略事更改,佐以竹垞的經學成果,來閩釋竹垞對於經學整理的貢獻。

左奉議即洛陽尹焞彥明 尚書右丞瑞安許景衡少伊 L含永嘉鮑若而商霖

處士壽安張繹思叔 # 166

在「承師」 目中,處處可見其類似的例證,竹垞將各經師傳授經學的體系,逐項條列,細說分明,對於瞭解經學授受的體系,頗有助益,除去「承師」之目外, 在竹垞案語之中,亦能見到相關的議題,如《經義考》卷五,孟喜《周易災異》 條下案語云:

東漢之爲孟子《易》者,南陽注丹子玉、中山觟陽鴻孟孫、廣漢任 安定祖 ¥167 。

此則案語,對於瞭解孟喜《易》學傳授的過程,能有較爲清楚的認識,其效果等同於「承師」所論的內容。又在《經義考》的解題中,屢能收錄經學授受的過程,如卷五,施讎《周易章司》下錄「《漢書》」厶:

施雠,字長卿,沛人,從田王孫受《易》,拜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问異於石渠關。雌授張禹、琅琊魯伯。禹授准陽彰宣、沛戴崇子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琊邴丹曼容,辭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 168 。

此處的解題,對於施讎的傳經過程,能有清楚的說明。綜觀《經義考》全書,無論是「承師」 五卷的內容,或係案語、解題的資料,皆能涉及經學的傳授體系,此項特點,係承繼崇尚漢學的觀念所致。

除《經義考》之外,其《曝書亭集》的相關序跋考訂,亦能重視各種傳授的 傾變,如〈陸氏春秋「書序〉中指出:

房丹場王簿喚助,考《春秋》三傳短長,撰《集傳》,復攝綱條爲《紙例》,助容。其子異,裒錄遺稿,於是門人洋州刺史河東趙匡損益之。而給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爲《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任春秋》二十卷,《微旨》二卷、《秤疑》七卷 [at 168

田此可知、峽助傳授其了啖異、啖異傳給趙王、趙匡傳給陸淳、這種清楚的傳經體系、實得力於竹垞平日重視經學體系所致。竹垞所提出的經學體系、可以上溯

註 166 參考註 15,卷二八二,頁7。

^{# 168} 參考註 15·卷五,頁6·

註 168 參考註 1、卷三四、 陸氏春秋二書序 、頁 424

孔門弟子,下迄宋元諸儒,這種考訂的成果,可以彌補未人不重傳經體系的缺失, 也是表彰漢學的具體表現。從傳授過程的親疏遠近,將有助於釐測各經說的異同 變化,對於瞭解經學的相關問題,能有正面的貢獻。

(二)反對妄自的改經

宋儒重視經義的闡釋,對於經文不合己意者,往往妄曰刪政,以合於經義的 闡發。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爲學》指出:

疑經、改經是宋學傳統的新觀點和新万法,明代學者師宋人之餘 技,改經者也不少。如要重振經學的地位,對前人的疑經、改經自應加 以譴責批計 ¥ 170.0

宋、元 就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為之作例已 35 172 。 宋元以卜的學者,常有改動經文之舉,以便能合予經義的闡釋,如《尚書》、《大學》、《孝經》、《周禮》、《詩經》等經疏,皆有其例,改動的範圍,已擴及各種經書,究其改經的作法,則殊不可取。竹垞從實際的校勘中,已能審明未儒改經的行為,並給予批評,其於〈跋」氏計疑〉中指書:

自朱子粵主去 序 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刑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刑去〈野有死麕 一篇,而〈退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原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 [73]。

L相《詩疑》 書、有感於朱熹去〈序〉』《詩》之説、乃進而主張去除鄭衛之

五170 参考註165,頁43。

註 171 參考註 15,卷七八,頁6。

注172 参考註 1、卷四二、 石经月令版〉、頁 516

王173 参考註 1、卷四二、 版王氏诗疑 ·頁 512~513。

《詩微》業有成書,公子稱稱公攜人京師、為朝士獨去,僅存 二南、鄉風 而已。其於、大序 疑有錯簡而更正之,存《儼山集》中 至175 。 竹垞批許宋元諸儒的改經行爲,以其有侮聖人之言。在考訂過程之中,每遇有妄自 更動經文者,則加以標示,藉以提醒讀者勿輕信其說。竹垞重視漢學,對於漢儒不 輕易更動經文的作法,能抱持肯定的態度,至於宋儒的妄改經文,則多能提出其批 計的論點,以免學者們輕言改經,淆亂原經的次第,甚且割裂原文,造成經學研究 的困擾,這種積極反對改經的行爲,使其後來在校訂經籍異之之時,也多僅羅列異 文,不肯輕易議定文句的正誤,是以直接影響到其校勘的表達方式。

(三) 考辨經籍的偽冒

竹坨重視經籍的.眞僞,其遇著僞冒的情況,必盡心審議,因此累積完善的辨 僞方法,其辨僞的成就,己列入清初時期的辨僞學家 at 176.,林慶彰指出:

彝尊沒有辨偽的專著,《爆書亭集》中,辨易圖的有 太極圖授受考〉,辨《古又尚書》的,有〈古又尚書辨、〈讀蔡仲之命篇書後,、〈賣武成篇書後、〈答蕭山毛檢計書 等。辨《魯詩世學》的有〈豐氏魯詩世學跋 筝文。《經義考》中,論辨各偽經的按語也有一些 ¥177 。

上述列舉竹垞辨偽的成果,主要是針對其具有專文探述的偽籍,考之《經義考》 全書,向有許多考辨的偽籍,大抵言之,有二種情况:首先,其在書名著錄上,明白標示「偽」字,以表明其判定偽籍的結果,此類的例證不多,茲繪一簡表, 以利說明:

註 [74, 參考莊 [· 卷七 \· 儒學···, 華倪君墓誌銘 · 頁 884。

[「]註1751 參考註 15, 恭一一二, 自8。

St 1762 参考缸 165、頁 56~57。

註 177 參考註 165,頁 57

《經叢書》	於書名著錄示	「傷」	字之例潛表	:
、小工・老を フ //	ル、ロコロかかい	LANCE T	1 ペートルカンライ	-

書名	作者	分類	卷・負	書 名	作者	分類	卷:頁
易傳僞本	31	易	5 I		張顡	擬經	273 2
周易子夏十、草偽本	ト商		ን 4	鞠小上僞本	陶曆	擬 經	274 6
(第二墳書) (三皇五帝之書)		ţ	72 1	曾史乘偽本	់ វិបី	擬經	275 1
詩傳僞本	還木賜	4+ H 1	100 1	楚書楊杌僞本	丹 称j	擬 經	275:
	1 培	詩	100 : 3	魏王始石經大學僞本		FJ 石	291 3

竹定藉由書名標示「偽」字,來表明其個人的主張,此類的表達方式,明日 易懂,使讀者可以一覽書名,即知得知其書爲偽作,進而達到指引的功效。其次, 在案語之中,亦屢屢陳述其考訂的成果,茲將重要典籍表列如下:

書名	作 者	分類	巻・真	書 名	作者	分類	卷:頁
連上	百, 九 , 隋	5	2 5	魯詩世學	豐坊	÷	113 ' 4
歸 藏	- 辞責は	易	3:0	周禮考注	吳 櫢	引 禮	125 : 8
周号		易	4:16	周禮經傳	吳 徵	- 南 - 禮	125 : 9
	h }9	5,	5 3	儀禮逸經	吳 徽	儀 禮	130 8
周易傅義人全	:	易	49:8	禮考註	吳戲	通標	164 ' 4
中五帝之書		書	72:6	春秋傳	左邸明	存 秋	169:9
尚事傳	孔安國	善	76:6	禮元命包		歩 緯	265:9
L , †		許	98:6	1 國春秋	崔鴻	機 終	276:3
詩 序	卜箱	荷	99:20	- 2 經	馬融	擬科	279:8
 -	端木蜴	ij.	100:1	持義於式	林泉生	許	111 8
詩祝僞本	† [‡] ≠	i i i	.00 · 4	ļ			

全於各經考訂的內容, 二見於二天說明, 茲不贅述。若將《經義考》、《曝書亭集》的相關辨偽的成果, 合而觀之, 其考辨的成果, 十分可觀。此外, 其輯錄的解題中, 也多能表明僞經的情况, 從其審訂的數量來看, 明顯集中在五經的考辨, 如就其內容來看, 其對於宋明經籍作僞的情况, 頗不以爲然, 也能痛加針砭, 說法詳見第七章第五節「案語體例」, 茲不贅述。

綜合上述所論, 竹垞在經籍辨偽方面, 頗有考訂的成果, 較之明儒的造偽而論, 其重視文獻的上確性, 是以對於偽經的假冒, 也能給予批評, 這種求真的要求, 正是考證學派的重要特質。相較之下,明儒雖然也有經籍辨偽的成果, 但相 生比較之下, 竹垞辨訂的經籍, 也能全面展現辨偽的成果, 較之明儒而言, 所能 提供的思辨之語, 也使其在辨偽成就上, 能再向前推進, 對於瞭解經籍偽作的情況, 可以有更多的助益。

(四) 釐析文句的異同

文字是研究的基礎,竹垞在冶學的方法上,能善用文字之法,以釐析文句異同,說法詳見上文。竹垞重視文句的讎校,多能列出經籍異文,以供參考。例如:《經義考》卷 ,翟玄《易義》下案謂云:

程氏《易義》:「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弧」亦作「壺」。「楊號」 作「錫號」、云:「賜也。」「來徐徐」作「茶茶」、云「內不定不意。」 「正位殿命」作「擬命」、云「度也」 # 178 。

此處列出各項異文,但對於文句的正誤,未作說明,究其方法的使用,與盧文弨 「相形而不相掩」、顧廣圻「不校校之」的校勘理論,較爲接近,其在校勘成果, 較強調異文的現象,卻不妄自議論經文,正與上述「反對妄自改經的行為」,觀點 不謀而合。又《經義考》卷八,馬融《周易汗》下去:

馬氏《易傳》見於《釋文》,與今《易》異者:「聖人作而萬物睹」作「聖人起」、「婚媾」作「冓」, 云:「重昏也。」「擊蒙」作「繋蒙」。「血去」作「恤去」。「履怒恕」作「魏魏」。「天逋虧盈」作「毀盈」。「介于石」、「介」作「扴」、云:「觸小石聲。」「由豫」作「猶豫」、云:「疑也。」「盍瞽」作「臧」、「天命不祐」作「右」、「百果草木皆甲拆」作「甲宅」、云:「根也。」「萃亨」無「亨」字。「德之修也」、「修」作「循」 == 1.79 。類此之例甚多,竹垞都沒有做出任何的論斷、由於其十分反對宋儒的改經行爲、

註 178 参考註 15、卷十、頁 12。

母 179 參考註 15,卷十,頁 12。

是以在經籍異文的校理上,主張存其異文即可,不需要做出過多的計判,以免有 誤判之嫌。竹垞對於校勘方法的運用,能重視對校法的使用,頗能廣徵異本,羅 列文句異同,雖然缺乏是非的論斷,使讀者根據異文的現象,自我評判,視其作 法,仍有值得參考之處。

竹坨對於異文的審校 _ ,雖缺乏論斷,以免有擅改經文之失,但看遇見有實物 化證之時,亦能酌加論斷,《曝書亭集》卷四 七,〈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云:

此處根據石經殘了,復參以句法相同,乃定「孝乎惟孝」爲「孝于惟孝」之誤,雖然其說法,未能爲後世學者所取法,但其所論的結論,亦可聊備一說,頗有參證的功效。總體而論,竹垞十分重視異文的說明,雖然大多數的異文,僅是羅列其中的差異,但其校理的成果,可使讀者確實掌握異文的差異,如此的作法,可使讀者在閱讀經文之際,能多力取證各種異文,以做出正確的判斷。此外,其能善用石經的內容,據以考訂異同,使其在經籍讎校方面,能提供良好的參考價值。

竹坨對於經籍異文的變動,常能提出校勘的成果,但多僅驚析文句的異同,卻甚少從事異文的判斷,僅提供讀者佐證的機會,究其作法,主要是緣自對於文獻的重視,且由於尊經之故,是以不妄自議論經文的正誤,使讀者可以自行判定結果。占籍歷經各種傳抄、刻印、偽胃等情況,文句異動,日分嚴重,爲求保有各種異本的現象,是以學者在遇見異文之時,多能從事校勘的工作,竹垞也能積極從事經籍的讎校,雖未能直接評判又句的正誤、優劣,但其校對的又句,仍能提供參考的作用。相較之下,其對於史籍的讎校,則多能據以改正異又,在作法上,頗有不同的取擇標準,顯示其對於經籍的崇敬程度,實非史籍所可比擬者也。

(五) 考訂名物制度

竹坛善於考證之學,對於名物、制度,常引經籍以證,舉凡「經史了集及金 石碑版,下至竹木虫魚之類,無不 考索。」、計181 ,任《詩經》之中,常有 鳥獸、阜木、蟲魚之屬;至於一禮之籍,常有主、琰、璋、璧、踪諸物,許多的 名物,與後世或有不同,竹垞每能引經籍以證,並驗之實物,藉以考釋各種名物,

註 180 参考註 1, 券四七,(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 頁 566 °

註 81 参考錢仲聯《清詩紀事》,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頁2699。

「甘棠」之名,係周代流行的名稱,竹坨爲求考訂其實,乃人量採錄《毛傳》、《鄭 注》、《爾雅》、《通志》、《廣心》諸籍,也兼及郭璞、樊光、陸璣諸人之說,其徵 引浩繁,並能以實物考之,這種博識的長才,使其考證的成果,能有客觀的參考 價值。在上述的考證中,除了擁有博考文獻的能力,也能多識現實之物,故其能 考占知今,使其擁有的知識,將有助於判斷。此外,在上文之中,尚有 項較特 殊的情况,即是其引證之時,也能重視「引經證經」的運用,在其考訂經籍之時, 習慣徵引其他經籍以證,這種方法的運用,值得我們的重視。

竹坨對於名物的考訂,上分用心,其考訂之時,多能引用現實的名物,加以 對應,使讀能確知其考訂的內容。例如《曝書亭集》卷 上一,〈與顧寧入書〉中 指出:

《采苓之詩 曰、「采苓采苓、自陽之顯。」釋者謂「苓、蕭也。」 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又選》以爲「苓」、古 「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 爲「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顯,五沃之上產蓮,而首陽至瘠之 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買不謬 战 經 184,。

此處考察「苓」字之義,一作「蘦」;另一作「蓮」字,同一名物,解說各有不同。 竹垞根據其生長的環境,以爲「苓」字當作「蓮」字,以其符合「人己不足信」 的譬喻。從上述的考訂中,可知其對於實物的成長背景,能有深刻的認識,且對 於名物的審議,能舉實物以證,這種考記《詩經》名物的作法,實能成爲其考證

註 .82 有關竹垞考釋名物之文,主要見於《爆書亭集》卷六十、上述所舉諸篇,皆是出自 此處的內容。

at 183 参考註1·卷六十· 釋架,,員 701 c

at 184 参考註 1, 恭三一· 與顧寧人書 · 頁 396。

的重要特色。

除了名物考訂之外, 竹垞也能重視禮制的研究,《曝書亭集》卷四七,〈會稽 , 禹廟雯石題了跋〉4、;

考定石之制,不載于轟崇義《三禮圖》,惟《周官》家人之職,及竁, 共喪之室器,及窆,執斧以益,鄭康成以爲下棺豐碑之屬。《圖經》:「馬 葬于會稽,取石爲室」,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126,始有題字, 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爲漢碑,殆不誣矣 註185。

上述是考訂逻石的制度,以取石爲逻,雖可上溯人禹之時,但其時所取之石,向無刊字,刊字的風俗,係自漢代以後始有其制,其說可補會稽上禹廟逻石的始末,且能補聶崇義《「禮圖》不載逻石之制的疏漏,其認爲「碑有銘,而逻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 直 186 ,乃據以定其爲漢代的碑石,從上述的考論中,能使讀者對於逻石的制度,有個初步的認識 又〈釋齋〉 文,論及「齋禮」的演變,與古禮不合,茲引其文如下:

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爲癬,稽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癬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山食一富,雷兩太牢,而散癬致癬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癬日仍肉食,反加矣 紅 187,。

竹垞舉《周禮·人官冢守·膳夫》之文以證,說明古代的「齋禮」制度,並不忌 諱內食,甚至較平日食內更多,是以今日流通的「齋禮」制度,已非古法矣。此 外,依據《周禮》所載的內容,則占禮不能內食的時機如下: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炎則不舉,邦有大 故則不舉 註 188 。

除了上述五項原因之外,其他時日則不忌為食,是以後世以「齋禮」茹素,已非古代的禮俗。竹定在上述的考訂中,仍保持其「考古證今」的原則,對於禮制的考訂,也能尋出經文以證。在其考訂名物制度之時,也多能掌握古今相證的原則, 去分析出古今的演變情况,這種不純然考證古制,也能著重在實際的運用,使其

注 185 参考註 1, 卷四七, 曾稽山禹廟室石題字版, 頁 563。

註 186 参考託 1, 卷四七, 會稽山禹廟室石題字跋 ,頁 563 ^

H 187 参考 II 1,卷六十, 釋齋 , 頁 701。

註 188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四, 台北 藍燈文化事業公司影印嘉應二十年 江西南昌府雕「重孔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 ·頁 59。

竹垞在經學的考訂上,多能針對名物、制度的變化,提出考察的結論。首先, 其能建立完善的引證法則,除黃徵博引之外,也能重視「引經解經」的原則,是 以觀其考證的材料,多能徵引經籍,來證明自己的論點,且於引證的材料,較古, 也較符合聖人之道,這種重視經籍文獻的價值,也影響到其後學術的發展,成爲 乾嘉學者引證的重要法則。其次,其能提出古今相證的原則,在其考訂的事項中, 除了運用古代又獻之外,也能重視現實的對應,使其考證的成果,不單純侷限在 學術課題的討論,也能深入現實生活之中,能有考古論今的功效。這種觀念的發展,有點類於「經世致用」之學,只是運用的事項,已從政治、經濟、軍事的課題,轉爲又化的議題,但多少能反映當時社會的面相,有助於經籍研究的推動。

(六) 蒐求經籍的佚文

隨著時代的轉移,許多的經籍, 伙失不存,這種情況,將有嚴於經學的研究。 竹垞從實際的考訂中,發覺經籍的佚失,十分嚴重,曾致力於佚經的蒐求,在《經 義考》中,列有「逸經」之目,藉以蒐求經籍的遺篇逸文(相關的說明、見於第 八章第二節「類目的闡釋」),另在案語之中,也能錄及遺經佚文,以利考證。《經 義考》的存伙考察,以及其輯佚的作法,對於後世經籍輯佚的風氣,顯然能產生 影響,詳見第,章第一節「《經義考》對經學的影響」。竹垞對於佚經的蒐水,雖 非專意致之,但其蒐求的結果,也曾被馬登甫裁篇而出,以成《逸經補上》一書, 則其輯佚的成果,亦能受到學者的肯定。

竹垞在經學方面的表現,多有於文獻的考證及整理,究其整理的目的,在於 恢復經學的原貌,使經學的研究,不再侷限於宋儒的觀點,能朝向全方位發展 從其整理的成果來看,人抵沿續明儒考證學者的要點,只是更加細密,所考察的 要點,也能全面探索各種的相關問題,遂帶動後世經學的考證風氣,例如:在朱 睦樫《授經劃》中,所錄的圖表和傳略,僅限於漢儒而己,但竹垞史能全面起自 孔子弟子,終於宋亢諸儒,這種考證範疇的擴大,能有助於提昇學者的學識視野,

正189 參考註 1,卷首,潘序,頁1。該文指出竹圪的成就,為「搜羅繁富,析理論事,考古證今,兀亢本本,精詳確當、發於人未見之隱,剖千占不決之疑」,是以竹垞能了用又獻、證明現實的社會,實是其冶學的一項特點。

也能全面觀照各種經學的問題。在辨偽方面,所發展出來的辨偽方法,能有更完整的體系,且辨訂的偽籍,也較明儒偶一考訂,或是考訂的內容,侷限於某部的典籍,顯得更爲全面、完整。在研究觀念上,其重視經籍的功效,凡是考證的事項,都能引經文以證,對於經籍校勘方面,更發展出「以經證經」的學術法則,且有著「考古證今」的觀念,在其考論古籍之時,能重視古今的結合,無形之中,能擴大研究的價值,影響所及,使得後世學者在考證名物,或論定禮制之時,能引用經籍爲證,間接推動經學的研究,其考證經學的觀念,也能影響乾、嘉考證學派的發展。

1、 史籍的纂修與校訂

滿清以異族人主中原,曾掀起漢人的抗清風潮,清世祖順治七年、1650) 嘉 與南湖土郡人社的集會,竹垞曾親臨盛會,其後偕同祁理孫、祁班孫等人,共圖 起事,以興復明室爲己任、後來事情洩露,起事不成,若干的反清心工被捕入獄, 或囚或戮,由於竹垞曾經參與其事,乃避走他鄉避禍,但其曾經從事「反清復明」 的熱忱,卻是無庸置疑的。隨著清代統治階層的穩固,「反清復明」確已無望,爲 防止史實受到竄改,不少的抗清名工,轉而投注心力,專心致力在史實的鬼求與 整理工作。方祖猷在〈明清之際的經學思潮和史學思潮〉中,曾討論清初史學發 達的潛在因素:

清廷在寧波地區實行屠城、冼山、遷界、禁海以及留髮不留頭,留 頭不留髮等殘酷的屠殺和鎮壓,以寧波為中心的浙東抚清鬥爭是極其艱 苦的,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注、動人心魄的壯烈事跡,遺民們或為記錄自 已患難一生,抒發心中憤懣,總結明亡教訓,或爲發潛德之幽光,避免 烈士姓名淪於狐貉之口,於是各以又或詩,訴之於筆,所以清初寧波地 區的史學十分發達 # 190 ~

黃宗羲、萬斯同、林時對、李文靖等人,皆能親體力行,發揚史學精神,卒能獲 致卓越的成就。又如黃宗羲於《南雷文定·凡例》中,乃主張搜求明未「亡國人 大」的事跡。萬斯同曾發願纂編《明史》,擬藉以上報先朝 元 101 ,這些共通的

^{□ 52 40} 方祖猷 明清之際的經學思朝和史學思朝,台北 萬巷樓,《清初新東學派論叢》, 民國 85 年), 頁 15~16 ^

至191 參見萬斯问《石園又集》券首,楊無咎《萬季野先生墓誌銘》一之指出「萬斯可但顧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報先朝。」。

論點,使得此期盛行史學纂修的風氣。竹垞與黃宗羲、萬斯同二人爲反,亦會受其觀念的影響,也將心力放在史料的蒐求,對於史籍的纂修及考了,能有良好的表現。張之同在〈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中,將其列入史學家 計192.,可見其史學的成就,有值得紹述之處。下又即探討其史學的諸多貢獻:

(一)《明史》的纂修與建言

竹垞重视史籍的研究,當其遊歷各地之時,尚能「橐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 目隨 」 計193 ,辛勤的考」「,使其對於歷朝各史,皆有所涉獵,但論及貢獻的 程度,直推對於明季史料的研究。竹垞出生於明末,對於前朝人物典故,知之甚 許,當明朝皇室淪喪之後,其曾經聯絡「抗清」活動,事情失敗之後,一如許多 的抗清名土,憂慮史實被篡改,乃致力於文獻的鬼求,以期爲保存明代史料,盡 份心力。綜觀其對明季史料的保存,能有許多具體的貢獻。首要的成就,莫過 於《明史》的預纂上作,康熙十八年(1679),開博學鴻訓科,竹垞白江寧北上應 試,獲得拔擢錄取,授翰林院檢討,人史館纂修《明史》,其撰有稿傳三十餘篇 計 ,對於《明史》的纂修,實有卓越的貢獻。竹垞擅長傳記的寫作,魏禧《曝書 亭集,原序》計其:「(竹垞) 考據占今人物得失爲最 I。」 計1951 ,乃是古定其 傳起寫件的能力,是以竹垞在《明史》的纂修上,多負責傳記的撰稿。除了親自 負責稿傳的撰寫之外,其對於同僚所寫的文稿,也能提出批評的意見,《曝書亭集》 卷 十二、《史館上總裁第六書》云:

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 清議,久而斬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鑛而馳,遷杂之童既殊,相争 如水人,富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宪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 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富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 有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问異分邪正賢不肖也 註196 。

竹垞備有例證・以證成其說・其云:

計192 參考註 33、附錄二 國朝著近諸家姓名略 ,頁 343~360

註 193 陳廷嶽 〈日滿官赴居汪翰林院檢討朱公禪卓墓誌銘 台北 明文書局,《確傳集》 三 ,民國 74 年),冊一一八,頁 568

江195 參考註1、卷首、 原字 ,頁4。

汪196, 參考莊1, 巷三二,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頁 406~407

吳人文東,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步冊主事,纖悉具錄,獨於先公劾、鄭 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則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桑為又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 1622 進士,是年先公寶主會試,文肅周先公所取士也,雖淵原有白,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工者且然,况與東林樹離者予 至197 !

明代東林黨爭劇烈,往往有排除異己的行爲。朱又恪公(朱國森)爲尚書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時,曾上疏劾鄭國泰,指其不應土預政事,妄議東宮冊立之事,文 秉撰寫《先撥志始》之時,凡涉及冊立之事,都能纖細具錄,獨缺此事,究其原因,則以朱文恪公非東林黨人之故,是以略而不書。朱國祚雖非黨人,但其曾經按擢文肅,文肅爲文秉之父,其中尚有淵源情誼,但又秉不依史實爲憑,而以黨人與否爲斷,從其取捨的標準來看,顯然是心思狹隘之輩,又如何稱得上君子呢?是以竹垞以其不純然皆爲君子,實能根據其行事加以判斷,其說誠屬公允。此論點,後已受到肯定,《清史列傳》卷七 、〈文苑傳二〉指出:

(竹垞) 謂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丹東林者亦不皆爲小人 作 史者不可先存門户之見,而以问異分邪正、賢不肖。世皆以爲有識 at 98 。

從「世皆以爲有識」、可以得知其論點,頗受讚賞。竹咤對於明史掌故,知之甚詳, 允託於建文帝始末,曾撰有〈明文皇帝紀(稿〉〉、註 199 ,其曾據史實批評史館 同僚所撰〈建文帝紀〉的錯誤,几十一處,具體剖析史實,其中對於方孝孺牽連 朋友,併合十族株威之事,提出反駁 表 200 ,其論點亦受到肯定。《清史列傳》 卷七 ,〈文苑傳二〉指出:

(竹垞) 謂乃孝孺之友宋史珩、王孟縕、鄭权度、林公輔諸人咸不及於難,則之皇當日無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之事,其所謂九族者本宗一族也。……世皆以爲有識 註201 。

行垞舉證万孝孺 十友期,未曾被戮,藉以證成明成祖並未戮及方氏「上族」之事,其說確有實證。作之對於建文帝 朝史實,能特下苦功研究,晚年臨終前夕,

^{、〒197} 參考証 1、卷三二、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頁 407。

^{¥198} 参考註 57, 卷七一, 頁 5776。

註199、參考註1、卷三二、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頁404。

at 200 参考註 1、卷二二、(史館上總裁第四書)、頁 405。

^{₩ 201、}參考註 57·卷七一·頁 5776。

甚至發願糾繆《建文實錄》 at 202 ,以免其內容遺誤後學。

除更傅的草擬之外,竹垞對於《明史》的體例,也能提出建言,其在史館期 間,曾七次」書總裁,表明其對《明史》編纂的意見,其說見於《曝書亭集》卷 1 下 1,茲簡述各書文的內容:第一書請定體例,其認爲編纂之前,官先訂定體 例,並主張「カニ」、「傳」不相治襲、提出反對抄襲的理念。第二書請聚典籍,以 備考證,其認爲撰寫史書,不宜單據實錄一書,宜參酌各種又獻,如文集、奏議、 圖經、傳記、碑銘、太碣等資料。竹垞主張先覓訪明文淵閣藏書,以供取證之用, 若有不足、宜開立書目、訪漢唐明遣史搜求、以備論證的需要。第一書請寬期限、 先放實撰著的時限,以免重蹈《元史》纂修的缺失。在纂編之時,仿晉書分層授 受之法,先就各人專才,授以擬作稿傳之責,再將稿傳責任。人,運以又筆刪削, 纂成一篇,再上呈總裁點定完成。第四書辦訂建文帝史實的不當之處,凡有十二 處,由於竹垞曾被委託撰以〈明文皇帝紀〉,故對於相關的史實,能有清楚的認識, 當其書稿上皇之際・也發現司僚撰有〈建文帝紀〉 篇・ 文史實、見解・差異 頗大,竹垞乃撰文 篙,以考其實。第五書,道學不必立傳,應從司馬遷、班固 舊法,不之效法《元史》之粘疏,由於〈儒林傳〉可以包含〈道學傳〉的內容,〈道 學傳〉卻無法包含〈儒林傳〉,改僅立〈儒林傳〉即可,不需兩存之,以免體例有 乖。第六書,東林萬人,非盡皆君子;非東林萬人,亦非盡皆小人,作史書者, 宜生心察其實情,定其是非,不應心存門戶之見,以免是非不公,誤判更實。第 七書,萬曆以後,史官素質不佳,評論往往有失實情。崇禎一朝,無實錄中據, 未可專據邸報,宜廣徵文獻,參祥同異,始能得其史實。

(二)人物傳記的撰寫

竹坨擅長人物傳記的撰寫,除《明史》稿傳之外,也積極撰寫各類人物的傳記,擬藉以保存史傳資料,觀其所撰的傳記,皆有史籍的功效。據其所整理的內容,竹垞曾收集「復計」人物的傳記,以備於考證之用,上重民在《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史記,傳記類」頁十五錄有竹垞《復社姓氏》一卷,現藏於北京圖書館,該書錄有曹寅題識。則,茲轉錄於後:

合復社姓氏,共二千二百五十五人爲一卷,竹坨太史曰:「是得之 於橋李士人家。知而記之者如此,其後附會增益與脫落者,不知凡幾 也,」丁亥十月退院考閱姓氏知者十之不能一,求其所以合社之本意

at 202、参考註 20、負 7。

者,十一之中,又無幾為。鳴乎!即二千二百五十人,而明亡矣,楝亭曹寅識 # 203 。

「復社」爲明代天啓年間,張溥、陳貞慧等人共創所成,初名「應社」,後取「復古學」「at 204 之義,乃改名爲「復社」。由於名土的積極參與,其後聲勢大振,但曾沙人黨禍,牽連長夥,遂已於黨爭 復社爲明末的重要組織,其參加人數眾多,亦有不少學者參與其中,對於晚明學術的發展,實有特殊的貢獻。竹足感於復社的創社宗旨,且其嗣父朱茂暉曾爲「復社」的重要人物,加以其交游之中,不乏「復社」的人物,如黃宗義等人屬之。因此,其能積極的收集「復社」的資料,擬藉以保留相關的基本資料,以備於考索之用。《復社姓氏》僅有一卷,所錄多達二千一百五十五人,故其內容,應只有人名,未有考證之文。但竹垞在編纂《明書綜》之時,對於復社人氏,曾極力表揚之 記 205 ,可持與《復社姓氏》相互對照,即可明白其對於復社人氏的考證成果。

竹尾曾參與「抗清」的活動,對於孤臣節士之行,深感敬佩之意,但在朝局 改換之際,這些先賢隱士的資料,或不見載於史冊,或恐遭惡意的篡改,使史實 有失真之虞。因此,許多的學者,乃投入史籍的編寫與收集,以期爲保留史學文 獻,盡一份心力,如黃宗羲、萬斯同、林時對等人,都有相近的觀念。竹垞有感 於孤臣節士之行,往往不見載於史籍的遺憾,抱持深深的感嘆,其在〈天愚山人 詩集序〉中指出:

從來易姓之際,孤臣節士,不見載於朝野史者,何者勝數?其偶然 著吃,或隱姓名,或僅書甲子,如今所傳,亡宋遺民《天地間集》、月泉 吟社《谷音》又類是已 at 206 c

竹垞與魏耕、祁班孫、顧炎武、屈大均等抗清名上,交往密切,且曾參與「抗清」 之事。其後, 上友朋相繼權難,基於保留朋友的傳記資料,也能記載其事蹟。 例如:〈真毅先生墓表〉中指出:

六月朔,二人 指魏耕、錢讚曾 坐緣死,祁子 祁班孫 亦株擊, 戍極邊以去。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自謂百年如旦墓,何期數歲 又問,零落殆盡!陳君 陳三島 久不克葬,二人者并骸骨亡之,慘更

正203 王重民 《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 北京 書目又獻出版社,1991年12月,頁15 台。

E 204 《新校本明史》卷二八八、 之苑內 , 負 7404 s

^{〒205} 参考証 57、卷七一、負 5777。

[、]計206、參考註1,卷二八, 天恩山人詩集序 ,頁452。

甚於 張 宗觀!獨先生 朱士稚 乙墓在馬爾。鳴呼!死者委之烏虧 狐免而不可問,徒者遠處寒答不毛之地,幸而僅存如予,又以飢寒奔走 於道路,然則人生相聚,蓋可常哉 ≈ 207 !

魏耕、錢鑽曾、祁班孫、祁理孫、陳三島、朱土稚等人,或不見載於史書,或僅 見一旦更實,實無法瞭解其事蹟。竹垞曾與魏耕諸人定交,且意氣激昂,無奈 數歲之間,卻損傷殆盡。全又雖未能言明所犯何事,但魏耕、祁所孫諸人,皆囚 抗清之事被捕,竹垞與之過從甚密,甚至參與其事。1208 、此事任當時而言,仍 屬忌諱之事,但惠於對友朋的懷令,以及對史實的重視,是以在全集之中,仍對 其朋友的相繼慘死、流放,奇與無限的感慨。

對於詩人的相關史料,竹垞亦能多方蒐求,並逐一考訂其史實,在《明山綜》中,收錄「千四百餘人的詩作,在每個詩人之下,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考其編纂的目的,有保存史傳的意味,至於收錄的方式,即所謂「死封疆之臣,正國之大夫,黨錮之工,暨遺民之在野。者 註 209 ,皆能「概著於錄」,可見其對於明代學者的傳記典故,亦能加以整理,其功效可比擬史籍。《清史列傳》卷七十一評其:

弊尊又嘗既明詩白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統,作《明詩綜》百卷,于公安、竟陵之前詮之稍詳,若啓、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力爲表楊之 = 210

《明詩綜·自序》論及:「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 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從其「囚人存詩」的論點,可知此書的編纂,雖以 詩人學者爲其重點,但不僅限於詩學的成就,而是透過「述其本事」的方式,來 達到保留史料的作用,尤其對於「啓、複死事諸臣、復行文章之主」,亦能「力爲 表揚」,故其編選的目的,乃在於「竊取國史之義,傳覽者可以明大得失之故。」 計 211 ,非專爲詞章之作。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論及此書,乃云:「竹垞 此書,精心貫擇,與史相輔。」 註 212 ,可見其保留明人文獻的用心。

竹垞曾人選博學鴻儒,在其史館任職之時,對其他同僚的學識成就,也至感 欽佩,任臨終之前,曾經想爲昔日僚友設傳,以記各項的學術表現。朱稻孫〈竹

註207 參考計1,卷七二, 貞毅先生墓表/,頁828。

[、]江209 多考証 106、附錄 未彝尊年譜)、頁 234。

延210 參考註57、卷七一、頁5777。

莊211 參考莊1,卷二八, 明詩紹序 ,頁448 c

[、]FI 212 参考缸 19,八·文學 2, 許又總集、選集,頁 706。

比行述〉指出具事:

(竹垞)以同時被薦百九十餘人,皆著作之材,不可無傳,思輯爲 《鶴書集》,未暇采錄,因以屬錢姑丈踵成爲 at 2131。

此事雖未能完成,但在《曝書亭集》中,每見其畫論相關學者的著作,其中亦有 涉及簡傳者,如《曝書亭集》卷三七,〈叢碧山房詩序〉云:

翰林院檢討任丘龐君,善古今詩,載在戊午 1678 ,天子思得文學之士,摘辭備顧問,俾廷臣各舉所知。次年春,試詩賦於體仁閣下, 君用是得受官,又八年,復試詩賦於保和殿,君所作不合意,當改調, 於是君閒居,集平生詩,爲《叢碧山房稿》 = 2141 。

龐瑄為博學鴻詞科的成員,竹垞於其詩集的〈序文〉中,兼述及其人的政治遭遇, 頗有作傳之準備。竹垞對於同時獲得薦舉的學者,逐加評其詩文,述其行事,官宦, 雖非專意為傳記,其功效等同於史傳。又《曝書亭集》卷三七,〈錢學上詩序〉云:

錢君金甫,子越工,與予问被薦,问官翰林,予以入直內廷獲譴, 君由編修累遷至行講學士,然敝裘贏馬,未嘗謁權倖門,惟與鄉黨故人, 數為又酒之會,詞山曲海,魚經蟹志,靡所不談,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 君輒志,後會有其人不速至,竟引避之,獨對予權洽無問 #215 ^

該篇〈序文〉頗長,達五七〇字,全文歷述彼此交誼,並述及錢君行事,已然有傳記之實。從其所述行事之詳,顯示二人交誼匪淺,竹垞對於昔山同僚的事蹟,顯然曾盡心蒐求,是以所論之事,皆詳細確實,在宮中當值的歲月中,所交文友,對其學術的進展,頗有助益,尤其是博學鴻詞和中舉的又十,大都是學有專長之人,竹垞亦能受惠良多,說法詳見第二章第一節「朱彝尊的交游」。晚年家居之後,憶及古往,乃立之爲當時同時獲薦諸人立傳,後雖事情未果,但其全集中,仍保留人量的傳記資料,可供讀者參考之用。

竹坨對於經傳人物的考訂,也有相當良好的成果,其撰有〈孔子弟子考〉、〈孔子門人考〉、〈孟子弟子考〉,乃至於〈王弼論〉、〈孺悲當從祀議〉、〈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等等,皆有涉及經學家的評論,其對於經傳人物的評論,非跟隨世俗之人起舞,能審其確切史實,加以評論功過。今引〈王弼論〉一文,以見其筆法:

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蓋漢儒言《易》、

at 213 參考註 20, 頁 8。

註241 參考註1, 恭三七, 、叢碧山房詩序 , 頁 460~ 461。

註25 參考註1,卷三七, 錢學上詩序,頁460

或流入陰陽之異之說、例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王也。惟因范甯一言、祗其罪深桀舒、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 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尚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 然弼既主《易》,另、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 也。吾見橫是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即弓「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各神錫狗,二十轅爲一數,高以下爲基、 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弼之 罪亦何至於深于桀舒邪。至216。

王弼註解《周易》、實能提供我們不少的參考。惟范甯抵其罪深於桀紂、亦有學者信之。竹垞平心察之、亦不廢其功、並定范甯之說、有「出辭太激」之失。竹垞對於經傳人物的行事、皆能取諸文獻以證、如〈孔子弟子考〉、〈孔子門人考〉、〈孟子弟子考〉等等,分別見載於《曝書亭集》卷五十广、五、七等卷、又見於《經義考》卷二八一、二八一等卷、皆可見其博證之功。又對於孺悲未能配食孔廟之事,乃深不以爲然,於是徵引《雜記》之文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十喪禮〉,〈上喪禮〉」「是乎書」」 其內,,確立孺悲曾隨孔了學習〈十喪禮〉,並舉其與子夏、曾子之功並列,宜當從祀孔廟。諸如此類的議論,皆可見其審慎評量諸說,且心中自有定見,不會拘守於前賢論點,能有卓越的識見。

竹坨撰有各種人物的傳記,具有保留史實的功效,觀其所考的人物,從經師到處上,從占人到今賢,從官更到列上,從親朋到好友等等,皆能留下各種的評論,可供考察史實之用。此外,其作傳的目的,乃是害怕又獻不存於世,史實妄遭議改,野史雜出,無法呈現其 E的史實,乃親自撰寫各類的傳記,期能表彰人物的氣節,是以致力於収集明代遺民的資料,乃至於復行人物、黨錮人物,甚至有感於博學碼詞科的應試人員,皆是學有專精的學者,也嘗試爲他們立傳,其能善用各種文獻,且不拘泥於前人的評論,使其所撰的傳記,能有別於前人的議論,故能時有新見,對於史實的保存,能有正面的貢獻。

(二) 考訂歷朝的典制

竹坨對於史質的整理,能重視制度的考訂,對於前代的典章制度,常能盡心 釐丁,善用考古的文獻,其成果十分可觀。例如:《曝書亭集》卷四七,〈漢冀州 從事張君碑跋〉云:

訂 216、 參考註 1 · 卷五九 · 王弼谕 · 頁 695 ~ 696 。

^{€217、}參考註1、卷八十、(孺悲當從祀議 ,頁698。

右漢冀州從事張君碑,石今不存,予所見者,宛平孫氏家藏宋福本 也。嘗怪六執又上,爲人作碑表志狀,每于官閥之下,輒爲對偶聲律, 引他人事比擬,令讀者莫曉其生平,而斯碑序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 已有作俑者,然其書法特在今世所存諸英碑上 #218

竹坨重視典章制度的演變,對其傳承之跡,多能黃徵又獻證之,且其典制的 考論,多能重禮法的審議,如〈全鄉庁長候君碑〉云:

碑末書夫人以延熹七年 166 疾終,蓋祔葬者,審思東京碑版之 之,莫多於蔡邕,今集中碑銘、頌贊、誄辭、靈表、神語、男女各異其 篇日,疑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故廣漢屬國侯李翊暨夫人臧,其墓 並在渠州,各自井槨樹碑,可以概其餘矣。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 合葬,僅有即中馬江,并書夫人冤句,曹氏祔焉,此番昂霄《金石例》, 玉行《墓銘舉例》、未發其凡者也 = 2191

「合葬」之制,起源較晚,顏師古曾云:「《禮記》稱孔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問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 』 220 《漢書·哀帝紀》云: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開夫婦一體,詩云: 穀則 異家,死則问穴。』昔季武子成寝,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 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孝子事亡如事存, 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 復上 2221 。」

古代的學者們認為,合葬之制,其制非古,乃起自周公制定禮法之後,始有其例。 竹垞根據頌贊、誄辭、靈表、神誥,都是男女各贯,加以考古的例證,夫婦合葬 之例較少,乃判斷東漢時期,夫婦同穴者寡,其說僅是針對一般自姓而言,若擴 及奇皇之家,則兩漢之世,育室合葬之例不少,散見於、本紀〉、〈外戚傳〉、〈皇

註218 参考註1,卷四七, 英葉州從事張君碑版 ,自566。

註219 參考註1,卷四七, 金鄉守長侯君碑,頁571。

st 2201 班因·《漢書》 本紀 泰士一·、哀帝紀/第十一·頁 339 「註三」云云。

a 22、 同首註, (本紀) 卷十一, 哀帝紀 第十一, 頁 339。

后紀〉等等。早期的合葬,及於一般的大夫之家,非帝室之家專屬者,是以孔子 合葬口母於防,是爲其例者也 及至漢代,合葬屬於「大喪」,《後漢書》(志第六) 禮儀下「大喪」條云:

合藥: 羨頑關適, 皇帝調便房, 太常事至羨道, 去杖, 中常侍受, 至柩前, 調, 伏哭止如儀, 辭, 太常導出, 中常侍杖, 升車歸宮, 几下, 反虞工主如禮, 諸邓廟祭服皆下便房, 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 其餘及 實服皆封以篋笥, 藏宮殿後闊室 = 2222 。

如此繁瑣的禮法,復加上幾乎專屬於帝室之家的葬法,是以尋常官家百姓,也不敢僭越禮法。竹定檢閱正史所載,發現尋常夫婦合葬之例蓋寡,故其所謂「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乃是指一般的百姓而言,該篇論證說明東漢棺葬的禮制,多係夫婦分葬,相較之下,後世夫婦合葬之例,較爲常見,然竹垞考及東漢之時,禮制互異,這種考占證今的方式,隨處可見。

歷朝典制的特點,各有不同,隨著時代的不同,作法有所差異,許多的與制, 或許是行之有年,使我們相應成習,不覺得有何特殊之處。有些的典制,卻隨著時 代的推演,而有所改變,若其制度,見載於史冊,尙易於查考核對,若未錄於典籍, 則需根據實物,以考察其演變之跡。竹垞對於典制的考訂,多著重在禮法方面,往 往能參證禮書,這種經史正治的觀念,也對惠棟、上鳴盛等乾嘉時期的學者,產生 重要的影響。竹垞審訂占經之時,往往能舉漢制爲對應,以漢朝的制度,承繼周、 秦聖賢之行所致。典章制度的發展,會受到各種風氣的改變,而產生不同的變化, 經傳所載的禮制,既是承繼周、秦觀念所致,要考察其沿革,最好能溯自周、秦時 期,其次,乃求自漢代,以其去占未遠,所反映的現象,猶能尊崇古法。基於上述 的緣故,使其在考察經籍之時,也能利用漢代的碑文,或考古的發現,來考求典制, 這種考證的方式,也是尊崇古學的觀念。整體而論、竹垞雖能採用考古證今的方式, 來從事占籍的審訂工作,但與顧炎武、黃宗義諸人,強調經世致用的觀念相較,其 議論的主題,比較缺乏政治、經濟、軍事等議題,縱使涉及政治的課題,也僅是史 實的補正,已缺乏政治思想的詮釋,以及經邦定國等大計。從其考訂的主題來看, 己偏向文化議題的發揮・對於政治、軍事的內容・己缺乏積極探索的熱忱。這種觀 念的轉變,已和顧炎武、黃宗羲、上夫之等人的治學與趣,有著明顯的差異。

(四)補正正史的闕漏

a 222 克曄 《後漢書》 志第六 ·「禮儀下」「大喪」條,頁 3152

萬曆中, 舒陽縣民掘地, 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 字畫完好, 漢碑之存于今者, 獲或過焉。按碑文:全爲隃麋侯相鳳之孫, 鳳嘗上書言燒當事, 得拜金城西部都尉, 屯龍書, 而全以戊部司馬論疏勒, 人定郭家之亂, 佔不處其祖矣。時人語曰. 重親致歡曹景冗, 蓋其孝友之性, 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與否,投牒再二,始聽其去 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借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 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弒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 史稱計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 而不曰全, 人云: 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 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 和德面縛歸死司寇, 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 傳聞失真, 要當以碑爲正也 經223、

《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未錄及「曹全」,竹咤則依據「曹全碑」的碑文,可以考知曹全曾為黨錮之禍所禁,隱居七年,然范曄著錄黨錮諸人,獨不見載曹全,此其事一也。又史載疏勒于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然據碑文所載,則臣磐與和得非僅不是姪叔,反係父子,且误「和德」爲「和得」,名字音誤,此其事一也。史書所載討伐疏勒有功者,不及曹全,然據此碑內容,則可補史傳之漏,此其事一也。又史載疏勒上連相殺害,而朝廷弗能禁之,然據此碑可知,「和德」弒父篡信,而其後亦爲刑法所懲,此其事四也。「曹全碑」的出土,可以補訂多處史實的漏誤,觀其考訂的內容,多集中在人物的考訂,及史實添補二項。自竹定考訂「曹全碑」開始,後世學者在校理《後漢書》之時,亦多據此碑的內容,來校訂其中的誤字,如《新校本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錄有校文如下:

二九二七頁,九行,與戊司馬曹寬,據刊誕冊。按:《集解》引惠 棟訊,謂據「曹全碑」,全字景完,拜西域戊部司馬,討疏勒,無「己」 子,與劉訊合。王先謙謂其名是「全」,碑有塙證,范去漢二百餘年,而

註223 参考註1、卷四七、 漢郃陽令曹全碑版 、頁 567~ 568。

傳錄文字脱答, 完寬字形相似, 故「完」緩爲「寬」也 端 224 。 據此, 曹全或訛作「曹寬」, 由於版刻傳錄, 或有舛錯, 致使有形而誤之例, 據「曹 全碑」的出土文字, 可以訂其錯誤, 且據上述校文, 可以得知惠棟、王先謙均有 計意到此碑的價值。此外,「曹全碑」的碑文, 尚可訂文字的誤倒之例, 如《新校 本後漢書》〈郡國志〉五, 錄有校語一長云:

二五二一頁,二行、福禄、《集解》引錢大昕說、謂於志作「祿福」,《魏志·龐淯傳》及皇甫證《列女傳》載廳城事,云「祿福趙君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曹全碑」,亦云、「拜府泉禄福長」,則知作「福祿」,者誤也。又引惠楝說、謂《晉志》亦作「福祿」,誤。今按:《漢書哺注》引吳卓信說、謂漢魏之閒 閒 猶稱「祿福」,其改爲「福祿」,當自晉始。又按:本書《列女傳》云:「福祿長尹嘉」,則其誤不自續志始也 至225 。

據此,則知「福祿、爲「祿福」「字的誤倒。「祿福」爲漢代所置的縣名,在今甘肅省酒泉縣,《漢書・地理志下》云:「酒泉郡,縣九,綠福。」,至於「福祿」則爲幸福與秩祿的合稱,由於後世運用「福祿」者多,見有「祿福」二字,乃以爲「福祿」二字之誤倒,殊不知「祿福」乃漢代的縣名,據「曹全碑」的碑义,可以還其原貌。因此,「曹全碑」的出土,可以改正許多史實的錯誤,也可以校上文字的誤倒,後世學者在校正《後漢書》之時,也多能據其碑文的內容,來從事校勘的工作。竹垞處於清初時期,即已能重視其碑文的價值,間接開啓惠棟、王先謙、錢大昕諸人的視野,其功不可泯滅。

竹垞對於正史的記載,屢能予以訂正,尤其對於《漢書》、《後漢書》、《五代史》的內容,訂上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爲其利用漢碑、唐碑的資料較多所致。視其所訂上的事項,上要集中在人名、官銜的考訂,例如:〈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云:

碑文 書翰林學士知制語,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俗,臣 盧應奉敕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申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 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 遷神于康陵,禮也,」云云。予方注《五代史》,衰年健忘,遂牽連書於 前冊,亡友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劉)獎爲工

註224 參考註222,卷八八,西城傳 第七十八,頁2937。

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 借其已極,未得此異聞也 at 226 。

據此,其能根據鐵塔的銘文,來補止相關的官名,以及打正人名的錯誤。觀其校證的內容,主要著重在傳記的補充,舉凡官銜、人名、生年、行事等等,都能有所訂補,其採取的方式,與一般注解史書的性質相近,雖有零星/面的收穫,但成果未能集中,其創獲十分有限。整體而論,竹坨對於史傳的研究,能夠廣泛的涉纖,在其考證的成果上,也能引證史實以證,但多數的內容,仍集中在傳記的部份。例如:《經義考》的引文中,却引錄大量的史傳資料,幾乎遍及所有的正史,藉以補充經學家的生下資料,不僅引證的史籍眾多,且數量一分驚人。這種勤於翻閱,廣泛利用之下,也造就其對史傳的資料,有著特別的偏好。在日積月累之下,其對於史傳的錯誤,也能提出修正,只是成果瑣碎,不如其他史學的貢獻。

明清之際,宋明理學極度興盛,使學界盛行朱熹學說,學者談論的議題,都圍繞在性理之學,致使學風流於空疏之風。其後,顧炎武大刀倡行古學,「古學之興也,顧氏開其端。」 計 228 ,竹定與顧氏父往密切,其中的學術觀點,也會彼此相襲,《四庫全書總目》卷 一九,方以智《通雅》下云:

方 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

炎武、閻若璩、朱彝革的沿波而起,始一掃懸試之空談 註 2291。 竹、托能承繼顧氏之後,對於另證之學的推動,也能有做出貢獻。綜觀上文所論, 他在又獻整理的觀念、方法等等,皆有縝密的理論,透過質際的運用之後,成效

註226 参考註1、卷四八、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頁 558 > 559。

註227 参考註1、卷首, 原序,頁4。

at 228 原又見於凌廷堪《校禮堂集·汪答甫墓志銘》引。

a 229 水璐等撰《四庫全書總月》 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10月 , 恭 - -九,頁 1028。

顯著。文獻的整理與考訂,是深入研究的前奏,透過整理之後的典籍,才能逐漸 還具本真,為彰嘉考證學派的崛起,提供不小的助待。從一文的整理中,我們可 以看到其整理的觀念,已逐漸脫離經世致用之學,朝向純學術的討論,雖仍有「考 占證今」的學術理念,但多偏向於生活、禮儀的內容,至於史學的考訂,且多傾 句於傳記的釐訂,汲汲於人名、官銜、行事的補上,對於政治、軍事等議題,顯 然較不感興趣,這些種種的觀點來看,竹吒的治學觀念,已與顧氏有明顯的差異。 竹垞在文獻整理方面,仍有許多值得借鑒之處,如倡導第實的學風,反對抄襲的 風尚,能重視文獻的佐證,甚至獎勵實地的遊歷等等,都有實質的參考功用

第四章 《經義考》的成書背景

明末清初之際,學術發展逐漸走向成熟的階段。在這個跨世代的發展中,產生一部重要的經學書目。《經義考》的出現,使得專科書目的發展,逐漸走向定型的階段。當我們在探索此書之時,必須著重其時代的聯繫,這將有助於釐清目錄發展的脈絡,並給予正確的價值定位。李瑞良在《中國目錄學史·亭言》中,有著以下的見解:

中國日錄學史是一門內涵極為豐富的學科,需要從各個不同的角度 去研究。特別是聯繫時代背景,考察各個歷史時期目錄學的概貌、特徵 及其實變軌跡,清理中國目錄學史的發展脈絡,展現它在歷史演進中所 表現的文化特質,這還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 [[]

明末清初之時,不僅是時代的劇變時刻,也是目錄發展的嶄新時期 隨著學科的 日益進展,分科的觀念,益趨於細緻,學者對於日錄的編纂觀念,也產生不少的 變化。《經義考》是這種環境下的產物,其受到政治、社會、學術的影響,十分深 遠,若能瞭解其時代的背景,將有助於掌握其變動的情况。

個有爲的學者,不僅能承繼時代的風尚,更能在既有的基礎上,發展出嶄新的格局。竹垞身處清初的學術環境,日會受到當代環境的衝擊,也會產生新的變革,更能開時代風氣之先,影響到後來學術的發展。書目是時代的產物,其在撰著之時,往往能隨時代的演變,來調整其編纂的方式,若能分析其時代的背景,將有助於瞭解其中的創獲,且能確立其書的價值。下文即針對日錄發展的演變、社會風潮的激盪,以及政治因素的鼓勵等二種原因,來說明該書的成書背景。

註 1 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 序言 , 台北: 艾津出版社,民國 82 年 7 月 ,頁 1。

第一節 目錄發展的演變

明清時期,隨著之獻的增多,學科化的傾向,也就逐漸明朗,目錄的編纂, 勢必會面臨新的改革。中國書目的編纂,往往能隨時代的變遷,來調整其編纂的 觀念,在不斷的改進之下,也就促成《經義考》的出現,該書的出現,正是受到 目錄發展的影響,使其能站在前人的基礎工,發展上更爲完善的書目。究竟明清 書目發展的演變,對於其書的影響爲何?下文即分從明清書目的幾項特點,來闡 釋其演變的情形:

一、書目數量的增加

明清時期,隨著雕版印刷的盛行,圖書取得便利,爲求整理人量的文獻,於 是產生爲數眾多的書目,這些豐富的書目資料,正是奠定其後專科書目的編纂要 件,可以成爲輯錄解題的重要來源。竹垞在編纂《經義考》之時,即曾大量取自 明清的書目,藉以考訂存佚,或是輯錄成爲解題,著實增加書目的質量。李瑞良 在《中國目錄學史》中指出:

藏書家編訂藏書日錄,到明代已虧爲風氣。明代私家藏書日錄的數量,超過了以往各代。近現代各種日錄學論著中經常提到的明代藏書日錄就有二十來種,這此藏書日錄大抵重在記載藏書之盛,不在目錄學的研究,體例上因循的多,創新的少,質量和影響都不如宋代的晁 公武、陳 貞盛 二家、至2。

書目數量的急速增加,使得竹坨在取法前目之時,能增加不少的便利,在《經義考》的「著錄」 目,即收錄許多明代的書目,例如:《文淵閣書目》、《萬曆重編內閣書目》、上圻《續文獻通考》、朱睦欅《授經圖》、焦茲《國史經籍志》 註、若再加上其他的引書來源,則有黃廈稷《千填堂書目》、陸元輔《續經籍考》、《詹什堂書目》、《世善堂藏書目錄》、《慕竹堂書目》、《聚樂堂書目》等等,諸如此類的書目內容,都能增加《經義考》的編纂質量。書目數量的增加,除了提供著錄的內容之外,也會對其編輯的類例、觀念,產牛許多重大的影響,持續推動書目的改造運動,也加速專科書目發展的腳步。

at 2 同前註,頁214。

註 3, 朱彝尊 《經義考》 台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 三版 ,卷二九四。

1、分類類目的多變

隨著典籍的增多,傳統的分類類目,已難以符合學者的需求,加以求新求變的心理下,使得許多書目在分類類目上,常有改變,這種觀念,普遍行於明代私家書目,例如:茅元儀《白華樓書目》,類目分爲九學工目,即所謂「九學者、一口經學,二日史學,一日文學,同日說學,五日小學、六日兵學,七日類學,八日數學,九日外學。十部者,即九學之部,而加以世學。」。如4 ,其他如產深《心東藏書目》、孫樓《博雅堂藏書目》、沈節甫《玩易樓藏書目》等等,均能產生新的類目,帶動書目分類觀念的變化。

明代書目的類目,常能有所變化,在這種情况之下,會影響到後世書目的編纂,不會侷限於單一的分類架構,且能隨著學術體系的需求,去調整類目的安排, 有利於專科書目的發展。《經義考》在類目上,與前代書目頗有不同,除了傳統類目之外,也增加許多的類目,如「儀禮」、「禮記」、「爾雅」等等,也兼收經義的解題,如「通說」等等,故其類目的安排,不純然以經籍著錄爲上,也能收錄經義考證的內容,至於其他類目的改變,請參看第八章第二節「類目的闡釋」。

三、書目體例的完備

目錄體例的完備,使得竹垞任編纂過程中,能有良好的依循標準,其對於前代書目的襲用,並不限於內容的引用,也能兼及體例的參考,如在書籍的排列上,係採取《千頃堂書目》的編纂概念,能以科舉功名的先後,爲其排列的次第。在類例方面,則左有「論語」、「孟子」、「四書」等類,也是承襲《千頃堂書目》的分類類例,全於「大學」、「中庸」置於「禮記」之下,更是襲用《隋志》舊制,在這種情况之下,顯示其能吸取前代書目的體例,並能從中尋求變化,發展出更完善的書目。

隨著學科化的進展,自錄分類的概念,也就目益成熟,加以典籍的大量流通, 以及學界的需要,使得目錄的編纂,也就朝向專業化的發展,也就形成必然的趨勢。 專科書目的編纂,涉於學科專業化的轉變,加以典籍的大量流通,使其分類的類目, 能逐漸形成完善的系統。傳統綜合書目的分類類目,實無法滿足專科書目的需求, 於是在分類類目方面,遂產生重大的變革。在這波書目演進的過程中,經學典籍的 發展,由於歷時二千餘年,使得其經籍的數量、編纂的概念,均能形成穩定的狀態, 於是率先完成改革,能有較好的發展。《經義考》的完成,正受到這種風潮的激盪,

[「]註 4 參考註 1, 頁 218,

能有良好的纂輯效果,以其收錄的典籍而論,即多達八千四百部的典籍,這些龐大 的資料內容,正能提供其分類的絕佳依據,且傳統綜合書目的分類方式,已無法極 攝其收錄的內容,於是該書的纂輯,勢將面臨新的變革,在這種試驗與改變之下, 使其能成爲專科書目的典範,成爲後世專科書目效法的對象。

《經義考》在成書之後,能成爲後世專科書目的典範,這是緣於該書質量兼備,可以視同專科書目的定型。在此書完成之前,專科書目的編纂,仍處於摸索的階段,未有質量兼備的作品,及至此書完成之後,學者始能注意到專科書目的重要性,也能開始效法其體例,以爲編纂書目的依據,於是歷來專科書目的編纂者,皆能祖述其書,並學習其體例。總其對於專科書目的纂輯,有著如下幾點啟發:

- (一) 收錄的內容,能以專門學科爲主,大至一個部類,小至一部典籍,均能纂成一部專科書目,故書目的編纂,將不限於綜合性的題材,是以在分類類目上,也能依據收錄的內容,來調整其類目的安置,這種編排的觀念,將使得後世專科書目的類目,能有較大的突破。
 - ① 排序略依時代先後爲次,若作者曾經進士及第,則依其登第之年,再輔以相近學者的作品,使其排序的方式,能夠頗有法度,此法雖源自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但竹垞史能全面運用此法,來編纂此書,使得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亦能依據此法,是以成爲共通的準據。
- (一)廣收序跋解題,藉以提供有關作者生平、書籍評價等參考,後世專科書目 的編纂格式,率皆採用輯錄體的體例,以便能提供讀者更多的佐證資料, 擴入其書目的參考價值。
- (四) 專科書目的編纂,大都提供「存」、「依」、「闕」、「未見」等判斷,可提供讀者尋訪典籍的參考。舊有的書目,大抵都僅提供「存」、「佚」的判斷,及至的定開始,始將存佚分爲四例,其作法也爲後世書目效法。
 - 五,書目多能提供編者的考證案語,舉凡書籍的訂偽、辨訛、讎校,乃至於作 者的評論等等,多能有所考論,藉以提供更完整的參考價值。

竹坨《經義考》的編纂,能提供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準繩,是以此書的完成,可以視爲專科書目的定型。後世的日錄學者,多能取法其例,以爲編纂書目的參考,影響所及,《經義考》的出現,也對於後世書目的製作,產生决定性的影響,各種不同的書目,多能參考其錄製的法則,說法詳見第十章第一節「《經義考》對目錄學的影響。」

四、著錄範圍的擴大

明清之際,圖書漸漸增多,使得著錄的內容,亦能逐漸的擴大,形成私家書目的特色之一。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指出:

隨著著地領域的不斷開拓,私家目錄的著錄範圍也不斷擴大。特別是把小說、戲曲列人書目,給以一定地位,成爲明代私家目錄的顯著特點 335°

此處僅論及小說、戲曲「項,實則在明代書目中,著錄範圍的擴大,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如徐燉《紅雨樓書目》中,專設「本朝世史彙」,藉以收錄八十五種的史書;其他如《久淵閣書目》獨立「性理」一目,《白川書志》錄有「大學」、「中庸」、「道學」,皆是反映此期學風的轉變。著錄範圍的擴大,將面臨分類類目的改變,爲求因應這種變化,使得書目趨向學科化的發展,逐漸發展出更細緻的分類類目,帶動專科書目的發展。

蓄錄範圍的擴入,將會帶動書目類目的異動,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會使書目的分類,隨著收錄內容的不同,產生新的類目,《經義考》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使其在類目的安排上,能夠更加彈性,在其全書之中,即增加許多的類目,藉以收錄更多的典籍,例如:「擬經」、「刊石」等屬之。此外,存原有的類目中,也嘗試增加新的內容,如「易」類所收的典籍,不專主卜筮之類的經籍,也兼收五行類的典籍;除此之外,也擴入著錄的時限,所收內典籍,上起自周秦以下,下迄清初,這種著錄的觀念,使其著錄的範圍擴入,這些觀念的發展,都是受到當時目錄觀念的演變所致。

綜合上述所論,明倩日錄的演變,使得《經義考》能有眾多的輯錄題材,也 能取法各種的觀念,從而發展出更完善的書目。目錄的廣進,是漸漸發展而成, 隨著日錄觀念的改變,以及著錄題材的改變,日錄學者在編纂之時,也會隨時改 變其觀念,以符合時代的需求,隨著經學文獻的增多,使得經學分類的概念,日 益細緻,看無法打破傳統的分類法則,將難以建構出完善的經學書目。竹定繼承 前目的基礎,重新編纂新日,使得其能擁有個人的風格,影響所及,後世專科書 目的編纂,也能取法此書,改其書在中國日錄學史上,已能擁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at 5 参考註 1, 頁 218。

第二節 社會風潮的激盪

明末清初之際,社會已逐漸轉爲安定,經濟的恢復,有助於書籍的流通,於 是藏書、讀書、著書等風氣,也充滿在整個社會之中,竹垞承繼社會的風尚,編 纂出質精量豐的經學書目。在下文之中,我們嘗試探索當時的社會風尚,並藉以 瞭解其受到社會激盪的種種情況。

·、藏書之風

明清之際,隨著社會的逐漸安定,經濟發展的穩定,群眾的藏書風氣日盛, 乃逐漸形成一般風氣。嚴佐之在〈清代私家藏書目錄瑣論〉中,即指出清代藏書 家與學術的關係:

藏書樓既是藏書處,又是讀書處。且清代學者一反明末東書不觀、遊談無根的學風, 崇尚以實事求是爲宗旨,以考據爲特點的樸學,更使越來越多的藏書家和學者懂得爲讀書而藏書,藏書爲讀書的道理。他們根據自己的冶學要求搜藏圖書,爲潛研學問而在藏書樓裏研讀書籍又獻,爲研讀書籍文獻而編製日錄,冶學和藏書,和編目相互促進,相輔相成 註61。

明末文士多以心學爲尚,是以考據之學,較難躍上學術的舞台。因此,形成「東書不觀、遊談無根」的怪異現象。隨著明代國祚的淪喪,一批有志之士,乃能有所自覺,遂將亡國之禍,歸咎於空疏的學風所致,爲求彌補這種缺憾,遂藉由提倡藏書、讀書、著書等活動,來改善過去學界「東書不觀」的陋習。在學者的大力提倡下,遂逐漸帶動考據之學的興盛,也能開創出清代學術的新頁。學者們在博覽群籍,以來濟世之用的學風下,遂帶動文獻的搜集與閱讀的風尚,使得藏書的風氣,逐漸擴散於各處,帶動學術的發展。

竹垞處於當時文風鼎盛的浙西,日會受到當地崇行「博雅」的影響,能積極 從事書籍的收集工作。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浙東學派》中,即曾指出浙西的特 色如下:

世推顧亭林爲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時有黃梨州氏出於 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原遠而流長 矣。顯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至相推

話 6 嚴佐之:清代私家藏書目錄瑣論/,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近三百年古籍 目錄舉要》,1994年9月 ,頁3~4。

服,而不相非認。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尸,故浙東、新西,道 並行而不悖也, 浙東貴專家, 浙西尚傳雅,各民其所習而習之、編, 不 竹定受到「博雅」風氣的影響,在其纂輯的各項撰著之中,多能具有廣博的內涵。 爲求達到博雅的要求,勢必要能積蓄藏書,也惟有豐富的藏書數量,才能奠定篤實 的學術基礎。目唐、宋以後,江浙地區在較少戰禍的干擾之下,加上地饒人稅,是 以向爲人文的淵藪。清高宗在纂輯《四庫全書》之時,即曾向江斯地區徵集大量的 圖書資料,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中,即明白記載此一要點,茲錄其說如下:

遺籍珍藏,国隨地俱有,而江浙人又淵數,其况傳較別省更多,果 能切實搜尋,自無不漸臻美備 註8 。

又広:

聞東南從前藏書最富之家,如崑山徐氏之傳是樓、常熟錢氏之逃古堂、嘉興項氏之天籍閣、朱氏之曝書亭、机州趙氏之小山堂、寧波范氏之天一閣,皆其著名者,餘者亦指不勝屈,並有原藏書日,至今尚爲人傳錄者。即其子孫不能保守,而輾轉流播,仍爲他姓所有,第須尋原竟委。自不至更沒人間;縱或散落他方,爲之隨處蹤求,亦不難於會萃。人聞蘇州有一種買客,惟事收買舊書,如山塘開鋪之金姓者,乃專門世業,於古書存俟原委,顯能暗悉。入湖州向多賈客書船,平時在各處州縣兑賣書籍,與藏書家往來最熟,其於某氏舊有某書,曾贈某本,問之無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爲咨詢,詳加物色,因而四處借抄,仍將原書也使發還,該無不踴躍從事。49。

竹垞藏書之富,不僅能傲視富時,能成爲著名的藏書家,且其家藏之富,也深爲其後乾隆皇帝所深知,並點名爲蒐求的重要對象,影響所及,在《四庫全書》之中, 亦能看到不少徵自「礙書亭」的藏書。鄭偉章〈《四庫全書》獻書人叢考,中指出:

《總日》著錄朱彝尊家藏本 33 種,388 卷。其中經部 5 種,69 卷; 史部 5 種,53 卷,子部 13 種,142 卷;集部 10 種,124 卷, 八存日 28 種 新 10 。

at 7. 章學誠著,葉瑣校主《又史通義校正》, 台北 里仁書局,民國 73 年 9 月 10 月, 頁 523

Et 8 陳坦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册, 北千 國工北千圖書館,民國 23 年),負 12 °

at 9 同前註。

at 10, 鄭偉章 《四庫全書》獻書人叢考,《書林叢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 頁416个

可見其家藏之富,能有內府所無之書。竹垞藏書願豐,〈曝書亭著錄亭〉所云:「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 畫 n ,可見其至勤的蒐求、抄錄下,使得藏書倍增,足以蓄藏之書多有善本,稱得上是質量俱佳的藏書家,其豐富的文獻典藏,也能受到學者的重視,乃紛紛借抄其藏書,有益於文獻的保存。

清代學術目益進展,有關治學、藏書、編目之舉,亦日漸精進,民眾紛紛崇 尚實學。袁同禮在〈清代私家藏書概略〉中指出:

清代私家藏書之盛、超逸前代、其致果何在予,簡言之、具對於晚明理學一反動也。明代學術界虛偽之習、靡然全國。所刻之書,或沿襲舊此,或竄政原文,昔人謂明人刻書而書亡、蓋有由矣。嘉靖以前,風尚近古,時有佳本。萬曆以後,風氣漸變,流弊極於晚季。汽弊既多,故有反動,反動之動機,一言以蔽之、曰恢復古書之舊而已 ョ2 °

觀 述的論點,即可採知清代私家藏書的原因,係針對晚明理學的反動所致,由 於明代書賈刻印的典籍,頗多造偽剛併,致生訛與。因此,清初藏書家為求恢復 古籍舊觀,遂大力推動辨偽考訂,且大量徵集、刊印唐宋秘本的舉動,以使掃除 書中的錯誤,竹垞更是這種活動的倡始者。在致力徵集、刻印之下,也帶動民間 藏書的風氣,且藏書、讀書、刊書、抄書、校書等等,相繼並行,遂在各藏書家 之中,造就出不少的考據名家,帶動學風的發展。

讀書、藏書、編目相互合流,造就出清代日錄學的蓬勃發展。學者在藏書之際,也能逐漸揚棄過去「宋書不觀」的行為,開始重視文獻的解讀工作,此時的藏書家,也多能有目錄傳世,是以帶動學術的發展。竹定家中藏書甚富,足以雄霸一方,是清初著名的藏書之家。在藏書之餘,也能重視又獻的閱讀,閒暇之際,也能利用其藏書,進行編纂的工作。總計其編纂的成就,多奠定在其豐富的藏書。在經年累月之下,也累積其對於文獻的重視,當其人值史館之時,能大力倡導采書之議,且明瞭圖書與考證的密切關係:「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正言,豐富的圖書文獻,將有助於考證之學的發展。竹垞在《曝書學集》中,再一表明其對圖書文獻的重視程度。如:《曝書亭集》卷三十

正 2 袁问禮 清代私家藏書概略>,《圖書館學季刊》,民國 15 年 3 月,一卷一期, 頁 31。

⁻ at 13 参考註 11、卷二二、頁 402。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中,有所謂「史館急務,莫先聚書。」 註 14 ,竹垞 心 指明聚書的先後次第,乃是先求諸宮廷的藏書,後徵於民間的特藏,竹垞云:

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嚴,四方上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 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曆中,輔臣 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令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 然地志具存,著於錄者,尚二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朝,未必 不可得 ま15 。

宮廷藏書富實,可以提供考證的基礎材料,但看是仍有不足,仍需徵集民間的藏 基,以爲因應:

又问館八十人,類皆勤學合聞之士,必能記憶所聞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 又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乙屬。編爲一目,或儉漢、唐、明之 遺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爲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

6 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裁 並16 ~ 至於搜訪遺書的目的,乃在於提供考證的依據,若能確實達到徵集的成果,則将來「小思無書考證矣」 計 17 。,可見竹定對於圖書文獻的重視。清初考證之風的逐步形成,學者們爲求編纂的便利,亦能多方蒐求圖書,以利考證。戴名也《戴名世集》卷五〈送劉繼莊還洞庭序〉云:

繼莊尤留心史事,購求天下之書,凡金匱、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誌、野老遺民之所記載,典數千卷,將欲歸老洞庭而著書以終焉。 這是明、倩學者重視圖書文獻的案例。學者們既能重視藏書的價值,也能從事書籍的徵求、刻戶、校勘、輯佚等考證工作,是以此期的藏書家、亦多爲考據名家,如顧炎武、曹炎、毛奇齡、朱霽尊、顧祖禹等人,皆是少數能兼具藏書、考證的藏書家,至於竹垞《經義考》的編纂,更是列入其中的代表名作。影響所及,其後如二鳴盛、錢大昕、翁方綱、孫星衍等人,均是兼具藏書、考證的學者,是以藏書之風,實與考證風氣的問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從《經義考》的著錄內容博雜,其中間引序跋、考證,己非單純書目排比可

註 15) 參考註 11,卷二二,頁 402。

H 16 参考註 11,卷二二,頁 402。

^{11 7} 參考註 11,卷二二,頁 402 ·

朱彝尊 於是窮搜討之力,出家所藏書八萬餘卷,輯其說之可據 者,署其經名而分擊其下,有存佚而無是非,使窮經之士,一覽而知所 考焉,洋洋予大觀哉 எ,6 。

考其審錄的內容,乃是工自周、秦,下迄明、清(初),其目的在於反映經籍的舊觀,是以不獨以理學著作爲收錄的對象。由於竹垞家藏甚富,故能博覽群籍,且另編有《曝書亭藏書目》、《竹垞行笈書目》、《曆采堂書目》、《曆采堂宋元人集目錄》等書目 rat 20 ,是以在目錄學的表現上,能有卓越的成就,也累積不少的編纂經驗,有助於大型書目的編纂。竹垞藏書多蓬八萬卷,這種藏書的數量,的確足以傲世,竹垞亦能引以自豪,誠如〈曝書亭著錄序〉所云:「擁書八萬卷,足以蒙矣」 at 21 ,其藏書質量兼備,能抄自萬卷樓、天一閣、曹溶、黄虞稷、錢瓊玉、李辰山、孫承澤、秦四麟、徐乾學、襲翔麟等家藏秘本之書 at 22 ,亦能擁有內府所無之書。由 23 ,是以其藏書的質量,無疑是奠定考證的基礎。

除了竹垞自家藏書之外,《經義考》的完成,亦得力於明末、清初藏書事業的 發達 計 24 ,各藏書家均有藏書目錄的產生,這些藏書的目錄,能提供竹垞考證存 例的依據。承上文所言,竹垞的藏書,大抵見於《曝書亭藏書目》、《竹垞行笈書目》、 《潛采堂書目》、《潛采堂宋元人集日錄》等書目 計 25 ,《經義考》的編纂目的,

证1x 参考註3,頁2°

註19,参考註3, 毛奇龄序, 頁1。

註 20. 盧正言王編 《中國古代書月詞典》, 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4月,頁 135~136

at 21 参考注 11、卷二五、 爆畫亭著錄序 、頁 441。

至22 錢林:《文獻徵存錄》,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4 年),員 340:頁 348。又參考註 11、卷三五、〈爆書亭著錄序 亦言之甚詳,頁 440~441。

至23 參考張一民 水彝尊與陽書亭藏書〉、《圖書館》 胡萄 1992 年,1992 年 五期 、 頁 71~72 · 又參考註 10、頁 416 指出 「《總日》 著錄朱彝尊家藏本二三種,三八 八卷。其中經部五種、六九卷,史部五種,五三卷,子部十二種,一四二卷,集部 十種,一二四卷。入存長二八種。」《書林叢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年 7 月 , 是以可知其藏書之富,其中亦有为府咖無之書。

[、]註 24 盧仁龍:《經義考》綜論 · 台北 又史哲出版社·《中國經學史論又論集》下册· 民國 82 年 3 月 · 頁 416。該文原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1990 年 二期,頁 334~ 341。

a 25、參考 ≥ 20, 頁 135~136

已非藏書目録的範疇・是以余嘉錫主張将其歸於「讀書家之書日」・以便能和「藏書家之書目」有所區隔,介氏之論・見於《目錄學發微・十》,說云微引於下:

若讀書家之書目,則當由專門家各治一部,兼著存、佚、闚、未見, 合《別錄》、《藝工志》與 儒林 文苑傳,爲一,由盡其源流,以備學 術之史 # 26 ^

竹咤將存佚的考察,分爲四類,其中「存」、「佚」、「闕」等三例,乃是承自前目, 非其山創之例,至於「未見」之例,則確實啓自竹吃,本書雖取自諸家書目,然 是其平日讀書抄檢之目,並兼以己證,是以余氏「讀書家之書日」視之,亦頗爲 恰當。荷代藏書家已能擺脫明代「東書不觀」的普遍陋習,故能藏書、讀書並進, 使得《經義考》的編纂,能有功於經學的研究。

1、實證之風

日錄之學,往往涉及考證永實,是以能提供讀者正確的參考功效。一部日錄 書籍,若僅有簡目,或係滿紙舛錯,則其參考價值必低。因此,若要提供良好的 參考價值,則必須擁有正確的考證內容,才不致於成效減年。介嘉錫在《百錄學 發微》中指目:

夫考證之學貴在徵實,議論之言易於蹈空。徵實則雖或謬誤,而有 書可質,不難加以糾正、蹈空則虛驕恃氣,惟迳調鋒 3227 ° 竹垞《經義考》之纂成,已成爲情初考證之學的力作,既屬考證之作,其中的內 容,必能言而徵實,確實可信。情初經學盛行實證風氣,其目的在於改進晚明空 疏的學風,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清代經學的批評如 >:

國初諸家,其學微實不誣,及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送恆輕之,不足很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珠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明戶之則,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 3.28 。

其中所謂的「徵實不誣」, 乃是指當時流行的實證風氣, 其中又以《經義考》爲其 代表之作。整體而論, 清初考證風氣盛行, 若究其原因, 則是想要改善晚明空疏

^{、1226} 食嘉錫:《日錄學發微》, 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76年 10月 ,頁 166。余氏將 「藏書家之書日」、「讀書家之書目」的創意歸於張之同《

^{¥27} 可前許·頁56。

st 281 水球等撰·《四庫全書總日》卷一, 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

的學風,故當時學界能推行務實的學風,以期能整頓亡國滅朝的空疏學風。孫永如在《明清書目研究》中,將「考據求實的學風」項,列爲當時書目勃興的重要因素,茲引其說如下

明清時期,學風戶變,從明中期以後,考據求實學風興起,一反趙 宋以來向壁虛造、空談義理的學風 考據學家求實求是,把恢復古代文 化的本來面貌作爲追求的目標 11 29 。

在明代中葉以後,考據之學逐漸興起,遂開後世博雅的風尚。林慶彰在《明代考據學研究》中,指出明代考據發展的五點成因,茲簡列其說論點如下:

- 一、理學内部乙要求。
- 二、廢學之反動。
- 三、復古運動又影響。
- 四、楊慎又特起。
- 五、刻書事業之興盛 註30 。

觀此五項,得知清初盛興的考據之學,質有其歷史的背景。考溯源流,則《經義考》的出現,係受到實證之風的影響。假設沒有這種求實的風尚,則竹定在經學的研究上,將不易走上考證之路,如此 來,是否仍會出現《經義考》這部曠世之作,實難以斷定,更復論能夠取得考證的成果。

明清之際,一些有志之土,將家國的淪喪,歸咎於空疏的學風,爲求改善這種風氣,乃轉向經世致用之學,學風逐漸趨於篤實,經過學者的推倡,遂產生務實的學術風尚,逐步改善晚明空疏學風。竹垞對於晚明流行的風尚,亦有所感嘆,其在〈五經翼序〉中指出:

予謂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白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 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之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 事博積;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 ¥ 31 。

竹垞身處浙西之地,深受「博雅,學風的影響,故主張 專通稽古,以求擴大經學研究視野,故能重視漢唐箋疏的重要。竹垞在〈五經翼序〉中力倡其說:

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眾 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夫博學而詳說之

赶29、孫水如·《明清書日研究》, 合肥 黃山書社,1993年7月 · 頁 25 ·

亞 30 請參考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5 年 10 月 ,頁 22 28 、上文所引條例,僅為林氏所論項目,至於其中內容、請評看級書。

af 31 参考註 []·卷三四· 丘經冀序 , 頁 428 c

也 非 32 0

竹垞見到晚明以來,有關經學的研習,多側重宋、明理學的討論,卻忽略漢唐古 (正的箋注,致使學者未能剖析決疑,破除異說,故強調以「傳學而詳說」之道, 能濟宋、明理學之窮、竹垞既強調「傳學而詳說」之道,故能力行經籍的考訂, 乃篡成《經義考》一書,這對於清初學風的轉向,實有其深刻的倡導作用,使學 風逐步導向於樸實考證之路,並間接開啓清代考據之學的新風貌。

竹埠力改空疏學風,故能推倡考證實學,這種樸實考據之風,亦受到當代風 尚所致,其能承繼顧炎武、閱若璩之流,使得實證之風,能蔚爲時代風潮 吳仲 強仁《中國圖書館學史》中指出:

清代學者以極其豐富的資料為佐證,以踏實的學風與簡樸的文字, 一掃宋明理學的罕論序詞,對古書作了實事求是的整理研究工作 # 33 。 廣仁龍在〈經義考綜論〉申指出:

《經義考》的完成,除取決於朱彝尊工志逆轉空疏學風的雄心,以 及他本身的博學廣識,也得力於明末清初藏書事業的發展,和他個人豐 富的藏書等便利條件 13.741。

因此, 竹垞能立志扭轉空疏的學風, 是以從《經義考》的編纂中, 正可見其考證的 用心, 考訂的內容, 兼及各項的內容, 說法謹見第七章第五節「案語體例」 。 *て*。

考證的基礎在於撰著,如能擁有豐富的參考文獻,方能客觀的評斷文獻的眞 僞、價值。竹垞既能擁有博學廣識的基礎,使得《經義考》的纂輯,能受到歷來 學者的高度讚賞。盧見曾在〈奏肽〉中提到:

《經義考》 博徽傳世之書,誌其存佚;提衡眾家之論,判厥醇 孤……見淺見深,咸網羅而不失,識大識小,秀檃括而靡遺。惟舊臣纂 輯之勤,即古人精神之寄,况今者續一代又獻之書,補群僑經籍之志, 論說有資引考鏡,見闡可藉爲參稽。較陳振併之《解題》,更加擊富,比 晁公武之《書志》,九賢精詳 # 35 。

這種論說考證的能力,若非博學廣識之人,始不能以盡其完功。誠如陳廷敬〈序〉所論「微竹垞博學深思,其孰克爲之。」(計16 、《經義考》在成書之後,曾博得

註 32 参考註 11,卷二四, 五經翼序,負 427

[、]註 33 吳仲強等著"《中國圖書館史》、(長少:湖南出版社,1991年12月,頁 298。

^{55 34)} 參考註 24、頁 416。該工原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1990 年二期、頁 334~341 <

ii 35 参考註 3、 盧見曾奏狀 ,頁 4~5。

赶36 参节註3、 揀廷敬序 ,頁2。

康熙皇帝貴賜「研經博物」。1 37 的匾額。雍正皇帝未登基之前,曾謂「吾知東南讀書種子,僅存三人」 計 38 ,是則將竹垞與「閻若璩」、「胡渭」三人並列東南地區的名儒,其見重若此 其後乾隆皇帝更曉論:

展閱四庫全書館所進動本朱彝尊《經義考》,於歷代說經諸書廣搜博考,存佚可徵,實有裨於經學,展因親製詩篇題藏卷首· [21 39]。 更親得皇帝御製詩篇,並以「廣搜博考」爲功,這些都足以顯示出竹垞博學廣識、翔實考計的才能。《經義考》中資料豐富,除諸家序跋之外,尚兼及雜家筆記論辨之作,並親撰考證按語七百 十餘條、計40 、《清儒學案小傳》卷四計之爲「以博通繙倉陋之習,開考證之先、註41、、」誠不虚譽。

竹坨的博識之才,使得《經義考》的編纂,得以收致成效。這種踏實的學風, 率先從經學發展開始,其次轉至史部與籍,開創出清代考據之學的新視野。考證 必求博通的觀念,其,可上承方以智之外,更有楊慎、焦竑諸人的努力,經過這些 考據學者的努力之後,遂奠定清初考據之學的盛興。林葉連在《中國歷代詩經學》 中,將「遠紹楊慎、焦竑、方以智之尚博雅」一項,列入清代考據學興盛的原因 之一,益列其說如下:

迎出其上,風氣既聞,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 52 42 。」 考其風尚的產生,止可祖紹明代楊慎、焦竑、方以智諸人的崇尚博雅。從上文之中,我們可以看出明代崇尚博雅的風氣,有助於清代考據學的興盛。竹定《經義

母 37 维伸鼎、陳七彪選注 《朱彝尊詩詞選》附錄《年譜》,其事在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之 時。 杭州 新工与籍出版社,1989年10月,頁234。

註 38 見於張穆·《閱曆邱先生年譜》春內。

註19 参考註3、乾隆詔谕、頁2。

云 40 吴政 上編:《經義 42 京 ラ 》 , 吴政 上序 , 臺北 漢學研究中心,民國 81 年)、 頁
 S。惟筆者所計,當不上此數,說法詳見第五章。

正41. 清 徐世昌 《凊儒學案小傳》·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4 年)·頁 529。

近42, 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 台北 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82年3月,頁 334~335。

考》之作,亦可視爲清代考據學的先驅之作。孫永如在《明清書目研究》中指曰:

在考據學的學術領域中,還有一些書日從考證書籍產生、流傳,進一步轉向考證特定學術領域的圖籍內容,如朱彝尊的《經義考》,廣泛輯錄各種有關經學之書的論让之文,「見淺見深,咸網羅而不失;識大識小,悉隱括而靡遺。」 盧見曾上《經義考》奏又 ,由於朱彝尊潛心盡力,網羅眾說,悉心考證,使《經義考》成爲瞭解經書內容,研究經學所必備的參考書日 at 43 。

孫氏更推崇《經義考》「以考訂經籍爲宗旨的書目明顯是考據之風的產物」、計44 , 更以「考據水質的學風是書目發展的巨大動力」。計45 總結,可以看出清代書目 發展史上,與實證之風,是有密切的關聯。《經義考》網羅眾說,悉心考證,更成 爲清初考據之學的力作。孫水如在《明清書目研究》中,更許之爲「考訂書目」。計 46 ,由此可見其考證的特質。

從《經義考》力求考證的作法,適與明代是尚博雅之風相符,至於力永博雅的的要求,正是竹垞編纂的特色。倩初诸儒,往往能以博大爲其特色,十國維曾謂「國初之學人,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之學新。」(計47 ,陳祖武亦指[一:「清初諸儒之學,以博人爲其特色。」 計48 講求博通的學風,正是此時學者的共通特色,是以清初學者之中,如錢牧齋、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朱霧尊等人,均能以博通於學聞名。能夠博通群籍,始能奠定良好的學識基礎,能有良好的學識基礎,能有良好的學證基礎,始能有好的考證成果,也惟有好的考證成果,始能擺脫空疏的學風。在當代盛行的實證風尚,使得學者亦以博學善考爲職志,也正是這股實證的風尚下,使得《經義考》能擁有良好的考證成效,這實在必須歸功於當時社會風尚所致。

: 、習經之風

晚明之時,有識之土,有感於經學多望談之言,不以六經爲依歸,且襲尙語錄的糟粕。因此,爲求針砭時弊,乃以窮經爲務、六經爲旨、經術爲力,積極推

^{¥43} 參考註 29,頁 21 ·

^{# 44} 參考註 29·頁 25。

註45 參考註29,頁25

註46 參考註29、頁81-83。

^{〒47 ·} 王國維 "《觀堂集林》卷二二、〈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

至48 陳祖武: 顧久武與凊代學風 ,,台北, Z史哲出版社,《中國經學史論之選集》下 册,民國 82 年 3 月 ,頁 375。

動經書的研究,是以經書的考訂,也能佔有明代考據學的一席地位。在49 。林慶彰先生歷舉楊愼、朱西亭、熊過、魏濬、何楷、袁仁、馮應京、陳士元、周應賓、胡震亭諸人著作,藉以說明當時經學復興的盛況。在50 ,在這波「回歸原典」的運動之後,也帶動經籍的考據風尚。

请初之際,上承東林學派的「尊經」觀念,以及復在「復興古學」的風氣 註 ,使經學逐漸受到重視,把經學和經世聯繫起來,在歷經歸有光、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提倡,學風復轉爲博雅的習尚,且帶動經學探究之風。張之洞在《書日答問》中指目:

經學、小學書,以國朝人爲極,於前代著作,顯長棄短,皆已包括 其中,故於宋元明人從略、至52 °

從上述的論述中,正可看且清代經學、小學的感況。清陳庚煥《惕園初稿》卷五, 《閩學源流說》中指出:「(張伯行)儀封撫閩,倡興實學,九郡之士,翕然成風。 記,53.。學者的自覺,加上官府的推倡,造就出清代重視經學的傳統。清代是經 學的復盛時期,研究經學的風氣,逐漸在社會之中,漫延出去,竹垞生長在此 時代,自會受到風氣的影響,能從事經學的探索工作。

談經論學的風氣, 在清初時期, 能逐漸形成風氣, 盛行於社會之中。范光陽《雙雲臺文稿》卷 、張有斯五上壽序》云:

戴山劉忠正公之學,自吾師姚江黃梨州先生始傳於甬上,其時郡中 问志之士十餘人皆起而宗之,以爲學不講不明,於是有證人之會,... 其後爲五經講會 a 54 。

講會的方式,乃是先搜集資料,再行研讀,以求會通,黃宗羲《南雷文案》外卷

至49 参考註30,頁30~31 言及「明代考據學之內容」第一項「考經書」即申明此意 另外參考林氏 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 一叉 台北 《中國書口季刊》十八卷三期, 民國73年12月

[「]註5」 万租献 黄宗羲與甬上羽子的学術分歧 , 台北 萬卷樓,《清初新東學派論叢》, 民國 85 年,, 頁 104。

[「]at 52 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蒙文通校點 《書日答問補正》,,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3 年 1 月 31 日 ,頁1。

at 53 陳庚煥《園初稿》卷五、〈閩學原流說, , 清道光汇年木活字本 。

日 54 范光陽《雙雲堂文稿》卷三, 張有斯五十壽序, 台南 莊嚴又化事業有限公司, 《四庫全書存日叢書》,民國 86 年 6 月 册 二五六,頁 649。

〈陳夔獻五」壽序〉云:

窮搜宋元以來之傳汪、得百數十家,分頭誦習、每月二會,各取其 長,以相會通 4555.0°

從鬼求的經籍傳注,多達百數十家,中分頭誦習,各取其長,以求能會通群籍, 這種作法,對於經學的研習,能有所幫助。又《南雷文案》卷二指 十:

每講一經,必盡搜鄰中藏書之家先德注說數十種,攀伍而觀,以自然的當不可易為主,而入積思自悟,發先德所未當十七二、三為、至6。在五經講會之前,必先收集郡中各藏書之家的經疏,再經過研習辯論,積思自悟之後,才能發明經籍大義,不會全部侷限在前賢的論點,也使論點能有創發性。諸如此類的講經活動,能促進經學的進習,且經籍的收集與重視,將帶動收集經籍的風氣。從上述的事例中,我們可以得知講經是因五經開始,且具積極的蒐雜宋、元以來的傳定,也會帶動經籍存佚的考察,對於《經義考》的編纂,將會造成重要的影響。竹垞在編纂之初,有感於宋、元以來,經籍亡佚甚多,乃積極從事經籍的考訂,且考經的內容,先從五經開始,是以這些講經的活動,對於經學的提倡,能有所助益。

講經之會的流程如 ^ :

一月再集。先期於某家,是日晨而往。揭衣登堂,各執經以次造席。 先取所講覆誦畢,司講者抗首而論,坐上各取諸家異同相解析,務釋所 安。日午進食,羹二器,不設酒,飯畢,續講乙處,盡日乃罷 或 57 。 雨上學院的學生,在蒐集資料的司時,也兼從天 閣、雲在樓、張氏墨莊及黃宗 義續鈔堂等地藏書樓抄寫經籍,且旁及黃東發、吳草廬、郝京山諸人之書。 at 58 這種蒐集群經,復證以己意的行爲,明顯和竹垞相近(說法詳見上文「藏書之風」)、 也帶動經籍蒐集、考證的風氣。至於講經的重心,則見載於萬言〈懷舊詩爲陳怡 庭壽〉一文:

戊中後, 諸子聚爲講經之會, 自《易》、次《書》、次《詩》、次 《禮》 # 19 °

註55 黃宋義 《南雷文聚》外泰 陳夔戲五十壽序。

廷56 河前莊、卷二 陳夔獻偶刻詩文序。

注57 李文胤 《杲堂文鈔》卷二 送范國雯北行序 內

i. 58, 万祖猷、時代門朝和凊初析東擊派的形成 , 台北:萬卷樓·《凊初析東學派論叢》, 民國 85 年) , 頁 32 ~ 33 。

[、]江54 萬言'《管村詩稿》卷四 懷舊詩爲陳治庭壽 一丈。

從「諸子聚爲講經之會」的說明中,可以看出當時經學研究的熱切,且能得知訂論的主題,是以五經爲主,這種重視五經的態度,亦與竹垞的觀點相符。當時學者廣搜經籍,並相互研討經義的行爲,亦可看出經學的研究,有逐步復甦的現象竹垞身處此一時期,亦深受風氣的影響,故能重視經學的研習。此外,除了朋友間的相互討論外,也有父子相傳的案例。竹垞在〈大墨山人詩集序〉中即指出:

鄞縣萬先生履女,亦丙子榜郷貢進士,甲申後與生生 指謝泰宗

偕隱,分授其子經史,詩筆之富,不臧先生 (zz 60 o

此處可見父子相傳的例證,在這種情況之下,也會逐漸重視師承、家學的傳承, 這些經學的發展,皆會影響到竹垞編纂的觀念。

經學的講授與討論,既已成爲當時的風尚,遂有人以講經爲業,竹垞在〈文 學鄉君墻誌銘〉中指上:

、鄭玥 一及諾經疑義,講說紛綸。闡前賢所未發,以是問業者斬

多 束脩乙八,積累十金 註61 。

從「束脩之入・積累」金、之句・可以窺見當時學經風氣的盛行。竹垞在經學瀰漫的氛圍ト,亦深受影響,能「篤好經學」 詳 62 的研習・且常和親友間論及經學,徐樹穀在《讀禮通考・序》中論及:

先大夫 指徐乾學 《讀禮通考》草創於康熙丁巳 1677 , ……時 復與朱太史竹垞及萬季野、顧寧人、閩百詩諸君子商権短長 註63 。 竹垞常與友朋從事經學的論證。在其親友間書箚的往返中,不乏談經論學之作、註 64 , 這正是受到當代風氣的影響,能熱衷於經學的研究 註65 ~ 由於清初是古文 經學的復興時期, 竹垞能承繼此一風尚, 乃人量收集經學的相關著作, 且能擁有 考證的成果。

竹坨早年致力於《周官禮》、《春秋左氏傳》的研讀,當時之人,「皆以爲狂迁」 at 66.,此時也能奠定其經學的基礎。其後客遊他鄉,亦必「橐載十一經、二十

註60,參考註11,卷二八·《天愚山入詩集序·頁452。

[、]至61 參考証 11、卷二次、 天愚山人詩集序 、頁 879 ·

紅62, 王士碩'《居易錄》卷十二, 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十五編,冊八,民 國 77 年), 頁 5038

at 63 徐乾學:《讀禮通考》卷首徐樹穀 厚 ·

at 64 參考註 11、卷三一、三三多與親友談論經學之文, 万卷三四亦多經學論著之序文。

租 ns, 参考註 23, 頁 71。

史以自隨 計 67 。」可見竹圪對於經學的研究,亦壓時甚早。其後,受到當代 談經論學風氣的影響,能與時賢相互探究經學的要義。陳廷敬仁〈日講官起居注 翰林院檢討朱公彝镎墓誌銘〉指出:

康熙初,北平孫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予亦往遊爲。 發公盛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又學士府京師者,其推謂爲老師 宿學[至 68

竹圫嘗遊京師,並與孫北海交遊,且能博得孫氏稱許,顯見其對於經學的研習, 資有其獨到之識。

情初經學的提倡,除仰賴於顧炎武、黃宗羲等名儒的推倡外,也隨著政治、經濟趨於穩定,使得經學的發展,能有長足的進展。如果就經學發展的進程來看, 習經之風的興盛,係當時社會普遍的現象。經籍的浩瀚,確實也需要指引治經人 門的工具,是以《經義考》就應運而生,能成爲研習經學者的重要參考。

四、纂輯之風

明代中葉之後,纂輯之風盛行於世,此時的學術風氣,係崇尚古風,故紛紛以「炫博好奇」 計 69 的姿態出現,是以各類的著作,如同兩後春筍般的問世。 日錄之書,能兼採眾家之長,觀其學術的流變,故多能以「廣博」爲特色。余嘉 錫《目錄學發微》指出:

私冢著远成一家之言,可以謹守家法,若日錄之書,則必博采眾長, 善觀其通,猶之自作詩文,不妨擊擬一家,而操持一朝之選政,貴其兼 收证蓄也 # 70 。

余氏所論,實乃詳於簿錄編纂之精髓者也。目錄之籍,博采綜治,考證疏通,兼 收並蓄,以成其精,以廣其要《經義考》的纂輯,實受到當時流風所致,此時的 撰述,盛行纂輯典籍的風尚,當時其他的學術名家,亦能以抄書爲基礎,逐步纂 輯出各種撰著。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

北万如死斯之《釋史》,南方如梨洲之《學案》,顧非鈔書之至精卓

at 67 可前註:

^{# 68} 同說註, 頁 566。

^{12 66)} 參考証 49, 頁 25~26 言及「復古運動之影響」—項,又該書頁三四亦重申此意 台 北 又津出版社,民國 75 年 10 月, 。另外參考林氏 (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 一又 1台北:《中國書日季刊》,民國 73 年 12 月, 十八卷三期 。

[「]狂 70) 參考註 26、頁 55。

者乎!動詩文者如梨洲之《明又海》,晚村之《宋詩鈔》。推而至於經籍, 有朱竹垞之《經義考》,地理,有顧祖禹之《方與紀要》,皆動書也。即 稍後醫百詩、胡朏明一輩,其著書亦猶不脫數書痕跡。即謂清代經學皆 自動書工夫中來,亦非不可。此即章實齋所謂纂輯之學也 a.7. ^

《經義考》名列清代抄書的名作,竹垞更是博采眾家,以成其廣博,至於抄錄的來源,乃能遍及經書、史傳、筆記、書目、方志、文集的收錄,是以此書係「纂輯之風」的產物。錢穆先生所謂「清代經學皆口鈔書工夫中來」,其說實爲中的之言,如以《經義考》編纂的內容、體式來看,則其深受當時纂輯之風的影響,口是無庸置疑的。

《經義考》的編纂,雖以博雅爲書,故能廣稽眾籍,以成其廣博,然非僅限於「抄書」而已,其中更能將資料加以分類,並間以考據,故體例嚴謹,考據精嚴,向爲學者所稱許。此法乃源自明代的抄書之法,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

近世盛推清代漢學家沟證據,重歸納,有合於歐西所謂科學方法者,其實此風源於明代,由一種分類鈔書法,而運用之漸純熟,乃得開此腦閱也 \$172 。

由此可知,竹垞纂輯書目之時,實能承繼明、清纂輯風尚,並加以推廣,使其在經學者證方面,能有卓越的貢獻。

綜合工人所言,《經義考》成書的社會條件,正是受到實證之風、習經之風, 以及纂輯之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竹垞在編纂經學書目之時,能以考證爲 主,乃是受到當世社會思潮的激盪所致,也正因爲當時的社會環境,頗便於纂輯 的發展,故竹垞此書的編纂,能收致成效,並奠定其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節 政治因素的鼓勵

傳統文化的產生、形成、發展,乃至衰亡,均和其政治的因素,有著密切的 關聯。李修生在《占籍整理與傳統文化》中指出:

作爲觀念形態的傳統文化,它的產生、形成、發展以至於衰亡,都 有其歷史的和政治的深刻原因。新漢學 泛指清代的經學 的產生、形

王71 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5月, 上冊,頁157, 王72 问前註,

成、發展、分合也毫無例外地與當時的政治情况緊密相關 並 73 。 在清初時期,康熙皇帝積極推動經學的研習,使得習經人口大增,形成《經義考》 的纂輯要件。歷來學風的轉移,多少會受到政治風尚的影響,尤其是帝王觀念的 轉變,更能深刻影響到文土思想、觀念。清代統治者所推動的文化政策,也會影 響到清代書目的發展,孫永如在《明清書目研究》指刊:

明清統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雖在某種程度上對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明清時期的文化還是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目錄之學,因無論世議政之虞,受到了朝野各界的重視,許多學者把畢生精力傾注其中,所以發展迅速 at 74 。

情代文字獄的盛行,使得學者不敢議論時政,在避禍的考量之下,則紛紛轉向考據的探索,故學者能沈浸在文獻的考察,也間接帶動考據之學日益隆盛。

清廷自入關之後,隨著政治情勢的穩定,遂藉由推動經學的發展,積極介入 中國文人的思想世界,由於是經學歷經千年的轉變,業已深入民眾心中,故提倡 經學的發展,也能贏得工人的認同,更藉由宋明理學的推展,可以達到箝制人心 的目的。下文即依序論述清廷對經學的提倡情况。

· 、 徵求經學典籍

從各種又獻資料顯示, 清初宮廷曾徵求經學的典籍, 只是未能部次甲乙, 毛 奇齡在《經義考·序》中提及此事:

竹坨智官內庭,爲天子典秘書,會其时,方用兵填黔,弄闢固未暇檢板而籤裝之也。其後下徵書之詔,凡天下經義之在學官外者,皆得盡入祕府,而說經之書,于斯爲盛,然未經甲乙也。今竹坨于歸田之餘,

乃始據疇昔所見聞,含古今部記,而著為斯編口《經義考》 或 75 。 竹垞曾身爲天子典祕書,故能備覽宮中藏書,尤其當時皇室曾下「徵書之詔」、「凡 天下經義之在學官外者,皆得盡入祕府,而說經之書,于斯爲盛。」,是以可見經學 的盛况,乃是受到朝廷徵求經籍的影響。王經曾、杜澤遜編《漁洋讀書記》中引述 清代上漁洋的讀書筆記,於《左氏傳說》 書之下,載有清廷詔求遺書,側重經、

a77 李修生主編 '《占籍整理與傳統文化》,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4月,頁137。

^{# 74} 參考註 29, 頁 22。

在15 參考註3, 毛奇龄序,頁2。

史的記載.「碌熙內寅歲(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皇上詔求遺書,惟重經史. 計 76 。在《十二朝東華錄》卷九中,即有其詳細的記載,茲錄之於後:

甲午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政台隆文,與籍具備,猶必傳採遺書, 用充祉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 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 名山,宣無善本,今宜廣爲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 有藏書祉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釣寫事宜,宜爾郡院會同詳議具奏, 務令搜羅罔數,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 45.77

康熙皇帝是位文武全材的君主,能廣泛涉獵各項的藝文與籍,具有感於內府藏書的不足,乃效法歷朝徵書的盛事,內令所屬部院,從事圖書的鈔集和購求,藉以擴展宮中藏書的數量,其作法自然受到部屬的重視,隨即於該年閏四月庚申日,擬出具體的辦法如下:

禮部等衙門遵旨議覆購永遺書、應令直隸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宫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彙送禮部, 其無刻板者,亦令各有司雇募鑄寫,交翰林院進呈,有願自行呈送者, 交禮部彙繳得旨 註78 。

這種擴大徵書的活動,在傳佈各地之後,也自然能形成蒐求遺書的風氣。康熙皇帝更明自表示蒐求的重點,在於經史的典籍,對於諸子百家之籍,有乖經學者,則概不准收錄,其云:

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疑被閒載籍,研究義理,凡嚴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詭奇,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繫修齊治平助平助成德化者,万為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准收錄 和79。

清廷既詔求遺書,並側重經、史的收集工作,則其藏書必富,能有民間所無的異書。竹垞既曾典職祕書之林,自必飽覽經史,這些難得的際遇,亦能帶給竹垞偌大的啓示。毛奇齡在《經義考·序》之中,也將竹垞典職祕書 職,列爲纂輯的背景,顯見竹垞富日在宮中的見聞,確實有助於《經義考》的編纂。此外,康熙

至76 王紹曾、杜睪遊編 《魚洋讀書記》, 青島 青島出版社,1991年8月, 頁8c [at 77) 蔣良騏原纂、王先謙纂修 《十二朝東華錄 康熙朝』》, 台北, 王海書局, 民國 52 年 9月, 頁 328。

註78, 可前註: 頁 329

^{£79} 旬前註。

皇帝甫於「十五年四月甲午日下徵求遺書之詔,竹垞旋在此時纂輯《經義考》、計 80 ,雖無法證成竹垞的編纂動機,係受到康熙的啓示,但竹垞曾在康熙四十四年 (1705)南巡之時,在杭州行殿進呈《經義考》給康熙皇帝,且能博得康熙的激 賞,並獲頒「研經博物」的匾額來看,似乎透顯著該書的編纂,亦與皇室重視經 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情初宮廷對於經學的推展,的確有「尊經勸學之至意」 at 81 、康熙下詔徵求經籍秘書,並側重經史的作法,不僅能提升宮中的經籍特藏,也將帶動民間的 股尋書風潮。竹垞既曾典值宮中祕書,可以飽覽宮廷的藏書,故在歸田之餘,也能據昔日的見聞加以歸類,編纂成書。因此,《經義考》的引書博富,也與宮廷內府的藏書有關,至於內府藏書的充實,也得力於帝士下詔徵書,時風流及,也能帶動民間對於經籍的重視。

1、刊印儒學經典

清廷除了徵求經籍・以備內府的藏書之外,也積極從事經籍刊印度。來 新夏等在《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中指出:

清廷 每次求書、都把「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冶平、助成德化」的儒家正統書籍放在首要地位。刊印和頒布全國各學校的也多是五經、四書、《朱子全書》以及解釋這些著作的《性理大全》和御纂的《性理精義》之類的書 = 182。

此類觀點,更詳見於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圖書館合編《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 書之中,該書附有〈清代內府刻書概况〉 文,更明確指出「校刻經更是清內 府刻書的重要內容」,今將該文特點轉錄於下:

經史相通,用以治世。這是歷代統治者的傳統經驗。清王朝也不例外。爲了確立和發展本朝的官方哲學,他們積極研旨並整理了大量的古典著作。不僅重刻五經四書白又,選將魏晉以來儒家們研究先秦哲學的成果,包括各種傳、注、疏、箋、谕、解等,甚至內廷翰林們奉敕編纂 進講的教材,也都付諸刊刻 如《十二經註疏》、《易》、《許》、《書》、《春

註80° 參考註37°頁228 €

^{、〒81,} 参考註 3、 盧見曾序 ,頁1。人《經義考》另錄有乾隆皇帝昭文,「肤闌崇經學ス意。 頁2 ,可知清朝皇室確實也有崇向經學之舉。

冠82 来新夏筝:《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 頁 318。

秋》四經解義及其傳訊彙纂和《朱子大全》、《小學集註》、《性理全書》、《性理精義》等宋明程朱理學的重要著作(註83, °

荷代校刻經史,業已成爲內府刻書的特色,尤其是康熙年間的圖書刻印,更是集 中在儒學著錄方面,李致忠在《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序二》中指出:

康熙一朝内府刻書門類雖比較齊全,但重點卻在傷家著述。如康熙十六年 1677 刊印的《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十九年 1680 刊印的《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二十二年 1683 刊印的《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二十九年 1690 刊印的《孝經行義》一百卷,五十二年 1714 刊印的《朱子全書》六十六卷,五十四年 1715 刊印的《周易折中》二十二卷、《性理精義》十二卷,六十年 1721 刊印的《春秋傳說匯纂》三十八卷,六十一年 1722 刊印的《欽定纂文六經四書》十四卷、《周易本義》十二卷、《四書集句集註》十九卷等等,都是儒家經典,而且是按照程朱理學家觀點詮釋的儒家經典著述 註 **4 。

情代皇室刻印儒家的經典著述,考其「肛的目的,「無非是建立一套完整的、以程 朱理學爲核心的哲學體系和道德標準,表明清上朝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上統地 位、」「at 85 ,處於這種政治目的之下,清代刻印經籍的舉動,也成爲內府刻書 的重要特色。

倩廷內府對於經籍的刻印相當重視,在刊印的儒籍之中,尤其以宋明理學的著作爲優先,以利忠君觀念的推行。此外,除了漢文刻本之外,也有滿文刻本 註 86 ,故倩廷對於經籍的重視,實能帶動民間研讀經書的風氣,並將經學的研究,推向正軌。清廷重視經籍的刻戶工作,影響所及,一些朝廷重臣,亦能推動經籍的刻印工作,如屬於康熙寵臣的張伯行,除創立整峰書院,培育優秀的人才外,也能致力上刻經籍,其曾經「取《朱了語類》、「刻遺書、朱劉問答諸書及閩前哲楊龜」、雜豫章、李延平、黃勉齋、陳北山、高東溪、眞西山諸文集,盡刊佈之,凡五十五種。」 註 87 ,積極的推倡經籍的刻戶工作。此外,竹垞曾推動經籍的

^{、1283} 故宫博物先圖書館、遼寧有圖書館編著:《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9月, 頁536。

[[]註84 同前註, 李致忠序二,頁9个

和 85 阿前註, 頁 536 537。

近86. 门前钰·竹錄二 ,青代內府及少數民族又掌圖書目錄 的記載,別在康熙朝以前的 滿又經籍的刻印,有《日講易經解義》、《日講書經解義》、《詩經》、《日講四書解義》 等撰著,頁511~512。

EF87 參見避光鐸《鰲峰書院志》卷十六《雜过》一文·清喜慶十一年福州勢峰書院刻本《

刻印工作,說法詳見第一章第二節「治學的方法」。在朝廷的人量鼓勵,乃至大臣們的響應,不僅增加經籍刻印的質量,也能帶動民間習經的風尚。

:、開辦科舉選士

清朝非常主意文治,在政治逐步穩固之後,遂恢復科學的考試,導致治經問學之風復盛 ā 88.,九其是人量倡行程朱之學,想藉田思想的教育,來達到箝制人心的目的。喬好勤在《目錄學》中,對於凊代經學發展的政治環境,提出以下的看法:

清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正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學,以加強思想的統治。康熙御纂《性理精義》、《朱子全書》,並將朱熹從孔廟兩戶的先賢中 撞出,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從思想上箝制人民 #89 。

清延對於經學的積極提倡,更表現在遺官祭祀孔子故里、翻譯五經等等 註 90 , 從這些行為之中,可以看出清初時期,皇室對於經學發展的倡導情形。除了朝廷 對經學的重視外,如欲全面帶動民眾學習經學的意願,勢必要誘之以利,故清廷 乃以恢復科舉的方式,將民眾反清的意志,導向於經學的研讀,並以功名利祿的 方式,來達到消解群眾的抗清意識。

清初開辦的科學考試,雖能帶動習經的風氣,但民眾爲能中學以求功名,對於經學的研究,也產生負面的影響。茲說明如下:

氏眾以中舉爲目的,遂紛紛改習四書,於是忽略五經的學習,如此則 易致其功。竹巧對此甚感憂心,《曝書亭集》卷二十四〈合刻集韻類篇序〉中指出:

功名之士,督四子書、租通一經,足以應舉,開口代堯舜禹屬又武

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辭爲諸生法式,古丈奇字,安所用之 [49]。 科舉是傳統七了躍登龍門的機會,既然學習四書典籍,粗備一經,即可赴試應舉, 且易致其功,於是民眾紛紛改習四書,並視爲中舉的捷徑,考其風尚,乃是起自

^{21 89} 喬好勒:《月錄學》,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 6 月 , 頁 284

at 90 吕士朋·清代的崇儒與漢化、《國際漢學會議論又集》歷史考古組上冊,南巷. 中央研究院編印,民國 70 年 10 月 10 日 ,頁 534 c

^{¥91} 參考註 11, 卷二四, 合刻集韻類篇序),頁 530。

元代。竹尾在《經書取土議》中指出:

元皇慶二年 1313 , 四書 定為考試程式,凡漢人、對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亦用朱氏《章句》,則含五經而專治四書 # 92 。

四書文句較少,研讀較易,若放棄五經的研習,轉攻四書研究,將增加中學的機會,使得經學的研究,乃日漸勢微。針對此一情況,竹垞提出改進之道:

試士之法,宣仿洪式四年 1371 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衛,宣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 至93 ~ 爲求擴展五經的研究,乃主張應試之時,應先就五經出題,再試回書,使四書、五經得以並治,如此 來,可以拓展研究的視野。竹垞的此項論點,也能獲得學者的重視 計 94 ,更成爲清代考課學了的重要方式 計 95 ,終能扭轉民眾的習經風尚。

情初民眾爲永中舉,乃無心舉業以外的科目,甚且未嘗禹目,以免淆亂考試 的內容,降低錄取的機會。《經義考》卷 白四十六,萬斯同《讀禮附論》、,引 陳光緯〈序〉云:

〈檀弓、 曾子問, 諸篇,智禮者謂無裨於制舉業,而未嘗一寓目 馬,故未窮經者於文士之中, 百不得一来、知《禮》者,於經師之中, 十不得一也, 14.96。

^{# 92} 参考註 11, 卷六十, 經書取七議〉, 頁 699

at 93 參考註 11,卷六十, 經書取士議, 頁 700。

³¹⁹⁴ 見於張維屏《國朝時人微略初編》引《松軒隨筆》 て又、 台北、明又書局、民國 74年)、冊二一、頁 424。

[、]正95 趙爾巽等撰·《凊史福》卷一百八、志八十一、選舉一、學校一、國學、頁 3101 指 出。「至是、請仿宋儒胡琰經義、治 事分齋遺法。明經者、或治一經、或兼他經、 務取御纂折中、傳訊諸書,探其原本,講明人倫日用之理。冶事者,如歷代典禮、 賦役、律令、邊防、水利、天官、厚果、算法之類。或專冶一事,或兼治數事,務 窮咒其亦п利弊。考試時,公以經術甚深、通達事理、驗稽古愛民之識。「年期滿、 分別等第、以上勸懲。從之。令諸生有心得或疑義、後條箚記、呈助教批判、按期 呈堂。季考月課、改四書題一、五經講義題各一、台事策問一」,可見其走向四書、 五經在重的老核方式。

年96、参考註3、卷一四、,頁6、

陳光緯與竹垞為同時之人,其所議論的時代風尚,恰好相近不遠。根據所論的內容,則經學的研習,受限於制學的科目,使得民眾未嘗過目〈檀弓〉、〈曾子問〉等篇,導致「知《禮》者」,「一不得一也」的利境。經學的研習,明顯受限於考試的方式,致使某些考試不考的科目,則略而不看,降低民眾習經的素質。竹垞有感於此,乃纂輯《經義考》,以求能擴大研究的視野,有功於經學的發展。

(二) 制舉之業,常謹守程朱之學,故未能廣究諸家之說。學者學習朝廷指定典籍之外,遂不再涉獵其他諸家的撰著,以免論點與舉業牴牾,喪失中舉的機會。〈周易輯聞序〉中指引:

位後家守程朱之書,未暇廣究諸家之說,久之,本義單行,并程氏傳亦輟不復觀,况凡有小異朱子之說,爲制舉所不取,則見者非僅不觀,將唾而遠之,惟恐子弗之入於且,自隋迄宋,諸家之撰述,日至於放失 無存也 ∉971 。

應舉七子謹了程朱之書,未敢稍異其說,遂棄其餘諸家不論,恐有害於中舉,此種的舉動,使得其他諸類經籍,遂散佚流失。其次,〈文淵閣書目跋〉云:

考唐、宋、元藏書、皆極其傾重、獻書有資、儲書有庫,勘書有人, 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秘書、願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貲生, 不知愛重 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 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 旁及諸家,祕者所藏、上苴視之,盗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 註98。

竹垞見到科舉的應試,僅重視《五經人全》等少數的典籍,造成其他經籍的佚口, 感到無比的痛亡。面對這種研究的困境時,若無法另關蹊徑,吸引學者的重視,則 經學將喪失發展的舞台,是以主張擴入收錄的內容,使更多人能投料其中的研究。

(三) 主考官爲永省事起見,常以經書文句命題,此種的作法,更加窄化經學的視野,是以科舉雖能帶動研經的風氣,但研究的內涵無法深入,有衰退的危機,且考官僅「取其辭爲諸生法式」「記 99 ,考生餘通曉文辭外,更無需鑽研占義,以免多學嚴事,降低中舉的機會。此時經學的學習,既以解經爲其能事,導致經書的研習,流於制式的分析,遂侷限學者的創發能力,使經學的研究,趨於養薄。

綜合「述論點,明凊科學的應試,雖能激勵學者習經的風氣,但經學的發展,

^{±97} 参考註 11、卷二四、、周易輯聞序 ·頁 419。

王AX 参考註 11,卷四四, 文剧剧書日跋 ,頁 540。

至49 參考註 11、卷二四、 合刻集韻類篇序 、頁 530

卻日益淺薄,使得研究的範疇及深度,皆無法開展,遂陷入無形的困境。民眾在研經之時,僅重視四書的學習,甚至在經籍的研究上,僅崇尚朱子學說,對於其他諸家之說,卻略而不論,竹垞乃主張擴人經學研究範圍,使得經學的研究,能不受科舉制度的影響,兼顧四書、五經的研究,才能使其經學恢復創發力。

四、帝王自撰經籍

清廷帝室對於經學相當重視,爲了融入中國傳統的文化,皇帝也親自學習經學的課程,尤其是康熙皇帝,更是文冶武功兼備,其對於經學的學習,頗感興趣,也能學有心得,更能親撰經籍,博采漢晉諸籍,以爲論發之據。盧見曾〈序〉云:

聖祖仁皇帝著《周易折中》、《詩》、《書》、《春秋彙纂》,皆博采 記傳、及漢、晉、唐、明諸書,而不專於一說,誠以經學非一家之言 所能盡也 \$2 100 。

皇帝能自撰經籍,對於經籍研究的提倡,自然會有正面的貢獻。除一述與籍之外,在《經義考》卷 所錄御注之作中,尚有順治《御注孝經》;康熙《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日講易經解義》、《孝經衍義》等,這些都是康熙 十九年(1690)之前完成的御注作品,顯示出清延對於經典重視的程度。此外,御注、敕撰之書的體例,也會成爲後世編纂的參考,如上述所論《周易折中》等書,皆能以博采眾籍,不專主一說爲其特點,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也會帶動博證風氣的發展,康熙其餘諸作,也都能以博綜群籍蓄稱,如《日講書經解義》則「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說,薈萃折衷。」而成 計 101 ;《日講易經解義》是「參攷諸儒註疏傳義」所成 1102 ;《孝經衍義》則是「徵了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 」、計 103 ,諸如此類的撰著,皆可看出其綜理群書,薈萃折衷的著述觀念,影響所及,對於博證的推廣,亦有明顯的陰小作用。

倩廷皇室對於御柱經典的用意,在於「配合整飭更治、教化臣民、爭取漢族學者」 並 104 ,在這些主撰或奉敕詔纂的經籍之中, 倩代帝王更爲「各書撰〈序〉,闡明編書目的及其要旨,披露各自研習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的重要觀點,並以行政命令的手段,頒發給宗室、內外大臣及全國生童習誦,有的書還要求各級政府

^{並 00 参考証3、 盧見曾序 ,頁1[∞]}

sp.01 参考註 3,卷一,頁3~4。

註 102 参考註 3、卷一、頁 4

[[]註103 參考註3,卷一,頁60

註104 參考註83,頁536。

官員定期向鄉民宣講。. at ios ,這些政治上的諸多作法,勢必對於民間學習經籍的風氣,造成上面的影響

中國經學位居四部分類之首,如要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理應重視經學的研究。E俊義、趙剛在、窺見清初經學堂奧的力作 評《清初的群經辨僞學》》 文中指出:

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經學與歷代的政治、經曆、文化卻有著密切的聯繫,要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與文化,理應重視對經學的研究,而不可將其永遠棄置「令宮」。# 106 °

經學與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若能研究其中演變的軌跡,將使 我們掌握經學發展的脈動,並給予合理的評價。在我們研究經學課題時,也能結 合當代的政治、社會、又化等因素,來透視經學發展的源起及其脈動。換句話說, 文化的進退升沈,與其時代的形成、發展、衰落的軌跡,往往會呈現起伏交錯的 狀態,若能研究其中演變的軌跡,將有助於探討其中的價值、風格。《經義考》的 出現,正是受到當時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父互影響,當我們瞭解 其成書的背景時,也能得知其書目的特質,正與當時的學術風尚契合,更能開啟 出日後經學研究的新頁。

在10S、參考註 83、頁 536、

註 106 玉俊義、趙剛·(現見清初經學堂奧的力作 評《清初的群經辨偽學》), 台北、《中國又哲研究通訊》民國 83 年 12 月, 四卷四期, 頁 97、



第五章 《經義考》的編纂

《經義考》在編纂之時,能廣納各類的文獻,其中更加以分類,頗便於查考,也能加以刪訊、合併、考證、改編等等,使得該書雖承自前代書目,卻能自別於前書,成爲 部經學書目的時代。倩代經學的發展,乃是奠基在抄纂的基礎上,誠如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一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清代經學從鈔書「天中來」 計一、「抄書」成爲清儒奠定學識的重要途徑。竹垞重視抄書的過程,在其撰著之中,每見有「抄書」的記載,例如:《曝書亭集》卷一十九〈鵲華七人詩子〉曰:

釋尊 中年好數書,項籍以後,集史館所儲,只師學士大夫所藏 在,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間作小詩慢詞,日課其傳寫,坐 是爲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歸田之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 恆資以爲詩村,於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喻於心焉。鵲華 山人善詩,其鈔書之癖,頗與予同 點2、。

竹尾自,;中年之後,喜好鈔書,歸田之後,更能「鈔書愈力,暇輒瀏覽」,且承認 染有「鈔書之癖」。又〈黃徵君壽序〉中有云:「(予)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

点:這些抄書的舉動,使其能廣泛的接觸各類的與籍,自能奠定其淵博的學識基礎,也有利於編纂的進行,錢程先生更將《經義考》的編纂,列入抄書的名作。 4 ,顯見其書的纂輯,業已深受學者的肯定。《曝書亭集》卷 上二〈史館上總裁第三書〉中指出:「纂修者,得以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註5 ,是以其在書目

註. 錢穩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 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5月,頁157的 批語。

冠 2 朱彝草 《爆書亭集》卷三九,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78年 4月,,負 480。

註 3 参考註 2、卷四一 黄微君壽序》、頁 502、

註 4, 参考註 1 · 上册 · 頁 157 。

註 5 參考註 2,卷二二,自 408

的編纂 L, 能輯錄各家的解題, 並加以考證釐訂, 將不同出處的內容, 加以剪裁 排比, 使其達到「不失之偏」的理想境界。

第一節 編纂的動機

情初經學的研究,普遍盛行朱熹學說,所謂「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 註6 ,「是當時學術環境的寫照,如此一來,也侷限學者們的創發能力,更喪失 許多的研究題材。面對如此的學術環境,許多的經學典籍,由於不受到重視,止 逐漸湮滅不存。若要使經學的研究,能夠全面開展、萬日,勢必要改善當時的學 習風氣,才能進行全面的改造。《經義考》的出現,正爲當時沈閱的經學環境,注 人一般新生的力量,帶動全新的研究概念。來新夏在《清代日錄提要》中,率先 指出其編纂的動機如下:

朱氏、彝尊 編撰《經義考》動機日的有二·其一,宋人大興懷疑之風,對後世影響較大,以致先儒遺編,失傳者什九,編撰此書,期在保存原始資料。其二,給經學研究者提供檢索方便 527.。 石細究其說法,倘雲加以補充說明:

·、擴大經學收錄範疇,以廣研究視野

明清之際,文士在科舉的利誘下,凡事以中舉爲目的,使得經學的研究,偏向於四書的研習,至於傳統五經的研究,學者多略而不看。竹垞於《道傳錄序》中指出:「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爲先務,視六經可緩」 計 8 ,處於這種時風之下,經學研究的視野,日益窄化,更造成典籍的亡伏不存。竹垞在《寄禮部韓尚書書》中指出:「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古,先儒遠編,失傳者十九 計 9 。」由於清初的經學發展,普遍盛行朱子學說,所謂「以言《詩》、《易》,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書》、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道德之 ,莫逾此時矣!」 計 10 ,這種「定於一尊」的學術環境,使得许多的典籍,由於不受到學者的重視,逐逐漸亡

注 6 参考注 2、卷二五、 道傳錄序 ,頁 435。

[·]註 7 來新夏主編·《凊代月錄提要》, 齊南:齊魯書社,1997年1月,,頁15。

註× 參考註2,卷三五 道傳錄序 ,頁434 ~

証 9、参考註 2、卷三三 寄禮部韓尚書書 , 頁 414。

註 10、參考註 2、卷三五(道傳錄序), 頁 434~435。

佚,不存於世上。竹垞爲求改善研究的困境,乃倣效《文獻通考·經籍考》之例, 旁搜博考,纂成《經義考》,想藉此拓展學者的視野,間接達到保存經籍的功效。

盧仁龍在〈《經義考》綜論〉中,指出竹垞拓寬固有經學範圍的具體作法,有如下三項:

首先是將《大戴禮記》、《國語》 节書與十二經并重。…… 其次是設擬經一門,網羅那些規依群經,或與群經相表裏之作。……再次是樹裝 健一門,表彰先代廢絕之學 其11。

上述所論一點,的確有拓寬經學視野的作用,但尚有其他要點,未能清楚論述, 今說明於下:

- (一擴大收錄的時限:清初的經學研究,既是侷限在朱子學說上,學者的研究課題,也都圍繞在宋、明理學的範圍,為求真正達到拓展視野的效果,乃將蒐求的典籍斷很,戶起自周、秦,卜迄於清初,無形之中,能增加許多的研究題材,且使學者能注意漢儒訂記之學,並非毫無任何的價值,使得學者在研治經學之時,也能重視經學的相關考證,學風邃趨於篤實,此外,「承師」五卷的考訂內容,將過去學者僅注意到漢儒傳授的體系,再擴展到孔子弟子以下,甚至對於宋代諸儒的傳授體系,也有相關的考訂成果,有助於研究視野的擴大。
- () 將單篇的經學著作,自全集、文集中裁篇而品,具有拓展研究內容的作用。過去的目錄學家,雖曾著錄單篇之作,但僅是著錄單行的撰著。然而,竹定取材的角度,更放寬至全集、文集中取材,如《經義考》卷一,陳愷《易說》,係取自《江湖長翁集》書。12 ; 又卷二十,吕祖謙《讀易紀聞》 書,竹垞案語云:「是編附載《集》中,始〈乾卦〉,至〈北卦〉」 註 13 ,諸如此類的著錄方式,使得原本應附入本集之中,不該品現在經部的典籍,也能經過竹圫著錄之後,可以收致參考的功效,使得讀者擁有更多的參考文獻,以供佐證之用,若究其作去,則有擴大收錄的效果。
- () 在書目的分類類目之中,有些依據體裁而分,如「類書類」,有些依據本質 分類,如「詩」、「書」等類,取裁標準的不同,易於造成歸類的差異,例

[「]並」」、盧仁能 《經義考》綜論 《中國經學史論文論集》下冊,林慶彰王編,文史訂出 版对印行,民國 82 年 3 月 ,頁 419~420。

^{□ 12]} 朱彝尊·《經義考》 台北 臺灣中華書局據楊州馬氏亥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 三版 ,卷三二,頁 3 。

注13 参考註12、卷二十,頁8。

如:「易類」 典籍,容易與道家類、五行類、神仙類、古筮諸類,相互混淆, 在擴入收錄範圍之下,重新隸屬於「易類」,如《參同契》一書,本屬道家 之籍,但竹垞衡量性質,乃將其收入「易類」中 at 14 ;又「尚書類」的 典籍,容易與「章奏」、「雜史」、「大文類」、「地理類」等類目的典籍,相 互混淆,爲求擴入收錄的範圍,乃將原來分屬於史、了、集諸部的典籍, 重新還歸相關的類目,這種收錄觀點的改變,使其著錄的內容,已非傳統 經部所能兩攝,可以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

(四) 著錄的典籍,不再侷限於存籍,也能兼顧仗籍。若僅限於存籍,將使人量的 供籍,隨著典籍的亡佚,因而不受到學者的重視,縱使仍有互語隻言,存 於其他典籍之中,亦會被學者忽視,若將佚籍歸入收錄的範圍,無形之中, 能增加數倍的著錄數量,使得久佚的經籍,能受到輯佚學者的重視,更從 而輯自類書、古注,使得有關經籍佚書的探索,也能受到學者的重視,更 能增加經學研究的視野。

綜合上述所論,使得《經義考》的著錄數量,明顯超越過去的書目,不但能 將置於史、了、集諸部的典籍,重新納入經學的範疇,也將單篇之作,自別集中 裁出,足以提供更多的研究題材,甚至能帶動後來經籍佚書的輯錄與研究,如此 來,將擴大學者的研究視野,且在研究經學之時,將不再限於朱子的學說,更 由於經籍受到重視,是以增加傳抄、刊印的機會,間接達到保存典籍的功效。

1、保存經籍微言大義,以考經籍內容

經籍既然產失嚴重,前賢的研究成果,將難以傳承下去,是以竹定致力於經 籍的考證,想藉以保存各經書的微言大義。《曝書亭集》卷三十三〈奇禮部韓尚書 書〉指出:

白周迄今,各疏其 指:經籍遺編 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 1115 。

竹垞對於宋、元以來的經籍,在缺乏學者的表章之下,導致湮沒無存,表達出個人的強至感慨 # 16 ,乃致力於經籍的考證工作,祝其具體的作法如、:

a 14 參考註 12、卷九、頁7·

証.5 参考註2、卷三二 (寄禮部韓尚書書 ,頁414。

註 16 陸院其《『魚堂日記》卷下引竹垞之語云「宋兀諸德經解,今無人表章,當日號至 沒。」, 台北 新王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新編》冊八九,民國 74年),頁 94。

- () 竹坨輯錄入量的解題資料,可供查考經義的參考,例如:《周易》 書,即 收錄 六三種的資料,用以提供讀者考訂的資料;其他,如《春秋古經》 有九七種資料;《周官經》有八十種;《春秋傳》有七十八種,這些雕大的 文獻資料,對於瞭解該書的內容要旨,能有其參考的價值。至於佚經的資 料,也能收集各種文獻,以供考證之用,例如:《連山》一書,有七八種的 解題;《歸藏》有七十一種,《漢一字石經》達四九種,這些解題的內容, 均能涉及各經籍的微言人義,有助於研究各書的編排、內容、創發、價值、 影響等等,可以透過這些解題的資料,得到基本的研究材料
 - 1)透過竹咤案語的考證,其效力等同於前人的解題資料,尤其是案語所涉及的內容,力複雜,對於瞭解各書的內涵,或前人的論點等等,皆能有所助益,說法詳見第七章第五節「案語體例」一節。存案語之中,每能輯錄各項伙文,對於瞭解各經籍的內容,也有參考的價值。竹定在編纂之時,能透過考證的工夫,將資料的眞僞、存佚、優劣等等,逐項提出辨證,且對前賢在分類、著錄等問題,均能提供個人的讎校、思辨之語,是以能形成完整的研究體系。

竹
巧有鑒於典籍的微言人義,隨著典籍的亡佚不存,乃積極的輯錄各項解題, 甚至撰有各種案語,來考察典籍的內容。我們透過解題、案語的說明,可以得知 各經說的人義,使我們對於周、秦以下的經籍內容,能有較爲完整的認識。

竹坛編纂《經義考》的動機,無非是想保留經書大旨,使其不致於泯滅而不彰,並藉由擴大研究的範圍,以便能吸引更多學者的興趣。這種觀念的改變,使得經學的探索,將不致於侷限在制舉一途,也能逐漸恢復到客觀的探討,更進一步帶動研經的風氣。竹圪著錄各種的經籍,並酌加考訂,使得清代經學的發展,能夠有個依循的方向,並藉由考證的內容,能夠選擇值得研究的課題。從清代經學的發展來看,許多經學的研究成果,均能依循此書的內容,來從事相關的研究工作,例如:四庫館臣任纂修《四庫提要》時,曾經大量利用其書的內容,來從事考證的工作,可見該書的編纂,對於清代經學的發展,實能產生指引的效用。自年來,《經義考》的內容,仍保有指引治經的作用,其學術的價值與影響,實值得我們的重視。

第二節 編纂的程序

竹垞未能寫成〈自序〉,隨即身故,是以無法交代編纂的細節。因此,如要探

訂其編纂的程序,必須從《曝書亭集》卷一上「〈寄禮部韓尚書書〉之中,可以 窺知其要,茲列其文如下,以利論說:

朱氏 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 因做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做言難絕, 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箴、未見四門,於十四 經外,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孔石、書壁、 鏤板、著錄,而以周訊終焉 註17 。

下文即依據該文的內容,復參以文獻運用的體式,來推估其編纂的程序。

·、擬定體例

竹垞對於體例的重視,可見於《曝書亭集》卷 十 〈史館 總裁第 書〉中 註 8 ,該又力陳訂定體例的重要,所謂「體例之當先定者也」 註 9 、「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太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庫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 註 20 ,據此,其上張在編纂之前,直先擬訂「體例」,即所謂「富先定者也」。透過體例的擬定,可使「秉筆者有典式」,始能「無失尺寸」,顯示其對於體例的重視,實有正確的認知。其後,竹垞更於〈史館上總裁第二書〉、〈史館上總裁第四書〉、〈史館上總裁第五書〉、〈史館上總裁第七書〉中,屢陳「體例」的重要,讀者可自行參看原書。

竹坨既能重視體例的重要,在其編纂之初,勢必會先有「體例」的擬定,從 其類目中有「直講」、「立學」、「家學」、「自叙」四日,皆屬有目無書,可以得知 其編纂之時,應該先設有各種類目,再依例輯錄,如此才不致於漏失研究的題材。 除了類目的擬定之外,其在於內容的編排上,也隱含 定的體式,翁方綱《經義 考攷上》卷第一引丁杰語云:

丁杰按:《經義考》體例,凡一人數書俱分行排列,此獨以先天圖 說附於《易解》之下,想其說既佚,不能辨其是一是二,故附於此,後 似此者问之 和 2. 。

在書名的排列上、往往有一人數書、俱作分行排列之例、此爲其著錄的通例。竹

[、]at 17 参考註 2、卷、二 寄檀邹韓向書書 , 頁 414

a 18 参考註 2·卷二二·頁 401~402。

at 191 參考註 2,卷三二,頁 401~402 ^

^{# 20} 参考註 2,卷二二,頁 401~402。

EL2. 舒万綱·《經義考補正》·卷第一, 台北·新工豐出版公司·民國 73 年 6 月, 頁 11。

定在編纂過程中,雖未能撰有〈自序〉一項,藉以交代其編纂的體例,但從其編記之時,係「做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 at 22 的作法來看,其編纂的體例,乃是模仿《又獻通考·經籍考》的體式,加以纂輯而成,符定在體例的安排方面,能不拘泥於舊法,並且根據實際的需要,來調整其編輯的體例,這種因時制宜的見解,乃是緣自於史學的見解。符定認爲「作史宜先示體例」 註 23 ,至其所謂「此志之不相治襲也」、「此傳不相治襲也」、「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等等,均可看出具反對抄襲,勇於創制的觀念,說法詳見第一章第一節「治學的觀點」。因此,在具類例的擬定、存仅的判例、乃至書名的排列,或是作者的蓄錄等等,皆有其特殊之處,值得我們重新探索,說法詳見本文第七章「《經義考》的體例」,茲不贅述。

1、抄輯資料

體例擬訂之後,必先從事資料的搜集,是以抄輯資料,成爲編纂的重要程序。《經義考》既屬於輯錄體的書目,如要能人量的累積解題,必須不斷的收集資料, 是以資料的抄輯,正是編纂的重要程序。根據竹垞抄輯的資料性質來看,人致可 分爲序跋、史傳、墓誌、地理志、書目解題等資料一竹垞在擬定體例之後,勢必 要面臨抄輯的程序,我們雖無法瞭解其選錄的標準,但對其抄輯的方式,卻有初 步的認識。「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史部,目錄類〉載有《經義考》的稿 本,其下解題云:

清朱彝專撰。按此爲最初稿本,較刻本奏數倍。卷一始《連山》, 與為本始「御撰」者絕異。每書著於一紙上,不足則以他紙續之 at 24. 。 從作者的殘稿本中,「較刻本羨數倍」的記錄來看,其書必定經過不斷的增補,才 能奠定今日的規模。竹垞在抄輯資料之時,係廣搜文獻以備考訂,在其抄輯資料 之時,必定經過多力的搜集,黃集文獻,爲求整理的力便,乃「每書著錄於一紙 上,不足則以別紙續之」,這種整理的方式,同於今日的卡片功用,以一紙著錄 書爲限,乃是爲了避免抄輯過多的敘錄,是以有預留贈寫的空間,以免各書的資料,多寡難定,需再重新抄篡,導致浪費整理的時間。如以現代整理概念來看, 其抄輯的方式,確能符合編輯的便利,遠在三百年前的清代,即能擁有如此的整

註22 參考註2,卷三二 寄禮部韓向書書 ,頁414。

^{、# 23} 参考註 2、卷二一、頁 402

註 24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确編》, 北京·書目又獻出版社·1991年 12月 ·頁 125

理方式,實讓人有著驚豔的感覺。

三、考訂朝代

竹垞在資料抄輯之時,先要有整理的概念,否則又獻過多,如何能整編定著, 去其複重?我們從稿本的形態上,可以發現其整理的殘跡,乃在於事先考訂朝代, 以便於排比 E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史部,目錄類〉載有《經義考》的 稿本,其下解題云:

每書著於一紙上,不足則以他紙續之。右角下稍記朝代,以便排比,

可見古人輯書方式 註25

可見其能先行判別各書的朝代,將其注明在紙張的右下角,以便於排比之用。從《經義考》著錄的與籍來看,其排列的次第,能夠并然有序,略依時代先後排列, 再衡諸稿本的形式,可以得知其編纂之時,能先行標記朝代,這種編纂的方法, 實有其參考的價值,惜在《經義考》中,卻刪去「朝代」的著錄,使行讀者僅能 依據其典籍的先後,再來考察其朝代,是以若能完全保留朝代的判定,將能提供 更多的參考作用。

朝代的考刊,對於刪去複重的判定,有著正面的貢獻。由於竹垞著錄文獻頗多, 且來源不一,若能依照朝代先後排列,且斟酌其典籍的類別,將有助於刪去複重的 資料。當我們檢視《經義考》的著錄時,其中雖不免有所重複,但是數量不多,是 以竹垞能擁有如此的成果,或許應該歸功於編纂之時,率先考察朝代所致。

四、刪併整合

根據上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所述,其稿本的內容,遠較刻本「羨數信」 a. 26 ,是以竹垞必定經過刪併整合的階段。竹垞重視整合的程序,其在編纂《瀛洲道古錄》之時,曾歷經「刪其重複,補其闕遺」 a. 27 的過程,後雖未能成書,但從其目言的編纂過程之中,可以證其纂輯之時,必能重視刪併補闕的程序。同理可證,其在於《經義考》的收錄上,因於徵引複雜,勢必也會經過整合的程序。在中國目錄學史工,早在漢代劉向、劉歆校理群籍時,即從事删去複重、條其篇次的編纂工作,竹垞承繼古風,在資料的整合上,實能多所用心,使

^{# 25 .} 可算 if o

年26 同前註。

[、]註 27)參考註 2,卷四四, 跋洪遵《翰苑群 58》,頁 538 c

得本書的體例,能夠達成一致性,不致於有過多的压入。

竹垞在整合方面, 乃是逐步整理删削, 陸續完成, 此點從稿本轉化到刊本的過程中, 即可明顯感受其變化, 吳政士《經義考索引》附錄一〈經義考提要及版本介紹〉中指出稿本的編輯體例有一::

- 1 款目形式,在册一 易 原作「某氏傳」, 然自册三以後始定為「某 氏某易傳」, 並追改前冊, 使畫一之。
- 2 同一作者在同一類中有若干作品者,原將款目含錄於前而將引又 包括序級及諸家論述等又獻 通次於後,其後乃將引又分次於相 關款日之後。
- 3 著者略歷次於題於及卷數之間,後來則改入引文之首 # 28 。 此外,倘有如下幾點的調整:

(一)調整敘錄的先後

在稿本之中,可以看出其調整敘錄先後的情况,使得敘錄的排列次第,較符合時代的先後,例如:在《周易》+ 篇下,分別錄有「《隋書》」、「司馬遷」、「皇甫謐」、「項解題,竹垞乃於一項之上,分別標告「一」、「一」、「一」、「一」的欠第、蓋依其排列的次序,應以「司馬遷」、「皇甫謐」、「《隋書》」為序,觀以上編排的方式,能使資料呈現出先後的順序,實能符合編纂的法則,則其編輯的方式,能提供參考的價值。然而,竹垞原有的編排次第,亦非亳無作用,由於竹烢輯錄資料之時,係採取隨見隨錄的方式,故其「《隋書》」先錄,其下乃見到「司馬遷」、「皇甫謐」三項,若能依序綜理,能得知其取材的順序。

(二)調整類目的排列

竹坨在類目的排列方面,明顯有調整整合的跡象,朱彝尊在《曝書亭集》卷 1 广 1 〈寄禮部韓尚書書〉中指出原有的次第如下:

(竹垞)見近日譚經者,局下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 因做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絕, 大義問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 經外,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王學、凡石、書壁、

紅28 吳政上·《經義考索引》附錄一、經義考提要及版本介紹 · 台北 莫學研究中心· 民國81年3月 · 頁1

鏤板、著錄,而以通說終焉 ¥29 。

據此,頗與今日《經義考》的分類次第,有所不符。首先,上文指出以「通說」 終焉,然今日類目的排列,則於「通說」之未,尚列有「家學」、「自敘」「項, 且原來「家學」之目,係置於「擬經」、「承師」之間,這種類目排列的順序,已 有明顯的改變。

竹垞在經過刪併整合之後,使其各項的妄排,大致能符合先後的次第,這種 安排的方式,將更符合現代學術的要求,可見竹垞在編纂之時,已有嚴謹的編輯 觀念,能重視時代的先後次序,使得讀者易於查知各學者的相承關係,對於我們 利用《經義考》的內容,也能有所幫助。

五、按類比附

在廣稽群籍,審打朝代之後,必須按類比附,將其置入各類目之下,始能成 爲一部優秀的書口。根據上文所述,竹垞在擬定體例之時,顯然先定有類目,冉 依據典籍的性質,將其置入應屬的類目之中,這種處理的方式,也成爲書目編纂 的重要程序。透過按類比附的程序,可以重整編排順序,使其自成新目,也能便 於檢索之用。

面對豐富的文獻資料,必須透過分類的整合,始能完成書目的編排。首先,在編纂之前,勢必要先有類目的安排,再按其類目的特性,加以摘編各類的文獻。竹定對於類目的安排,業已打破過去書目的分類成規,使其能依據文獻的性質,復參以歷來經學流傳的概况,並酌分類目,再按類分編,如此一來,才能使得各類的典籍,能夠分所必分,且能合所必合《經義考》的類目事項,共分成一十門類:御製、敕撰、易、書、詩、高禮、儀禮、禮記、通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群經、四書、逸經、毖緯、擬經、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家學、自敘等,其中宣講、立學、家學、自敘等四門原闕;至於「御製」、「敕撰」乃後來所加之目,應不是竹垞原意,是以竹垞類目雖二門類,但實際應為二十八類,又從「宣講」、「立學」、「家學」、「自敘」有日無辭看來,應是事先備妥類目,再加以按類此附資料,且編纂的先後,乃是優先輯錄圖書的文獻,如易、書等類;其次,再殿以學理的相關史料,如逸經、承師等等,在其編纂的程序中,必是事先擬妥類目,再行按類比例,方始完成此書。

從類目的內容中,我們可以充份體會其個人的理念,以及其對學術的見解。

[、]EL 24 参考註 2、卷二三 寄禮部韓尚書書 ·頁 414。

誠如周彥文《中國日錄學理論》對於簿錄學家在類目創新的詮釋:

歷代的目錄學家從來不要求自己或別人的書目的要盡量和前代的分類相符合、相反的,在書籍歸類時和前人不同,一方面傳達了個人的 思想理念,另一万面更彰顯了這個時代對某些書籍,甚至是對某種學術 的獨特看法 # 30. 。

從竹吃的分類類目中,我們可以體會其分類的概念,並非以圖書的多寡,來成爲 其分類立目的標準,如「樂經」雖伙,但爲了健全經學體系,乃了有「樂」目, 藉以比附此類典籍;又類目間有創新,能超越前代書目的限制。綜而言之,朱氏 在分類可概念上,頗能符合「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精神,這種分類的事項, 適足以彰顯其目錄的體系

六、判別存佚

《經義考》兼及考證經籍的存依情況,是以在編纂的程序上,勢必會有判別 存佚的流程,總括竹式判別存佚的程序,可以分爲二個階段,茲說明如下:

首先,《經義考》初名《經義存亡考》,這是因為該書在創制之初,先考及經籍的存亡者也。然而,隨著編輯概念的逐漸成熟,遂加入「闕」、「未見」「項的考察,且改「亡」為「佚」、於是《經義存亡考》便已不合時宜,遂改定為《經義考》。關於整個改動的過程,可從稿本過渡到刊本的歷程中,明白其間的情況,吳政二〈經義考提要及版本介紹〉中指出:

- 1 卷端題名原作《經義存亡考》,後以筆畫去「存亡」二字。就其筆 跡來看,改《經義存亡考》爲《經義考》與改「亡」爲「佚」的 時間相同,亦即冊四起,便已定名。
- 2 証例中,除了自册四改「亡」為「佚」之外,自册二以後已註有大量的「未見例」,而册四也有「關例」。
- 3 此十册中尚未引用「菉竹」、「聚樂」、「灰生」及「一齋」諸日·然 已出現了「未見例」。 # 41/

據此,可知其判定之初, 並非完全據當代藏書書目,來考訂「關」、「未見」之例, 這可以看出竹垞在編輯觀念中,逐漸在轉換的過程。在整個編纂程序中, 開始乃 先判別朝代、存佚等等,但其後加入「菉竹」、「聚樂」、「淡生」、「一齋」諸目,故

註30 周彥又《中國目錄學理論》, 台北 臺灣學生書局,民國84年9月,頁43。 註31 參考註28,阿錄一 經義考提要及版本介紹),頁2。

其存佚的判定,勢必經過重新判斷的過程,故顯然是較為後期之時,始成為定讞。

令氏《尊孟辨》五卷,今惟辉「温公《疑孟》」十一條;「《史炎』》」 一條:「李泰伯《常語》」十七條:「鄭权友《藝園折長》 十條; 附載 《綠藝全集》中 ≥ ≥ 32 °

據此,有關《尊孟辨》的存佚判別,暉應判爲「闕」籍,但竹垞卻判爲「存」籍, 乃不符合判例。如者究其原因,則因爲《經義考》在纂輯初期,係以「存」、「亡」 爲考察的事項,若依此二項的判別,則其書暉應判爲「存」籍,是以竹垞在判爲 「存」的部份,實係較早期的判定,但其後參以《菉竹》、《聚樂》、《淡生》、《一 齋》諸目所藏,據以判別「未見」、「闕」等事項,但仍有部份典籍未及改下,說 法辞見上文。又此類的例證頗多,如卷一七范仲淹《易義》 註 3 、卷 七陳毀 《易講義》 註 34 、卷二四九瞿九思《六經以俟錄》等等,均可看品竹垞存存失 的考察上,有關改未盡的情況,說法詳見第七章第四節「存佚體例」的考察。

七、案語考證

竹垞在編整書目之後,也嘗試酌加案語,藉以考察各經籍間的問題,蓋案語 是其一生心而之所繫,能表現出考訂的方法、論證的結果等等,是以案語的寫作, 往往是綜理各項解題的心得 從稿本之中的案語,與《經義考》的刊本相較,則 案語的數量,遠不如刊本,可以得知具考證的過程中,係採取隨抄隨考的編排方式,若日後有考出的心得,則再行補錄之,因此,竹垞案語的寫作,可以看出其 經學的觀念,以及其對各經籍的評價等等,頗具參考價值。案語的考證,勢必是 全書編纂的重要程序。

《經義考》歷經竹垞整理程序之後,使得歷朝相關的經學文獻、著錄,在經 過整合之後,能呈現在讀者的眼前,查考其書,能得知群經內涵。當我們仔細審 核編纂的流程時,則優劣互見,然探討其整合的觀念及其成果,或許有助於吸取

註32 參考註12、卷二三四,頁2。

自33 參考註 12·卷十七·負7。

五14 参考証12,卷十七,頁9

其編纂的成果,且能學習其方法,也能檢討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供日後編纂的參考。總而言之,歷代文獻學家所蘊積的纂輯經驗,均有待於我們加以承繼、總結,並加以改進。鑑占知今,可使我們避免前賢的失誤,使我們能夠站在前賢的基礎上,進一步改善編纂的錯誤,藉以提高編纂的素質。

第三節 題稱的標示

竹垞在《經義考》的編纂、係仿照馬瑞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的體例,多 輯錄序跋、書目、文集等資料、並兼及方志、墓誌等等,其採書之博,輯錄之富, 不得不使人嘆其編纂的用心,也增添本書的研究價值。早期涉於學風未密,訊息 不廣,增添學者編纂的困難,尤其涉及文獻收錄的複雜,更增添整合的困難。《經 義考》呈現出輯錄體書目的豐富內涵,但是在引書的題稱上,卻有前後不一的情 形,這可是輯錄體書目的共通弊病。

竹坨在引書標示上,頗爲複雜,一爲書名(包含篇名)的標註,二爲人名的標示,二者標示方式不同,爲區隔其中的差異,故於人名的引用上,皆加標 「曰」字,以示區別。竹垞雖在徵引前賢資料時,曾標舉書名、人名,以示學說出於何處,但畢竟未能標示確切出處、卷帙,使讀者無法覆案原書,是以前賢曾糾彈其農,尤其竹垞以「某人口」來代稱其解題的出處,則其言之指歸無由見,甚且無益於後學的查考,故難免會落人口實。

綜合 L述所論,大抵圍繞在書名、人名徵引的議題,尤其是竹垞在資料的徵引上,往往渾稱「某人曰」以代稱出處,究其作法,頗有其爭議性。若再細分其題稱,則不限於書名、人名等兩種方式,在重複組合之下,更增添題稱的複雜多變。下文即試圖鰲析竹垞的題稱方式,藉以期白其中的變化,茲說明如下:

·、書名、篇名並稱

書名、篇名並舉的方式,是較爲完善的引書方式。這種引書的方式,可使讀者據以稽核原書,以收參證之效,也較符合現代學術界的使用要求。如《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漢一字石經》下,引及「《後漢書,靈帝本紀》」、「《後漢書,韓說傳》」 at 35 等屬之,有關書名、篇名並記的方式,實屬較佳的引書方式,若能再加入書籍作者的引錄,將可避免司名異書的錯誤。

1、書名

^{12 35} 参考註 12,卷二八七,頁1。

單引書名,不引篇名的作法,雖能使人確知資料的出處,但看要還原原書, 則勢必受到限制,難於翻檢,除非要能翻閱全書,方能確知資料來源,故此類的 引證方式,仍有較大的不便。如《經義考》卷一白七十五,裴光庭等《續春秋經傳》 書下引「《冊府五龜》」 at 36.,又同卷皇甫遵《是越春秋傳》下引「《崇文總目》。 at 37 等等,均係單引書名,卻不及篇名或作者等等,此類的引書方式,往往造成讀者還原時的困擾,若該書卷帙單薄,則在還原之時,尙屬易事。反之, 若原書卷帙頗多,則要蒐檢原始出處,將勢必翻檢費時,因而事倍功年,加以可能產生同名異書的現象,是以有待改進。

:、篇名

在《經義考》引書題稱中,也有僅錄及篇名,未及書名者,此類的引證方式, 大抵出於序數一類的典籍,例如《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八,趙秉文《法言微旨》引 「秉文〈自序〉」。計38 ,然其書判爲依籍,是以必非引自原書,但全篇出自何處, 則要再加查檢,始能確知其己處,是以此類的引證方式,會造成讀者使用的困擾。

竹垞又有徵引單篇文章者,如《經義考》卷一八一,王乘《春秋統解》下引 「元祐四年(1089)梓州路轉運使呂陶奏曰。 at 301,此篇是一篇奏又,應屬篇 名的記載方式,但在引錄之時,則加入時間、官銜、人名等記載,顯得較爲特殊, 然若要檢尋原書,亦容易造成檢索的困擾。

四、人名、書名並稱

人名、書名並舉的引書型式,可以避免同名異書的困擾,使讀者能確知其出處。此種引書的方式,較單引書名者爲佳,但其中的缺點,亦如同單引書名 般,也要查考全書之後,始能確實覆案原文。如《經義考》卷 百八十七《漢一字石經》下引、「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酈道元《水經行》」等屬之 42 40 ,然此類

¹³¹⁶¹ 參考註 12, 卷二七五, 貝5。

az 37 參考註 12、卷二七五、頁 4。

^{、2138} 参考註12,卷二七八,頁10。

註 391 參考註 12,卷一八一,頁3。

^{、# 40} 参考註 12、卷二八七、頁2。

的題稱、雖較單引書名爲佳、但亦非良好的引書方式。

另有相近的引書方式,則是姓氏加上書名者,如《經義考》卷一一八,戴德《禮記》下引「周氏《西麓步筆》」屬之。又《經義考》卷一四〇,杜寬《剛集禮記》下引「杜氏《新書》」 計41 ,其中「杜氏」爲人名「杜夷」之省稱,至於所謂的《新書》,乃是《幽术新書》的省稱,故此類的引書方式,皆非良好的引用方式,是以有行改進。

五、人名、篇名业舉

人名、篇名並舉的引書方式,多屬於單篇文章的引用,如《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一,眞德秀《四書集編》下引作:「眞志道〈學庸集編後序〉」、「劉才之〈序〉」、「謝侯善〈後序〉」。計42. 等屬之,此類的引證方式,多出自〈序〉、〈跋〉一類的內容,雖從其所論的內容,可以考知其出處,但仍不是良好的引書方式,若能再加上原書書名,其效果將會較好,否則仍有還原的困擾。

六、入名

竹坨單寸人名,以代其出處題稱,如《經義考》卷二百九十《金太學石經》 下引「于实于口」 #444 ,同卷楊甲《六經圖碑》引「王象之曰」 ##144 等屬之, 此類題稱的引證,係竹垞常用的引證方式,然未能確實標明來源,是以常受到學 者們的糾彈,乃係竹垞引書方式中,較不受到歡迎的一種引用方式。

又另有 種人名的標示方式,則由於不知確實姓名,故僅標其姓,如《經義考》卷一六八,《春秋古經》下引「女子曰」者,井解云:「『女』『夜』同。不知其名」 計45 ,故「女子曰」,實乃「汝子曰」之稱,是則關其名者。綜合上述所論的引證方式,若該作者撰著甚多,實難以確知其[[處;若該作者撰著已伏,可能轉引自其他諸書,益發增添查考的困難,故此類的標示方式,猶有待重新釐清其出處。

七、人名加上敬稱

竹坨在人名的題稱上,亦有加 _敬稱之詞者,如韓愈(韓子)、周敦頤(周子)、 邵雍(邵子)、 張載(張子)、程顥(程伯子)、程頤(程子)、朱熹(朱子)等等,

王41 参考註 12,卷一四 ,頁1。

^{¥42} 參考註 12,卷二五二,頁3~4

[[]註43 參考註 12、卷二九 ,頁50

註44 參考註12,卷二九 ,頁5。

註45、參考註12、卷一次八,頁1。

均會增加還原士的困擾,如《經義考》二七八,揚雄《法言》下錄有「程子曰」 註 461 者,卷 七一,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下引「朱子曰」 註47 等等屬之,由於單示人名,以代出處題稱者,業已造成還原上的困擾,若再加上敬稱的省名,將更容易造成認知上的困擾。

又竹咤對自己親長,亦慣於加上「公」字,以爲區隔,如《經義考補 F》卷 第一,李鼎祚《周易集解》條下云:

此條下有潘恭定公 序 曰一條,其稱潘諡者,潘愚,字子仁,上 每人。明嘉靖癸未 1523 堰土。南京工部尚書,諡恭定、竹垞祖母徐 之祖义也。竹垞此書終以家學自敘,儼若用馬班史例自成一家之言,故 於所親不敢稱名如此,然義取尊經,考當紀實,可徒據班彪,尚稱於《漢 書》贊語,則於潘獨稱其諡,徒以留待後人考索耳 註48 。

是以此類加上敬稱之辭者、實無此必要、僅會增添後人考索的困難。

此外,竹坨在敬稱上,亦有加上「先生」「字者,如《經義考》卷六七,補龍淵《周易辨》下錄有「嚴先生流曰」、「葉先生方藹曰」等等,用以標明「嚴流」、「葉方藹」」人。「先生」係敬稱之語,已無疑義,然嚴流出生於明神宗萬曆四五年(1617),較竹垞年長約十一歲,且竹垞於康熙十七年(1677)時,曾受到嚴抗的荐舉,應試博學鴻詞科 註 49 ,是則有知遇之恩 至於「葉方藹」者。註 50 ,係爲竹垞應試時的主試官,時任職掌院學士,故稱其「先生」者,於理允當。整體而論,人名加土敬稱的引錄力式,會帶給讀者考索的不便,也非著錄的通則,故僅析出此例,以供參考。

八、缺錄題稱

在《經義考》中,亦有缺錄題稱,則以「□□□□」著錄,如《經義考》卷 九七,頁上六有其例證。案:題稱的缺錄,致使讀者無法確知出處,且無法得 知其缺錄的原因,僅析出此例,以供參考,其餘類此之例甚多,不一 贅舉。

綜合上述所論,我們有如下的結論,可供讀者參考:

紅 46 參考註 12,卷二七 1,頁7~

註47 參考註12,卷二七一,頁7。

^{51 4}x 参考註 21,卷第一,頁 7~8。

¹²⁴⁹ 羅仲鼎、陳士彪 《宋彝尊诗》選》對錄 朱彝尊年譜 ,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年10月 , 頁 224。

至50 根據姜亮夫 《曆代人物年里碑傳絲表》,則該書錄有「葉方裔」者,題其出生於清 聖祖康昭二十一年 (1682), 疑其或為卒年誤題所致。

() 竹坨全書,往往僅能標示作者,卻未能標明田處的來源,歷來學者在探討其引書時,必定批評此 疏失,殊不知此點雖是竹坨撰書之缺,但衡諸當時學風,具其作法已較同期諸人爲住。徐釚在《詞苑叢談,日序》 文,曾轉錄竹垞的引書概念,茲引錄如下,以爲說明:「捃摭書目,必須旁注於下方,不似世儒剿取前人之說,以爲己日者, ats. 。該文指出竹垞己有「捃摭書目,必須旁注於下方」的見解,顯見其對於引書的方式,已有正確的認知。竹垞甚至批評「剿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者」的作法,顯見當代學術的潮流,盛行抄襲前說,以爲己見的作法。我們再觀察與竹垞近乎同時的胡渭(1633~1714)見解,可以看出當時纂述風氣,乃是將的賢之作,加以改造,並據爲私有的行爲。胡渭在《禹貢錐指、略例》中說明:

近世纂述或将前人所言改頭換面,私為己有、採美貪功、傷廉害義、

予深恥之。故每五一義,必繫以書名,標其姓字,而以己說附於後 # 52 。 胡氏對於當代學界的抄襲之風,亦深感可恥,且以「掠美貪功,傷廉書義」責之, 然其所謂不「掠美貪功」的作法,亦僅是「每立一義,必繫以書名,標其姓字, 而以己說附於後」,相較之下,竹垞能傳示引書的題稱,亦可稱為謹嚴有度,頗有 可取之處。

二)竹垞在引書的題稱下,往往有同書異名,標示不一的弊病,如此的作法,將增添讀者使用的困擾。如:有關「朱熹」的敘錄;或引作「朱子語錄》」,如《經義考》卷七九,蘇軾《書傳》下畫。第一該一一集解》下畫。54 ,其他諸如史書的題稱,則更加善變,有僅題書名者,有書名、篇名共題者、有僅作篇名者、有題作「史傳」等等,諸如此類的情況頗多,是以竹垞在引書的題稱上,顯得紛雜難考,有待統一與稱體例,以便於讀者的使用。

、 竹坨在引書的題稱上,有誤題的現象。竹坨在引書的題稱上,有誤題的情事,致使張冠李戴,而錯題主張。如《經義考》卷「錄有《歸藏》 書,其中《通考》卷「「《歸藏》」一曰下 註 55 ,錄有「《崇文總目》」一項,而竹垞卻

ヨ51、冷釚、《詞苑叢談・自序》。

[、]至 52 胡涓 《禹貢錐指·包略》, 台北·新興書局影「皇青經解」本,民國 61 年 11 月再 版, 頁 2 ·

註73 參考註12,卷七九,頁4。

註54、參考註12、卷一五二、頁2。

註55 馬端臨《又獻通考·經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6月一版一刷,卷二,頁47。

轉錄題作「《中興書目》」「at 56 ,此乃誤《宗文總目》爲《中興書目》的例證。 此類的案例並非個案,其他如馬融《周官傳》卻被誤爲《後漢書》 註 57 等等, 均係誤繫書名之例,說法詳見第八章第一節「《經義考》謬誤例證舉隅。 文

(四 竹垞在引書的題稱上,有缺漏的情事。在竹垞】書的題稱上,亦有缺漏的情事,僅僅以「 」□ 」爲其代表,故其漏誤要遠較其他方式更甚,有待改進者也。如:《經義考》卷 「百八十鄺露《赤雅》下,有解題引作「 □ □ □ 】 者 計 % 、 又《經義考》卷 「百十七朱熹《論語集斗》於朱子自述下,摘引「 □ □」,惟其中係爲空白,而其「□ □ 者,蓋或係板刻之時,一時誤漏所致,說法詳見第九章第 「節「《經義考》謬誤例證舉隅」一文。

(五)号 證非存世之書,然引用方式,與其他諸書並無不同,易使人與認該書仍存世間,容易有誤判之虞。如《七錄》 書,原引自《隋志》小注,原書已候,而竹圮所引,亦運似其書或仍存於世間,是以歷來頗有糾彈,而其中以喬行琯先生(《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綜合引得叙例》一文,關述較詳,茲引之如下:

朱氏 彝尊 引書,皆現存者,惟阮孝緒七錄已佚,而僅見於隋書 經籍志注又,稱「梁有某某書春若下」者。而朱氏皆直書七錄,一似七 錄至今存者,似有未合。欽據法應著「隋志著七錄云云」,方合於例,而 其亦繁累無取 且此事本亦人所共知,朱氏不爲欺人。七也 3至59 是以趨稱方面,宜審愼其例,以免僅生誤失。

(八,竹垞引書,有同名異書者,如徵引題作「錢謙益」者,則審其來源, 出處凡三,一是《列朝詩集小傳》, 是《初學集》, 是《有學集》(註 601 ,是 以司引「錢謙益」者,實出自一處來源,此乃同名異書之例。此一情況的出現, 將增加考索文獻來源的難度,若該學者的撰著甚多,或篇幅甚廣,要 尋覓其 出處,實會增加不少的困難。

註 56 參考註 12、卷三、頁 2。

註 571 參考註 21, 泰第五,頁 59

^{# 58} 參考註 12· 春二 \ , 頁 7 º

至59 喬訂玛 《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称合引得敘例/· 台北·《書目季刊》,民國74年3月,十八卷第四期,,頁35~36。

[、]EL 60 楊晉龍 四庫全書處理經義考引錄錢謙益諸訊相關問題考述 · 《第七屆所友學術 討論會論又集》, 高雄 · 國工師範大學國又學系, 民國 87 年 5 月 , 頁 31 48。

《郡齋讀書志》之文相同,當屬於「晁公武」之說。這種敘錄內容相同,但引錄 題稱不同的方式,其中必有一誤,容易導致讀者有錯用的情況。

綜合上述所論, 竹垞在引書題稱方面, 未能統一體例, 因而增加使用者的困擾, 其作法曾飽受學者的批評。因此, 如要改進起稱的錯誤, 必須統 題名方式, 且能標示完整的出處, 使讀者能確實得知引書的來源, 並能還原原書的內容, 如此一來, 方能使書名題稱的複雜, 可以得到完全的改正。

第四節 引文的方式

《經義考》是輯錄體的書目,其內容的主體,乃是輯錄前賢的序跋解題所致, 透過這些龍大的文獻,足以提供讀者治經問學的指引。有關竹坨引文的方式,且 於學者缺乏校勘與此對,是以多有錯誤的認知,有待重新反正者也。例如:鄭偉 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云:

朱彝尊在書中 指:《經義考》 采用又獻原文著錄,一字不易,也 不加自己的評論 = 6.1 °

孫永如在《明清書目研究》中,亦持有相同的論點:

《經義考》以輯錄的形式,綱羅了占今各家對經書的意見,而且原文抄錄,不易一字,不加己見,使它實際上成爲經學研究的資料匯編, 它既可使初學經學者借此人門,又可使研究經學者作爲資料運用,其功 用實在大馬 和 62.0

孫氏對於《經義考》的功用及價值,能有清楚、正確的認識,但其所謂「原文抄錄,不易一字,不加己見」的見解,實乃誤承前說,有臆測之識。今校理原書的內容,雖有不少原文抄錄,不易一字的引文方式,但刪略訛增之文,所在多有,是以學界對其引文方式的認識,實有重新覺測的必要。目前學界對於其書的校理,雖有校勘之作,如羅振王《經義考目錄、校記》、吳政上〈經義考版本異文校記〉、林慶彰等《點校補正經義考》的完成,皆曾涉及文字的校勘,惜僅進行「對校法」,未能還原原文出處,故對於原解其小文的方式,未有助益。下又即試圖分析、釐訂,使讀者得知其改動情況,茲述之如下:

至61 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 北京 島月又獻出版社,1986年9月, 頁104

[、]延62 孫永如 '《明凊書目研究》, 合肥: 黃山書社出版, 1993年7月 ,頁82。

八 直 錄

所謂「直錄」的引文方式, 乃是根據原始的「處, 據書直錄, 絕不輕古改動又 了,是以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透過「直錄」的方式, 乃是快速累積之獻的最佳方式, 也較能符合現代學兩的引用原則。竹坨既以《文獻通考‧經籍考》爲其輯錄的基礎,是以對其輯錄的內容, 往往採用直錄的方式, 藉以累積其豐富的內容, 此類的例證頗多, 右能稍事排止,則例證隨處可拾。今試舉《周易口訣義》敘錄爲例, 藉以觀察竹垞「直錄」的引證方式。百先, 我們試舉《通考》引證的內容如下:

《崇文總日》,河南史證撰 不評何代人,其書直動孔氏說,以便 講習,故曰:《口訣》、

足氏曰: 唐史證撰。彭《註疏》以便講習, 田氏乃以爲魏鄭公撰, 誤也。 東氏曰:《三朝史志》有其書, 非唐則五代人也。避諱作「證」字 1163 。 然細審《經義考》所錄的內容 計64 ,則其蓄錄的順序、內容, 率皆承自《通考》 的資料,除了部份單字略有出入外,其餘的內容,皆與《通考》的內容相同,這 種徵引的方式,不僅文句相同,甚且排列 致,更是直引的最任例證。

直錄的方式,係上確的引天方式。竹坨雖能人量運用直錄的方式,卻仍與現代引文的概念,略有不同,杜松相在《國學治學方法》中指出正確的引錄方式,其中所要注意的事項如下:「原天徵引,不但應註明出處,而且要忠實徵引,不可錯誤、不可改易。 盖 65 。竹垞直錄的引文方式,雖有註明出處,但與後世的著錄方式不同,尤其是渾稱「某人口」者,更使讀者無法確知其出處,故有待還原者也。此外,竹垞在引入方面,雖大致採錄直錄的方式,但仍改動部份的文字,是以其內容的引用方式,仍不符合今日的引書概念。整體而論,竹垞直錄的引書方式,雖略有些許的瑕疵,但不失爲較佳的引文方式。

1、約 引

所謂的「約引」,或可稱爲「撮引」,乃是古代較爲常見的引又方式。杜松相在《國學治學方法》中指出:

撮引,以原工過長,敘事繁複,不便全文納入正文,乃撮述其意,節編工句,此之謂撮引, ±66 。

²⁶³ 參考註 55, 卷二, 頁 55

註 64 參考註 12,卷十五,頁7

E65 杜松柏:《陶學台學方法》, 台北 朱四出版社, 民國 80 年 10 月 , 頁 323 ~

^{# 66} P 用 註

此類的引用方式,乃是上觀的擴取資料,將有利於考證的資料留下,卻刪去較不重要的內容,雖有便於節省篇幅,但卻易使文司不易通讀,長且內容不全,致使失去參考的價值。茲舉《經義考》卷一十一,朱農《周易叢說》條下引「朱子」之說,以爲說明:

王函破互體,失予發用互體。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理處多 at 67, 。

然《通考》卷三所引的資料,則倍增於竹垞的引證,可見竹垞亦有擅自刪略的行為, 兹引《通考》所錄內容如下: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二爻而止,於卦解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無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 二移下來。 晉 「柔雄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 四族上去。此等類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林黃中便低轉推成四卦,四卦裹又伏四卦,此謂互體,這自那風爲天於上,上有箇〈艮 乙象來。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at 68 ~

根據上述的比勘中,我們可以發現竹垞共刪去如下三段文句:

- (一)《漢上易》卦變,只變到「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 通。如〈無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卜來。 〈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曰〈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按《漢上》 卦變,則通不得。
- (二 朱子發月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林黃中便 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體。這口那風爲天於二,上 有簡〈艮〉之象來。
- (卦互換是兩卦, 伏兩卦是四卦, 反看又是兩卦, 又从兩卦, 共成 八卦。

是以同屬一段的文字,卻被竹垞刪錄不全,導致前、中、後一段文字未能連貫, 且內容缺錄甚多,諸如此類的輯錄方式,不僅任意節錄內容,甚或拼凑文字,使 得文句不順,且造成文字的缺漏,喪失參考的價值,諸如此類的引證方式,皆有

^{〒67.} 参考註 12, 卷二三, 頁 8。

計 6x 參考註 55, 卷三, 頁 79。

待袖足漏闕的文句, 以還其原書的原貌。

1、訛 增

在《經義考》的引文中,往往有訛增的現象。所謂的「訛增」,乃是編者在輯錄過程中,擅自加入一些附屬的文句,使其文句與原文不符。例如:《經義考》卷十四郭京《易舉正》引「洪邁」之語,其中誤入如下又句:「行書向下,引腳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計692、審其文句的內容,應類屬案語或在文的說明,雖不能明白其致誤之因,但《文獻通考,經籍考》。最70 未錄上述文句,應係訛增之句。

在訛增的內容中,有些屬於註文誤入工文的現象。例如:

註云。"聖人用之,上以亨上帝,而下以養聖賢』(註71)

注曰 "賢德以上巽·則居風俗以上巽,乃善。 1 1172

此類差異是注文訛增所致,至於增加的內容,恰巧以一段註又為其段落。此類的 註文,在引用之際,原應在刻即之時,採取雙行夾注的方式呈現,惜在抄錄過程中,未能確實析出;或是緣自刊即的失誤所致。另有一些註文的訛增,未能標示「註云」、「注曰」等字樣,但考求原來的出處,可得知其為註文誤入之故。例如:《經義考》卷上關於京房《易傳》條下引「晁說之」之語的敘錄,其中在「謂之積會(含元下,訛增如下的註文:

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 坤 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 52.73.。

此段文字訛增 1 一八字,若再細考其出處,則是《通考》的註文 註 14 ,這是註文關人正文的最任例證。古書在徵引過程中,常會產生社文誤人正文的現象。洪 甚麼在《中國文獻學新編》中指出:

古書之中,注文混入正文、附記誤為正文,更是習見不鮮。這此亂人的文字,雖然也非古書原先所有,也屬於古書的附益,但畢竟是後出的誤例, 註 75 .

雖然在古書的引録上、此類的案例、係隨處可拾、但卻不能視爲通則、畢竟此類

[「]註69 參考註12,券 1四,頁9~10郭京《易舉正》引洪邁之語。

[「]註70 參考註55,恭二,頁51。

延刊、参考註 12, 泰十四, 頁 9~10 郭京《易舉正》引洪邁之語。

註72 參考註12,於十四,頁9~10 郭京《易舉正》引其舊之語

E 731 參考註 12, 泰七、頁3。

江74 参考註55、春二、頁42。

豆15 洪甚俊·《中國又廠學新編》,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頁79。

的例證,與原書內容不符,且會增加讀者辨識的困擾,故不足以取法。

除了社文製人正文之外,尚有一類的例證,疑是竹坨案語雜廁其中,如《經義考》卷七十六,从勝《尚書暢訓》下員「晁公武」之說,考《經義考》訛增下列文句。「日錄凡四十一篇,康成銓次爲八十一篇,今本四卷,百尾不倫。」 16 晁氏之文見載於《郡齋讀書志》卷一、《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四,然均無上述之語,顯係爲訛增之句,若視其訛增之文,則似爲竹垞案語製入之故。又京房《易傳》條引、「晁公武」之說,亦訛增下列文句:

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首與古不同一今所謂京氏《易傳》,或題曰《京氏積算易傳》者、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謂《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志之《迎刺占炎異》十二卷是也。至唐《迎刺》三卷,而亡其八卷。兀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周易占》十二卷是也 註77 。

該文出自《郡齋讀書志》卷一、《天獻通考‧經籍考》卷二,然均無上述文句‧若審其文句的起點,則在《經義考》的行首,且視其語氣,與竹垞考證案語雷同‧由於其中的文字,並不見於《郡齊讀書志》與《通考》一書‧審其內容、性質,應是竹垞案語誤人的緣故。

此外,尚有一些訛增的文句,乃是竹垞根據原書所記,再行補全資料,其中雖有參考的價值,行與原文不符,不足取法。例如:《經義考》卷 上上五鄭東卿《易卦疑難圖》條下徵引「陳振孫」之又,考《直齋書錄解題》、《通考》原文皆題作:

邱程字憲古,有詩曰 「《易》理分明在畫中」。又曰·「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在畫中」 32.78 。

其中原詩僅錄 句,但竹垞在徵引此段文字之時,則補足原詩的內容,茲引其內容如下:

丘程了憲占,魯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誰知《易》道畫 難窮。不知畫意空箋証,何異丹青欲畫風 註內 。」

除了部份文句略有出入之外,竹垞更明顯的增入一句「誰知《易》道畫難窮」,藉

H 76 參考註 12·卷七八,頁1。

証791 參考註12,卷二五,頁10

以補足原詩的內容,此舉雖有助於詩句的完整,但已非原來《直齋書錄解題》所題的內容,如就編纂概念來看,則有「畫蛇添足」之失。

綜合上文所論,訛增的內容,人抵係註文、案語误入的緣故,甚或是竹垞妄加所致。此類訛增的文句,往往會造成判讀的錯誤,異以訛增之句,爲原來文句, 長久以往,訛增的問題,若未能即時釐正,將會造成後世學者在研究、輯例上的 錯誤,是以訛增的問題,必須率先考辨,才能確實掌握成果。

四、抽 換

竹垞在輯錄的過程中,面對不同區處的內容,曾依據資料的優劣,加以抽換 其內容,其中抽換的情形,又有如下幾項的差異:

(一)根據完整的資料來源,進行內容的抽換,藉以保留較高的參考價值

《通考》所錄的內容,有節錄他書的情況,因而與原書不同,竹比則在輯錄的過程中,尋出原來的出典,並據以改換成完整的內容,不僅改進《通考》摘錄的缺失,也增加研究的價值。此類作法,又以《序文》、史傳的內容居多,茲分項說明如下:

在〈序文〉抽換方面,例如:《通考》卷一、晁以道(說之)《古易》下引「陳氏、振孫刀之說。tso ,該文率先徵引晁以道之說,其次始證以己說。《經義考》卷二十則分爲「項,於「晁以道」之說,則補足原文,並得知其文爲該書〈序文〉」。181 ,是以《通考》所引的資料,乃爲約略之文,竹垞乃據原〈序〉的內容,加以補齊全文,是以此類的替換,實有其正面的價值。其他諸如《經義考》卷一九,呂人防《周易占經》錄有呂大防〈自序〉一則,《通考》将其繫於「晁公武」之說下,蓋係晁公武節錄之又,竹垞則取目原〈序〉資料,藉以補足原書的闕漏,諸如此類的替換,將能提供史完整的資料,也較能符合原說的面貌。

在史傳抽換方面,如:《經義考》卷七十七至長《尚書章句》引《後漢書》之例,《通考》僅錄作「本傳」,且文句較爲粗疏,係節錄之文,但竹垞根據的內容,係出自《後漢書》,內容較爲完備。

般而言,此類的改換,係根據完整的資料加以補錄,使《經義考》引錄的資料,能有史完整的內容。當然,並非所有的資料,都能根據第一手的資料,加 以改換。例如: 邵古《周易解》 書,竹垞所錄「晁公武円」的內容,即同於《通

註80 參考註55·卷三·頁77。

^{■8} 參考註 12、卷二十、頁6。

考》節錄之文,並非取自《郡齋續書志》的原文,實爲可惜。竹垞在重整資料之時,曾換以較完整的內容,情非全面行之,稍顯可惜,若能全面抽換較爲完整的內容,將能提高其參考的價值。

(二) 竹垞以意定取、任意改換文句內容、而無定式

竹坨曾任意改換文句的內容,至於改換之由,則無從審知,例如:《通考》亦引「葉適」之又:

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恭王毀孔子宅所得也。 孔安國爲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官。故漢儒難揚雜之徒,多未 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楊雜《法言》稱〈酒誥 之篇俄亡矣。〈藝文志 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 酷 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 載、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說 所引《書》及 叙 、皆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 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82.。

此段又句,頗有參考價值,在於述說整個校讎的成果,然竹坨不取用此文,卻改 換成他文。《經義考》卷七十六孔安國《尚書傳》項引「葉適」之語云:

安國《書傳》,言典墳至夏、商、周、語義奧雅、歷代以為大司、旋復言討論。墳典芟繁翦序,則是孔子并大副,亦去取也,當有是裁 #8 8 。 一者內容截然不同,雖則竹垞徵引的內容,亦有參考的價值,但非取自《通考》的又句,乃逕自換以彼說,是以雖同出「集適」之說,然內容絕不相同,至於改換的原因不詳,若能分錄「項解題,將使內容更加詳整。

又《經義考》卷九十五錄有胡瑗《洪範口義》 書,其中引證晁公武敘錄如 卜:「胡翼之《洪範解》,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a. 84 。然細密《通考》 卷四所引資料如卜:「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自尾」 at 85 。《洪範 口義》即《洪範解》, 者爲同書異名之例。竹垞據《宋志》引作《洪範口義》, 但敘錄引自《通考》,卻題作「《洪範解》」,爲使讀者不致誤認二書,故改動「晁 公武口」的文句,補入「《洪範解》」一字,雖有助於讀者瞭解原文,但卻離其本 文稅遠,實無此改動的必要。

^{# 82} 參考註 55·卷四,頁 108~109:

^{# 83,} 参考註 12, 卷七八, 頁 5。

註 84 参考註 12·卷九五,頁 6·

^{11 85} 参考註 55·卷四,頁 114°

又另有 種改換,其中的內容相近,但審其文字風格,則不類原書的內容, 應係竹定刪改所致。如《經義考》卷八十一錄「宋子」敘錄一則云:

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伯恭 卻一向解去,故微有笑巧之成 #861。

《通考》卷四引及《未了語錄》云:

呂伯恭解《書》,自、洛語,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說,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的恭舒是傷於巧 註87 °

審竹垞所錄朱子之論,與《通考》所錄《朱子語錄》的內容,有互異的情况,然其中文字,亦有所關聯,此類的案例,應是編者根據原文改編所致,雖較爲簡潔易懂,然離其原文甚遠。正述所論的差異,則多係竹垞以意定取,多無常理可言,惟讀者在轉錄內容之時,宜稍加留意,以免有錯了內容的情况,使研究成果失去準據。

(三) 書名誤換作他書,有「張冠李戴」之嫌

如《經義考》卷 [《歸藏》條下]]《中興書目》云:

《鯧藏》、隋世有十二篇、今但存 初經〉、〈齊母〉、、本著〉三篇, 又多闕亂、不可訓釋 st 8x ^

司樣的資料,見於《通考》卷二,然卻引作《崇又總目》,而非《中興書目》:

晉太尉參軍薛正註。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 初經 、齊母,、本著,三篇,又多關系,不可訊釋、註89。

之雖小異,仍合於竹垞改作的通則,惟誤將《崇文總目》改作《中興書目》,使內容錯亂, 乖離事實。

綜合上文所述,改換之法的良窳,端視編纂者對資料處理的差異,是以會有不同的計判。如若能還原原始出處,補全缺漏的內容,則能增加原書的參考價值、 反之,若屬任意改換,致使離原書本貌甚遠,則此類的改動,尚不如據書直錄, 使讀者可以自判,否則妄意的改換,僅會徒增後人整理文獻的困擾。

五、倒 置

所謂的「倒置」,係指引錄過程中,發生內容前後顚倒的情形。這種倒置的方

[、]E 87 參考註 55·卷四·頁 123 ·

証88 參考証12·恭二,頁2。

at 89、参考註 55、卷二、頁 47。

式,常發生於簡冊的時代,以一般所謂的「錯簡」。然而,當步入書冊時代後,則較少世現此類的情況。但我們在校錄《經義考》的引文時,曾經發現有前後倒置的現象,這種倒置的原因,多半是出自抄錄、校對疏失所致。例如:王昭素《易論》條引晁公武之語:

昭素居酸素,太祖時,嘗召令講《易》,其書以註疏異同互相詰難, 蔽以己意。昭素隱居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管寧比之 至 90 。 全於《經義考》則引作:

昭素隱居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管寧比之。太祖時嘗召令 講《易》,其書以注疏異刊互相話難,厳以己意 5191 。

審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文,同於《通考》所錄的又句,故《經義考》所錄的引文,適巧有倒置之誤。整體而言,字句參差的情况較爲常見,但倒置的情事,由於涉及整段文句的互換,故其發生率較低,但此類例證,亦非孤證。又《經義考》卷七十九引《朱子語錄》之語:

王氏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荊公不解《洛》、《誥》。但 云「其間然有不可強頑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 他卻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卻須盡要解 註92,。

《通考》卷四則引作下列文句:

竹垞將「王氏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誤置於前,故有錯倒的情事。 又《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二《問官制度精華》引「朱子」一項:

上半册陳君舉,下半冊徐元德 [註 94]。

此項敘錄見載於《通考》卷/、,陳君舉(傅良)《周禮說》下引「朱子語錄」云:

節錄 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 註9, 。

竹垞在马 錄此又之時,乃恰好前後相反,有倒換的情形。諸如此類的差異,多是

至90 参考註55,卷二,頁59

it 92 參考註 12,卷七九,頁6。

註93, 參考註55, 卷四, 頁116。

[[]註94, 參考註 [2, 卷一百二十二, 自3

紅95 參考註 55· 泰八,頁 196。

緣於輯錄過程中,所發生的誤失,讀者在運用之際,宜謹慎留意,否則仍會導致 錯用的情況。

六、併 合

竹垞在徵引的過程中,除了改換之外,尚有併合不同的資料,使其成為一項 解題。例如:《經義考》中鮮于侁《周易聖斷》條下引晁公武之說:

鮮于子駿、景祐中登進士乙科、元祐中任至諫議大夫。是書本之王 弼、劉牧,而時辨其非、且云:「眾言淆亂,折諸監,故名其篇曰:《聖 斷》, 、其96 。

考《郡齋讀書志》卷一《周易聖斷》條云:

右皇朝鮮于饶于駿撰,本之劉弼、王弼而時辨其非,且言眾淆亂, 折諸聖,故名其篇曰:《聖斷》 ## 97 。

《經義考》所錄的內容,明顯多出:「景祐中登進十乙科,元祐中任至諫議人夫」 諸字,當我們進一步檢視《郡齋》的其他內容,另於卷十九《鮮于諫議集》下的 敘錄,看到上述的缺文,茲引該篇敘錄如下:

右皇朝鮮于侁,字子駁。閩中人、景祐中,登進士乙科,伸宗初, 上書、上愛其又,以爲不臧王、陶。元祐中,任至諫議大夫、侁治經術 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爲詩與楚九精,世以爲有屈、宋風,族姪之 武編次有序、32 98 。

竹垞合併二篇文獻,使其成爲 篇解題,E是所謂「併合」之法。此類的例證,原應分屬二筆文獻,卻被併合成 篇,致使與原又出入甚大,均有待整正者也。「併合」現象的發生,並非屬於單 事件,在《經義考》的引文中,常見有併合資料的情形。茲再舉數例,以爲說明:

^{¥96} 參考話12,卷十九,頁9°

妇981 同前註,卷十九,自 300。

- (經義考》卷十九十安石《易解》條引「晁公武」之說,實則併合《郡齋讀書志》卷一《易解》及卷十九《臨川集》的說明。
- (一)《經義考》卷十九《易說》條引「晁公武」之說,實則併合《郡齋》卷一《易 說》條及卷十九司馬文王公《傳家集》的說明。
- 《經義考》卷上九呂大防《周易古經》引「晁公武」之說,實則併合《郡齋》卷 《周易古經》及卷上九《呂汲公文錄》的說明。
 - 四 《經義考》卷 十 呂大臨《易章句》引「晁公武」之說,係併合《邵齋》 卷 《易章句》及卷 九呂與叔《玉溪集》的說明而成。
- (五)《經義考》卷十五引《麻衣道者上易心法》項引「朱子」之說,則係併合《晦庵先生文集》卷八十一〈書藏衣心易後〉、〈再跋麻衣易說後〉之文,
- (六)《經義考》卷一十一胡銓《易傳拾遺》項引「陳振孫」之說,係合併《直齋 書錄解題》卷一《易傳拾遺》及卷一八《齋庵集》的敘錄而成。

竹垞在整理文獻之時,常會誤併資料,導致原應分屬。項資料,卻因處理的不富,使得引文未能符合原文,雖有助於參考,但卻離事實甚遠。在上述舉證的內容中,雖大抵集中在轉引「晁公式」之說上,但並非完全發生在「晁公式」的引文上,其他諸如「朱熹」、「陳振孫」等引文的內容,亦曾出現類似狀況,甚至不單純發生在書目的徵引上,只要是討論司一著作、同一作者的叙錄內容,均有可能發生併合的現象,如上述第五項舉證的「朱子」之說,即是併合《晦庵先生文集》中的二篇文章所致。另外,在併合的過程中,亦非單純就一項資料進行整合,甚至加入二項資料,加以拼凑而成,例如:《經義考》卷一上著錄出祖謙《占易》下引「陳振孫」之言,則是併合《直齊書錄解題》卷一《古易》、卷一《繫辭精義》、卷上八《東萊出太史集》等敘錄而成。竹垞在併合的過程中,顯然是希望提供更多的參考資料,導致其在抄輯過程中,有任意併合的現象,但此類的安排,不僅會改變原文的面貌,也不符合現代編纂的概念,是屬於錯誤的引書方式。

上述資料併合的案例,人抵是源自同一出處,但也有不可出處的合併,例如:《經義考》卷 上一張弼《葆光易解》條引「晁公武」之說,即將不同出處的資料, 加以併合而成,茲將《楊齋讀書』》、《通考》、《經義考》所錄之文,條列如下:

> 右皇朝張弼, 興化軍人, 章厚薦於朝, 賜號葆光處上。紹聖二年 1095, 黃裳等再薦之詔, 以爲福州司戶、本州教授。其易學頗宗鄭氏 at 991。

a 99 国前註、卷一、頁 87

獨,莆田人,字舜元。紹聖中,章惇薦於朝,賜號葆光處士。後黃裳等再薦,詔以爲徧州司,、本州教授。其學頗宗鄭氏 # 100 。

弼, 興化軍人, 字舜兀。章淳薦於朝, 賜號葆光處士。紹興 當 作紹聖 二年, 黃裳等再薦之詔, 以爲福司户、本州教授, 其學易頗 宗鄭氏 至11.

從上述所列的資料,可以看出《經義考》所錄的又句,大抵同於《郡齋》之言,但檢視《郡齋》的原文,則並無「字舜元」的文字,惟有《通考》所錄之又有之,應是根據《通考》所錄補之。嚴格說來,竹垞併合一條案語的作法,是一種錯誤的纂輯方式,這將使讀者錯以爲《經義考》所錄的資料,係確實出自原書,故會有誤判之虞,若非《郡齋讀書志》、《通考》所錄之又俱在,則其引錄的失誤,將水難爲世人所發現,如若《郡齋》亡佚之後,則後人在輯佚該書時,也勢必會將竹垞轉錄的資料,視屆該書的原义,因而造成錯輯的現象。

此外,另有一種錯誤的引證方式,乃是《通考》所錄為一筆敘錄,但作定時不察,卻誤併為一筆資料,如《通考》卷七子李如圭《集釋古禮》 項,該項著錄下有二筆敘錄,即「陳氏」、「《中興藝文志》」 1項,若《經義考》在引錄時,卻將「《中興藝文志》」 置於「陳振孫」條下 1,102 ,導致原應分爲 項敘錄,卻因竹垞的失察,反使《中興藝文志》的資料,誤繫爲陳振孫所引,致生錯誤。又《文獻通考,經籍考》曾了「晁氏曰」,下有晁以道《傳易堂記》之文:

古今咸謂予夏受於孔子而爲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僞矣,書不傳於今。今號爲《子夏傳》者,《崇文總目》知其爲僞,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爲唐張弧之《易》也 1103 《網義号》卷五,入商《易傳僞本》下有「晁說之□」云:

古今咸謂予夏受於孔子而爲《易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僞矣,書不傳於今。今號爲《子夏傳》者,唐張胍之《易》也 弧,唐大理評事,亦不評何時人 at 104

其中的引文,不僅缺錄「《景文總目》知其爲僞,而不知其所作之人。」諸字,甚 且訛增「弧,唐大與評事,亦不注何時人。」諸字。下述訛增文句,係引自「晁

at 106 參考註 55,卷三,頁 72。

[、]ELOI 参考註 12·卷二一·頁 8。

^{# 102} 參考# 12·卷一三二·頁2。

E103 参考註 55,卷 - · 頁 54。

H 104 參考註 12, 卷五, 頁 2。

公武」之說,正非「晁說之」之文、諸如此類的併合方式、實難令人接受。

七、析 離

竹垞不僅有併合之法,亦有析離之法。併合之法,意謂 項資料的合併;至於析離之法,乃是將同一筆的資料,分成爲數筆資料。試舉《經義考》卷+九著錄鄭夬《周易傳》引枕括、郡伯溫 項資料如下:

沈括曰:江南人鄭夫,字楊庭,曾爲一書該《易》 其間一說曰. 『乾、坤,大又母也。復、、姤〉,小又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 姤,得一陰,云云。至 乾〉六變 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 入變生 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 予後見兵部外即秦玠,論夬所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 於云:『傳遇一異人,受此曆數,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嘗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凋知吉凶之變。此人乃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

邵伯溫口·先君 易 學,微妙玄深,不肖所不得知也。其傳授本 末,而微妙變通,則其所自得也。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怳、 蒙陽張子望嘗從其學,又皆蚤死。秦玠、鄭夬嘗欲從先君學,先君以玠 頗好任數,夬志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許。玠嘗語夬以王天悅傳先君 之學,夬力求之,天脫不許。天脫感疾且卒,夬賂其僕於臥內竊得之, 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見》、《明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 妄作,穿鑿不根。嘗以 變卦圖〉示秦玠。夬稱天怳書入京師,補國子 監解試。策問八卦次序,夬以所得之說對,有可異之,擢在優等。既登 第,以所著書贄公卿之門,後以贓罪竄。秦謂「必有天譴」,恐指此。秦 既知夬竊書,乃謂「夬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略」,近乎自 欺矣,然謂「得之異人」,蓋指希夷而言也 \$2.05 。

《通考》將此「項的內容,皆置於邵伯溫《辨惑》之下,但《經義考》在轉錄之時,不僅離析爲 筆資料,且僅題作人名,未能確實反映出處,若非《通考》之言但在,則勢必不能明其出處。上述之例,俱見於《通考》轉引邵伯溫《辨惑》之义,若分而視之,語意亦有未善之處,其中邵氏所論結尾,所謂「秦謂『必有

註 105 參考註 12, 恭丁九, 頁 5~6。

天譴』」之說,乃是指「秦玠之」,然秦說卻置於「沈括口」之下,是以「沈括」、「邵伯溫」工項敘錄,理應置於同一項資料下,方能明其前因後果。若分而論之,則文意未能盡善,是以析離之失,常有語意未能完善的弊病。

又《通考》卷九,《春秋榖梁傳》下引「晁氏(公武)。之說:

應 劝《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仁氣以爲秦孝公同時人, 阮孝緒見,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 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逐盛行於世 紅106 。

竹坨乃根據內容,另分出「應閱」、「壓信」、「阮孝緒」等一項敘錄,茲轉錄於下: 應劭曰: 餐菜子名赤,子夏弟子。

糜信日,秦孝公時人。

玩孝绪曰·名俶 或作叔 , 字元始 至107.

上述「應劭」、「糜信」、「阮孝緒」「項・明顯乃是改白《通考》(或《鄰齊》)所錄「晁公武」的內容,但卻析雕晁氏之文,別立為一項敘錄,且辭句或有出入,與原文記載不同。此外,竹垞尚根據《郡齋》卷二的司項資料,補以一則「晁公武日」,此則,雖能補《通考》所錄的不足,但卻將原書所錄「晁公武」之文,拆爲一項敘錄,實爲不必要的作法。

上述析離之法,雖將資料析爲數項,但均位於同一著錄之下,其位置未曾太遠,則讀者尚可考察其間異同,但另有一種析離的方式,原應分屬同項的著錄,卻爲竹垞拆之,相距數卷之遙,若非仔細校勘,恐怕不易明白其中差異,茲舉《通考》卷一郭忠孝《兼山易解》、郭雍《易說》項引錄「陳振孫」之言如下:

《傳家易說》十一卷,冲晦處士郭雍頤王撰。自言其父忠孝受學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 艮 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自是方覺讀《易》有味,榜其室曰「兼山」,王身行道皆自「止」始。兵興之初,先人舊學掃地,念欲補續其說。中心所止者,艮上也。曆稽《易》學,以过舊聞,用傳於家。忠孝字立之,名將樞密逵之子。自言得先天卦變於河陽陳安民子惠,其書出李挺之,由是頗通象數。任爲永興軍路提刑,死於狄難,其書散逸。確隱居陝州長陽山中,帥守屢薦,召之不至,由處士封頤正先生。其末提舉趙善譽言於朝,遣宫受所欲言,得其《傳家兵學》六卷以進,時淳熙丙午 1186 也 至 108.08.0

註 106 參考註 55、卷九,頁 226。

^{# 107} 參考# 12·卷一七 ·頁4·

^{# 108、}參考註 55、卷二,頁 80~81。

た比將此項資料置人《經義考》卷 「 蓄錄郭忠孝《兼上易解》下:

忠孝宁工之,名將樞密達之子。自言得先天卦變於河陽陳安民子 惠,其書出李挺之,由是領通象數。任爲水興軍路提刊,死於狄難,其 書散逸。 \$109

人另於卷 : 四著錄郭雍《傳家易說》云:

《傳家易說》十一卷,冲晦處士郭雍頤正撰。自言其文忠孝受學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自是方覺瀆《易》有味,勝其室曰「兼山」、主身行道皆自「止」始。兵興之初,先人舊業掃地、念欲補續其說。中心所止者,艮止也。曆稽《易》學、以过舊聞,用傳於家。(筆者案:中缺一段文句,竹垞將其置入郭忠孝《兼山易解》條下〉羅隱居狹州長楊山中,帥宁屢薦、召之不至,由處士封頤正先生〈其末提舉趙善譽古於朝、遣官受所欲言、得其《傳家兵學》六卷以進、時序輕丙午 1186 也 証 10 。

是以《通考》所錄的周項資料,卻被竹垞分屬「項、且一則在「卷二十一」、另一 則置於「卷二十四」、二文相距甚遠、且「卷二一四」所載、更缺錄 整段的又句、 蓋其文是自自《兼山易解》一項、是以此處關而弗錄、然原同屬 段的文字、卻 被割裂為一項資料、是爲析離之法。

竹定雖有析離之法,但非全面行之,如《通考》卷六錄有歐陽修《詩本義》 十六卷,其敘錄錄有「晁(公武)氏」案語 則云:

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 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 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 玄鸟〉 乙詩爲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 者多矣。《河圖》、《洛書》、 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限學 者推之太詳,完入職雜,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 恭、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 命之符,亦過矣! [11]]。

若依析雕之法,則應該將「蘇軾」之語,另方為一項解題,然《經義考》卷一百四卷,頁「善錄此項敘錄,卻僅題作「晁公武曰」,未嘗分立。項敘錄,是以此法

¹⁹E 109 参考註 12,卷二一,頁6。

註110 參考註12,卷二四,頁6。

的運用,亦未能貫徹 致也。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在文獻的引錄上,仍有未能盡善之處,究其原因,是因為 古人任引書之時,多無標準的格式,隨意的刪、脫、訛、換,出現在引文之中,造 成引文的缺誤。今重新校理此書,則有如下幾點收穫,可供學界參考,茲述說如下;

- (一)鄭偉章、孫永如諸人對於竹垞的引文方式,均認為「原文抄錄,不易、 了,不加己見」、註12 ,但細究全書的引文方式,實有許多的改動。山 於《經義考》卷帙龐人,學者未曾校理其中的引文,乃以其書未曾經過 改動,此乃錯誤的認知,若不能辨知其異動的情况,將會同於鄭、孫諸 人的看法,故其中的改動,不得不重新釐訂。
- (二) 杜松柏在《國學治學方法》中,僅將徵引書籍的方式,釐訂為「攝引」、「原文徵引」「類 計 in ,然根據竹坨引錄的方式,尚有各種不同的差異,可使讀者瞭解占人的引書情况。
- (一) 竹咤仁引錄方式上,有「直錄」、「約引」、「訛增」、「抽換」、「倒置」、「併 合」、「析離」諸法,過多的剪裁或替換,反會降低引文的價值。若未能確 實編纂新自,抽換不合學術要求的改作,也應還檢原文,重新加以校勘補 證,藉以提高原書的價值;或是仿效錢熙祚考《古微書》之例,重新考出 引文的出處,使讀者得以覆案原文,避免有誤用的情况。
- (四) 竹垞的引文方式,雖不合於現代學術的要求,但衡諸當代的學術環境, 且,其「剪裁」的方式,正是「纂輯之學」的特色之一。章學誠在〈報廣 齊黃大尹論修志書〉即指出:「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爲事,以一字必有按 據爲歸,錯綜排此,整鍊而有剪裁,斯爲美也。」,故其運用「剪裁」的 方式,雖有商権的餘地,但仍符合清初學風的特色,且合於歷來輯錄體 書目的引證方式。
- (五)「約引」的引又方式,雖能節省篇幅,避免累費,但卻喪失許多的參考內容,若能補錄其闕,將使全書更具有參考的價值。
 - 六 竹坨在引書的題稱上,有製改作他書司情形,導致題文不符,有誤繫的現象。例如: 製將《景文總目》改作《中興書目》; 誤將「晁公武口」,改作「晁說之曰」等等,說法詳見第九章第 節「《經義考》謬誤例證舉隅」一節。

註 12, 參考註 62, 頁 82 °

註113 參考註65,頁323。

竹垞在】又方式上,未能完全據書直錄,因而錯失許多的內容,也產生不少的錯誤,惜學界至今未能全面校理此書,致使學者仍有錯誤的認知,實爲可惜。若能重新整理此書,能查明各項的出處,且可以補錄正確的資料,將能提高其書的價值,使其更能發揮指引治學的功效。

第六章《經義考》的引書

《經義考》輯錄群籍,是以書中內容博富,擁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歷來學者在探述其生書來源之時,多能給予肯定,總計研究的成果,約有如下的引書來源:

-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計1
- 1、鄭樵《通志・藝文略》 計2
- 1、《古今經傳序略》 註3
- 四、朱西亭《授經圖》、《經序錄》 # 4
- 五、孫承澤《五經費》 al 5
- 六、黃慮稷《子頃堂書目》 計6

然而,《經義考》的內容龐博·絕非上述典籍稍事排比,即可完成此一鉅著,是以上述的論點,雖能觸及引書的來源,但未能盡善盡美。林慶彰曾對此提出補充說明:

周氏 筆者案:指周中子 以為朱舜尊編《經義考》,取材於馬滿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等四書 筆者案:指《文獻通考·經籍考》、朱西亭《授經圖》、《經序錄》、孫退谷《五經翼》四書 。可是大家都知道,編輯書目時,應盡量參考前人既有的目錄,以取得較好的成績。根據《經

註 2 錢林輔·玉藻編,《文獻微存錄》卷二 台北 明文書局,民國74年)主不,

at 4 周中孚:《鄭·章書記》、姚名達《中國日錄學史》主ス。

ヨ 5 周中学:《鄭堂讀書記》主ス、

至 6 毛重民 《中國目錄學史論工集·千項堂書目考》、喬订瑄 經義考所引千項堂書目 集證 ·台北 《書日季刊》六卷三期 、盧仁龍、《經義考》綜論 《社會科學戰條》 1990 年三期, 主之, 管訊法略有差異。

義考》所錄,該書所參考書日有晁公武《都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鄭稚《远志·藝 工略》、朱睦釋《萬卷堂書日》、《聚樂堂藝工日錄》、葉盛《篆竹堂書日》、《 風史經籍志》 等等 # 7 /

觀林氏所論的內容,已突破清儒論述的要點,是以窺見竹垞取材之豐,輯錄之富, 己非傳統的論點,所能涵攝得盡。因此,前賢的研究成果,僅能反映部份的實況, 實難以鉤勒昌完整的面貌。針對此類的相關問題,仍有待學者的開發、研究,才 能使讀者更明瞭其引書的價值所在。

第一節 引書的種類

歷來學者較少涉及《經義考》的研究,至於全面探討其引書又獻者,更是付之關如,有行學者的努力,才能使相關的成果,能廣受讀者的認識。由於竹垞在編纂書日之時,未能確實言明出處,如要瞭解其引書的來源,往往會有「所著錄諸書,有不祥其所自來者,使人覽之茫然,於例亦不純一」的缺去。註8 ,是以要探討其引書的種類,勢之會面臨考訂的困難,致使學者們不敢輕易嘗試相關的研究。率先論及竹垞的引書種類,並且取得初步成果者,首推盧仁龍〈《經義考》綜錄〉一文,該又將其引書的來源,約略區分爲四類,今簡述其目,以利論說:

甲 宋、明、清書日。 下正略

乙 史傳、方志。 下文略

丙 又集。 下文略

丁 其它。 下文略 219

盧氏雖偏有例證,用以說明竹垞的引書類別,但僅能約略舉證,實無法體現其豐富的內涵。然而,其能藉由分類的方式,來涵攝相關的文獻研究,業已遠較前人研究更加細緻,只是粗分成四類的典籍,實難以反映竹垞的成就,故有待重新加以整理,以便能取得更好的成就。

正 7 林慶彰 朱睦桿及其《按經圖》,台北· Z史哲出版社,《明代經學研究論集》, 民國 83 年 5 月 , 長 242 人該又原出自台北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期 民 國 82 年 3 月 , 頁 417~445。

註 8 齊行形 《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綜合引得敘例, 台北 《書目季刊》,民國 74 年 3 月, 十八卷第四期, 頁 35。

五 9 盧仁龍、《經義考》綜論 , 台北: 辽史哲出版社,《中國經學史論文論集》下册, 民國 82 年 3 月 , 頁 420~421。該又原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1990 年二期, 頁 334~341。

竹坨在《經義考》的纂輯之時,雖曾標示題稱,但未能確實指明確切的來源,是以增加學者推信的困難,加以歷來未有引書的索引,導致檢索不易,也是無法及引學者重視的原因。筆者在整理此書的過程中,也多能注意其引書的文獻,並針對其引書的種類,提出一己之見,其中雖仍有未及考出的典籍,但較之前賢的成果,已能有較好的結果,足以補證學者未能觸及的內容。根據筆者考記的成果,除可發現一者的相似性。此外,竹坨子文的方式,並非據書直錄,若能考出其確切的來源,將有助於校勘異又,甚至補錄缺闕的文句,提供更完善的資料,對於《經義考》的整理,也能有所貢獻。綜合上述所論,有關其引書文獻的考察,將有不少的研究價值。今將考出的引書種類,每書各舉一個例證,釐爲「【附表一】《經義考》的引書種類簡表」,置於本章正文之末,讀者可且行參閱此表,下文即試圖依經、史、了、集四部的順次,說明竹坨對於文獻運用的情形。

·、經部典籍

《經義考》屬於經學文獻的總匯,其中對於經籍的運用,頗能具有特色,下 文即分項論述其相關要點,藉以明白其對於經籍的運用情况:

易類

根據考察的結果顯示,竹坨善於利用易學的典籍,其中引證多達「百五十九部、引證數量最多,佔所有類別的首位,顯示竹垞對於易學類典籍的運用,能多方蒐求所致。在《易》籍的引證中,其中又以「胡一桂口」,引證多達一百一七次,且多數置於「易類」典籍之下。竹坨在《經義考》的著錄中,共收入《周易附錄纂疏》、《易學啓蒙寶傳》二項資料 註 10 ,且都題作「存」籍,今一書俱皆存於當也,可取之以證竹垞的內容,則知其所題「胡 桂日」,實分別出自一書,有值得研究之處。翁方綱在補止《經義考》時,曾取胡 桂《周易啓蒙翼傳》之文,以校竹垞載錄之失,如《經義考補止》卷 ,李觀《刪定易圖序論》下云:「胡杜《周易啓蒙翼傳》云:『觀,了泰伯,盯江人。』此解《宋志》不載,《經義考》云:『《宋志》六卷』,然今《宋志》板本乃作『李遇』。又竹垞亦引胡一桂曰:『《宋志》不載真說。』其說「字,《啓蒙翼傳》無之,恐是竹垞增此二字,以周

^{# 10} 朱彝尊 "《經義考》 台北 臺灣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 二版 ,卷四三、頁 3。

旋《宋志》六卷之語耳。」 at 11 ,此外,《經義考補正》卷第二,謝萬《周易繫辭傳》下,亦曾引及胡氏《啓蒙翼傳》,藉以證明竹垞錯判之誤。 at 12 ,是以有關「胡一桂口」的引證資料,實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討者也。

在引證資料上,有關「董眞卿」的論點,徵引亦多達七十七次,其中絕大部份皆隸屬於「易類」的典籍,是以應是出自《周易會通》和《易傳因革》等書,惟尚未經過校理,有待日後再行撰文介紹。

竹垞在「易類」、「擬經類」、「毖緯類」之中,均曾引用易類典籍,藉以收錄相關的解題,顯見「擬經類」、「毖緯類」的著錄中,與易類典籍頗有相近之處。 若就引證次數而論,「易類」典籍共引證四八九項次的易學典籍;其次,「擬經類」亦曾徵引十九次;「毖緯類」則徵引十六次,顯示「者之間的關係密切。

綜合上述所論, 竹垞對於易類典籍的運用, 爲數頗多, 其中人以「胡一桂口」及「董貞卿口」的引用次數最高, 值得再加以研究, 整體而論, 竹垞在易類典籍的收錄上, 田於數量頗多, 故在各項統計上, 有明顯領先其他諸類的趨勢, 值得我們的重視。

書 類

竹定對於書類典籍的徵引,種類甚多,可考的典籍,即多達七十三部,惟個 別典籍的出現頻率不高,是以缺乏單獨研究的價值。如就竹坨的分類類目加以區 分,仍以「書類」典籍最高,達到九十八次之多,其次是「擬經」類,這是因為 徵引較多《書經,序》的資料所致,是以統計有較為集中的現象。

詩 類

竹坨對於許類與籍的徵引,也多達七十八部與籍,顯見其對此類與籍的重視,但其單一撰著的引用頻率,則稍嫌偏低,如同徵引「書類」與籍一般,缺乏單獨研究的價值。竹垞對於詩類與籍的運用,仍集中在「詩類」 目,其他諸類則較少徵引,無法呈現集中的現象。

禮類

竹坨早年放棄科舉,曾致力於《周官禮》的研究 a 13 ,故能重視禮經的重要,可考的典籍,即有一百六 四部之多,數量十分驚人。在《禮經》的運用中,

at II 翁万綱:《經義致補正》卷第一, 台北、新工豐出版公司,民國 73 年 6 月初版 , 頁 9

[、]註 12, 參考註 11, 卷第二, 頁 24。

又以衛湜《禮記集說》引證較多,值得加以重視。竹垞纂輯群籍的觀念,許多都來日衛湜的啓示,竹垞在《日下舊聞‧序》中曾云:「所抄群書凡千六百餘種,慮觀者莫究其始,必分計于下,非以侈摭采之博也。告衛正叔嘗纂《禮記集說》矣,其言病世儒剿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而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己,予此編惟恐不出于人,』,釋尊不敏,竊取止叔之義。」,考竹定在《經義考》的編纂中,亦屢次徵引「衛是」之說,故可見其承自衛湜《禮記集說》的情況。又曹之〈古書引文考略〉指出:「衛正叔即宋人衛湜,其所撰《禮記集說》,網羅鄭玄以下 144家注解, 注明出處,朱彝尊標注引文出處,正是從衛湜那裏學來的,『予此編惟恐不出于人』,表現了從宋代衛是到清儒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的學風。」、註142,據此,竹垞對於「衛湜」之說的引證,雖僅有一十一項的敘錄,取自衛湜之書,但衛湜對於竹垞的影響,卻是頗爲深遠,有值得研究的價值。

右依《經義考》的分類而論,以「禮記」類的典籍,引用典籍的次數最高,達到一一六次,其次乃是「周禮」類有五七次,「儀禮」類有四十次、「通禮」類達十六次,這些統計的數據,大抵和其典籍收錄的多寡相符,也較符合一般人的認知概念。竹垞對於禮類典籍的運用,頻率頗高,值得我們的重視。

存秋類

竹垞對於春秋類的典籍,徵引達 自 1四部之多,其數量十分可觀。竹垞早年放棄記舉之時,亦曾致力於《春秋左氏傳》的研究 計 15 ,是以其對於此類典籍的運用情况,亦值得我們的重視。此外,若就個別典籍的運用方面,竹垞對於程端學的《春秋本義》一書,顯然有較高頻率的運用,這是比較值得研究之處。 秦經類

竹定錄有《孝經》一類的撰著,但對於孝經類典籍的運用,亦僅偶一徵引, 引證達 * 四部之多,出現頻率不高,是以缺乏研究的價值。

九經總義類

所謂的「五經總義類」,乃係指書中的內容,並非專主一經,其中的內容,闊 及諸經,在分類概令上,頗同於竹垞所謂的「群經」類與籍,也正由於此類的典籍,所涉不僅 經,是以在引用頻率上,明顯要高過其他典籍的次數。在此類典籍之中,雖僅考出二九部的典籍,但其引證的頻率,卻明顯增加許多,這是因為此類典籍的性質,多能橫跨數經,是以個別典籍的引用頻率,有明顯增多的情事。

註 14 曹之· 古書引又考略 · 《四川圖書館學報》,1997年二期 ,頁 51。 註 15 參考註 13。

例如:在所有此類與籍中,其中最常徵引《經典釋文》的資料,竟多達一百九十次,可見竹垞能善於利用比類的與籍,藉以擴充其引書的數量。

四書類

「四書」之名,起日朱熹,收錄《論語》、《孟子》、《人學》、《中庸》四書,說法詳見第八章第二節「類目的闡釋」。在竹坨引書中,此類與籍的運用,亦頗見特色。例如:竹坨對於此類典籍的運用,即高達五九部,這是因爲《論語》、《孟子》、《四書》合併計數所致。如就《經義考》的分類而論,以「四書類」與籍較多其次,「承師」有二六次,主要是因爲考訂孔、孟弟子門人之時,常引證「四書類」的典籍所致。在所有四書類典籍的運用,又以趙岐《孟子註》引用最多,引證達到二十二次,值得我們的重視。其餘諸書的引證次數,則明顯偏少,缺乏進步考論的空間。綜合上述所論,作乏對於四書類典籍的引用,雖多達五九部,但在個別典籍的運用中,則次數明顯偏少,除趙岐《孟子註》書,較常見到引用之外,其餘諸書,則缺乏單獨研究的價值。

樂類

竹垞長少収錄此類的與籍,其數量僅有一部,較無研究的價值。

讖緯類

竹垞收有「彭緯」類的典籍,故有解題的輯錄上,亦能收錄比類的典籍,其 中可考的文獻,僅有七部而已。在引證的與籍中,又以《古微書》的資料,引用 較多,故需特加重視。整體而論,竹垞在讖緯類與籍的運用,數量較少,此與其 受到歷朝的禁令有關,故留存較少之故,是以引用頻率較少,這是必須加以申明 的事情。

小學類

竹垞在《經義考》中,僅收錄《爾雅》類的典籍,並未收錄其他小學類的典籍,是以較少錄及小學之書,僅有十七部。在類目方面,多集中在「爾雅類」、「群經」、「擬經」三日,但目於次數不多,僅能提供參考之用。

竹定對於經部典籍的徵用頗多,其中又以五經的數量較多,此乃緣自竹吃在編纂之時,著錄爲數頗多的五經典籍,故在序文的引證上,多參考原書的序跋,故其資料的來源,多能取口五經的典籍,以爲參考之用。此外,另有爲數不少的四書類典籍,這是因爲將《淪語》、《孟子》、《大學》、《中庸》四部與籍合併所致。竹定對於經部典籍的引用,除了錄自原書之外,另較值得注意的是「五經總義類」撰著的引用,雖然其引證的種類不多,但各書引用的頻率,卻明顯高於其他與籍,

這是較爲特殊的情形,值得我們的重視。

1、史部典籍

竹垞在史學方面的成就,成果相當可觀,加以《經義考》的著錄,涉及相當 多的經學家,是以需要許多的史書資料,藉以補錄性者的傳記。因此,任竹垞的 引書之中,其對於史部典籍的運用,亦呈現世明顯的特色,茲說明如下: 正史類

竹宾對於正史相當重視,縱使遊歷他鄉,亦能載二十 史以自隨,加以隨處 留心各項史料,並能善用金石、考古的成果,是以其在史學方面的表現,亦頗有 成就,說法祥見第二章第二節「又獻整理的貢獻」 節。一般而言,正史類的典 籍,雖記判偶有偏頗,但其文獻使用的價值,卻深爲學者重視,尤其是許多的經 學名家,在政治的舞台上,亦能頗有表現,故其行事事蹟,也常被收錄在正史的 記載中・是以正史的內容・可以提供補錄作者傳記資料的不足。竹垞正史類典籍 的引證,即多達。四部,其中除了正史撰著之外,也包含注書、索隱之流者,其 中除了《明史》、《清史》尚未纂成之外、其餘起自《史記》、下迄《元史》等等、 皆能列入竹垞的收錄內容,甚且同爲《史記》,尚可分爲《史記》、《史記索隱》等 不同的資料記錄,値得我們的重視。其次・其對於正史類典籍的運用,大抵著重 在補錄作者的生平資料,由於正史的記載,頗受到後世學者的重視,尤其是在又 獻的收集上,較能擁有體系,涵攝內容亦廣,兼以取得並非難事,是以頗具參考 的價值與便利。竹垞取正史的典籍,藉以補錄作者的資料,實不失爲一種易致其 功的作法。如再就出現的次數而論,以《隋書》出現最多,多達 五九次,其 次爲《宋史》有九六二次、其次爲新、舊《唐書》、《漢書》、《後漢書》。大抵言之, **伝現頻率的多寡・和正史是否有〈經籍』。〉、〈藝文志〉有關,至於《隋書》出現** 頻率最高,純粹是收錄《隋志》的資料,即多達六一九次、《七錄》 1 - 1次,是 以造成其引證的次數,遠高於其他的典籍。至於《宋史》的運用,也因《宋志》 引證達八七五次,致使在引證頻率一、也顯得居高不下,值得重視。此外,宋代 理學興盛,經學盛行於世,兼以國祚頗長,是以產生許多的經學名家,故所涉的 人物較多,導致《宋史》的運用,也較常受到徵引,頻率較高。

綜合上述所論,由於正史類典籍的編纂,較爲嚴謹,且頗具參考的價值,故 竹垞大量引用正史類的典籍,無形中增加許多的參考價值,也提高其書目的整體 內涵。

編年類

編年類的典籍,係按時代先後為次,至於所錄的內容,亦含有若干的傳記資料。竹垞在引錄史籍之時,亦能取其資料,以供參考,共收錄上四部典籍,數量雖非甚多,但亦深具價值。

紀事本末類

在竹垞的引書中,亦取有史部,紀事本木類的典籍,惟數量不多,僅及二部 而已

別史類

更部·別史類的典籍,其地位未如正史,且多爲私家編纂,但在內容上,亦頗同於正史類的典籍,含有相當數量的傳記內容,可供取法之用,竹垞亦取其以入書中,以收參考之效。別史類的典籍,其間所涉史實眾多,八是未能列入正史的地位,但其記錄內容中,能有傳記的資料,是以某些典籍的引用,頻率頗高,如《通去》的引用,即多達一七个次,引證數量較多,頗有研究的價值。其他尚有《東都事略》的「八次,亦需稍加注意其使用的特性。綜合上述所論,竹垞對於別史類典籍的運用,僅需特別注意其《通志》的使用,至於其他的典籍,則引證不多,僅供參考而已。

雜史類

竹坨對於雜史類與籍,亦偶見徵引,然僅錄六部典籍,故其重要性,乃遠不如止史類的典籍,但亦有補錄傳記的功效。

譜牒類

竹坨對於譜牒類的典籍,亦偶有徵引,僅有《經義考》卷一〇,真六引錄《晁氏世譜》一項屬之,田於僅只一部典籍,故未能形成特色。

傳記類

竹坨對於史部·傳記類的與籍·引證達·十部與籍。雖然在典籍種類上,未能顯示其特色,但在引證次數上,則明顯有增加的傾向。竹坨所涉的經學人物,其資料除了史部·正史類有較多的記載外,在傳記類與籍的運用上,亦類便於查考各經學家的生平事蹟,是以引證頻率頗高,值得我們的重視。其次,在傳記類與籍的運用,較需要注意的是有關錢謙益《列朝計集小傳》,由於錢氏之書曾被列入禁書之林,是以在《四庫全書》(薈要本)、《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的轉載上,均有擅改的現象,歷來亦有學者注意其中改動的現象。」6 ,這是必須特別計意

註16 吴政上《經義考索引》附錄一 經義考提要及版本介紹 ,,台北 奠學研究中心,

的事項。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對於史部傳記類的典籍,亦頗多引用,其中必須特別社意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的使用情況。

載記類

竹垞收錄有關史部·載記期的典籍·惟數量亦不高,僅有五部典籍,故僅供參考而已。

時令類

竹垞亦取有史部・時令類的典籍・然僅有《水月令》一書・見載於《經義考》 卷二七四・頁八、惟數量僅此一部、亦僅供參考而已。

地理類

竹坨對於史部,地理類的典籍,亦頗多徵引,其徵引的目的,主要乃是在於補充作者的爵里資料,這些資料的記載,除有助於瞭解相關學者的背景之外,並可進一步成為分區探索的依據。竹垞在經籍著錄的時候,出於著錄許多的經學家,但有些學者並非名土,是以史傳不錄者有之,竹圫為求增補相關資料,故採錄方書、地書的記載,藉以補充其人年里、事蹟等相關記錄,尤其在方志方面的運用,更是開風氣之先,值得加以重視。茲將竹垞引用的特點,說明如下:

(一)、竹垞對於地理類與籍的引證,即多達一(一部,其數量相當驚人,値 得特別社意。

(二八竹坨引用許多的地理專著,其中對於方志的運用,最顯特色,且能開時代風氣之先。方志的編輯,往往取材豐富,且能分門別類,所注意的事項,亦與正史所載稍有不同,且正史所錄,多係同一時代的知名人上,然方志所錄,則以地方性的人物爲考察的重點,只要其人在地方上,能稍有建樹,皆可列入方志的傳記中,是以許多正史不載的人物,則可透過方志的記錄,使得其人的生不傳記,可以稍顯於世,加以方志在編寫之時,亦多能直接採錄當地的訪察所得,故所載亦能符合實情,更能增添其參考的價值,可以成爲研經治史的重要參考。洪 甚侯在《中國文獻學新編》中指出:

各地的调志、厨艺、州志、縣志等等,其所記地理沿革、人物、藝

民國81,頁2~4。楊晉龍 四庫全書處理經義考引錄錢謙益諸訊相觸問題考述,《第七屆所友學衍討論會論文集》,高雄 國汽師範大學國又學系,民國87年5月,頁31~48°、林慶彰〈四庫館臣篡改《經義考》之研究/,台北:《兩岸四庫學——第十屆中國又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39~262,台北,學生書局印行,民國87年9月 筆文章。

又講項,往往保存有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是地方文獻的寶庫,也是 輯佚的重要凋數 # 7 。

其中的重要性,則不言可喻。歷來的研究成果,則圍繞在歷史、地理、文化等課題。方志的編輯,係以地方性的事務,爲其纂輯的要點,故其內容相當廣泛,加以編輯之時,或採取實地訪錄的方式,故其內容頗多三史以外的資料,是以頗見參考的價值。洪甚侯在《中國文獻學新編》一書中,即明白指出:

從上述說明之中,可以看出方志編寫的來源,除了能抄攝群書之外,也能兼及實地的採錄,故深具參考的價值。竹垞亦曾從事《清一統志》的預纂工作,且有方志書目,是以對於方志資料的運用,亦頗能重視。鄭士元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中論及:

方志雖爲一地之史,而其所記,則甚廣泛。人事而外,如天文、地理、方物,兼而收之。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茲書》,朱樺尊之《日下舊聞》,陸心原之《宋史冀》,多屬這種體裁。近人考證,或對人物研究而能利用方志者不少、註19。

也正由於竹咤能親自纂輯方志之書,且對方志的使用價值,亦能有深刻的認識,故在《經義考》中,亦頗見方志的運用,藉以補錄經學家的傳記,這不僅可以補錄正史傳記的不足,也能直接肯定方志即功用。竹咤處於清代初期,即能深刻體認方志的學術價值,且開風氣之先,開啓方志的編修及運用,實屬難能可貴。尤其是所引錄的方式內容,更屬於清初之前的占方志,具有輯佚的價值。整體而論,竹咤對於地畫、方志的運用,雖種類繁多,但出現的頻率不高,然其開時代風氣之先,亦頗有影響,且所錄的人物,或爲正史所不載,故能增多許多參考的價值。職官類

竹坨錄有七部職官類的典籍,雖偶見徵引,但頻率不高,亦僅供參考而已。 政書類

竹垞對於政書類與籍的引用,人抵在於《會要》、《通考》、《通典》的運用上,

日17 共甚侯:《中國文獻學新編》· 杭州 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頁210。 日.8. 同前註,頁66~67。

at 191 鄉土市 《中國學術思想史》, 台北 里仁書局,民國 84 年 2 月 28 日 ,頁 623。

雖僅六部的典籍,但其引證的頻率,頗有可觀者馬。其對於《又獻通考·經籍考》的引用,更是多達八百二十九次之多,茲將其引證的內容及其次數,表列如下,以供參考:

陳振孫	255 次	韓了(韓愈)	1次	胡女國	1 次
晁公武	173 次	人愚叟	1次	范望	1 欠
通考	134 次	I·安石	1 次	秦觀	1次
崇 文總目	68 次	上應騰	1次	馬端臨・經籍 考	1 次
朱了(朱熹)	44 次	北史・劉炫傳	1 次	崇文書目	1次
中興藝文志	18 次	可馬光	1次	張大亨	1次
李燾	16次	朱子	1次	張栻	1次
馬端臨	16 -欠	朱在	1次	张淳	1 火
葉夢得	7次	朱震	1次	張揖	1次
鄭椎	7 次	四人防	1 次	陳亮	1次
洪邁	5 次	呂和謙	1次	陸德明	1 火
馬廷鸞	5 次	宋:朝國史藝文志	1次1	項安世	1次
漢書	5 次	未中興藝文志	1次	黃州	1 次
葉適	4次	宋本朝藝又志	1 欠	董眞卿	1次
後漢書	3 次	李曆	1 久	 重迫	1次
程子(程頤)	3 次	杜預	工火	趙岐	l次
中興國史吉	2 次	沈払	1 次	劉氏	1-次
朱子語錄	2 次	阮孝緒	1次	劉光祖	1次
晁說之	2次	周氏・西麓沙筆	1次	劉克莊	1 次
仲傅 良	2 次	麋信	1次	劉敞	1 次
程大昌	2 次	周必大	1次	劉歆	1 欠
楊復	2 次	周麟之	1次	蔡忱	1次
漢書・儒林傳	2次	邵博 楹	1次	鄭東卿	1次
蘇轍	2 次	柳宗元	1次	應劭 1次	
歐陽修	2 次				
			-		

日錄類

根據上述所論,可知竹坨對於《天獻通考,經籍考》的引用,確是相當可觀, 可供研究之用,筆者擬另外撰文分析,至於其他的典籍,則僅供參考之用。

在個別書目的使用 __,值得特加;+意者,係作比引用「黄虞稷口」及「陸元輔日」,「者的引證數量,都多達數百筆之多,值得讀者的重視 例如:竹垞引用的「黄虞稷口」,即多達一/、一次,歷來頗有探討,說法已見一文,茲不贅述。至於竹垞引及「陸元輔口」達「百五十一次之多,雖未如「黄虞稷口」的一百八

次、「陳振孫曰」的「百九十次,但較之「晁公武曰」的「○六次,明顯高計甚多,有關其相關的說明,見於第一章第二節「朱彝尊的交游」「陸元輔」條。在其引用的資料中,需特別留意《世善堂藏書目錄》 書,該書實是出自陳第曾孫陳孝受的僞作,其書日是抄至《文獻通考·經籍考》的資料,並非真正出自陳第所編,故竹垞所引的內容,乃有誤引的現象。 直 20 ,整體而論,竹垞引用大量的書日資料,不僅有助於擴入故錄的對象,也便於查考各項經籍的傳承、存佚等等,透過書目的比勘,亦可使我們瞭解竹垞的創見,也能針對其疏漏之處,提出一番考察。因此,竹垞對於前代書目的運用及轉錄,資爲其引書的重要特色,值得讀者多加注意。

金石類

《經義考》列有「刊石」 項,故亦曾收錄金石類的典籍,惟數量稍嫌偏少, 僅及「部典籍,其餘的資料,或歸入日錄類,讀者可自行參考前文。

益 20 參考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料》的考證, 又孫水如 《明凊書目研究》, (今肥. 黄山書社出版, 1993年7月, 頁 194~195 亦有較為評盡的說明,讀者可以自行參看級書。

史評類

竹垞對於史部·史評類的典籍,徵引不多,僅有劉知幾《史通》 書,例證 見於《經義考》卷七二,頁一,由於例證不多,僅供參考。

竹垞對於史部典籍的運用,尤重於正史、日錄、地理等類,尤其對於正史的 使用,其數量更是驚人,顯見竹垞善於利用正史的典籍。此外,竹垞對於方志的 運用,更可視爲一項特色,就法業已詳見上文,茲不贅述。清代方志之學盛興, 有關五志的纂輯,遠超邁於前代。竹垞處於明末清初之際,即能有此識見,實屬 難能可貴之事,正耳謂門風氣之先。影響所及,方志的編纂與利用,已爲其後學 者們努力的重點,由於竹垞收錄許多的方志內容,是以後也有關方』的編輯者, **介紛紛從《經義考》的著錄上,尋求可供佐證的內容,如《全華藝文志》的編纂**, 即直接引證《經義考》的著錄內容,可見是書的編纂,實有助於五志之學的興盛 與開展。又竹垞對於書目的徵引,更是輯錄體書目不可或缺的來源,由於輯錄體 書目的文獻資料、多重視考據的資料、是以廣稽書目、以利考證、以示言之所出。 乃確實有徵,並透過前賢的研究考證,而減少笹者重複考證的繁複,故而徵引書 目・既可利於文獻的解說・也可藉以避免抄襲前腎之說、或係重複論證的疏失、 是以徵引書目的作用,實有不少的功效。又竹垞對於《文獻通考,經籍考》的徵 用頗多,其中頗見竹垞加以改動,是以優劣互現,有值得探索之處,由於所涉的 王題過多,故筆者擬另外撰文分析。整體而論,竹垞對於史籍的引用,人抵著重 在正史、目錄、地理等類・其他諸如傳記類的典籍,亦有較多的引用・至於徵引 的作用,則多在補充作者的傳記資料,由於此類的引證頗多,亦可見竹垞對於史 籍的涉獵・亦頗費心思。

三、子部典籍

《經義考》收錄各項經籍,其中某些典籍,亦曾被歸入子部,故在竹垣的引證,亦能見到子部典籍的運用,尤其在儒家類、雜家類的典籍,更是屢被徵引,值得重視。兹将竹垞對於子部典籍的運用,條述如下,並述及其各項特點,以供讀者參考之用。

儒家類

儒家類的與籍,往往與經學之間的關係密切,是以竹坨對於此類與籍的運用, 亦達二七部之多,惜各書出現頻率不高,其中較值得重視者,有《二程語錄》、《二 蔡語錄》、《朱子語錄》等語錄體的撰著。其餘諸書,則僅供參考而已。

法家類

在竹垞的引書中,僅見到《管子》、《韓非子》等一部法家類的與籍,山於法家類的典籍,原本較少,加以主旨與竹垞收錄的內容,差距過人,是以竹垞亦罕見運用,故數量不多,作用亦非顯明,僅有稍許的參考價值。

農家類

農家類典籍,與《經義考》的收錄,差異亦人,故竹垞罕見錄及,僅見《齊 民要術》 書,係歸併於子部,農家類,例證見於《經義考》卷二二二,頁三有 之。由於此類數量不多,故作用不大,僅列出以供參考。

術數類

竹定錄有 | 四部的術數類典籍,多屬於《太玄》、《阜極經世》之書,乃是涉及易類典籍所致,惟出現頻率不高,亦僅供參考。

藝術類

竹垞在資料的引用上,對於子部·藝術類的典籍,亦頗見引用。竹垞在藝術方面的成就頗多,其對於碑帖、書書的賞鑑能力頗高,尤工於隸書,說法詳見第二章第二節「文獻整理的貢獻」 文,茲不贅述。竹垞本身廣泛涉獵於藝術類的典籍,故在《經義考》的編纂上,亦頗見此類文獻的引用,共有十四部藝術類的典籍, 主要集中在「刊石」類中,惟泉於此類的典籍,性質與經籍相距較遠,故未能呈現出大量使用的特點。

雜家類

雜家類典籍的性質持殊,涉獵較雜,是以竹垞在徵引方面,較常引證此類的 典籍,其中共有「五部典籍,雖略少於儒家類的典籍,但其徵引的數量,仍值行 讀者加以注意。在分類類目上,人抵集中在「通說」(十二次)、「擬經」(十二次)、「 「春秋」(十一次)、「易」(十次)等類目,顯示此類的題材,大都涉及專雜,至 於個別典籍的引用頻率不高,僅供參考之用。

類書類

類書類的典籍,係雜收四部典籍的資料,且經過分類的型式,故利於讀者的使用,尤其類書在保存文獻上,亦頗見功效,是以竹垞在「逸經」的收集上,亦能藉助此類的典籍。考竹垞書中,雖僅引錄十部的類書,但其引證的次數,顯然要高於其他的典籍,例如:《萬姓統譜》最多,出現共一百四十八次;《云海》次之,亦有七九次,接著始爲《冊府元龜》四五次、《續文獻通考》 1 次等等,單是這四部典籍的運用,即相當驚人,有值得再深入的探述其中的特點。

小說家類

小說家類的典籍,由於涉及的內容,較爲駁雜,且亦有真偽的疑慮,但由於涉及 人物的描述,故竹垞亦酌予採入,共訂上四部的典籍,可供參考之用。

釋家類

釋家類典籍,與儒家的經典,相距較遠,且雖有佛家人物從事經籍的撰述,但畢竟較少,故亦罕見竹垞引證此類的典籍,僅見四部典籍而已。

道家類

竹坨對於子部,道家類的典籍,徵引不多,可考者亦僅《莊子》 書,如《經義考》卷二九五,頁一錄有例證,但於數量不多,僅提出以供參考。

道教類

竹垞在収錄的對象中,亦錄及道教典籍,惟數量較少,僅見三部典籍,亦供參考而已。

竹垞在了部典籍的運用上,尤多屬於儒家類的典籍。其次,如雜家類、小說家類、術數類、類書類等等,亦頗見徵引,有足供化證之用。竹垞對於儒家類典籍的運用,數量較多,亦較顯重要,至於類書類的典籍,則在引證數量上,有值得注意之處。

四、集部典籍

在竹垞的藏書之中,富於各項文集、總集,故其在輯錄《經義考》時,亦頗 見此類典籍的運用,値得我們的重視。尤其竹垞對於收錄在各文集的撰著,亦能 裁篇而出,以分立各類之中,故《經義考》對於集部典籍的運用,亦顯得有其特 色,值得我們加以任意,茲將其生證的情況,說明如下:

別集類

竹坨人量引用支集資料,前賢已有說明,說法詳見上文。竹坨對於集部之學,頗多涉獵,其於詩文的創作,成就亦高,說法詳見第三章第三節「文獻整理的貢獻」一文,該文有詳細的說明。竹垞對於文集的引用,即多達五,部的與籍,其餘未及考出的數量亦多,但從文集的引用種類眾多,即可得知竹垞對於各文集的重視程度,惜各文集的引證數量並不太多,均僅偶 引用。在所有文集中,僅有《鶴」全集》、《晦庵全集》等。部撰著,較爲重要而已,其餘則引證過少,僅能提供參考而已。

總集類

竹垞對於總集類典籍的運用,不如其在別集的引用數量,僅見六部而已,是 以未能顯出較大的特色。

詩文評類

竹垞在集部・詩文評類的與籍引用,僅考出劉勰《文心離龍》一部,例證見 於《經義考》卷二九八、頁二。由於所涉內容不多,亦僅供參考。

竹坛在集部典籍的引用上,以別集類最受到重視,此點前賢在論述上,亦有 涉及此點,由於竹垞在集部方面的成就頗多,涉獵亦深,是以在收錄的資料中, 亦頗多徵引,惟由於所涉資料頗雜,是以仍尚未考出確切的數量,然從,文的簡 表中,亦可看出其數量眾多,值得讀者的注意。

歷來對於《經義考》的引書部數,率先以分類的方式,來說明其中所涉的典籍,首推盧仁龍〈《經義考》綜錄〉一又,該文將其分爲四項,即「宋、明、清書 日」、「史傳、方志」、「文集」、「其它」等四項 at 21 。今重加釐定,可以得知如 下的結論:

史部・正史類	3092 次	經部・詩類	107 次	史部・雜史類	11 火
史部・目録類	1132次	子部・維家類	93 次	了部・道教類	10 次
史部・政書類	863 次	子部・儒家類	88 次	經部・讖緯類	10 次
史部・地理類	788 次	史部・編年類	44 次	子部・釋家類	7次
經部・易類	543 次	史部・職官類	43 ·欠	子部・法家類	4 水
子部・類書類	343 次	經部・小學類	39次	了部・農家類	4 次
經部・禮類	263 次	集部・總集類	37 次	了部・道家類	4 欠
史部・別史類	238 次	了部・藝術類	35 次	史部・全石類	3 次
經部五經總義類	232 次	史部・紀事本末類	31 次	經部・樂類	3 欠
經部・春秋類	230 次	子部・小説家類	29次	史部・史評類	1次
史部・傅記類	173 次	子部・ベ數類	23 次	史部・時令類	1 次
集部・別集類	144 次	經部・孝經類	22 次	史部・譜牒類	1次
經部・書類	131次	史部・載記類	16 次		
經部・四書類	122 次	集部・詩文計類	13 次		

註21. 參考註 9·頁 420~421。

根據 述出現的頻率多寡而論,竹坨對於上史類、目錄類、政書類、地理類、易類、類書類、禮類、別史類、五經總義類、春秋類等典籍的引用頻率較高,然對於別集類的典籍,雖能考出達一四四次之多,但相較其他諸類,其統計的次數稍嫌偏低。根據上述的簡表,則較諸盧仁龍先生所擬定的類目,應該稍有突破,也較能細緻的釐出竹坨引用的頻率多寡。若依其各類典籍的專著數量而論,則以易類典籍較多,引用達二五九部的易類典籍,其次,禮類典籍達一小回部,其餘諸類的專著數量,亦釐訂如下:

經部・易類	259 部	經部・小學類	17部	子部・釋家類	4部
經部・禮類	164 部	經部・孝經類	14 部	了部・道教類	3部
經部・春秋類	124 部	史部・編年類	14 部	經部・樂類	2 部
史部・地理類	103 帝5	子部・藝術類	14 辞(史部・紀事本未類	2 郡
經部・詩類	78 帝5	子部・術數類	14 当	史部・令石類	2 部
絶部・書類	73 部。	子部・小説家類	14 部	子部・よ家類	2 部
經部・四書類	59 部	史部・別史類	12部	集部・芋文評類	語
集部・別集類	50 部	子部・類書類	10部	史部・譜牒類	1部
史部・日錄類	46 部	經部・纖緯類	7部	史部・時令類	1部
史部・傳記類	30 部	史部・職官類	7部	史部・史計類	部(
經部・五經總義類	29部。	集部・總集類	6部	了部・道家類	1部
子部・儒家類	27部	史部・雑史類	6部	了部・農家類	1 罪
了部・雜家類	25 部	史部・政書類	6部		
史部・王史類	24 部	史部・載記類	5 部		

根據上述簡表,可以整訂的引書種類,即多達一 五九種典籍,較之盧氏所分的種類,將更爲細緻,目所能考出的種類,已遠超過盧氏的估算,是以稍能突破前腎論述的成果。

綜合上述所論,我們對於竹垞在四部典籍的運用,有著較為清楚的認識,且 對其文獻掌握的能力,實投以無限的崇敬。依據。远考出的資料,則其引用的文獻,已多達一千餘種,尚有多種資料未能考出,但從資料的排比中,即可感受其取材之豐,收錄之富,實非尋常書目所能比擬。因此,當我們在研究《經義考》的時候,必須盡力考出引書的來源,藉以彌補其未能言明出處的遺憾,將來才能提供更完善的資料,如此一來,則欲取代《經義考》的內容,並編出更完善的經 學書百,将是指目可待的事情。惜筆者雖有意追索竹垞的計書種類,但礙於時間有限,又獻難徵之故,所考出的成果,雖較前賢詳備,但亦僅是粗具梗概而己,至於更完善的整理及考證的工作,將有待於來日再行補證,以期提供學界更完善的考證成果,使讀者能更清楚的認識相關的問題。

第二節 引書的內容

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經學的發展久遠,其間累積不少的經籍,是以形成完整的經學體系,學者們在研經治學之際,往往感於經籍的浩瀚黃博,縱使皓首窮經,也未必能通曉經義,毛奇齡在《經義者·序》中指出:

嗟乎!予少研經學,老未能就,不及見諸書,而年已七十九矣!孟子曰:「魏於海者難爲水,蔣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荀子有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聞聖人之言,將不知學問之大。」今經學大著,聖人之言畢見於斯世,而生於其後者,復得從此而有所考鑒,則既實其書爲盛朝慶,而又喜天下後世之知有經,并知有義也 註 22 。

毛氏道出研經治學者的心聲。在歷朝各代的經籍眾多,想要能盡睹大義,並慎選研究的題材,則需要工具書的指引,才能清楚掌握研究的法門。《經義考》的纂輯,正提供學者治經問學的參考,書中引證各學者的考證解題,使讀者得以飽覽一書,能知群經要旨,以供治經的參考。

《經義考》引證博富,頗有助於治經的參考,且竹坨書中,除了著錄之外, 其餘大都是引書的內容,其中的重要,自是不言而喻。今檢視竹坨引書的內容, 将其釐訂如下幾項要點,使讀者得知其書富涵各項內容,可供研經治學者的參考。

△ 著錄書名篇名

日錄與籍,首重條次流別,故有關書名、篇名的著錄,往往成爲著錄的要點。 竹垞在敘錄的輯錄上,亦涉及有關書名、篇名的資料,使讀者讀其敘錄,能知其 內容梗概。例如:《經義考》卷 ,梁寅《詩演義》之下引梁寅〈自述〉云: 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 註23 。是以《詩 演義》得名之始,乃是根據朱熹的《毛詩集傳》 書,加以演申其義,是以《詩

a 22 参考註 10, 毛奇齡序 · 頁 2。

^{#23} 參考証 10,卷一四一,頁1。

演義》之名稱之。據此項解題的內容,可以得知梁寅《詩演義》的書名來源。

又《經義考》卷一白四十,成伯璵《禮記外傳》四卷下引「晁公武」之說如下: 《義例》二卷,五十篇,《名數》二卷,六十九篇。雖以《禮記》

爲日,頃以《三禮》言之。劉明素序,張幼倫注 註 24

《禮記外傳》 書已佚 計25 ,竹垞乃根據「晁公武」的解題,得知其書包含《義例》及《名數》各兩卷,合計一百一十九篇,全書雖以《禮記外傳》爲名,但所論的內容,卻非僅限於《禮記》 書,乃是兼通三禮的考訂。如果缺乏「晁公武日」的分證資料,則讀者在過濾資料的同時,必將感於《禮記外傳》之名,導致忽略其中擁有《周禮》、《儀禮》的內容,如此將減低此書的利用價值。

【《經義考》卷 白一十一,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下引《中興藝文志》云: 喜書爲〈家禮 三卷、鄉禮〉三卷、〈學禮 十一卷、〈邦國禮〉 四卷、 王朝禮 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真晚 歲所親定。惟、書數 一篇缺而未補「註 26.。

《儀禮經傳通解》 書,其內容包含「〈家禮〉「卷、〈鄉禮〉 卷、〈學禮〉」 卷、〈邦國禮〉四卷、〈「朝禮〉」四卷,等等,總計 十一卷。從「述說明中, 可以得知《儀禮經傳通解》的相關篇名,甚至連缺錄的〈書數〉一篇,亦一併敘 明其篇名,使讀者能享握全書的內容。

又《經義考》卷二七八,潘上達《論語外篇》下引「陸元輔」云:

士達、下去闡、安吉州人。萬曆王辰進士,歷官江西右布政,其視學廣東也。因豫章李氏《論語外篇》本增訂之、刊行焉。凡二十篇,論學 第一、爲政〉第二、示訓/第二、人倫 第四、明經〉第五、儒行〉第六、出處 第七、諫諍 第八、冠婚,第九、喪孥 第十、〈禮樂 第十一、論仁 第十二、治化,第十三、刊罰〉第十四、 經古〉第十五、 程人,第十六、衡事 第十七、 博物,第十八、、雜論 第十九、 聖績,第二十。李氏,未詳何人,書亦未見 至27。

據此·有關《論語外篇》的 上篇篇名,均能 一指明,使學者能明瞭本書的篇次, 右該書日後佚亡,則在輯佚之時,亦可依據篇名的次第,來還原原書的內容,若缺

^{# 24} 參寧註 , 0·卷一四 ·頁 10 ·

亞25 成伯璵、《禮記外傳》一書,已有馬國翰輯本一卷,但已為殘卷,若根據「晁公武」之說,可以得知其書名、篇名的概況。

註26 參考註10, 卷一二二,頁4。

註27 參考註10,卷二七八,頁2。

乏篇名的繫引,將難以系統的還原原書,是以有關篇名的記載,實有其重要性。 又《經義考》卷一六五,李經綸《「禮類編》下引經綸〈口述〉云:

《禮經類編》, 自《大學》, 次《曲禮》, 次《儀禮》, 次《周官》, 次《诵傳》,後《中庸》, 凡三十卷, 正記二十九卷, 一百二十四篇, 外記一卷 # 281°

據此,可以得知各種內容的次第,也能得知其內容有。百二十四篇,對於我們瞭解其書的內容,能有正面的貢獻。綜合上述所論,竹垞在解題之中,常步及篇名的多寡,或是各篇名的內容,或是其次第,透過這些內容的記載,可使我們進一步瞭解其篇名的內涵,甚至可以提供日後輯佚的參考。篇名是一書的眼目,若能記載詳確,也有助於探索經書的內容。

1、論及成書始末

日錄著錄的主要對象,即是書籍本身,田鳳台先生即分列「釋書名之由」與「釋成書原因」兩項 社 29 , 審其所論的內容,則均屬於「成書始末」的探討,故可併合觀之。所謂「成書始末」的記載,實乃包含成書的所有歷程,例如:有關書籍的取材、或書的動機、成書的過程等等,茲說明如、:

(一)書籍的取材

占書在撰著之時,或有取源於前書的內容,這些資料的說明,乃是相當重要的事情,它能使我們得知一書之間的關係,甚至可以考知其中的傳承與創新。例如:《經義考》卷 ,曹公彥《儀禮疏》下引「晁公武」之說云:

齊黃慶、隋李孟然各有《疏義》,公彦刪二《疏》爲此書。國朝嘗 詔邢爲是正之 at 30 。

據此,則知賈公彥《儀禮疏》一書,乃是刪削黃慶、李孟恝《疏義》所致,則賈氏對於二氏之疏, 必經過一番綜整刪削所致,藉由此則敘錄的指明,可使我們得知賈氏之書,實乃取自黃、李二人的《疏義》內容。

又《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 E土正《水月令》下, 竹垞引「土正〈自述〉」如下:

旺28、參考註10、卷一八五、頁7。

[「]註 29, 田鳳台'(朱彝草與經義号,《古籍重要目錄書析論》第五章,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79年 10月1日, 京 頁 148~152。

at 30 參考註 10, 卷一三一, 頁 4 c

曹縣,古此毫地,地顏大河,其入習知水候。偶得無名子《水候占》 一卷,其辭賴近古,因稱冊,次之,為《水月令》,備河渠參致為一五,。。 曹縣之地,地賴黃河,歷來即爲治河的重鎭,其地常面臨水患;也時常遇到旱災、計 32 ,是以當地的人們,能累積不少的水利知識、《水月令》的成書,乃是根據無 名子《水候占》一書,「稍則次之」而成,故其文辭具有占風,有助於查考河渠發 源始末。從本書的敘錄中,可知《水月令》與《水候古》之間,實有前後相承的 關係,也能使我們廢解《水月令》的取材來源,甚且知其文字的風格及內容。

又《經義考》卷一五一,朱熹《中庸章句》條、引「黃震」之語云:

會稽石繁集廉奚以下十人之說,辦庵先生因其《集解》删成《輯略》, 另爲《章句》,以總其歸,又爲或問,以明其所以去取之意,已無餘蘊矣。 吳郡衛湜《集解》,乃增人石氏元本,又附人石氏元所不集,與晦庵以後 諸皆取之。晦庵《章句》雖亦錯雜其間,意若反有未滿於晦庵者。天台 賈蒙爲《集解》,雜列諸家,若晦庵《章句》之說,特見一二而已。晦庵 以命世特出之才,任萬世道統之託,平生用力盡在《四書》,《四書》歸 宿,萃於中庸,而二家之所見如此,何哉 証33〕?

據此,可以得知石醫《中庸集解》係結合周濂溪等十家論議所成;而朱熹《中庸輯略》係刪百石醫之書所成,而《中庸章句》一書,則是總具旨歸。又衛是《禮記集說》則增入《中庸集解》全書,更增加石醫缺錄的內容,以及朱熹以後的資料。其後,賈蒙撰《中庸集解》,則雜列諸家之天,惟將於朱熹《中庸章可》之又,僅雜列一,顯見其對朱熹《中庸章句》的評價不高。綜合上述所論,則自石醫《中庸集解》以下,迄於朱熹《中庸輯略》、《中庸章句》,其書籍的取材,或有重複之處;其後,衛是《禮記集說》、賈蒙《中庸集解》更是站在石醫、朱熹的基礎上,增飾而成。因此,若能尋出石醫、朱熹、衛是之書俱存,可據以比勘,惜賈蒙之書,已不存於世,透過黃震的說明,我們可以得知四書之間的承繼關係,若能具體比勘其中的承繼關係,將使我們對於四書的關係,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經籍的取材,往往可以成爲相互之較的題材,若其書有其來源,除了彼此承 繼之外,也勢必會有一些改動的情形,右能尋出一書加以之勘,對於瞭解二書之

無別、參考註 10·卷二七四·頁8·

註 32. 參見 《明史》称八二~卷八七, 河采志)的相關内容,可以概略明白曹縣所面臨 的水利問題。

^{¥33} 参考註 10、卷一五二、頁 5。

間的異可,能有更爲清楚的認識。若是前書之佚,而後書的內容,將擁有輯佚的功效,對於文獻整理的工作,也能有所貢獻。透過解題的說明,將使我們掌握許多前後相承,並間有改動的經籍,若能尋出二書,將有助於確立後書的學術價值,也可以成爲研究的素材,在一相比勘之後,可以更使我們瞭解經籍之間的承繼關係,以及其間改動的情形,對於架構整個學術流變史的資料,能有其正面的功效。

(二) 成書的動機

書籍在撰著之初,多少會有撰書的動機,尤其在作者的〈[门序〉中,更能指 出撰述的動機,使讀者可以明瞭具成書的始末。例如:《經義考》卷一五六,薩應 旂《四書人物考》條引作者〈自序〉云:

《四書人物考》者、考《四書》所載之人物也、孟氏曰:「誦其詩、

賣其書,不知其人,可予?。夫是以考之也 ы 34 。

薛氏有鑑於《四書》所錄的人物繁多,若不能知悉每位人物的事蹟,則無法瞭解書中所記的內容。垂竟。個人的思想、觀念等等,均會受到環境、身份的影響。若能瞭解每位人物的事蹟、身份等等,將有助於瞭解其人的思想、行爲等等,故薛氏將《四書》中所記的人物,取其相關的資料,集結成編,使讀者在閱讀《四書》之時,能順便瞭解其人的事蹟,故可成爲《四書》的輔助資料。

又《經義考》卷一日一十一,黃餘《續儀禮經傳通解》引「陳振孫」一則厶: 外府丞長樂黃餘直卿撰。餘,晦庵之婿,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 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翰續成之 ₹ 35 。

黃軟的成書動機較爲簡單,主要是因爲朱熹的囑託,因而續成其書。朱熹撰著《儀 禮經傳通解》之時,未及論次〈喪〉、〈祭〉二禮,是以囑咐其婿黃榦續之,黃榦 隨後完書,遂以《續儀禮經傳通解》爲名,是則可知其成書的動機。

(三)成書的過程

每一部典籍的成書過程,都會面臨一些刪削、補訂的程序,竹垞在輯錄解題時,每涉有此點,則 錄出,以供讀者參考之用。例如:《經義考》卷 五六,薛應旂《四書人物考》條引作者〈自序〉云:

余嘗董斯學政,既罷歸,避寇鍾山,故廬盡為寇燉,惟茲《四書》, 每攜以自隨,杜門無事,逐將平生所錄占人行跡,各注於名氏之端者,

註34 參考註10,卷二五八,頁1。

^{# 35} 参考註 10·卷一二二,頁8c

編爲紀傳,總四十卷,其汎引雜證,雖嘗刪次,而文章事行, 訪有碑於 問學治理者, 咸在所錄, 信而好占, 仲尼且然, 小子何人, 未能網羅舊 聞, 以資詳擇, 尚忍易爲棄置哉 註 36 。

據此則敘錄,可知薛氏在撰著《四書人物考》時,正巧遇到盜賊的侵害,其藏書 盡燬於難,惟以《四書》者,乃隨身攜帶之書,是以閒來無事,乃將不生所錄占 人行跡,編輯成冊,凡四十卷,雖曾刪次,但所錄甚雜,故不忍棄置。薛氏是篇 (自序),正清楚的交代其成書的過程,從其記錄之中,可以得知此書乃歷經磨難 而成,是以更值得我們的珍惜與重視。

綜合工述所論,根據竹坨所錄的解題內容,能有助於瞭解各種經籍的成書始末,故值得我們的重視。古人在撰書的過程中,往往歷經不少的困難,當我們明瞭古人撰書的動機,甚至取材的資料,將有助於我們從事相關的研究,也有助於保存前人的成果。

三、說明書籍主旨

書籍的主旨,係指一書撰著的精華所在。若在考察經籍時,能夠瞭解書籍的主旨、內涵等等,將有助於瞭解其書的特色,並進而釐出值得研究的課題。竹垞在輯錄《經義考》時,由於著錄達八千四百餘部的經籍,爲求盡力表達出書中的內容,故對其上旨的記載,顯得上分的重視,也佔全書內容的重心。透過竹垞解題的內容,將使我們瞭解各經籍的主旨,並成爲研讀取捨的依據,充份達到指引讀書冶學的目的。如此一來,才能使我們達到飽覽一書,能知群籍經義要旨,進而達到導讀的功效。若書目僅是帳簿式的記錄,卻不涉及主旨的說明,則其書目的編纂,將難以達到指上讀者的功效,故有關經籍主旨的說明,乃是《經義考》的重點要項,值得我們多加參考,以便能藉此開展研究的視野。

田鳳台氏所論「釋書之內容」 註 37 ,即胡楚生先生所論之「說明書籍主旨」 計 38 ,詞雖或異,但所見審司。《經義考》卷帙多達三百卷,成爲中國書目更上 的鉅著,其書內容博雜,能涵攝八千四百餘部的經學與籍,爲使讀者充份瞭解各 書的重點,故竹垞輯錄許多的解題,使讀者可以按圖索驥,達到指引的功效。竹

^{· 37} 參考註 29、

王 38 胡楚生 《中國目錄學》,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4 年 9 月 , 頁 20 、

比在輯錄前賢的敘錄時,相當重視作者撰書的本意,以永確實達到指引的功效《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四載竹垞案語云:

古書著錄未有不評其篇卷及撰人姓氏者,故其卷帙華詳無略。殷淳 《四部書月》三十九卷,毋斐《古今書錄》四十卷,王拱辰等《崇文總 日》六十六卷,煉騤《中興館閣書日》七十卷,而殷踐賦等《群書四錄》 多至二百卷,昔之人豈好騁其繁富哉?蓋以達作者之意,俾論世者知其 概爾 = 19 。

所謂「達作者之意,俾論世者知其概爾。」,爲求達到這種目標,則輯錄前賢論書的要旨,俾使讀者能夠得知經籍的內涵,並能從事相關的研究工作。

《經義考》卷二六七、《皇靈孝經》下引「龐元英」語云:「《皇靈》者,止說 延年避災之事、及書符文,乃道書也」 1.40 《皇靈孝經》的主旨,乃是言明「延 年避災之事」,並記錄「符文」之事,其性質同於道書。經過竹垞輯錄的解題,將 使讀者瞭解該書的內容,也瞭解其中的性質、主旨。

又《經義考》卷二六七,《孝經雌雄圖》下引《五代會要》云:

周顯德六年 959 八月, 高麗遣使進《孝經雌雄圖》二卷,《皇 靈孝經》一卷。「雌雄」者,止說月之環,暈星之彗寺,災異之應, 乃藏緯之書也 at 41,。

《孝經雌雄圖》已佚,故難以得知其書的內容梗概,但透過《五代會要》的記載, 則可知其內容的主旨,乃是「說月之環,量星之彗至,災異之應」,由足是讖緯之書,故不僅得知其內容的主旨,也能得知其書的性質。

透過上述說明,則竹坨輯錄的敘錄,可以提供我們瞭解各書撰述的主旨,使我們瞭解各書的性質,並有助於評估其價值。若能透過《經義考》的解題,將使我們快速的掌握資料,並决定是否進行相關的研究,才不會憨於眾多經籍的內容,而無法取捨研究的題材。

四、辨別古書眞僞

古籍在流通過程中,往往會有僞籍僞定的情况,前賢每致力於僞籍的考訂工作,故能擁有豐碩的成果,頗具參考的價值。在竹垞輯錄的敘錄中,每涉及僞籍

註 191 參考註 10,卷二九四,頁6~7。

証40 参考証10,卷二パ七,負5

母4 參考註 10,卷二八七·頁5。

的辨訂,使我們可以瞭解偽書的相關問題。如《經義考》卷一、C,中培《詩說 偽本》下引「陳弘緒」跋語云:

《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坛著。取豳風(鴟鴞〉諸篇與魯頌殿於 周南八、召南 之後,取 曹、〈檜 列於鄭、齊之前,取豳風 七 月 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於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於變 雅曰「小雅續」,曰「大上續」。有周頌、前頌、無魯頌。其說多與韓、 毛牴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 《山訓》,是爲《魯詩》、《魯詩》 亡於西晉。」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爲 後代偽筆。或曰:「宋,董迫謂 『班問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 得之。是則申公之詩雖亡,猶散見雜出於群帙,後人輯錄而稍補足之, 未刊知。』」是亦一說也 其42 。

據此,竹垞於書名標示「偽」了,以示此書判爲僞籍。又在輯錄前賢解題時,引及陳弘緒的跋語,該文力陳本書僞造的情況,其判定的準據,乃是篇名、卷第有所錯亂,與韓詩、毛詩不符,且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則魯詩已亡於西晉,故所謂申培《詩說》,乃爲僞冒之書。

又《經義考》卷 七三,張霸《僞句書》條下引《漢書》、「王充」、「黃鎭成」、「王應麟」四說,皆直指張霸僞造《尚書》,茲引「王充」之說以明之:

孝成皇帝時讀百篇《尚書》,博士即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案:百篇之 序,,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帝出 從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於是下薪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 首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 至43.。

竹坨所錄之文,雖與現存王充《論衡》之又,或有出入,但大致近同。考張霸偽造《尚書》之時,隨即被發現其偽造的情況,但成帝愛惜其才,故赦免其罪,但 其書尚能流傳民間,由於事屬確然,故竹垞於書名題作《偽尚書》,藉以明其書籍 偽冒的情況。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在輯錄解題之時,雖非專意致力蒐集僞書的考記,但出於經籍僞冒嚴重,且前賢考訂成果可觀,故其輯錄的內容,每涉及辨僞的情事,後多 爲張心徵《僞書通考》收錄,以爲僞經判斷的標準,說法詳見本書第十章的討論。

註42、參考註10、卷一百、頁3。

註43 參考註10,卷二七三,頁2°案,本文當出於王充《論衡》之文,又見載於張心數、《僞書通考》台北, 鼎文書局,民國62年10月,頁189,該文有較大的出入。

五、判定書籍價值

在一部典籍的介紹中、除了两及主旨的說明外,也會兼顧價值的判斷。所謂 的價值判定,乃是敘錄編寫者的主觀認定,去引導讀者判明某書的價值,以達到 指引的功效。由於一般的初學者,對於與籍的價值與否,很難擁有自己的看去, 故此類的解題,則有導引的作用,使讀者可以藉以明訂書籍的價值所在,進而從 事相關的研究。余嘉錫《目錄學發微》 書中,論及書籍評論的標準:

好的價值判斷標準,必須要能窮究治學良方,且能虛心考察,不情判斷,不以己見的偏頗,影響到其書的判斷,這種細察的功夫,正是書日編纂者必備的指導原則。

在竹垞輯錄的解題中,亦有涉及經籍的價值判斷,如《經義考》卷一百一十 , 賈公彥《儀禮疏》引「馬廷鸞〈序〉」云:

略 其爲書也,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 婚、朝聘、鄉射,而五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问,上大夫與下大夫不问;管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45。

馬廷鸞相當推示《儀禮》的價值。首先,就修辭方面,所謂「奇辭」,乃是指其又辭奇特,是以司抄「「工」字,而有「天子之工與諸侯之工小戶,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差異,其餘的差異,皆可等而推之。至於「纖悉曲折」,乃是評其修辭的風格,這些有關修辭的評論,均可看出馬氏對於《儀禮》的修辭風貌,亦持肯定的評價。又在內容方面, 書的價值,並非僅限於修辭的奇特,即可成就該書的價值,必須輔以內容的充實,方能提高其撰書的價值。在《儀禮》經文方面,馬氏對其制度的完備,乃至於內容的豐富,取裁的得當,均投以相當高的評價,當然也歸功於鄭玄、賈公彥的博學,更間接提升本書的價值。至於後世學者,以其書殘闕不可考,間接毀棄其書的價值,乃是不知其書價值者也。

正44 食嘉錫 《目錄學發綴》, 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76 年 10 月 , 頁 54。

至45 参考註 10,卷一三一,頁4。

根據 述所論,馬廷鸞重視《儀禮》的價值,其不以後人的評斷,來斷定該書的價值,並能客觀的審視,尋出此書的優點,並言簡意賅的評判其價值,實是 篇不可多得的介紹文字 透過這段文字的敘述,將使我們對於《儀禮》的價值, 又有 番全新的體會

又《經義考》卷二二六,朱熹《孝經刊誤》引「凍振孫」云:

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之士,何以及此,後舉所不敢做儉,而亦不敢擬議也 = 146 。

此處褒舉朱熹《孝經刊製》的價值,謂其書能標然自舉,打疑辨惑,實有可觀之處,故稱許朱熹爲「豪傑特起之士」,則其對於朱子著書的價值,乃是抱持相當推崇的態度。

又《經義考》卷 七,顧夢麟《詩經說約》下引「吳高瑾」云:夢麟,字 麟上,吳人,是書亦舉子兔園固也,然於經義頗有發明。 註 472 。顧氏《詩經說 約》一書,乃是爲舉子應試舉編之書。所謂的兔園冊子之流者,乃是雜抄群書所 成,即屬於「類書類」的典籍,「於係雜抄群書而成,且是記舉之用的圖書,原 本應無太大的價值,但其書間有議論,於「經義頗有發明」,是以又不單純爲雜抄 之書,尚有其闡釋義理的價值。

判定書籍的價值,除了褒獎之外,也兼及批評之語,如《經義考》卷 七七, 上通《元經》下引「晁公武」之語云:

腾王通撰,唐薛收傳,皇朝死逸學。起晉惠帝太熙元年 290 ,終於陳亡 予從兄子逸任安康,嘗得其本,歸而示四父,四义讀至「帝問蛙鳴」,哂其酒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爲過。」按《崇王》無其目,疑逸依託爲之 註48

晁公武見到《元經》文辭的簡陋、疑其非王通之作、故疑其爲阮逸僞冒之書,若 其判定屬實,則原書的價值方判。

在評論前賢經籍的價值,亦有褒貶互見之例,如《經義考》卷二三八,陳櫟 《爾雅翼節本》引「(陳)櫟(自述)」之語:

羅鶚州《爾雅翼》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儘多,可恨處牽引 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嘗編一節本 註49 。

a 46 参考註 10,卷二二六,頁1。

註 47 參考註 10, 卷 - - 七, 頁 6

註48 參考註10,卷二七七、頁8。

^{#491} 參考註 10,卷二三八·頁8。

本項解題所謂「羅鶚州」者,乃指「羅顧」者也。陳櫟評其優點,乃在於可以廣人識見;至於其中的缺點,即在於誤引《詩經》內容,是書優劣互見,故陳櫟爲求彌補其書的缺點,乃嘗試編纂節本,以行於世,則其節本之編,必能審度羅願原書價值,且保留其書的價值,並刪略其失當之處,藉以提供讀者較爲正確的參考價值。因此,前賢在解題的撰寫上,每涉於書籍價值的判斷,且能優劣互見,這種客觀的分析判斷,亦能提供讀者研治經學的重要參考。

六、介紹著者生平

教錄之中,有介紹著者牛平事蹟者,其中包含作者的時代、姓名、爵里、學術、軼事等等,舉凡可以補錄撰者牛平的傳記,均被列入敘錄收錄的對象。例如:《經義考》卷八十一,樊光遠《尚書解》條下引「社達辰」曰:「光遠,字茂實,錢塘人。紹興五年、1135)進士,言福建路轉運副使」、註50 ,此乃記作者之名,次及字號,次籍貫,次科名,次仕宣等等,此類的例證,幾乎已或爲作者事蹟的通則。又《經義考》卷八十,鄭伯能《書說》條下引「《姓譜》」曰: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 1145 ,登第歷史部即,兼 太子侍讀,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關知寧國府,卒諡文肅 至51 。 此處更兼記作者的諡號。從「紹興」的年號,可以得知此人生活的年代,乃在於

南、北宋的關鍵時刻,故能提供讀者參考的依據。整體而論,在竹垞所輯錄的敘錄中,凡是述及有關作者生平事蹟者,率皆依循先記字號,次記籍貫,次記科名,中記任宦諸項,偶再酌加增減事項,此類的案例隨處可拾,讀者可自行參閱原書。

《經義考》卷八十、李經《尚書解》條下引「朱子(熹)」曰:「李經,叔異, 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考證」 🔝 52 。此乃兼記別字、兄長、學術評價之 例。

綜合上述所論, 的定在敘錄的輯錄上, 多涉有作者生年資料, 從這些敘錄的記載中,將有助於瞭解該位經學家的傳記資料, 且透過傳記的記載, 將使我們不用費心考訂, 且可明瞭作者的相關事蹟, 有助於做出相關的評價。《經義考》既是經學的書目, 其著錄的要點,除了經學的撰著之外,也兼及經學家的記錄,如果能清楚的瞭解經學家的生工、事蹟,將有助於瞭解其作品的內涵。

註50 参考註10,卷八一,頁1。

[「]註訂 參考註10,卷入 ,頁9

at 52 參考註 10、卷八 ,頁 10。

七、兼記作者著作

《經義考》收錄多達四千三百餘位的經學作家,是以有關作者的著錄,實佔有全書的主體。在竹垞輯錄的敘錄中,亦多涉及作者的相關行事,其中含有作者的其他著作,如:《經義考》卷八,馬融《周易社》下引《後漢書》云: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極帝時爲南郡太宇,著《三傳異同說》,

注《孝經》、《論語》、《詩》、《易》、《二禮》、《尚書》 在53 0

《經義考》卷八所記的馬融著作、僅兼及易學一類的典籍,至於其他的經籍,則可藉由《後漢書》的內容,得以窺知一一。由上文可知,馬融除撰有《一傳異司說》之外,並曾注有《孝經》、《論語》、《詩》、《易》、《二禮》、《尚書》等書,若仔細檢閱《經義考》的著錄,可以得知馬融的相關著作如下:

項次	書 名	《經義考》	性 質	項次	書名	《經義考》 卷 頁	性質
1	《周易注》	巻8 負:	易類典籍	6	《喪服經傳注》	卷 136 頁 1	義禮類典籍
2	《『家易解》	卷9 注:	易類い籍	7	一 《『傳與司說》 ·	莅 172 €、4	春秋類呉籍
3	《主君商》	卷77 Ц	書類点籍	*	《論語解》	卷211 14 6	· · · · · · · · · · · · · · · · · · ·
4	《毛詩汁》	卷 101 頁 2	詩類典籍	9	《孝經社》	卷 222 頁 4	孝經類典籍
5	《周官禮社》	卷 121 月 2	周禮類英籍	10	《忠經》	签 279 頁 8	擬經類典籍

觀上述的記載,可以得知《後漢書》的記載,適巧能提供我們考察馬融的撰著,若持與《經義考》相較,則適符合其著錄內容。

上述舉證的內容,可以和竹垞著錄的資料,相互參看,但另有一部份的敘錄, 卻可以補其漏記的經籍。例如:《經義考》卷上七,周希孟《易義》下引「蔣垣」 語云:

希孟,字公嗣,侯官人。诵五經,尤邃於《易》,與陳襄、陳烈、鄭穆爲友,稱爲海濱四先生。詔授國子監四門助教,力辭。弟子七百餘人,著有《易》、《詩》、《春秋義》 # 54 。

據此,周希孟曾撰有《易義》、《詩義》、《春秋義》等「書,然考竹垞著錄周氏的

^{¥53} 參考註 10,卷八,頁5。

^{11 54} 參考註 10,卷十七,頁 10。

二項撰著,除《易義》之外,又於卷一二九錄有周氏《春秋總例》一書 at ss ,但未能錄及《詩義》、《春秋義》 .書,是以解題的資料,可以補證全書闕錄之夫。 又《經義考》卷十二,沈驎上《易經要略》下引《南齊書》云:

沈鳞士 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注《易經》、《禮記》、《春 秋》、《尚書》、《為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 註 56 、 在《經義考》的著錄內容中,僅錄及沈驣士《易經要略》、《周易兩繫訓注》、《喪 服經傳義疏》、《論語記注》等書 註 571 ,並未能反映出沈驎士《禮記》、《春秋》、 《尚書》、《孝經》等著作,諸如此類的解題內容,可以補證相關的經籍資料。

在敘錄所涉的作者撰述,並非所有的典籍,皆屬於經籍的撰述,亦偶有兼及 其他諸類的撰著,例如:《經義考》卷十七,黃晞《易義》下引「《長編》」云:

嘉祐元年 1056 十一月,黃晞爲太學助教致任。晞夕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病,著《聲陽書》十卷,自號「聲陽子」。至58.0 據此,可以得知黃晞白號「聲隅子」,且曾撰有《聲隅書》 書,雖則此書並非經學之籍,但從前賢的引證資料之中,可以得知此書爲黃晞的著名撰作,可以提供我們參考之用。

八、評介師承交游

學術自有傳承,許多經學作家的立論基礎,乃是承自父兄、或襲自師長、或緣自友期間的相互交流所致。因此,在論述學術的傳承時,亦必須兼記作者的師承交游,以明其學術的承傳。在《經義考》的敘錄中,亦有涉及作者的師承,或係交游者,可以提供我們進行查考,以明其學術之間的傳承與創新。如《經義考》卷一七,周希孟《易義》下錄有「蔣垣」之語云:

希孟,字公闢、侯官人。通五經、九邃於《易》,與陳襄、陳烈、 鄭穆為友,稱為海濱四先生。詔授國子監四門助教,力辭。弟子七百餘 人,著有《易》、《詩》、《春秋義》 註 54 。

註55,參考註10,卷一七九,頁5。

a 561 參考註 10,卷十二,頁2。

至57、《易經要略》見於註 10、卷十二,頁 2、《周易兩擊ā, 注》見於註 10、卷六九,頁 9:《喪服經傳義疏》見於註 10、卷一二、,頁 6:《論語ā,注》見於註 10、卷二一 二,頁 5 等等。

at 581 參考証 10, 卷十七, 頁 10。

ヨ 591 參考註 10、卷十七、頁 10。

據此,可知其交游的情况。從其交游之中,可以發現其反朋之間,亦有相同的嗜好,甚至治學的興趣,也十分相近,以上述周希孟的三位友朋而論,其中陳襄的相關事蹟,與周氏上分相近,《經義考》卷上亡,陳襄《易講義》下引「李綱」之語云:

古靈先生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紅、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 以古道鳴於海隅。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所至,修學校, 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講說,士風民俗,翕然不變,官至樞密直學士, 尚書右司即中,累贈少師 雪60 。

綜合上述所論,陳襄、周希孟有如下幾點近回:

- 、一) 人在治學方面,均對經學有所偏好,尤在「易」學方面,陳氏撰有《易講義》、周氏則撰有《易義》,是則一人皆有明顯的偏好。此外,陳氏尚撰有《中庸講義》,見載於《經義考》卷一五一,頁二;至於周氏則撰有《春秋講義》、《春秋總例》、《詩講義》等等,故二人雖在易學研究上,有同樣的興趣,但在其他典籍的喜好上,亦有差異,整體而論,則對於經學的研究,擁有共同的興趣。
 - 一人對鄉學的教授,皆有其貢獻。陳氏雖登第中舉,但仍重視鄉學,並「率 邑之子弟,身爲橫經講說,且風民俗,翕然丕變。」,可見其推廣經學之意; 又周希孟教學亦有功績,更力辭國子監四門助教的職位,且有弟子七百餘 人。這種志趣相投的情况,亦使其相交甚歡,故能成爲好友。

竹垞在輯錄解題時,亦多涉於友朋相交的情況,透過這些相交的情況,不僅可以 瞭解其間的志趣相投,也有助於瞭解各個文學集團的產生。透過朋友間的聯繫, 「窺知各種文學團體的發展及其衝變,亦有助於我們瞭解學風轉變的情况,故若 能善用這此文獻資料,濟有助於從事相關問題的研究。

師承之間,亦會影響到冶學的特質,如《經義考》卷十七,劉彝《周易在》下引、「蔣垣」的解題如下:「懷安劉彝、邵武、游烈、汀州衍唐,俱從安定胡先生受業」。由 。據此,不僅可知劉彝、邵武、游烈、徐唐四人爲同窗,且知其俱從胡瑗妥業,其中劉彝以經學名家,考《經義考》著錄其經學著作如下:

^{# 60} 参考註 10·券十七,頁 9。

at (参考註 10、券 + 七, 頁 11。

項 次	書 名	《經義考》卷頁	項次	書 名	《經義考》卷頁
1	《周易/‡》	卷17 貞10	4	《周禮中義》	卷 122
2	《x世範解》	卷 95 頁 7	5	《禮記中義》	卷 141
3	《四先上世範解要》	卷 96 頁 3	6	《七經中義》	卷 242 頁 5

接著我們再檢視有關胡瑗的撰著:

項欠	書 名	《經義考》卷頁	项 次	 書 名	《經義考》卷頁
1	《易傳》	卷17 頁6	5	《尙書全解》	卷79 負1
2	《周易山義》	卷 17 貝 6	6	《洪範解》	を 96 貝 6
3	《擊辭說卦》	卷 17 貝 6	7	《川庸義》	卷 151 頁 2
4	《繋び解》	卷69 頁10	8	《春秋口義》	卷 179 頁 2

胡缓與劉彝乃師徒關係, 人撰著的類別,也大致相近,右能再細校其書的 論點,則更可明其傳襲的關係,也可得知 者學術的演進情況。

私:合上述的論點,我們得知竹定重視作者師承、交遊的關聯,若能將各經學名家加以串連,並結合成。個文學的集團,且能研究其經學論點的異同,相信將會有不少的創發之處。 門學術的產生及其發展,乃至於 個觀點的提出,都會受到當代學風的影響,至於師承、友朋之間的交互影響,更是影響學者論點的重要因素。若能結合師承及友朋的連繫,甚或一地的經學名家,將有助於確立一種學說的產生及其演化的過程。

九、敘述讎校原委

中國占籍目錄之興,往往讎校、編目合 ,劉向典校群籍,每一書成,「輒爲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木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 a 62 ,」今日率皆以簿錄敘錄始於劉向,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指出:

教錄之體,原於書敘,劉向所作書錄,體制略如列傳,與司馬遷、 揚雜 自致 大抵相例 註63 。

註62 阮孝绪, 七錄序。

紅63 參考註44,頁36。

余氏接著言道:「漢、魏、八朝人所作書敘,多敘其人平生之事蹟及其學問得力之所在」 註 64 是以認為:「敘錄之體,即是書敘,而作敘之法,略如列傳。」 註 65 。文選《魏都賦,注》引《別錄》云:「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請書,若怨家相對,故口讎也。」古代日錄在整理之前,往往經過「校讎」的程序,是以將「校讎」的結果,寫或敘錄,藉以說明圖籍整理的諸多情况。胡楚生論及劉向等寫定敘錄之義例時,曾列出「敘述讎校原委」一項,茲將該說明列諸如下

將版本之異问,篇數之多寡,文字之訛謬,簡策之脫略,書名之別稱,舉凡一切有關雠校之原委,以及校書者之姓名,上書之年月,備著於敘錄之中,俾使學者得悉一書寫定之經過也 # 66 。

占時書目編纂,往往讎校、編目同時進行,當整理、校訂工作告一段落之時,即將讎校的始末,寫成敘錄,使學者可以得悉其整理的過程、結果。隨著學科的進展,讎校內容也會更加豐富,《經義考》在編纂上,既廣收他人敘錄,則敘錄所論,亦能兼論各項的讎校過程,自然也是相當豐富 此處所論「讎校原委」,乃是指後世的整理、校勘等行爲。考知田鳳台氏所論諸項敘錄資料,並不及於讎校原委,今依姚名達、胡楚生先生等見解,稍加刪併,亦得以從竹垞所錄的敘錄中,鉤勒出讎校的過程及其成果,茲將各項說明及例證,細述如下:

(一) 論述鏤板始末

竹垞獨立「鏤板」一項,專爲論述鏤板始末,舉凡經籍刊印時間、書體、地點、流程、版本異同、優劣、功過等等,鉅細靡遺,足以反映經籍刊印的歷史。除去「鏤板」一項著錄內容之外,其他敘錄之間,亦有論及經籍版刻的相關內容,總其大項,有如下幾項要點:

1、刊印之人

如卷 五六,陶廷奎《四書下學衍說》下引「張上紘」云:「其子幼學刊行之」 at 67 。據此,則知其刊印之人爲作者之子。

2、刊印時間

[、]註64 參考註44, 自39。

^{31 65} 參考註 44·頁 39。

至66 參考註38,頁19。

注67 參考註10,卷二五八、頁8

櫻鑰刻之」 計68 。據此,則知《周禮元田譜》 一書,有淳熙年間刻本。

又《經義考》卷 .一七·陸德明《爾雅音義》引「《玉海》」云:「人聖四年(1026) 五月國子監摹印陸德明《音義》 .卷頒行」 計 69 。根據上述所論,陸德明《爾雅音義》曾於天聖四年五月間,有國子監臺印此書,並頒行於世。

3、刊印地點

又《經義考》卷 二五・邢昺等撰《孝經正義》引《宋會要》云:「(蔵平三年, 西元 1000 年) 一月・命杭州刻板」 記 73. 。是以《孝經正義》一書・曾在杭州刻板行世

除了 般民間刊刻之外,亦有在中央刻印者,如《經義考》卷 1 1 五,劉 三省等人《孟子節文》下引「楊士奇」之語:

《孟子節又》一册,有翰林學士劉三吾題辭,蓋三吾等奏請為之者 也,總一百七十餘條。此外,惟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而已,刊 板在太學 12 74 。

據此,劉二省《吾子節文》曾於太學刊板發行。從上述說明中,可以看出各種經籍的刊印地點,也助於我們考察版刻發展的情況。

SE 68 参考註 10, 卷 - 二九, 頁 13。

^{、〒64} 参考註10,卷二二七,頁7。

註70 參考註10、卷二三八、頁2

¹²⁷¹ 宋刊本即陳振拜所謂的「嚴州刊本」、見載於陳振符·《直齋書錄解題》卷三·頁39。 又「影抄本」見載於崔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七·頁3。「伊蒿學廬黑格抄本」見載於莫伯雖《五十萬卷樓藏書故文》卷二·頁78。又「舊抄本」見載於陸心原《皕宋樓藏書志》卷十二·頁2、張金吾《燮月精廬書志》卷七·頁2等等。又「粵雅堂叢書本」爲南海伍崇曜所刻。

註73 参考註10,卷二二五,頁1。

[「]正74) 參考註 10、卷二二五、頁8、

4、刊印始末

在竹垞的解題中,每能見及刊印的始末,使人得知刊印的過程,如《經義考》 卷四 「吳澂《易纂書》、《易敘錄》下,引「「觀生〈跋〉」云:

七生著是書錢四十年,其間稿成改易者凡數四,壬戌秋,書成。然 衣嘗以示人。明年春,觀生問請鰻諸梓以示學者,先生既然許之,猶慮 傳寫之淚或差,乃命抄寫而自賢視,因正其未安,明其句讀,而益加詳 密,寫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度不可辭,不數日上道,觀生隨 侍至郡城,集刊志分帙畢寫,將及九江點枝纔竟,若 封圖,八象例, 陸續孔行,因書之成,遂志年月於右。.

觀生親自參與整個刊印事官,故所述過程,相當仔細周詳,從敘錄中得知本書刊 印的謹慎態度,值得我們的重視。由於歷來刻刊之時,往往傳寫誤差,導致文意 未能順讀,甚且遺誤後學。吳澂能親自參與督校,縱使奉詔入京,中途亦能點校 未停,刊印用綴,這種精神,實值得後世學者的參考。

又《經義考》卷二三八,雜願《爾雅翼》下引「都穆〈序〉曰」云:

《雨惟翼》者,其爲卷三十有二、總十萬餘言,宋知鄂州斯安羅公願之所著也,書嘗一刻於宋,再刻於元,以屢經兵變,人閒罕存。雖公之後人,與郷之士大夫閒有藏者,辛皆繕寫、且多訛缺。予家舊藏乃宋刻本,後以歸李工部彥夫,蓋彥夫新安人也。今羅公十八世孫文殊持是書來謁,詢之知其捐貲新刻,即予向所遺李君者也。 4.76 个

據此,則知明武宗正德 四年 1519) 羅文殊覆宋刊本的底本來源,乃是源自都穆所藏的宋刊本。由都穆的〈序文〉得知,其所藏宋刊本,曾流至李彦夫,復爲羅文殊取得,乃捐貲刊刻行世,這種刊刻的過程,若非經日都穆之义,實難以得知其始末。因此,根據竹尾輯錄的〈序文〉內容,則雖未能確實目見羅文殊覆宋刊本,亦能得知其刻即的原委。

5、版本優劣

經籍的刊印,其利在於廣通,有功於名教,若書賈競利刻印,導致訛誤難讀,不僅未利於名教,甚且遺喫後學,是以版刻的好壞,則不得不辨,以利讀者採擇的參考。《經義考》所輯敘錄中,亦有涉及版本優劣的評論,如《經義考》卷 九, 号 「葉夢得」之說如下:

註15 参考註10,卷四二,頁6。

註 761 參考註 10, 卷二二八, 頁 7。

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 殆不滅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 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 77 °

據此,可知各版本間的優劣情況,若讀者在研究之前,能善考版刻好壞,將能易致於功,是以此則敘錄之中,亦提供讀者取擇版刻的參考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所錄解題,對於我們瞭解有關版刻的情況,實有若中的 助往。古代版行廢時,是以有關版刻的諸般經過,乃是相當複雜的事情,是以透 過竹垞輯錄的解題,將使我們認識經籍版刻的重要及其要點。

(二) 載明篇數多寡

自古以來,讎校與編目往往 併產生,在讎校的過程之中,往往會載明篇數之多寡,頗有利於後世考察存佚的參考。篇數的多寡,不僅可使我們瞭解內容的多寡,也有助於日後輯佚的進行,是以若能言明篇數的多寡,乃至於各種篇名,將有利於我們從事經學的研究。如《經義考》卷十五,陸希聲《周易傳》下引「陳振孫」之言:

每《唐志》有《易傳》二卷,《中興書日》作八卷,別出《微旨》三卷。今所謂《解說》者,上、下經共一册,不分卷。有序言著《易傳》十篇。七篇以上,解《易》義之精微;八篇以下,廣《易》道之旁行。第爲六卷。人撰《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各一卷,通爲十卷。其上、下經,蓋第一、第二篇。經又一句,傳亦一句。門人以爲難曉,故復爲之解。然則其全書十卷,不盡傳矣。家舊准有《微旨》,續得《解說》一編,始知其詳「€ 78 °

據此,知其書中內容,及其卷帙的分合,有助於增進讀者對於全書的認識。

(三) 校訂文字參差

文字的訛謬,往往成爲敘錄探討的重點,尤其是文獻編目者,大都經過讎校的過程,故在廣稽眾本之後,將各本間的文字異同錄出,藉以提讀讀者考察的參考。從占籍的勘證上,我們可以看出各書傳本的異司,尤其是文字的參差部份。如《經義考》卷十四,郭京《易舉工》下引「洪邁」之說如下:

《易舉正》二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汪定傳授真本,比校

註77 參考註 10·卷二九三·頁3~4。

註 781 參考註 10、卷十五、舊 5。

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 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 坤 ,初六,「腹霜,堅冰至」。 象 :「履霜, 蜜始礙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 又「霜」字下誤增「堅 冰」二字 、电 ,六二,(象, 曰:「即廳無虞,何以從禽也。」, 今本院 「何」字。 師 ,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行 書向下,引腳稱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註義亦全不作「言」 字釋也。 此 ,九五, 象〉曰、「失前禽,含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 、實 ,「亨不利有役狂」。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 又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之焉,天之又也,今本 脱「剛柔之錯」一句 坎,卦「智坎」上脱「坎」字。 垢」,九四,「包 失魚」,註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無魚」。……予壞於福 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 军有其書也 22 79 。

上述引文表長,筆者僅摘錄其部份內容,使讀者得以瞭解前賢在校訂文字方面, 亦頗費心力,且易於發現經籍傳刻過程中,所生的文字異動情況。

又竹垞所輯的敘錄中,除了校訂個別又字的參差外,也有總論文字讎校的結果,如《經義考》卷 14四,毛居正《六經正誤》号「陳振孫」之語云:

柯山毛居正義甫校監本經籍之誤,所欲刊正者,魏鶴山爲之〈序〉, 而刻傳之。大抵多偏旁之疑似者,凡六卷 =180

此處雖然未能一一指明又字的差異,但卻總論其校勘成果,乃是釐正「偏旁之疑 似者」,是以《六經正誤》的成果,乃是校,丁又字偏旁的差異。

綜合上述所論,前人在讎校過程中,亦能重視又字參差者,是以前賢在整理 圖書的過程中,亦每言及文字的差異,並釐正其間的異同,以求還其原書本貌。

(四) 載明相關年月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夏休《周禮井田譜》引「陳振孫」云:「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 計 811 據此,則知《周禮井田譜》一書,乃是紹興中間,上呈朝廷的書籍。

又在《經義考》卷「四六,姚樞等人《五經要語》下引「黃虞稷」」、:

註79 參考註10,卷↑四,頁9~10。

註80 参考註10·卷二四四·頁3·

as 8. 参考註 10·卷一二九·頁 13·

至元三年 1267 · 姚樞、竇獸、王鶚、商挺、楊果拏纂進,凡二 丁八類 #82 。

據此,則知《五經要語》 書纂成時代,以及其上書朝廷的年代。

年月的資料,係除解學風轉變的重要依據,若能將年月資料,集結成編,可以瞭解各經籍目印、撰成的時間,也可以瞭解各時代的學術觀念等等,是以年月資料是相當重要的參考依據一竹垞雖然載錄相當數量的年月資料,可以提供讀者許多使用的便利,但亦有刪錄之舉,翁方綱於《經義考補正》卷第一,沈該《周易小傳》下云:

竹坨先生此書所最失檢者,於進表及序級多刑其歲月也。今方綱隨 所見者補入,亦頗未能詳畫,謹識於此,以當發凡 # 83 。 則翁氏對於竹垞刪略歲月者,乃寄予無限的憾恨,故能發憤輯錄竹坨失漏的歲月, 說法詳見第九章「《經義考》的缺失研究」 文。因此,有關解題所錄年月,若能 逐 排比,則可顧解更多經學的課題,值得讀者的重視。

(五)說明字數多寡

竹垞所輯解題中,亦有涉及字數多寡的統計,如《經義考》卷 · , 趙岐《孟子註》下引「陳十元」之說如下:

趙氏謂《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趙謂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 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註84,。

據此,則亦有言明字數多寡的統計,欲求取這種統計的結果,往往耗費時日點算, 但卻未必有太多的參考價值,畢竟每一種版刻的字數,都多少或有出入,且在算 字過程中,亦有可能產生失誤,但古人能逐一核檢原書字數,亦可看出其精神令 人感佩。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所輯錄的解題中,往往涉及讎校的過程,這些記載的內容,能反映出古代目錄的概貌。古代編纂書目,往往讎校、編目混而爲一,是以有關讎校的過程、內容,大抵都是目錄編纂者重視的課題,在竹垞收錄的解題中,也包含許多相關的內容,說法詳見上文。

証 82 参考証 10,卷二四八,頁1 c

^{· 183} 参考註 11,卷第一,頁 12。

註 84 參考註 10·卷二三二·頁 4 ^

上、泛釋學術源流

學術的發展,往往會有其傳承,若能考察學術發展的源流,將使我們清楚的掌握時代的演變,也更瞭解學術的脈動。如《經義考》卷一百一十一,上昭禹《周禮詳解》項引「陳振孫」云:「近世爲舉了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士氏新說」。 85 。所謂「王氏新說」者,乃指王安石的《新經周禮義》,由於王氏曾主導政局的發展,在其任職期間,因掌握大權之故,是以當時應舉的文士,紛紛用其所撰新說,其學說遂大行於世。王昭禹《周禮詳解》乃是取用工氏之義,並加以增補,推而詳之,故當時十子亦多用其書。又竹垞另引「上與之」之語云:「昭禹,字元遠,有《周禮詳解》,用荊公而加详。 註86 可見王昭禹之書,除能承繼王安石《新經》的內容外,更加詳密,若從學術發展的源流來看,則王昭禹的撰著,乃深受王安石的影響,而昭禹創作的方式,則是取用荊公之論,復加以增補,使其更加完善,這種學術演變的情况,值得我們瞭解當時學術的演變情况。

又《經義考》卷 四九,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引《宋‧朝國史藝文志》云:

初《禮記·月令篇》第五,即鄭注 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冊,月令》,升爲首篇。集賢院別爲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類卑鄙。淳化初,升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先三館祕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松、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爽入言其事,群論復以改作爲難,遂罷 至87 。

是篇論及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改制的原委,使讀者知道該書演變的情况。

又杜預係左氏的功臣,若無杜預的《集解》,則左氏之書,雖未必會沒落無聞,但所受到的重視,勢將大打折扣,但杜氏編纂《集解》之時,究竟承繼何書?則前賢在討論杜預《集解》時,已替我們指明相關的答案。《經義考》卷一七一,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下引「晁公武」之說:

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顯子嚴之注。分經之 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 # 88 。

據此,則可知杜預《集解》的學術源流、乃溯及「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

^{# 85} 參考註 10·卷 - 二二·頁 3 ·

註 86 参考註 10、卷一二二、頁 3。

註87 参考註10,卷 四九,负3个

^{# 88} 参考註 10、券 - 七三、負3 ·

潁子嚴」諸人的注解,復加以編排、考訂所致,則杜預之書,乃是承繼上述諸人的論點,復加以此附增訂所致,則其思想、內容,亦將承自上述諸家的論點。

學術的發展及其演變,均值得我們詳加探討,瞭解 書的承繼來源,將有助 於掌握其學說的理論,若能詳加考訂 書間的異同,則能瞭解其間的轉變情況, 這將有助於定位其書的價值所在,也能瞭解學風的種種變化。因此,瞭解學術演 變的源流,將有助於我們認識經學間的傳承關係,並透過彼此的比較,使我們得 以掌握各期學術的特點,也更能客觀的評斷書籍的價值。

十一、 詮釋學風轉移

經學的研習,往往會隨時代的差異,或係學風的轉移,而有不同的變化。學風的轉移,往往是逐漸改變,是以要透過細察的功夫,才能瞭解其間的各種變化。前人在寫戶跋、解題之時,往往也會注意時風轉變的情況,這對於我們瞭解各期的學術發展,能有參考的價值。如《經義考》卷一百一十一,黃榦《續儀禮經傳通解》引楊復〈序〉曰:

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 七大夫好 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 āē 89, 。

據此,則知末未元初之際,儒生但習《禮記》,卻不知有《儀禮》之經;且上人夫之流者,亦僅知有唐開元之禮,卻不知《儀禮》的重要,這種學風的轉化,實有 偏頗的現象。我們透過上述的說明,將可掌握各期學風的變化情況。

上二、言明藏書情況

仁《經義考》的敘錄中,或言明藏書體系者,如卷一百五十一,程顥《中庸解》引「泉公武」云:

明道《中庸解》,陳瓘得乙工濤,壽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傅才濷 云。李丙所藏也 註 90 。

則程顯《中庸解》一書,陳瓘得之江濤,江濤復得之於曾天隱,曾天隱更得之傳 才孺,田此可見其書藏書體系。

又《經義考》卷十七、黃晞《易義》下引《長編》云:

[·] 註 89. 参考註 10· 券一三二· 頁 6~7。

嘉祐元年 1056 十一月,黄晞為太學助教致任。晞少通經,聚書 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時,著《聲陽書》十卷,自號「聲陽子」 \$29. 。 據此,則知黃晞曾聚書數千卷,亦堪稱為藏書之家。黃晞既屬於藏書家,亦屬於 經學家,故竹垞在輯錄其相關事蹟時,亦會涉及其藏書之事。有關經學家藏書、 讀書、著書之事,往往有相互的關聯,故亦可藉此觀察各經籍家的藏書情況,

又《經義考》卷二五一,孫承澤《五經翼》下錄「承澤自序」云:

囊時海内藏書家汴中西亭王孫,予宮汴時,西亭已殁,與其孫永之善,因得盡窺其遺籍,約十萬餘卷,允重經學,中多祕本,世所鮮見, 予雖困頓簿書,日借其經學一類,課兒董抄錄之,攜歸京師,任午河決, 王孫乙書盡沈洪流中,賴予家猶存其什一 註92.。

據此,則知朱西亭家藏甚富,藏書人約十萬餘卷,且重視經學,中多祕本,至於 其書乃毀於水災。朱氏之書雖毀,但孫氏的藏書,泰平抄錄西亭的藏書所致,权 透過這些說明,將可使我們得知各藏書家的相互關係,也能瞭解朱西亭、孫承澤 家藏書的始末。

除了私家藏書之外,也兼及論到史館藏書,如《經義考》卷 四 ,盧上宗 《五經精義》下引《《海》云:「《仁宗實錄》:盧上宗在經筵撰《五經精義》,上 之,詔藏史館。 其 91 則具書曾藏於史館者也,這不僅顯示出藏地,也間接肯定 該書的價值,亦深受到皇室的認同。史館爲宮中藏書之地,其所搜羅的典籍,亦 有相當的價值。盧氏《五經精義》得入史館,顯見其書深富研究價值,亦不容輕 忽者也。

從上述說助中,我們可以藉由竹垞輯錄的解題,考察各期藏書的諸多情形。 書流的流通,得歸功於臧書家的細心保留,才能保留至今,至於各藏書之家,也 往往都是讀書文士,也多有撰著存世,是以竹垞在輯錄各經學家的資料時,也會 涉及其藏書的情況,若能全面竹垞輯錄的解題,將有關藏書的敘錄輯出,相信將 有助於瞭解「國藏書的演變情況,值得我們多加關照。

上三、申論書籍義例

每部書籍・都有其成書的體例・竹垞在解題的輯錄上、亦往往涉及各書的義

[「]註91 參考註10,卷十七,頁10。

^{&#}x27;at 92 參考註 10,卷二五一,負1。

at 93 參考註 10、卷二四二、頁 5

例,值得我們多加留意。如《經義考》卷一七四,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引 「陳振孫」言:

前略 范 汪沒之後,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紀姓名, 其稱「何休口」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宁》、《起廢疾》也。 稱「邵日」者,甯從弟也,稱「泰口」、「難口」、「凱印」者,其諸子也。…… # 94 。

范帘集釋前賢之說,則率皆記其姓名,然其親友諸子之說,則僅注其名,卻不及 於姓氏的說明,此乃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撰書的通則,若不留意其著書的體 例,則生看「泰曰」、「雍曰」、「凱曰」等等,皆會有不知所去的疑惑,未詳其中 代表何人的見解。

又《經義考》卷 五六、胡廣等人《四書人全》ト引「顧炎武」之說如下:《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 95 。

是則可知胡廣等人,篡改江克寬《胡傳纂疏》以成《春秋大全》之書,書中所謂「社氏曰」,實則指「汪克寬」者也。又改劉瑾《詩傳通釋》爲《詩經人全》,且其中「安成劉氏」,即指劉瑾者也,是以若不明白其中著書的體例,將無法瞭解其究竟代表何人見解?是以若能明了其撰書的體例,將可清楚掌握其中代表的意義。至於有關《五經人全》的相關問題,讀者可以參閱林慶彰先生〈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門題探究〉一天 計 96 ,該文有較爲完整的分析。

綜合上述所論,書籍義例的釐測,將使我們瞭解該書創作的方式,也有助於 瞭解是書的內容。否則,若無法明瞭書籍編纂的義例,將使我們難以利用其書, 更遑論書用其書的價值。因此,若在研究一書之前,先能瞭解其編纂體例,將有 助於運用該書,並確實掌握其書的價值所在。透過竹坨的引書內容,將使我們瞭 解經學的各種情況,如若能善用其引書的內容,則可對浩瀚的經籍文獻,將能快 速的掌握相關資料,以便進一步研究其內容、因此,自從《經義考》成書以來, 其蘊藏的豐富內容,成爲我們掌握經學問題的利器。根據上述所論及的事項,我

¹EL 95 参考註 10、卷二五七、頁 4 n

[「]註96 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 · 台北: 又史哲出版社,《明代經學 經究論集》,民國83年5月 ,負45~50。

們可以從各種角度,來研究經學的相關問題,本書也能提供我們研究的題材,若 能善於加以利用,將有助於發掘各種的經學問題,成爲我們研治經學的參考準據。

附表一 《經義考》的引書種類簡表

- 、下列的簡表,可以反映《經義考》的引書來源,同 部經籍的著作,則僅舉 例以示見,藉以避免冗贅。
- 、引書的分類部份,其屬於經部的與籍,則略依《經義考》的分類類目,逐加排比而成。其他如史部、子部、集部諸籍,則略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分類次第,加以依排安置。
- 《經義考》引書種類甚多,本表尚有未及考出的資料,將留待日後再行努力。

經部・易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巻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康熙皇帝御製予	日講易經解義	1 4	易通卦驗	易通卦鹼	4:1
一 — — — — — — — — — — — — — — — — — — —	易辩終備	4:1	吳1 傑	· · · · · · · · · · · · · · · · · · ·	4 6
孫坦	周易析總	5 = 2	· □ □ □ □ □ □ □ □ □ □ □ □ □ □ □ □ □ □ □	易林	6:3
項皋謨	周易仕	11:8	 孔賴達	周易 E 義	14 . 1
<u></u> 超	7打關了明易傳	14 5	飛璹	問易略例疏	15:6
劉牧		16:6	二礼謙	引 傳	20:2
 陳正同 陳瓘之子:		20:5	永説 之	錄古周易	20:6
晁說之	── 易規	20 · 7	孫垓	吳國易解	22 · 2
 東南仁	易解義	22:4	張獻之	紫嚴易傳	23:3
枕該	周易,傳	23:4	朱鹮	周易卦圖	23:8
吳朮	易璇璣	24:3	茅 5維	傅家易說	24:5
張行政	 周易通變	26:1	周汝能機鍔	周易義海撮要	26:2
楊僧	- 慈湖易解	27:1	曾熠	 占物	27:1
 林栗	周易經傳集解	27 . 5	程迥	古易占法	28 . 1

-1興裔	復齋易說	28 ' 3	項女付	易易玩辭	28:3
 虞集	周易玩辭	28:4	張時徹	誠齋易傳	29:3
張嗣 占	人易粹 _己	29 : 5	李燾	周易占經	29 6
火儿等	集占易	30:4	、 朱子(朱春	占易	30 6
大鑑	古易音訓	30:7	木子(朱真	易學啓蒙	31 . 1
朱子、朱喜)	善卦名誤	31:1	林宁	易裨傳	31 7
all f	周易本義附錄纂疏	31:9	禁疣	商易經傳制解	31 - 10
林婷	竜溪易傳	32 ; 6	/ _j u	周易集義	33:2
俞琰	五子學易編	33 . 7	鄭陶孫	易翼傳	34:6
+ 應麟	輯周易鄭壮	35 3	林心	水村羽鏡	35:5
黃霞	讀易日抄	35 . 7	趙汝楳	周易輯聞	36:1
趙攸楳	易雅	36 1	趙桉楳	₩ ţ	36:2
稅與權	校正周易古經	36 1 2	史了鞏	易學啓蒙、傳	36:4
儿實係	深口讀质 易記	36 h	董 楷	周易傳義阻錄	37:2
从 ←	易備遺	39:7	太古見易爲自序	太山見易篇	39:7
周易介证自序	周易分7+	39:8	劉禪	易學啓蒙通釋	40:2
納蘭成德	周易集設	40:8	方台	易工體例,	41:1
焦竑	易纂占	42 6	鄭滁孫	中天述考	43:1
,番目	馬易本義通釋	43 6	趙采	周易折衷	44:1
胡馥	商易衍義	44 3	陳櫟	東阜老人內一易略	44:6
程文海	人易緝說	44:8	任上林	保、易源奥義	45 1 8
车囐	円易原旨	45:8	 	周易本義集成	46 3
朱升	續易攷原	46:3	・ ・ ・ ・ ・ ・ ・ ・ ・ ・ ・ ・ ・ ・	局易會通 董真卿)	46 : 5
董道卿	易傳因革	46:5	黄滑	周易爻變易蘊	47 2
錢莪刀	书易圖說	47 ' 4	指思齊	易圖通變	48 5
朱升	周易劳让	49	梁贞	周易參義	49:2
朱橈	大易舉隅	49:3	工 恕	— - 玩易意見	49 . 10
談綱	續易營慮	50:2	談綱	ト駄節要	50:3

談綱	易指攷辨	50:3	謝廷讚	周易蒙了	50:5
朱綬	易粹精蘊	50:8	何看春	易疑初筮件蒙約	51 1
許誥	圖書符見	51:4	。 瓢儿標	噴易口记	51:5
往銑	讀易餘古	51 . 5	崔銑	易大象說	51:6
湛若水	修復古易經傳訓測	51 6	蔣一葵	周易議1	52 - 2
唐龍	易經 大旨	52 . 2	蘇祐	易學啓蒙意見	.52 3
張思靜	封交要圖	52:4	鍾芳	學易疑義	52 5
梅鸞	古易效原	52 - 8	鄭絅	周易贊義	52 ' 10
沙朝選	學易記	52:10	季 本	易學四回	53:1
季本	<u></u> 圖文餘辯	53 3	季本	著法別傳	53:3
沙朝選	易經存疑	53 . 5	關直方	周易約說	53:7
沈爚	復占篇	53:.0	徐體乾	周易不我解	54:1
李舜臣	物外导力	54 . 2	集長珮	尚易義叢	54:3
楊爵	周易辨錄	54:5	1 張袞	易象大旨	54 : 5
作過	周易象旨决錄	54:6	が競す	易疑	54 * 11
陳上元	易象鉤解	55 : 1	+ 道行	圖書就工錄	55 . 2
	九正易大	55:3	徐師曾	今文馬易定義	55:3
去寶	周易傳義補疑	55 3	孫應餐	准得易譚	55 : 4
削鯨	易學義林	55 : 5	楊特喬	周易占今文全書	55:7
學,子尊	周易集件	55 10	任性賢	周星義訓	56 - 1
張獻翼	續易韻考	56:2	曾 t 傳	正易學啓蒙	56 : 4
葉1	八白易傳	56:4	金瑤	、交原尽	56:4
方時化		56 . 8	[世点		57 2
黄正憲	— り象管窺	57 5	小	蠙 衣生易解	57:6
曹學伶	约象通	58:2	陳第	伏羲圖贊	58:3
第41 ^羊	占今易詮	58 4	得文兆	義經 翼	58:4
痈 大冶	易外別.傳	58 5	彭好古	易締	58:6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书易象義	58 8	姚舜牧	尼經疑問	59:1
曾朝節		59:2	蘇濱	円易見定篇	59:3

将隆	讀易使解	59 - 3	鄒德溥	易會	59:5
錢 本	像象管見	59 · 5	錢 - 本	啓新齋易篆鈔・續鈔	59 5
生太	沈し齋讃易 述	59 = 6	集 基	· · · · · · · · · · · · · · · · · · ·	60:1
局攀龍	大易易簡說	60:1	高攀龍	—	60:2
郝敬	易領	60:2	郝敬	門易補	60:2
郝敬	學易权言	60:3	錢本	學易飲河	60:3
之 炯	商易繹旨	60 - 5	萬尚 5.	夏大篆 測	60:6
高出	占易彙編意辭集	60 . 7	1 孫愼行	門易明洛義纂述	60:8
朱』番	門易宁義	61 ' I	E化曾	問易占象通	61:2
樊良楄	初象	61:2	陳繼儒		61:3
陸鳴勳	沙略	61:5	文翔鳳	邵意刻計	61:5
羅倫義	禮易內篇問篇外篇	61:7	錢菜 、錢士升之子)	易揆	61 9
吳極	易學	61:10	. げ. 炤	周易時論	61:10
繆昌期	周易會通(,王邦柱	61:11	/鯤	易盪	62:1
机敬		62:1	吳桂森	象像业	62:1
翠门	书列懸鏡	62 - 3	曾化龍		62:4
陸起龍	· · · · · · · · · · · · · · · · · · ·	62 5	pt 化坍	日正居周易獨坐談	62:6
林有柱	易經觀理說	62 6	陳履祥	孔易徵	62 . 7
E作品	周易數書	62:7	t艮	易贅	62:8
張次但	市号玩辭困學記	63:1	鄭阳極	易象正	63:3
龍支九	乾乾篇	63 · 4	曹勳	雪園易義	63 : 5
何楷	二周 易計計	63 6	章美	円易交物占名	63 8
鄭賡唐	讀易蒐	63:8	文德翼	易疏	64:1
 危 敬		64 2	胡は安	勿艾	64 = 3
鄭敷教	易經圖 芳	64:3	「思任	尺木堂學易芸	64 4
孫承澤		64:4	陳 際泰	周易翼筒捷解	64:6
嚴福孫	易序圖說	64 7	 朱朝瑛	讀易略記	64:8
來集之	讀易隅通	64:.0	來集 之	易圖親見	64:10
銭徴と	讀易緒言	64:11	蔡昪	易蔡	65 1

世九鉱		65:1	嚴福孫	周易通義	65:3
嚴福孫	易象圖說	65:4	錢徵之	田間列學	65 . 6
丁宾	危易自得編	65 - 6	上街	四易言得編圖說	65 8
7下3份數价	易學象數論	65:8	黄宁灰	周易尋問餘論	65:9
由以交	圖學辨惑	65:10	董設	河圖	65:12
應撝謙	虎易集解	66 .	E A.撰	卢易圖說述	66 . 1
主丛撰	統建	66:2	冷 在漢	易支	66:3
山九輪	点易 義	66 3	郁 文初	有 疾易紀	66:4
潘儿懋	周刻廣義	66:4	張問達	 	66 6
	<i>5,</i> ↑	66:7	未彝 傳	四易	66 - 7
孫士婦	易示集社	67 : 1	盛符升	易學二述	67:2
梁夫濩	周沙倩本	67 . 3	桑 日昇	易經圖解	67 . 4
朱目帝	訂蒙界門	67:5	沈廷勸	身易實義	67:6
周梅	加重掌講易	67:7	黄與堅	易學闡	68:.
毛奇齡	仲氏宏	68:2	納闡歧德	人易集義粹言合訂	68:3
宋俊	易原	68:4	管走道	用易八龍解	69:2
管 占 值	二龍音疑	69:3	范祖禹	家人卦解義	69 . 5
黄幹	損益象說	69:6	繆冰	文言會粹	69 7
厂易東	大衍素隱	70:5	度中	太極圖說	71:2
曹端	太極圖說述解	71:11	易孔中	太極圖解	71: 12
許浩	人極圖論	7. = 14	陸墎	太極存疑	71:16
黄字炎	人極圖說辨	71:17	九家易解		260:2
E昭素・易論	易論	260 = 2	易舉 F	周列舉工	260:2
乾鑿度	乾坤鑿度	264:6	晁说之	夏 5. 尸紀譜	269 - 10
虛翰	中菴籤易	272:3	羅喻義	周易進陣圖疏	272 3
羅喻義	店易陣圖	272 : 3	鹿亭翁	天根易	272 : 5
馬京第	蘭易士 寶	272:5	デ文材・ 字氏自序	筆卦	272:6
邵經丸.	福卦壽卦	272 : 7	曠字舜	芝卦	272 : 7
文德翼	性影	272:7	切一相	易學啓蒙翼傳	273:8
象數鉤深圖	象數鉤深圖	283 - 7			

經部・書類

		AT HIS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苍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康熙皇帝御製庁	日講書經解義	1 3	向 書璇 機鈐	门書璇璣鈐	73]
楊愼	点書 *	75 4	九 類達	尚書 + 義	78 . 6
悖繝	尚書解	81:4	時欄	增修東萊書說	81 . 6
山北街	書祝	81.7	萨季官	# 大部	81 . 8
祭杭 蔡冼之子	書傳	82:2	姚希得	向选择等	82:5
— 陳經	尚書計解	×3:3	隊人猷	向書集傳或問	83 : 5
t 枡	書疑	84:2	企履祥	尚貴表上	84:4
顧應祥	書經纂,;	85:2	陳櫟	向書集傳纂 疏	85 5
吳灣	尚書輯錄纂 在	85:7	俞實	讀書叢兌	86 2
171f	- 農 学 見	86:2	劉景文	書義 1 意	86:3
土版 王天與之子	向書纂傳	86:6	黃鎭成	尚含通芳	8n : 7
队師凱	書祭傳旁通	86:7	劉吾	書傳會選	87:2
楊宁陳	書私抄	88:2	しい頻	尚書疑義	88:5
土;慶	書經說略	88:6	錢則暎		89:5
李維 禎	(付書日記)	89:6	申時行	書經講義會編	89:8
儲有光	何書敘錄	89:8	程弧賓	書經虹臺講義	90:1
陳第	何書疏衍	90:2	羅喻義	尚書是正	90:2
ŁĦŸ	向書傳。錄	90:4	史學遷	書經以侯錄	90:5
姚舜牧	書終疑問	90:6	吳炯	書經質疑	91:1
苗其昌	尚書蠡	91:3	林允昌	尚書攝義	92:1
择承澤	山書集解	92:2	朱鶴齡	尚書考異	92:4
沈嗣選	尚書傳	92 7	茅瑞徵	虞書箋	93:3
程大昌	禹貞論	93:8	命行例	禹貞集解	94:1
朱右	* 禹貞凡例	94:3		禹貢獻略	94 . 4
茅瑞徽	禹貢雌疏	94 6	义南英	禹貞圖郊	94:7
 + 綱振		94 . 8	係承澤	禹貞九事』水券	94:9

夏允彝	禹貢古今合 #	94 11	木鶴 曾	馬肖長箋	94
切洵直	名 F J 发	95:2	T 42 (T)	共範 傳	96:1
北説之	沙範 , 傳	96:2	盧碵	洪範圖 章	96:3
陳顯曾	走上进範集說	96:6	楊廉		97:2
錢一木	— 	97:5	羅喻義	小範直解	97:6
羅岭義	讀範內篇	97:6	黃道樹	烘範明義	97:7
董斯張	尚書克殷皮邑解	97 11	書經・序	書終・か	260 : 8
台書 刑 德傲	同書用德傲	264 2	尚書中候	同書中候	264 - 2
陳翳	馬品	273 : 5	陳上ル	廣禹貢楚絕書	273 6
蘇伯衡	尚書補 し	273:6	姚鏞		273 : 7
程心類	.共範 4篇釋	273:12			

經部・詩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苍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許含砷霧	-	98:1	詩推度 災	詩推度炎	98:1
詩氾歷稿	詩氾斥樞	98 1	孔類達	詩譜序疏	98 2
歐陽修	毛持本義庁問	99:2	蘇轍	詩集傳	99:2
鄭桦	詩辨 妄	99 4	程人星	,诗输 (考古編)	99:5
队弘緒	1 培养說	100:3	± † ⊢	詩蜓	100 : 8
鄭康成(鄭玄)	毛詩譜	.0 3	姚+游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101:7
作元	毛許指說	103:5	張爟	· 上詩 + 義	104:1
歐陽修	許譜補闕	104 2		毛討協韻補音	105 : 5
汽等	非鄭梅詩辨安	106:3	陳日強	詩總関	106:4
一 程大昌	詩議	106:4	逸齋	詩補傳	106 : 5
顧起九	家塾讀詩記	107:5	郝絳	L ·诗集傳	108:2
朱鑑	又公壽傳遺說	108:4	胡 →	持職了問	108 - 4
番行簡	白石詩傳	109:2	 厳粲	詩組	109:4

工應麟	詩地理考	109 : 6	上應麟	詩考	109 : 6
黄度	讀寺一得	110 2	T桁	詩辨 就	110 4
翟思忠	持傳旁通	[11 ' 4	吳ബ道	詩集傳名物鈔	111:4
何人	詩傳疏義	111:6	成德	許疑問	111 9
, 隆	許解願	1.2:2	楊,陳	きんわり	.12:5
表看小	詩餐工	112:8	+.崇慶	詩經 術義	.13:1
	許傳通解	113:2	潘恩	· - 許經輯說	113:3
捧 垹	,片傳介疑	113:5	王苓得	方山許級	113:6
湖東山	: 許林伐柯	113 . 7	袁仁.	毛許或問	114:2
	毛詩山音牧	114:4	未謀瑋	詩故	114:4
集司局	八家詩名物疏	114 7	曹學佺	毛詩鳥獸草木疏	114 - 8
母夜諤	七 持微:	1.4:8	観儿世	詩經以俟錄	.15:1
姚舜妆	持經疑問	115:2	郭喬泰	毛.	5:2
汗應蛟	學詩略	1[5:3	吳炯	詩經質疑	115 3
陳比」	詩原	1.5:4	徐乙達	南州詩說	115 4
顧起之	爾雅堂詩說	115:5	1吋楷	毛辞位本山義	116 - 2
孫尙	存軒詩記	116 5	孫承澤		117:1
高承埏	五十家莳養裁中	117:2	潘 晉	許栄	1.7:4
切紹曾	詩經胡傳	117:5	€晉	毛詩草木蟲鱼疏廣要	118:1
人鶴齡	し許通義	118 : 2	朱鶴齡	毛詩榜占編	118 : 3
毛奇齡		118:4	.± Bre	詩說	118 : 7
韓炎	詩經廣人を	118:8	郝敬	毛許孝說	119 9
	詩本義	237:2	曹松中	放僻舒起	237:2
許經・序	詩經・序	261:2	東哲	補亡持	274:1
	新添毛符	274:2	邱光庭	納新呂詩	274:2
邱光庭	 補茅鴟詩	274:3	─ 朱載堉	補筆詩	274 = 4

經部・禮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碓切的出處	卷頁
鄭康収	周禮註	72 : 1	声 禮	店,禮	98:.
禮正義	三禮上義	120 1	鄭康戊	/ 尚禮₹±	120 : 1
鄭椎	尚禮辨	120 3	土发	尚禮 考	120 : 4
李覯	司禮致太平論	122:1	土昭禹	点禮 洋解	122 . 3
— 芦 裳	制禮講義	122 : 4	俞廷椿	尚官復占編	.23:4
高叔嗣	太工經國之書統集	124:3	趙灰騰	周禮訂義	124 : 6
 税與權		125 : 1	· 集廣居	禮經會 元	125 : 3
黄渡	讀周禮日抄	125:3	「葵	周禮全書	.25:4
陳 及仁	周禮集稅	125 : 7	混翻	点褶附音重 *重息互a+	125 : 10
 万孝孺		126 .	何喬新 「	周禮集柱	126:3
陳鳳梧	周禮合訓	126 6	魏校	周禮档革傳	126:7
楊愼	周代音話	127 1	舒芬	周禮定本	127:2
季本	· 續疑禮圖	127 2	陳深	危.禮討()+	127:3
E圻	續定周禮全經集訂	127:4	柯份遷	円禮全經釋原	127 . 5
<u> </u>	同禮述社	127:6	應電	周禮傳	127 - 8
上應電	尚禮圖說	127 . 9	王應電	 	127:10
徐旦.登	周禮說	128:1	郭艮翰	点禮., 本訂社	128 : 2
孫攀	ヵ周禮釋評	128:2	1.1.戊	尚禮狂疏鵬翼	128:3
<u> </u>	周禮句解	128 : 4	張采	周禮合解	128 . 5
郎兆上	注釋占周禮	.28:6	後 典「	周禮答疑	128 : 6
—— 吳 fi	周禮彙斷	128:6	土應電	冬宵補	129 3
林兆印	考工記述 (†	129:10	陳與郊	考「記輯、土	129:10
吳冶	考上記集說	.29 12	錢쀡	多官補ご	129:12
四公传	· · · · · · · · · · · · · · · · · · ·	130 : 2	賞公彦	·····································	131:3
劉瑞	後禮經傳通解	.32 5	- 張虙	續儀禮經傳通解	132 - 8
章承叙	读 禮圖	132 10	陳哲		132 1.

馬延鸞	儀禮本經疏會	132:12	敖繼公	儀禮集說	133 2
桿敏政	儀禮逸經	133 · 3	吳徵	後禮傳	133 : 5
程敏政	經禮補逸	134:3	趙魏史	儀禮本義	134:7
毛奇靈	昏禮辨正	135:2	舒小	日相見禮儀	135 4
間人管	飲射圖解	135 · 5	1 延相	鄉射禮圖住	135 - 6
朱縉	射禮集解	135 8	申惟肾	内外服制通釋	137:6
貴集	喪禮會記	137 - 6	徐駿	五服集證	37:8
木 彝埠	讀禮通考	137:10	毛奇齡	喪禮吾說篇	.37 10
孔穎達	禮記上義	140 6	黃震	讀禮記日抄	142 . 7
衛是	禮記集說(衛湜)	142 : 8	高悌	禮記纂 =	143 3
映 離	禮記集說 陳澔)	143 4	E崇慶	禮記約蒙	144 4
E.潮.全	遺禮記	144:4	 長学敬	機制量リ	144 : 5
柯佔遷	血禮全經類釋	144:6	黄乾行	禮記日錄	145 1
- 4 本	禮記要旨補	145:3	徐師曾	禮記集件	145 - 3
姚舜牧	禮記疑問	145:4	J', F#1+++	禮記課兒述代	145 : 5
黄性憲	禮經搜義	145:6	劉宗周	禮經券入	145 : 7
易道輿 (易三オ之子	禮記新義	146 : 1	[翼明	禮記補注	146:2
李維楨	禮元以學	146:2	楊繼儒	禮記敬業	146:3
黃字羲	學禮質疑	146:5	陳光經	讀禮所論	146 : 6
傅崧卿	夏,止戴氏傅	147:1	危素	夏小上經傳攷	147:2
□廷相	夏,正集解	147:4	楊愼	夏小正解	147:4
E.應麟	踐阼篇集解	147:5	何喬新	投電義	147:10
ப்], நா∠்	投壺新格	147:10	楊人寬	技壺譜	147 - 12
紀模	投壺譜產遺	147:13	楊愼	檀弓叢訓	148 : 3
陳與邓	檀弓輯注	148:3	杜濬	檀弓問	148:4
黄諫	7. 今通纂	.49:7	盧翰	月令通考	149:8
曾熠	孔子閒居解	.50 2	黄道周	功記集傳	150:2
黄疸肽	表記集傳	150 3	黄道周	緇衣集傳	150:3

£廷相	未衣圖論	150 : 8	胡宏		151:3
晃說之	中庸傳	151 : 5		中庸集解	152:3
唐順之	- 油集略	152:4	趙秉文	口情指歸	153:2
黎方武	耳 ធ 分章	153 - 3	基芒水	- 「 青側	154 - 4
管と通	中庸訂釋 ——	155 ; 2	陳懿典	中庸發覆編	155 . 3
卢德秀	大學行義	156 : 7	黎ヶ武	人學本旨	157 2
沙寬	大學要略自說	157:7	Ĩ.Ř	人學府義補	158 - 3
程敏政	大學重定本	.58 - 5	[序1.	人學古本旁釋	159 : 2
劉八治	人學問	159 3	- 崔銑	大學全文通釋	159 : 4
棋艺水	占人學測	159:4	土紅	大學指針	159 : 5
穆孔暉	大學千慮	159 . 5	許孚遠	敬和當大學述	160:3
來和德	大學山本釋	160 - 4	李竹華	大學遵古編	160 5
顧盡成	重定大學	160:6	顧憲成	人學重考	160 : 6
顧允以	大學質言	160:6	鄒德/博	人學《釋	.60 7
高攀龍	大學知本大義	161:1	劉,周	大學古文參疑	161 . 2
劉宗周	人學占記	161:3	島寅亮	人學湖南講	161 : 4
 沈曙	蒸	161:6	吳肅公	孔門人學述	161:8
	阜學格物通	161:9	張丁行	學事初門	162:8
一 新應舉	學浦略	162:8	—————— 黄道周	儒行集解	162:10
陳田廣	禮圖集社	163 : 4	羅倫	- 禮 考計	164 . 1
祺若水	禮經傳測	165:2	劉績	- 樗園	165 3
水儀望	:禮纂,‡	165 : 5	李黼	禮集解	165 : 5
李經綸	- 禮類編	165 - 7	鄧元錫	:禮編釋	165 : 7
决朝選	禮券	166 : 9	唐伯尤	~~~~~~~~~~~~~~~~~~~~~~~~~~~~~~~~~~~~~~	166 : 10
# 2018	唐.禮 畹	237 1	樂記	視記	261 2
虎官	唐产	261 : 4	人射儀	儀禮	261:4
	補周禮儿夏歌	274 5	馮京第	鞠川偽本	274:6
	補大	274 6	大戴禮		295

經部・樂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貞
朱載均	樂經新說	167:5	.5今樂 ぎ	よ 今樂 と	274 5

經部・春秋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苍 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巻頁
杜預	春秋儿傅集解	5 1	存秋握成圖	春秋 擬成圖	168 : 2
孝經釗企决	春秋公丰傳予疏	168 - 2	劉貞	春秋疏 (孔穎達)	169
趙匡	春秋集噚纂內	169:3	楊鑰	 	171 3
1可1木	春秋 公羊解请	172 - 4	左傳後序(杜預	春秋た氏經傳集解	173 - 4
九崩	春秋穀梁傳集解	174 ; 4	孔 類達	春秋正義	176 . 1
趙上	+ - 春秋闡微纂類義統	176 : 5	柳.質	集傅春秋纂例	176 : 9
<u></u> 陸宁 陸賀。	·	176 - 10	魏安行	春秋尊 / <u>發</u> 微	179 . 3
 吳萊	春秋意林	180 . 2	徐至卿	春秋經傳類對賦	180 : 3
邵輯		182 : 3	 	春秋集解	182 : 7
世 年 年 年	春秋本例,例要	183:1	稅安禮	春秋夕國圖說	184 : 4
周処	存秋後傳	187 : 3	翻譯	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188:4
	春秋集乱	189 ; 2	黄佳炎	春秋通說	190 - 4
司自得 ————————————————————————————————————	↑ —	19]:1	納蘭 戉德	春秋經筝	191:3
LS	春秋 左傳節解	191 : 4	护 題	讀春秋日抄	191:6
何夢由	春秋或問	191:7	納蘭戉德	春秋 L.論	191:8
豫琳	春秋評說	191:10	吳徵	春秋集傅釋義大成	194:3
th Jut F		194 : 5	吳 徵	存秋纂言	194:6
柳質	春秋諸國統紅	194 : 8	千文傅	春秋讞義	196:6
鄭獻文 鄭玉喬辞)	春秋經傳閱疑	197:2	李 麻	本秋诸傳會. 面	197:2
	春秋屬辭	198:6	超力		198 7
 全居敬	春秋帥說	198:8	 吳國英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199 2
·····································	存秋本 木	199:7	L名子	春秋 青法鉤虫	199 - 9

方孝孺	春秋諸君了贊	199:10	劉賈	春秋集録	200 : 3
饒秉鑑	春秋會傳	200:3	+ 鏊	← 春秋詞介	200 4
部寶	鵤	200:5	金賢	春秋記愚	200
高簡	春秋工傳	200 . 8	潘榛	春秋夕,傅	200 : 9
魏校	春秋經正書	200 : 9	+ 崇慶	春秋斷義	20. : 1
書順之	春秋私名	201:3	潘季馴	春秋讀意	20.:
黃者曾		201:7	出一響 (唐順之旬族孫)	左式始末	202 : 1
楊時秀	春秋集傳	202 = 3	魏謙古	春秋備覽	202 . 4
高拱	春秋正旨	202 – 4	王 樵	春秋輯傳	202 : 5
徐學謨	春秋億	202:7	姜寶	春秋事義考	203:1
御鯨	春秋貫玉	203:2	陳錫	春秋辨疑	203 : 2
袁1	春秋巍胡艑	203:3	—— 供遜	春秋上傳注解辨與	203 : e
— 薛虞畿	春秋5.典	203 = 7	姚咨	春秋名臣傳	204 1
邵が	春秋通義略	204 - 2	行 爤	春秋,氏人物譜	204 4
陸樹聲	春秋補傳	204 – 5	祝 	春秋蠡測	205 - I
黄洪憲	- - - - - - - - - - - - - - - - - - -	205 - 1	賀燦然	春秋翼附	205 . 3
姚舜牧	春秋疑問	205:3	錢謙益	春秋 上解	205 : 6
高世泰 高攀龍姓子	春秋孔義	205:6	吳炯	春秋質疑	205 : 7
赤敬	春秋非儿	205 : 8	郝敬	春秋 直解	205 = 8
錢謙益	春秋切傳 翼	206:1	賀仲賦	春秋歸義	206 - 2
賀仲軾	春秋提罗	206:3	中爾康	春秋辨義	206 3
羅倫義	春秋野篇	206:3	劉芳喆	春秋 淡虎	206:4
陳禹謨	た氏兵略	206 - 4	陳定之	春秋備考	206 - 6
人震孟	麟傳統宗	206 ' 6	孫笵	春秋左傳分國紀事	206 7
章大吉	#記	206:7	張岐然	春秋五傳平文	206 8
周廷永	春秋二十編	206 : 8		春秋 書	207:2
孫妊銓	春秋志江	207:4	米集 ∠	四傳權衡	207:4
徐子遠	左氏兵法側要	207:6	劉城	春秋左傳地名錄	208:1
劉城	春秋人名錄	208:1	顧炎武		208 1

秦元	春秋綱	208 2	陳許廷	春秋左傳典略	208 - 6
何其偉	春秋胡諍	208 6	俞女喜		208:7
l 虽	春秋 得篇	208 · 8	錢軹	春秋古禮	208:8
翟 世壽	春秋管港	208:10	宋	春秋さ	208:11
⇒塨	春秋博	208:11	章昭	春秋外傳國語池	209:4
柳艺。	非國語"	209 - 4	宋庠	國語補音	209:6
劉城	春秋外傳國評地名錄	209 8	劉城		209:9
种群學	乔秋本義	210 1	張隆	春上「月考	210 - 5
ノ 傳	左傳	261:6	春秋命曆戶	春秋介曆序	265 : 4
春秋 人曜 鈞	春秋文曜鉤	275 : .	 七偉	擬春秋 え辭	277 : 9
春秋海孔圖	春秋,演孔圖	295 : 1	- 春秋說題辭	春秋說題辭	295:1

經部・四書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康熙皇帝御襲予	n講四書解義	1:2	淪治社	論語は	169:1
何晏等	· · · · · · · · · · · · · · · · · · ·	211:8	許制	論語筆解	213:1
陳祥道	論語全解	213:8	朱子(朱喜	論孟精義	217 1
張栻	南軒論語解	218:1	鄭陶係	命語意原	219:2
姜文龍	 	2.9:7	工岩虛	論語辨愍	220:3
棟 儿	論語解	221 . 2	 陳懿典	論計賞義	221:5
羅喻義	論語分篇	221:5	孫奭	孝經/	224:3
孫奭	盖 了台 委	233 - 2	.	癸二五子說	234 6
良。雌	五子發題	234:7	成中	<u></u> 孟子講義	234 · 10
蔡句。	<u></u>	235 : 3	若虚	<u></u>	235:6
陳懿典	孟子貴義	235:10	黄宗羲	孟了師說	235:10
譚貞默	<u></u> 孟子編年略	236:7	閥若璩	孟子生卒年月考	236 9
謝侯者	四書集編	252 : 4	年子才・中庸纂疏序	中庸纂疏	252 : 6
他俊	四書纂疏	252 - 7	趙德	四書箋義纂要	253:6

			_		
張行中	西盐画	254 2	旅仔甲	四二曲語	254 5
袁桷	四步章圖	255 : 4	蕭鎰	四書待問	255 : 5
.F元컵	四些輯釋	255 : 7		四書集說啓蒙	256:1
楊榮	四曹人全	256 : 3	蔡淯	四世蒙	256 : 6
薛應矿	四書人物考	257 1	論陽復	全華四先生四書 正學湖姆	257:4
馬從吾	四書疑思錄	258 2	机敬	四書攝捉	T _{258:3}
郝敬	四書雑言	258 · 3	樊良樞	四書參解	258:4
	四替辦證	258:4		四書會解	258 - 4
	永己齋說	258 . 7	初作	四書讀經學攷	259:3
楊彝	四当說約	259:4	末繼冷	四書工義	259:4
吳應箕	四些人全辨	259:5	何磻	四書補`:	259 · 6
陸隴其	四当松陽講義	259 - 7	↑ 復禮	四書上製	259 : 8
黃宗羲	四書別解	259:9	赤子	並 子	262 : 7
潘一達	論語外篇	278:1	复供基	孔門弟子傳略	281 4
孫奭	孟子比義	282:8	趙岐・孟子在	在子龍	282:8
論話	命部	295 1			

經部・孝經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	御川孝經	1:1	孝經援神 契	孝糾援神契	168:2
孝經疗江		170:5	孝經凱介決	孝經鉤命夬	222:2
一. ∜光	- 立文 ^老 經指解	225 : 3	范祖禹	古文孝經說	225:4
<u><u><u></u> </u></u>	孝經刊設	226:2	徐貫	孝經大義	226 : 5
張忆	孝粹章句	227:1	品存 t	半総教録	229 · 2
蔡毅中	占文孝經注	229:5	呂維祺	孝 經太全	229:6
英.道周 	孝經集傳	230:1	蔡景默	孝經行義	230:5

經部・小學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碓切的出處	卷頁
邢昺	爾雅疏	238:1	鄭維	爾雅江	238 - 2
都穆	爾雅翼	238:7	領揚庭	干繆上价	241:2
,長 參	工經文了	241:3	母玄度	九經子樣	241 - 5
t 觀顾	#經音辨	242:3	俞任禮	ル經補韻	244 6
陳蓋謨	皇極,副韻	271:14	張掛	廣雅	280:1
 	埤雅	280:3	孫開	· 研雅	280 - 5
Д.fr	.v 14 15	280 = 8	唐韻・ 注	廣韻	283 . 4
许慎	- 説文解字	285 : 14	妻機	 	289 7
彩忠恕	7十簡	292:3			

經部・五經總義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程」(程頤	程工經說	73:5	汗琬	經解詩問 (堯峰文鈔)	98:6
韓愈	楊愼經說	99 .	何異係	十一經問對	120 12
古昌 言	增補六經圖	243:2	魏了翁	六經正誤	244:2
虞 集	几种要義	244 4	杜烨	對引款經	245 · 1
仇盖	日抄終說	245 1		六經師律	247
蔣悌 生	五經蠡側	247 . 3	陳士元	五經異文	248 · 5
徐栻	經學要義	248 : 5	楊于庭	七經思問	248:6
陳耀文	經典稍疑	248:6	王應電	經傳止訛	249:1
問應質	ノ.經考買	249:4	郝敬	九部經解	250 1
郝敬	經解緒.1	250:2	曹學伶	五經困學	250 3
朱縣尊	厂 粉翼	251 1	陳龍上	朱子經說	251:2
沈野 ₁	1 :絕又數	251 = 4	鄭上	鄭ま	283 6
岳河	刊工几經] 傳 冶中例	293:4	秦鏷	求占齋訂正九經	293 10
	經解	295 = 1	陸德明	經典釋支	295:9
.經奧論	· / 經奧論	296:11			

經部・纖緯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苍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論語北考讖	論語比考讖	4 1	+ 賜級	易占經緯	52 3
李經緯	孝經緯	72:1	論語讖	論件識	2.1 1
梁小輝	十二,經緯	250 : 5		書緯	265 : 3
係穀	占微書	298:9			

史部・正史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北齊	1.齊書	13 . 4	陳書	陳耆	140:4
金史	分支	153 : 5	魏吉	國子	269:1
後島書	雷 D	274 : 5	宋書・樂を	宋書	274 5
用齊 書	南齊書	274:5	梁書	梁書	276 2
劇群古	東書・ は	278:3	司馬貞	史記室隱	282 : .
司与氏・續漢書	續漢書	283:4	南史 ———	長史	283 5
唐吉	建制	288:1	骨書・表紙 傳	普基	288 3
後魏書・崔元傳	魏丑	288:3	7. 史	元丈	293 7
漢書・藝文志	漢書	294:1	舊山書・經籍志	售唐書	294 3
宋史・蟄々志	人 安	294:5	司馬遷	史記	295 : 2
後漢芸・儒林傳	後漢書	295 : 5	北史・儒林傅	北史	295 : 8
新出書・藝文芸	新唐書	295:11	隋書・經籍志	隋書	298:3

史部・編年類

解題的題稱	碓切的出處	卷貝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丁未錄	丁未錄	17 . 8	明太礼實錄	明太礼實錄	49 3
引成祖實錄	り戊祖實錄	49:7	明神宁實錄	明神宗實錄	50:5
育德實錄	官德實錄	119 . 4	竹書紀年	竹書紅年	260:9
末實錄	木實錄	275:6	薛収	7.亡經	277:8
練釋	漢記(張璠)	285 10	哀左・後漢紀	後漢糺	287:2
李心傳・中興繫年録	建炎以來繫+要錄	290:1	通鑑・律	資冶通鑑	292:1
實錄	實錄	293:8	句悅	漢 紀	298 2

史部・紀事本末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 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北盟會編	: 動儿門會編	186:7	長編	長編紀事本末	294:4

史部・別史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國紀年(劉恕)	+ 國紀十	15:8	吳錄	〜 録	173:2
元史類編	心 皮類編	195 - 5	路史發揮	路史	210 1
東都事略	東都事略	225 : 1	周書達		261 - 6
羅苹	路史洋	267:3	+隠・晉書	晉書(王 隱)	274:2
劉氏・東觀漢記	東觀漢紀	284:2	謝承・後漢書	後漢書 謝承)	287:2
柯維騏・ n 史新編・ 藝 火 u	· 大史新編	294 5	鄭椎・通言略	順名	294 6

史部・雜史類

解題的超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袁氏世紀	袁氏世紀	ι1 · 2	廖道克・楚紀	楚紀	71:13
魏略	魏略	173 - 1	普帮(國語)	國語	261:6
哀康・吳平	越絶書	275 - 2	何広盛・中興書	晉中興書	284:1

史部・傳記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高士傳	高工學	8:3	管輅 別傳	管格 別傳	10 - 1
荀氏家傳	句氏家博	10 . 9	張晞·冲 東先賢傳	河 東先賢傳	13:2
家傅	家傳	23 · 9	鄭思肖・家傳	鄭思り家傅	35:9

木登科銀	术登科錄	38:9	□□□□□□□□□□□□□□□□□□□□□□□□□□□□□□□□□□□□□□	王惲家傅	41:10
毗陵人品記	毗陵人品記	46:7	朱同家傅 朱升之子撰』	木凡家傳	49 2
, · 行錄	· 行拾遺事錄 (疑	53 = 1	宋名F 寻行錄	宋名臣這行錄	79:3
人物考	人物考	90 . 5	夕賢畫錄	名賢畫錄	103 - 6
關學編	杨擎編	144:3	三楚支獻錄	*************************************	160 7
突卫人物ま	吳中人物志	212:7	伊洛淵源錄	伊洛河源錄	214 4
w/ 小 名 賢 錄	兩市 名賢錄	234:7	九民錄	先式錄	243 : 6
寶和登科錄	質祐登科錄	253 . 4	蘇天爾 (名臣事略	之臣 事略 	254:1
休寧名族;	体寧名族を	258 : 6		益部營舊傅	267 · 7
虞翻別傳	虞翻71 体	283:3	鄭玄兄傳	鄭玄別傳	283 5
+ 粲・濩木矢雄 !!	漢未英雄記	285:9	勢,曼·一輔次錄;+	三輔大銀往	287:.
戴延・西征記	西丘記	288:1	錢謙益	夕朝詩集」傳	297:15
吾行	晉史乘	275	顔欲草	後架存秋	276:5
南西县	南阳書	276:6	魏禧	十國春秋	276 · 7
高麗史		293:7			

史部・時令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 頁		
+ + +	水月令	274 . 8		

史部・地理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巻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豫章古今記	豫章今占記	12 . 1	興化總 芸	興化總法	21 - 6
卵化府司	興化府志	35:2	金華赤松 「ふ	金華赤松山吉	40 11
金華縣と	↑ 華縣 」	44 11	閩大紀	□□□□□□□□□□□□□□□□□□□□□□□□□□□□□□□□□□□□□□	46 . 8

彰徳府吉	彰德时 甚	46:9	湖廣通志	湖廣通さ	51:1
泉/mait 吉	泉州府 志	53:6	靳水縣ま	靳水縣さ	53:12
女学府 し	文聲所 忠	55 * 2	粉州树志	份州村店	55 : 7
長/9府し	長利府」。	56 - 3	太倉州 。	大角州艺	56 : 6
- 黄巖新 <i>ご</i>	具巖新さ	65:10	吉木縣。	吉水縣吉	86 . 9
松、村吉	校はし行ぎ	86:9	南海縣さ	南海縣。	88 .
) 水縣 と	ひ 小	88 : 3	建昌はま		97 6
有畿 艺	南畿七	103 4	四總言	四月總志	108 . 7
胡廣總士	副廣總を	111 : 8	漢南通言	雲南通志	112:3
大台縣書	天台縣も	.42 : 8	水縣 と	祁縣 志	145 : 3
松江府新書	松江府新 』	146 4	温州舊吉	塩州.舊 志	154 1
揚州府志	場が府書	155 . 2	海鹽圖經	海鹽縣圖經	155 · 2
人一时志	大平府 。	159 1	建寧府吉	建寧府古	163 8
樂平縣七	樂全縣吉	.65 : 1	沙工新 志	浙江新志	165
漢南紀	漢 南紀	172 : 8	4 日本	贛州府 甚	179:7
贬担付于 击	袁州府さ	.81 8	實了的	人平寰宁儿	186 9
歳態・蘇州府吉	蘇州府志	.88 2	無州府 ぎ	海州府 志	190:4
壽山縣。	- 孝島縣 き	191 : 9	長樂縣出	長樂縣古	194 · 6
廣 4.通ぎ	廣西通。	200 5	瑞州府ま	場所 府志	201:7
<u> ትር</u> ያኮፈት 💄	杭州府ま	202 · 2	嘉永縣 志	嘉定縣し	203 . 6
鳥程縣書	乌程縣吉	205 - 9	南昌縣忠	南昌縣さ	205 : 10
全華府新 t	金華府新志	207:3	八黃通忠	、関通さ	217:5
	横東通ぎ	219:7	金華士	金维芸	226 : 5
温州 祈と	滑州府。	226:7	應天府ま	應大府店	229 4
— 姓蘇 ま	姑蘇吉	232 5	全華府ま	金華府吉	244 : 1
紹興府と	紹興有書	245 5	鎮川府志	鎭江府と	245:6
利島府ま	爾昌町書	246 1	吉女付ぎ	吉女府と	246 : 6
	嘉興縣さ	247 = 5	陝西通ぎ	陜四通	247:9
嘉興府ま	嘉興府書	248:5	赤城吉	小城 =	252:3
台州府 芸	台州府書	252:4	廣信府も	黄信府 ま	252 5
托蒼彙紀	· - 括蒼彙紀	253 : 4	衡州 府 占	—— 衡 №府 。	254:3
搬州府ま	農州府ま	254:7	廣平府と	 , 廣平府 ;	1 256 : 5
嘉 医縣 苦	嘉古縣ま	256:7	上虞縣志	上虞縣志	256:7

學破的 ::	季 波府 5	257 . 4	南陽府占	南陽府書	257:5
邵武府艺	邵武山吉	257 6	餘姚縣ま	舒姚縣 芒	258 : 6
平湖縣 。	平湖縣 忠	258 7	運信水豐縣と	廣信水豐縣書	258 : 8
建門新城縣ま	建昌新城縣上	259:1	保定在志	保定府書	259:3
開封府吉	開封府は	259 : 3	長興縣と	長興縣吉	271:14
71西通じ	:1五五王	272:1	,鬼道,	二東通告	275 : 1
街, 退ま	沙江通志	275 7	赤城新 。	赤城新 芸	278:1
- 直	聞書	279 - 10		ガ雅	280:7
徽州府書	徽州府志	280:9	華陽國さ	華陽國 🕹	284:11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各陽伽藍記	287 2	鄭 道元・水經往	小 經	287:2
潛説人・臨安ご	臨安县	290 2	范成人・吳郡吉	吳郡志	290 = 5
明統忠	明一統ま	290 : 5	周番・武林鲁事		291:1
スト牧・安梁録	夢梁錄	291 : 1	曹學 伦	一一一 蜀中廣記	29.:2
張鈺・金陵新さ	全陵新 芸	291:7	お献む・吳胂掌故	吳興掌故	291:7
毗陵を	毗凌ぎ	291:7	莫旦・吳江 ぎ	吳江 」 莫旦,	291:9
冷師曾・央紅き	足,, ぎ 徐師曾)	291 . 9			

史部・職官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氵 輔編年錄	末夕輔編年錄	180 5	中興館閣錄	南宋館閣錄	293 : 6
上興館閣續錄	南末館閣續錄	293:6	- 4 維思	南 鄉古	293:8
南维續占	南維續書	293:8	唐/ 典	唐、典	294 : 2
ル秘書ぎ	秘書監ま	294 - 6			-

史部・政書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通典	通典	139 - 7	中興聖政錄	中興兩朝聖政錄	186:4
會要 (宋)	宋自要	242 1	五代會要	九1弋會要	293:.
冶會要	唐會要	294 - 2	1,滿臨	ス獻通号	296:11

史部・目錄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中經簿	中經海	9:4	文章紋錄	文章叙錄	11 1
<u> </u>	LŠ	1.:6		遂初掌書日	41:2
艾竹一書日	基件室書目	45:8	<u></u> 萬卷立日	萬卷节書日	93:6
紹興書目	紹與書口	10 - 8	上略	上略	138 1
僧 _王 堂 ii 目	詹王堂司錄	161 : 9	聚樂学目	聚樂堂書目	209 6
尚大禮	終庁録	249 : 2	齊書日	世青草藏書日録	255 6
太亡 艾村	太卢文目	263 2	 	四部正譌	263 : 3
紹興關書目	紹興續到河車 關書日	269:4	中興書目	中興書目	278 3
<u></u> 陸元輔	續經籍号	278 7	→ 地鱗	漢書藝文を考證	281:3
劉句	万.錄	282:6		隸釋	285 : 11
供适・隷釋隷續		287 . 10	顧及武・2万文 子記	今石文字記	287 11
- <u>- </u> 歐陽修・集占錄	集凸錄	288:1	歐陽柔	集占目錄	288 : 1
洪适・隷續		288 - 1	丁奕 ir ・天下金 石 を	大下金7 ぎ	291 : 1
* 應方・續至蜀藝又 s	續全面藝文。	291 2	趙崛	石墨鐫在	291 : 6
趋中,越	全石録	291 . 7		興地碑記日	291 : 8
 趙を弁	お療護書も附ま	291 : 9	國史ま	國史經籍之(疑)	293 · 3
大ド書日	大下書目	293:9	术 朝 5	宋 三朝國史	294 - 4
崇文總 日	景文總目	294 · 4	未兩朝吉	末兩朝藝文』	294 5
宋四朝さ	末四朝ぎ	294:5	宋中興。	末中興藝又古	294:5
	→ 紹興四車續到 観書日	294 : 5	明文까閣書日	日芒閣院文	294 - 6
萬曆审編內閣 昔日	萬曆重編 內閣書日	294:7	朱睦霊・授經圖	授經圖	294 : 8
焦処・國史經籍吉	國史經籍ま	294:8	黄虞椶		297 · 16
足公式	郡齋讀書書	298 : 5	陳振係	<u></u> 直齋書錄解題	298:5

史部・金石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貝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諸道石亥錄	諸道石乡錄	289 7	工业賞	明人僕寺有多問命	291 : 3

史部・史評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劉知幾	史通	72 1		_

史部・譜牒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晁氏世譜	晁八世譜	20:6

子部・儒家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貸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楊雄	よ言	4 1	徐幹	中論	4 1
土田礼	儒志編	4 3	程伯子(程顥)	程語錄	5 2
胡玄	通書	19 .	程了(程頤)	程遺書	99 · 2
- 杜氏・新書	* 氏新 書	140 1	傅玄	傅子	209:1
上蔡語錄	蔡語録	214;3	礼譚	新論	222 - 2
朱 丘 〔朱 善〕	朱子語錄	233 1	黄牳	經學理獄	242 : 6
陳埴	木 鍾集	244 : 1	記苑	說苑	260:1
相寛・懶鐵論	麗鐵 淪	260 : 1	多級	黄氏コヤ	263 6
 孔叢子	乳叢 子	277:1	.	孔子家語	278:2
E 雨	孔子家語解	278:3	何系春	家語傳	278:4
於據	孔子集語	278 : 6	宋成	揚了去言廣注	278:9
<u></u>	續た子	279:10	子思子	子巴了	295:1
	· · · · · · · · · · · · · · · · · · ·	295 : 2		新語	295 2
T 通	中說	295 . 7	T		

子部・法家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韓非	翰非子	282:4	管仲	管子	295 : 1

子部・術數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苍頂
戴師愈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15:9	禮含文嘉	禮緯含文嘉	264:1
張岳	太玄經集注	269:8	林希逸	太玄精語	269:12
葉子奇	太玄本旨	269:13	張洸	元包	270:2
張行成	元包數總義	270:4	吳師道	潛憶	270:5
林希逸	潛虛精語	270:9	蔡元定	皇極經世指要	271:6
祝泌	皇極經世書鈐	271:7	朱隱老	皇極經世書解	271:9
劉煒		271:11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	271:13

子部・藝術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張彦遠	歷代名畫記	163:2	真德秀	西山題跋	189 : 6
貞觀公私畫史	貞觀公私畫史	223:3		- 上版	237:1
鐵網珊瑚	趙氏鐵網珊瑚	274:4	官和書譜	宣和畫譜	279:7
青豪・述書賦注	述書賦	287:3	董道・廣川書跋	廣川書跋	287:4
出献・書史 出献・書史	書史	287:11	陶宗儀・昔史會要	書史會要	287:11
王佐・續格古要論	續格占要論	291:2	盛熙明	書法务	291:8
	格古要論	291:9	趙希鵠	- 洞天清祿	293:7

子部・雜家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楊愼	丹鉛雜錄	3:4	鄭端簡公	古清	6:5
鹽邑志林	鹽邑志林	11:7	鄭瑗	 / 觀瑣言	74:8
邱光庭	兼明書	99:1	E 應 麟		138:4

明辨類函	明辨類函	147:13	면 3년 4분 대	- 墨子	168:9
羅壁	識遺	169:5	志林 (東坡志林)	東坡志林	210:1
宋永亨	搜采異聞錄	211:2	金樓子	金樓子	239 : 5
—— —— —— 孫之宏	羽學記言	243 : 8	周洪謨	經書疑辨錄	247:4
顧炎武	H 知錄	256:3	風俗通	風俗通義	260:1
呂不韋	呂氏春秋	282:1	姚寬・西溪叢語	西溪叢語	287 : 5
黄伯思・東觀餘論	束觀餘論	287:6	丁愼行・筆麈	筆塵	287:11
安世鳳・墨林快事		291:5	江少虞	皇朝類苑	293:4
)佼	1.7	295:1	慎到	順子	295:1
 耐之推	- 例氏家訓	295:7	+:充	論衡	298:2

子部・類書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郭子章・黔記	黔類	114:1	山堂考索	山堂考索	210:10
高承	事物紀原	237:2	陸嘉淑	十三經注疏類抄	251:3
姓譜	萬姓統語	289:7	截江網	群書會元截江網	290:1
一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293:1		玉海	293 : 2
孫逢占	職官分紀	294:4	工圻・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	294 : 8
	源流至論	296:10			-

子部・小説家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陳師道	後山談叢	13:2	林泉野記	林泉野記	23:4
浉冥記	漢武洞冥記	76:1	山海經	山海經	93:5
	南窗紀談	183 : 8	劉肅	+	222:7
心說	世說新語	276:1	牛衷	埤雅廣要	280:6
	西京雜記	284:2		西京新記	287:3
邵博・聞見録	聞見後錄	287:7	郭頒・魏晉世語	魏晉世語	288 : 1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四朝聞見錄	290:2	李肇		

子部・釋家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巻頁
釋慧皎・高僧傳	高僧傳	136 : 4	釋贊寧·續高僧傳	宋高僧傅	292:3
梁・阮孝緒・七録序	廣弘明集	294:1	牟融	牟了·	295 : 4

子部・道家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莊周	疟 子	295:1	河珠囊	三洞珠囊	9:5
彭曉	周易參同契	9:5	梅彪	石樂爾雅	280:3

集部・別集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歐陽修	歐陽文忠公集	4:3	吳萊	淵穎集	13:2
中山集	中山集	15:2	集	李觏集	17:1
 演山集	演山集	21:3	五峰集	五峰集	25:6
江湖長翁集	江湖長翁集	32:3	fj u		38:2
赤城集	赤城集	40:11	山草堂集	山草堂集	62:1
吳萊	類淵集	72:4	龜山集	龜山集	79:7
陳文蔚	克齋集	82:4	趙孟頫	松雪齋集	85:1
 趙雍(趙孟頫之子)	趙待制遺稿	85:2	嵩山集	嵩山居士集	93:2
王安石	臨川文集	99:2	陸深	一 	112:8
	初學集	113:7	張子(張載)	張橫渠集	120 : 2
香溪集	香溪集	149:6	:谷集	:谷集	150:9
嘿堂集	嘿 觉集	152:2	鐔津集	鐔津集	153:5
高峰集	高峰集	156:2			162 : 3
何夢桂集	何夢桂集	162:3	*************************************	粉記	162:7

隆平集	隆平集	179:7	吳淵潁集	吳淵潁集	196:1
	有學集	199:8	畫 齋鉛刀編	靏刀鉛刀編	210:1
	慈湖遺書	210:1	石堂集	石堂集	210:3
樂全先生集	樂全集	210 : 8	柳宗元	柳柳州文集	211:1
	龍城錄	224 : 4	濟菴集	澹菴文集	225:7
韓子(韓愈)	二	231:1	朱子(朱熹)	朱子大全文集	231:3
程頤集	程頤集	233:5			234:2
止齋集	止齋集	234 : 7	葉夢得	石林集	237:2
	越齋集	243 : 6	馮時可集	馮時可集	249:1
栗齋集	東齋集	257:4	膚盤十一栗	腐僻續集	269:12
 仔復齋集	存復齋集	270:9	北山集	北山集	274:4
— —— — — — 魏	鶴山全集	298:6			

集部・總集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新安文獻志	新安文獻志	38:4	唐文粹	唐文粹	93:3
皇宋文選	宋文選	242 : 5	黄佐	六藝流別	280 : 8
—————————————————————————————————————	文苑英華	292:2	宋鑑	宋文鑑	293:6

集部・詩文評類

解題的題稱	確切的出處	卷頁	_	
劉勰	文心雕龍	298:2		